武俠世界



$2.00

727



本刊緊急啓事

謹啓者：茲因各國紙張來源短缺，紙張價值直綫上升，更因稿費和人工也不斷上漲，爲保存十多年來讀友們愛護本刊的雅意，年來均不計成本，極力維持原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版數，迄今不衰。現因不勝負荷，却又不願增加售價，致增重讀友們的負担。幾經研討，唯有略減篇幅（由 730 期起從原有 145 頁改爲 129 頁，保證文字決不減少。），但這並不顯示讀友們會有損失，本刊只是將原來的插圖減少多刊文字，在此情況之下，可能編排方面有欠美觀，但內容充實無負讀者，區區苦衷，幸祈垂察！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死亡眼（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空謀殺 地室懲兇
勇捉强徒 痛失愛侶
安排巧計 故意被擒
陸空槍戰 載美凱旋……馮嘉 37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春雨濺花紅（新穎中篇俠義連載）
拯危情暗寄 驟雨風滿樓……蕭逸 11
曉山風雲（民初遊俠傳）◀四▶
坦誠肩重責 携手踏征途……朱羽 27
血扇（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妾年今十九 深情綰郎心……高皐 71
降龍伏虎（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五龍護眞主 北嶽鬥羣雄……臥龍生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霸海心香
坦將隱秘吐 暗藏詭詐心……東方英 3
七代劍
三仙傳絕藝 千里共嬋娟……秦紅 19
刀神
淮河驚暴客 深谷救佳人……獨孤紅 77
天殺星
步步入牢籠 刻刻鬥心智……慕容美 85
霧中花
腥風吹君山 烟波擁洞庭……東方玉 91
香羅帶
妙計騙梟雄 機詐擒虎倀……高庸 97
神眼遊龍
軟硬全不受 公私兩不忘……臥龍生 117
魔劍恩仇
忍辱充牛馬 含悲入虎牢……林非 123
梟魅
枯林救義士 武安罩陰霾……單于紅 135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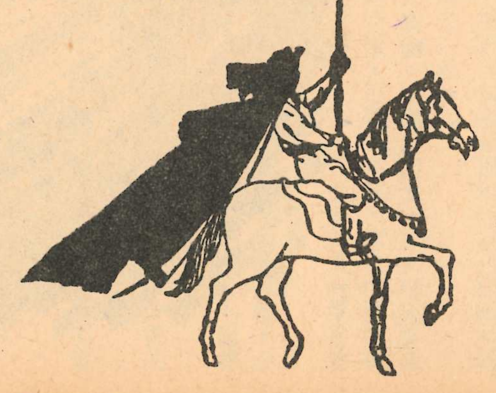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紋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簡又青跟隨李愷往見李之義姐，強將滿腔怨火擦壓心中，裝出已然米已成炊，只好與他們合作的態度，加入他們的結盟行列。威公府西席周吉人，爲武林奇人乾坤一絕傅龍夫大弟子，因簡又青的事往見李中元，方始發覺李中原就是他最小師弟李志鵬，周吉人問起恩師，李中元悲聲說是恩師已死，且是遭人暗殺，原來李中元在無意中獲得翠谷之秘原圖，就在師徒擬往找尋時，傅龍夫遭人暗算，周吉人大惑不解，師父功力通神，百步之內虫行蟻走，也逃不過他耳目，什麼人能暗算得了他——

坦將隱秘吐　暗藏詭詐心

李中元道：「小弟當時也是這樣想，可是遍搜之下，了無痕跡。」

周吉人道：「你們那『翠谷之秘』呢？」

李中元道：「師父身上的假圖失竊，眞圖無恙。」

周吉人星目猛然一瞪道：「此話怎講？」

李中元道：「翠谷之秘原本交由師父收藏，師父小心過人，仿製了一份假圖，貼身收藏，而那幅眞圖却暗藏於雲履夾層之中是以眞圖得以無恙。」

話聲一頓，接着又叩首如泥，悲不成聲地道：「這都是小弟給師父惹來的殺身大禍，小弟罪該萬死，請准小弟說明『翠谷之秘』後，賜予一死。」

周吉人長嘆一聲，拉起李中元道：「你過去誤入岐途，但知過能改，師父已經原諒你了，不必再提，至於師父之被害，你雖有保護不週之責，但罪不在你，你也無需梗梗於懷，我們想辦法找出暗算師父的人，報此殺師之仇爲要，……你可是得到了『翠谷之秘』？」

李中元再拜而起，謝過師兄，然後道：「想必是那假圖轉移了暗算之人的目標，小弟幸得無阻無碍找到了『翠谷之秘』，於是小弟隱身翠谷有年，近始出谷而來，一則尋兇復仇，再則爲小弟當年一時無知所傷害的人負荆請罪。」

周吉人聽了，大是寬慰，點頭道：「你能爲此立志做人，師父雖在九泉之下，當亦瞑目含笑……。」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容一肅，又道：「這次你如此張揚做作，可是意在『引鬼上門』？」

李中元點頭道：「小弟正是此意。」

周吉人長嘆一聲道：「你這樣只怕眞的鬼引不到，却給江湖上帶來一陣狂風暴雨，愚兄深以爲憂。」

李中元雙目眨動，深具信心地道：「小弟在秘谷之中，爲恩師之死，深思有年，小弟料定那殺人兇手，定必聞風而到。」

周吉人微微面色一變，掠過一道驚凜之色，說道：「你對那兇人，可是已經心中有數？」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周吉人微微一笑，也不再追問，話鋒一轉，道：「你這次惹來的麻煩，你準備採取什麼態度？」

李中元劍眉一軒道：「小弟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情，爲武林之中伸張正義。」

周吉人輕嘆一聲，道：「師弟，別忘了你也有過過錯。」

李中元道：「就因小弟有過過錯，所以小弟更有切身之痛，小弟對引人入罪之作俑者，深惡痛絕，決不寬貸。」

周吉人暗暗緊鎖眉頭，忖道：「這位小師弟以身受之痛，雖然立論偏激，但引人入罪的作俑者，也實在可惡，世間多少罪惡，無不起因於誘惑慫恿之間，眞正存心爲惡之人，能有幾人？……不過總得勸他存仁寬恕爲本才好！」

周吉人笑了一笑，當時話鋒一轉，道：「這個問題，我們以後慢慢再談吧！至於明天郭夫人之召見，師弟却不可失了禮貌。」

李中元點頭笑道：「這個不勞師兄吩咐，小弟知道。」

周吉人欲言又止的躊躇了一下，站起身來道：「愚兄很高興，我們師兄弟能在此時此地重逢，此刻不便多談，愚兄先回去了。」

周吉人這種態度，使李中元腦中掠過一個意念，忖道：「不知師兄也有什麼爲難之處？」

轉念之下，周吉人已舉步到了門口，李中元忽然叫了一聲，道：「師兄，請慢走一步。」

周吉人回轉身來，望着李中元一臉迷惑之色。

李中元伸手懷中，取出一本絹册，雙手送給周吉人道：「師兄，這本武功秘笈，請師兄笑納，聊表小弟寸心。」

周吉人搖手叫了一聲：「師弟……。」很明顯的做出了拒絕的手式，但忽然轉變念頭，止住了要說的話，收了那本武功秘笈，轉身而去。

李中元對師兄周吉人這種三心二意的舉止，不免微微一怔，就在他微一怔神之下，周吉人已走出了重門，李中元竟不及親身相送。

李中元這時心中又多了一個疙瘩，覺得大師兄似乎也有着難言的心事。

這一晚，李中元又憑添了一番心事，久久而不能成寐。

李中元可是曾經在黑白兩道中打過滾，受過折磨的人，他已被歷練得觀察銳利，反應靈敏，師兄稍爲不正常的反應，他已覺得此事大不尋常，輾轉反側之下，他忽然翻身而起，自言自語的道：「師兄是我今後唯一的依仗，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把事情弄淸楚，否則，將來什麼事都不好進行了。」

他下床忽忽穿上衣服，飄身而出，連夜撲向了威公府。

威公府的建築位置，他早已瞭然於心，加上他功力奇高，毫不費力的就找到了師兄執教的書院。

對師兄，他沒有什麼顧忌的，正待飛身入院之際，忽然身後不遠處，飄來一陣極輕微的衣袂風聲，而且也正是朝着這書院而來。

李中元心中一動，忖道：「我還是先暗中看看再說。」於是矮身隱在一叢花樹之後。

來人身形相當快速，李中元剛藏好身形，來人便已出現在李中元眼前。

李中元看淸來人之後，心中止不住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那不正是威公府的主人郭夫人麼！

深更半夜，郭夫人來找師兄做什麼？難道他們……不，郭夫人已是將近五十左右的人了，而師兄只不過三十過頭，那是不可能的！……但是……。

李中元腦念如飛，反覆自辯之下，只見郭夫人毫不猶豫的飄身越牆而入，看她毫不躊躇的行動，可見她私自來會師兄，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李中元但覺心頭上梗上了一塊硬物，暗暗的嘆了一口氣，楞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他很想跟進去偷窺他們的秘密，但又怕看到叫他壓不住心頭怒火的事情，而傷害了大家，不進去嗎，這又是多麼難竭制的渴念啊！

李中元心口相商了半天，忽然一咬鋼牙，暗自一嘆，身形一轉，掠出了威公府，他不願自己看下去了，讓他保留着一個情緒上的緩衝吧！

其實，他跟進去看了，倒好了！

郭夫人飄身進了書院，周吉人已聞聲相候於門口，只請她外廳落座，並未相携進入私室。

郭夫人舉目四望了一眼，周吉人心領神會的道：「夫人，你來得早了一點。」

郭夫人說道：「我是特別早來一點，想……。」

「想先交換一下意見是不是？」這句話，眞說中了郭夫人的心事，兩人同是一驚，臉上現出了惶悚之色。

「正好，今天老夫也早來了一點！」幽靈似的一條黑影忽然冒了出來，站在廳前門口。

這是一個全身包裹在黑布之中的一個人，除了一雙眼睛露在外面外，連手都戴上了黑色手套，簡直全身都充滿了神秘味道。

不僅如此，他一出現之後，原本火焰高張的燈火，也因受了他的影响，陡然黯淡下來，使人擴大了陰森森的感覺。

郭夫人與周吉人神情雖然顯得非常惶悚，但却仍端坐不動，沒有起身相迎。

那黑衣人也未續進，就站在門口，掃視了全廳一眼道：「周吉人，你先說！」

周吉人藝出乾坤一絕傅龍夫，一身功力已算得上當今江湖上一流身手，但這時他却顯得既畏怯又恭順，道：「那李中元實在是在下的五師弟……。」

當下把經過情形，據實說了一遍。

那黑衣人一伸手道：「那本武功秘笈呢？」

周吉人乖乖的從懷中取出李中元送給他的那本武功秘笈，推手一送，飄向那黑衣人。

那黑衣人接過那武功秘笈看也不看一眼，便向懷中一收，轉向郭夫人道：「夫人，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希望你懂得這個意思。」

郭夫人這時恢復了她高貴的神態，點了一點頭，表示知道。

那黑衣人更是惜語如金的人，轉向周吉人道：「你有什麼話說。」

周吉人道：「敝師弟機智武功都非等

閑，尊駕在他身上吃了虧，希望你不要因此遷怒我們身上。」

那黑衣人陰森森的一笑道：「放心，只要你們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老夫定必遵守諾言。」

郭夫人輕咳一聲，道：「我們已經替你做了不少事了，你有個完沒有？」

那黑衣人嘿嘿而笑道：「就只這件事，這件事辦完之後，夫人便可安心等待令郎世襲侯爵吧！」

郭夫人冷笑一聲道：「但願你言而有信……。」

那黑衣人截口道：「否則呢？」

郭夫人道：「咱們同歸於盡。」

那黑衣人哈哈一笑，笑聲未了，人踪已杳，以周吉人的一身修爲，竟然沒有看出他是怎樣來的，怎樣走的。

笑聲漸漸的消失了，郭夫人神色沮喪的嘆了一口氣，道：「吉人，這都是老身連累你了。」

周吉人欠身道：「夫人，那裏話，學生自愧無能，不能替夫人任勞分憂。」

郭夫人道：「更想不到的是，李中元又是你的師弟，唉！……」

周吉人故作輕鬆的一笑道：「敝師弟歷經憂患，百煉成鋼，吉人自有天相，夫人不必替他担心了。」

郭夫人憂心忡忡的道：「有了一個金蛾妃子，已够令師弟對付的了，再加上我們這位更是心黑手辣，……吉人，老身有一句話，請你記着。」

周吉人恭聲道：「請夫人吩咐！」

郭夫人道：「以後風雲日緊，變幻莫測，請你心中緊記着『遇事但從大處着想，一切應以蒼生爲重。』……。」

周吉人完全明白郭夫人的意思，那是說在必要的時候，應該以保全李中元爲要，周吉人只感動得流淚，却待有所申辯時，郭夫人已舉步出廳而去。

周吉人苦惱得只跺脚，但是，這並不能够解除他身上的枷鎖，最後，他還是只有搖頭長嘆，惶悚的等待命運的支配。

李中元錯過了這次發現另一個秘密的機會，回去之後，整晚都在心煩意亂的情形之下度過。

好在他功力深厚，第二天起來，依然精力充沛，精神抖擻。

李愷記着簡又青婆家的事，一路上再三提醒李中元言語謹愼，不要因此觸怒郭夫人而影响整個的談判。

李中元賑濟黃河水災，一諾千萬兩銀子，這件事已經轟動了整個的長安，威公府雖是長安豪門巨戶，因李中元來拜訪，也鄭重其事的鋪張了一番。

一路迎賓如儀，由周吉人陪着李中元走進後院內宅，這時，郭夫人已領着郭倩霞親自相迎於堂前。

簡又青未見現身這是她應有的避忌。

迎賓肅客，奉茶寒暄之後，郭夫人只平平淡淡的問了一問李中元身世近況，便端茶送客，完成了這齣戲劇性的相親。

李愷本來提心吊胆，不知郭夫人葫蘆裏要賣什麼藥，事情過去之後，才知這不過是豪門巨戶的官樣文章而已。

李愷陪着李中元回到李中元府中，一進門便忍不住笑道：「看來已經大局有望，只要等着做新郎哥了……還是你宗兄有辦法，看中了就霸王上弓，管你三七二十一，那像小弟想了郭小姐多少年，至今還是雲山遠隔，望穿秋水。」

李中元笑道：「那是因爲小弟有你宗兄一力促成之故。」

說來有意無心，聽到李愷耳中，更是含糊其詞，笑了一笑，道：「宗兄初來長安，人生地不熟，誰叫你我五百年原是一家人，小弟也顧不得拍馬之嫌，而爲你宗兄効勞了。」

雙眉忽然一皺，李中元想起了道：「現在是萬事俱備，只差一個問題了……」

李愷笑笑截口接說道：「她已有了婆家……宗兄放心，小弟已經替你解決去了。」

如何解決，李愷沒說，李中元更沒再問，因爲他已經看出，這完全是李愷無中生有，故意做出來，一方面爲自己討好，一方面加重壓力的一種手法而已。

李中元感激地一拉李愷，道：「宗兄，小弟替你準備了一點小禮物，請你到書房去看看。」

李愷口中客氣着道：「宗兄，你這又何必呢？豈不太見外了。」脚下的步度反而比平時快了不少。

兩人來到書房坐定，李中元打開書桌抽屜，一開一闔之間，迅快的取出一把短劍。

李愷眼睛又快又利，就在李中元開闔抽屜之際，已打量了抽屜一眼，只見抽屜之內裝滿了各色各式希奇古怪的東西，心中一驚，暗叫了一聲，忖道：「唉呀！這些莫非都是『翠谷』之寶！……」

他方自心旌搖撼之際，李中元已把手中短劍，向他面前一托道：「宗兄，古道熱腸，世之君子，小弟無以爲謝，這把小劍，尚堪把玩，聊以相贈，尚望笑納不却是幸。」

李愷斂神向那把短劍看去，只見這把短劍長不及尺，劍柄形式古樸，外面却配着一隻上鑲珠寶的鯊魚皮鞘，一古一新，先不看劍，單看那後來配的劍鞘，已在萬金之上。

李愷心中暗暗詫異地忖道：「這是把什麼劍？配上這樣華貴的劍鞘？」

他暗暗壓住心弦的猛跳，裝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淡漠之色，略帶笑容地接過那短劍，輕輕向外一拔。

只見一道霞光脫鞘而出，照得他眼睛一花，驚叫一聲，道：「魚腸劍！」

手中就是稀世名劍，他再也沉不住氣『。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紅粉送佳人，寶劍贈烈士，略表寸心而已。」

李愷五指如鈎緊扣着劍把，雙目之中放射着興奮的光芒，口裏却假客氣的道：「這……這把魚腸劍乃是千古奇珍，小弟，小弟，如何敢當。」

李中元笑道：「要是作爲一位兄長的目面禮呢？」

李愷猛然一震道：「宗兄，可是有意認下我這位兄弟？」

李中元道：「你願意有我這個土裏土氣的兄長麼？」

李愷驚喜過望，拜伏於地道：「固所

顧也，不敢請耳，大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李中元伸手拉起李愷，笑道：「名聞長安的李公子，這一拜小兄可受當不起，快請起來吧！」

他笑着拉起了李愷，但自己並沒回拜，正意味着他別有所想。並不重視這份兄弟之情。

李愷聰明一世，利慾薰心之下，那還注意這些小節。

這時，他只想着與李中元建立兄弟之情後，如何進一步使自己成為翠谷之主。

李中元拉起李愷，李愷也就理所當然的收下了那把魚腸劍，接着又打蛇隨棍上。問道：「大哥，這把魚腸劍，據說久已失踪，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李中元笑着道：「你猜猜吧！」

李愷搖頭道：「叫小弟從何猜起。」

李中元笑了笑道：「你聽說過『翠谷之秘』沒有？」

李愷做出驚震失態之色，道：「這是翠谷藏珍？」

李中元道：「如果小兄告訴你，小兄就是翠谷藏珍得主，你相不相信？」說着，又伸手緩緩拉開了那隻抽屜。

李愷這時被那一抽屜希世奇珍照得不但忘記了自己的姓氏，甚至連自己的存在都忘記了，張大着一雙眼睛，連知覺都失去了。

常言道「財帛動人心」，何況這些希世奇珍，任何一件都價值連城，李愷又非正人君子，那能不原形畢現。

李中元輕輕在李愷肩上拍了一掌，叫道：「兄弟……」

李愷一震回過神來，訕訕的應了一聲，道：「大哥，你說什麼？」

李中元含笑道：「兄弟，你願不願和我共享這份翠谷藏珍？」

李愷夢囈般的僵硬着舌頭道：「大哥，你不是騙小弟吧？」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驟然之下，誰能相信。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你知不知道，藏珍再多，如果沒有知心朋友共享，那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李愷聲氣低弱的道：「小弟夠得上大哥的條件麼？」

李中元道：「不瞞你說，小兄對你觀察了很久了，你夠聰明，有才智，有胆識，能言善道，又富機變，是最好不過的人選了，只是有一點……。」神秘的一笑而止。

李愷先是聽得滿懷高興，這時不由得喪然若失的道：「小弟有那一點缺點？」

李中元道：「但不知你對我的忠心如何？」

李愷暗中吁了一口氣，恢復了信心，一笑道：「小弟對大哥縱然忠心耿耿，但小弟也無由表達，請大哥日後慢慢觀察好了。」

李中元笑了笑道：「小兄現在就有幾件事想問你，你能不能據實回答？」

李愷揚頭挺胸的道：「大哥但有所問，小弟知無不言。」

李中元微微帶笑道：「你這次與鶯鶯姑娘合計着計算小弟，是不是早已知道小兄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

李愷滿腦子財寶夢，一驚而醒，臉色大變，虎的一跳而起……

李中元含笑搖手，說道：「不要怕，小兄既然認了你這兄弟，就不會對你出手了。」

李愷惶恐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李中元道：「小兄現在叫李中元，就是李中元，同你一樣，也是江湖中人，不過你現在是隱於市，而小兄是初來長安罷了。」

李愷見李中元冷靜得像一塊石頭，而且又表明了身份，看他這樣子，要沒有幾分能耐和準備，認定了可以吃得下自己，絕不會就在此時攤牌，他乃聰明絕頂之人，有些瞭解之後，便不敢輕舉妄動了。

他極力裝作鎮定，哈哈一笑，道：「大哥明察秋毫，小弟自不量力，班門弄斧，但憑處置就是。」

李中元臉上依然毫無慍色，笑着道：「兄弟，小兄根本就沒有和你計較的意思，何況小兄因你的作成，已經得了一位好夫人，所以小兄才感恩圖報，和你把話說明。而且，心誠意誠希望你兄弟助我一臂之力。」

李愷不是輕易相信別人的人，但他這時面對李中元，只覺李中元的話雖不盡可信，卻有着令人無法擺脫的誘惑之力，暗中思量了一下，苦笑一聲，落回座上，道：「大哥的意思是？」

李中元道：「請你坦誠相告！」

李愷道：「小弟身不由己，請大哥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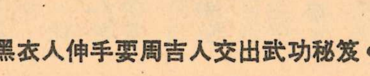
李中元一笑起身道：「兄弟，大哥交上你這個朋友，請你記着，大哥隨時歡迎你前來共享翠谷之秘，你自己回去多想一想吧！」

李愷愕然道：「大哥真的不與小弟計較了？」

李中元一拍李愷肩頭道：「不過有一件事，請你不必麻煩了。」

李愷道：「什麼事？」

李中元道：「如果小兄沒有料錯的話，我想你兄弟為了要圓謊，定必要送小兄一顆人頭，表示你已替小弟除去了簡姑娘



幪面黑衣人伸手要周吉人交出武功秘笈。

的未婚夫，是不是？」

李愷臉色一紅，輕輕叫了一聲：「大哥……。」他是什麼話也不敢說了，自己在李中元面前簡直成了一絲不掛赤裸裸的人，他還能說什麼話哩！只有一溜烟的跑了。

李愷跑到大街上，吁了一口長氣，定下心來，才知道自己手中還握着李中元送他的那把魚腸劍。

劍鞘上珠寶的光芒，在他眼前閃爍，他的心弦跳動了一下，腦中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但隨之又出了一身冷汗，那念頭被嚇得一現而隱。

李愷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中，這次，他沒有逕奔後院，先回到了自己書房，他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了。

李中元的話，就像是烙在他心坎上的烙印，使他揮之不去，不得不想。

正當他想入非非的時候，忽然聽得一聲大喝之聲，道：「公子，內院有請！」

李愷一驚而醒，只見眼前已是華燈初上，天色近晚了。

他猛然想起，還沒有向大姐回話，當下抹頭就向內院跑去。

跑到內院，只見大姊臉上，已有了不悅之色，四姥陪在她左右，亦都是一言不發。

李愷提心吊胆的走到大姊面前，行了一禮，說道：「大姊，小弟因想一個問題，一時想得入神，忘了馬上進來回大姊的話了。」

他這時說的是實話，而且手中也把那把魚腸劍帶進來了，大姊望了那魚腸劍一眼，冷冷的道：「你在想什麼問題？」

李愷可清楚這位大姊的厲害，平時就對她十分畏怯，也不知什麼理由，現在更是心慌，而且口齒也顯得不大靈活了，木訥着道：「小弟……小弟在想……在想今天發生的一些事情。」

大姊皺了一皺眉頭道：「什麼事，值得你這樣神不守舍？」

李愷暗暗一凛，忖道：「糟了，她已看出我神不守舍了，莫羊肉沒吃到，惹上一身羶，那才凶星照命，自尋死路，還是實話實說了的好。」

此念一生，當下倒把久思不決的問題解決了，心情一鬆，又恢復了他舌燦蓮花的口才，道：「大姊，你不知道，今天李中元竟出奇的把什麼都說出來了。」

大姊冷靜的道：「他說了些什麼？」

李愷道：「第一，他自認他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而且還送了小弟這把魚腸劍。」

大姊淡淡的道：「還有呢？」

李愷道：「第二，他也看出小弟對他的用心。」

大姊微微一震道：「他知道多少？」

李愷道：「他只看出小弟與二姊在合計着計算他，但他並不知道二姊的真正身份，奇怪的是，他竟不加追究，而且，還認為小弟可以做他的幫手，要小弟和他共享翠谷藏珍哩！……。」

大姊含着冷煞的笑紋道：「你在計劃着和大姊怎樣分手是不是？」

李愷惶悚的搖手叫道：「大姊，這話從何說起，小弟怎會有這種想法，小弟要

有此意，也就不會向你直說了。」

大姊微微一笑，道：「其實你就是有這意思，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你將來鴻圖大展的好機會，你我姊弟情份深厚，難道我這做大姊的還不成全你麼？……」

李愷臉色急變，急口道：「大姊，大姊，小弟實在沒有這個意思啊，我們把他翠谷藏珍弄到手中，我和大姊二姊共享，豈不比和他共享更好，何況，他說的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意在挑撥離間。」

大姊滿意的微微含笑，點頭道：「你知道他意在挑撥離間就好。」

李愷暗中吁了一口氣，道：「小弟對於這一點，自然看得很清楚，因思慮對策，所以一時入神，忘了回大姊的話了。」最後又補上一句，說明他沒有馬上進來回話的原因。

大姊笑了一笑道：「你想到對策了沒有？」

李愷道：「小弟，想是想了一個，只不知可不可行。」

大姊道：「你先說來聽聽！」

李愷道：「小弟認為李中元既然明知小弟對他心懷不善，而仍然容忍小弟，要小弟和他合作，他不是自有恃仗，不怕小弟搗他的鬼，便是他自己另外有什麼事情要辦，不願這個時候便分心對付我們，所以，先用利誘安撫之計，穩住我們，如果可能，他一定還想利用我們替他出力……這是小弟對他的看法，不知道大姊以為如何？」

大姊嘉許地點頭道：「你的看法，很有理由，你的對策呢？」

李愷道：「小弟覺得，他既然眞是翠谷之秘的得主，將來想向他分一杯羹的人，一定很多，我們似乎犯不着拚死拚活，替別人打頭陣，就算我們現在千辛萬苦得到了他全部藏珍，我們也必變為衆矢之的，代他受過，倒不如捧着他，暗中行事，求利不求名，來得實惠無憂。」

大姊聽得笑臉盛開，道：「老三，看不出，這幾年你眞學了不少了。」

李愷笑道：「這還不都是大姊教誨之功。」

大姊正了一正臉色道：「好，就照你的辦法，咱們為示誠意，你不妨把我們的一切，老老實實告訴他。」

李愷一怔道：「統統告訴他！」

大姊點頭道：「對，統統告訴他，就大姊的眞實身份，你也不妨告訴他。」

李愷愕然說道：「大姊，這不大妥當吧！」

大姊一笑道：「沒關係，你告訴他就是，大姊自有主張。」

李愷實在不知道這位大姊有什麼主張，迷惑的道：「大姊，……簡姑娘的事，要不要告訴他？」

大姊點着頭道：「你記着，我們對他絕不隱瞞，知道什麼，說什麼就是。」

李愷雖然滿腹疑懷，見大姊說得這樣肯定，也就不敢再問了，應了一聲，道：「是！」

大姊，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就去向他說個明白吧，如果他想見大姊我，你也不妨帶他前來與大姊一見。」

李愷知道，這位大姊比自己又高明一籌，大姊不說，自己只有悶在鼓裏了，當下別了大姊，又去找李中元。

李中元似乎是在等着他，見面之下李中元笑着道：「兄弟，你是想通了。」

李愷點點頭道：「大哥，你要小弟對你忠誠，小弟自然也該對我原來的伙伴忠誠，所以小弟回去和她們商量了一下，大哥不會認為小弟不該這樣做吧！」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兄弟，大哥很欣賞你，你做得很對，你如果現在出賣了你原來伙伴，大哥還眞担心你將來也會出賣我哩！」

李愷漲紅着臉道：「大哥翠谷藏珍，不知可否也讓小弟的同伴畧沾餘瀝？」

李中元點頭道：「翠谷藏珍，為數極多，只要大家能忠誠相處，大家分享，有何不可。」

李愷大大的吐出一口長氣，道：「難得大哥胸襟如海，小弟輸誠膺命，今後但憑大哥吩咐就是。」

李中元望着他微微一笑道：「兄弟，大哥不會虧待你！」

李愷笑了一笑，道：「小弟看得出來。」微微一頓，伸出舌頭潤了一潤乾燥的嘴唇，接着道：「在長安，大家只知道小弟是姊弟二人相依為命，其實，小弟除了現在家中的大姊之外，小弟還有一位二姊，為人所不知……」

說着，目光一轉，望着李中元訕訕的一笑，李中元截口道：「我想你那二姊，定是鶯鶯姑娘了。」

李愷目中放射着驚佩的神色，點了一點頭道：「大姊，二姊和小弟，我們也不是同胞手足，乃是互結生死的異姓姊弟，小弟藝出武當，乃是武當一萍道長俗家弟子，當年在武當學藝時，因一時不愼，犯了門規，至被除名開籍，所以遠來長安，希望能改過自新，從頭做起……大哥，你不會因此看不起小弟吧！」

他眞是一個聰明人，有些話現在說出來，輕描淡寫，兩三句就可以了，强似將來千言萬語的說不清。

何況，有些事遲早總要被人知道，想瞞也未必瞞得過去。

李中元更是大感意外，想不到李愷竟然這樣坦白，把自己出身武當，被逐出門牆的事都說了出來，當時，倒眞的相當感動。

他自己就曾經是個回頭浪子，因之馬上就同情的一笑，寬慰李愷道：「兄弟，說起過去的歷史，你大哥也不見得比你强多少，你大哥早年做錯的事，只怕比你要多得多，不過你大哥的師父，不像你們武當派，毫不給人重新振作的機會，所以我比你幸運，沒有被師父逐出門牆。」

李愷當然也希望對李中元有所認識，當然他不便向李中元向他一樣直問，這時抓住機會，不由得莞爾一笑，問道：「但不知大哥令師是那位老前輩？」

李中元面現戚容，輕輕的一嘆道：「先師就是乾坤一絕傳，上龍下夫。」

乾坤一絕傳龍夫在近代武林之中，可是相當有名的一代奇俠，李愷聞言之下，肅然起敬道：「啊！大哥原來是傳老前輩門下，失敬！失敬！」

李中元搖頭而笑道：「慚愧！慚愧，

小兄提起先師，只是要兄弟你知道，一個人只要知過能改，是不會沒有機會的。」

李愷感慨的一嘆道：「大哥的盛意，小弟明白，但望從今以後，能在大哥教導之下，完全新生。」

李中元道：「以後我們共勉吧！」

話鋒一轉，接着又問道：「還有你大姊和二姊又是什麼人物呢？」

李愷道：「二姊原名施樂美，小弟沒有認識她以前，她就和大姊在一起了！大姊朱錦如是一個憤世嫉俗，不為人們所瞭解的人，其實她對人最重道義，小弟這多年來，就完全仰仗她，在長安立下這份基業。」

李中元一笑道：「這樣看來，令姊是一位女中丈夫了。」

李愷道：「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她在小弟眼中，確當得起『女中丈夫』四字之稱。」

李中元道：「小兄也是一個不計毀譽的人，兄弟既然有一位這樣好的大姊，我想見見她，可以麼？」

李愷點頭道：「當然可以，不瞞大哥說，我們二人的事情，概由大姊作主，如果沒有大姊點頭，小弟也不敢來向大哥回話了。」

李中元忽然站起來道：「我們現在就去，好不好？」

李愷能說不好麼？暗中一皺眉頭，咬着牙齒，道：「好！大哥請！」

李中元打開抽屜，取了二件奇珍，便和李愷向李愷家中奔去。

李愷沒料到李中元說去見他大姊，馬上就採取行動，確使他內心之中甚是慌忙失措，隨在李中元身後，暗暗着急不止，偏巧一路上，又沒有遇見半個自己的人，連想先給大姊送信的機會都沒有。

這時，正是夜市方興未艾之際，大街上人山人海，兩人便抄近路，走冷巷，片刻之間就到了李愷家中門前。

到得門前，李愷還在担心未能將消息送出，被大姊斥責，抬眼之間，只見雙城二老成奇郭偉當門相迎，見了李中元抱拳一禮道：「我家大小姐在冷雲軒有候公子大駕多時了，公子請！」

李中元微微一震之下，李愷却暗自吁了一口氣，搶身而前道：「小弟為大哥領路！」繞過前廳，沿着一條小徑，分花拂柳，來到荷池旁邊一座水榭之前。

李愷停身止步道：「這裏就是『冷雲軒』了……。」

話聲未了，只見冷雲軒內人影閃動，鶯鶯姑娘已陪着一位長髮披肩的女子從裏面迎了出來。

李愷話鋒一轉，道：「二姊之旁，就是小弟大姊了。」

李中元哈哈一笑，主動的搶步向前，雙拳一抱，說道：「在下李中元聽令弟道及姑娘，才藝雙絕，不禁心神嚮往，迫不及待，連夜前來求教，尚請見恕不速冒昧之罪。」

大姊朱錦如欠身一福，玉手暗中微微一翻，含笑道：「公子能惠然光臨，寒舍已是榮寵非常，公子如此說來，倒叫賤妾惶愧汗顏了，公子請！」

大姊朱錦如「請」字出口，李中元但覺一股威猛絕倫的陰柔勁力，同時壓身而到。

他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失禮，告罪。」

他沒有發動還擊，却迎着她發來陰柔暗勁，舉步向廳中走去。

大姊朱錦如但覺自己所發的八成功力，和李中元身子一接時，自己心頭便是一震，但覺李中元如魚入水，破勁而入，自己八成勁力，竟是擋他不住。

如果硬要擋住他，勢非全力相拚不可，一經全力相拚，那就勝負立見了。

勝負立見之後的結果，無疑的，必然帶來一場熱戰。

這不是大姊朱錦如的構想，因此她眉頭微微一皺之後，勁力一收而回笑道：「公子眞人不露相，賤妾佩服！佩服！」

李中元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人却走進了大廳。

兩人這一暗中較勁，大姊朱錦如更認定李中元不是可以硬摘的果子，當下暗中一擺手，撤銷了原來的安排。

賓主依禮落座之後，侍女奉上香茗。

大姊朱錦如嫣然一笑之下，輕啓朱唇道：「這次賤妾二妹三弟一時糊塗，肉眼不識泰山，對公子諸多冒犯，幸蒙公子海量寬宥，不但不予追究，而且傾蓋下交，愚姊弟惶恐羞愧之餘，不勝感慕之至，賤妾謹此致謝，今後並願在公子麾下聽便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尚請公子不却為幸。」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朱姑娘，你太客氣了，也太言重了，常言道『單絲不成線，單木不成林』，在下人單勢孤，來到貴寶地，將來仰仗姑娘之處甚多，過去的事，請姑娘不要再提了，我們從今天起，大家重新論交好不好？」

大姊朱錦如藹然笑道：「公子，你眞願和我們姊弟論交麼？」

李中元笑道：「在下要沒有誠意，也就不會冒昧前來造訪了。」

大姊朱錦如面色一正，說道：「公子知不知道賤妾就是江湖上人稱的『金蛾妃子』？」

李中元微微一震，接着縱聲一笑，道：「咱們物以類聚，不知姑娘知不知道在下便是當年彤雲雙鵰之一？」

李中元姓李，自然是雙鵰之中聲名狼藉的那位了。

李中元那句物以類聚的話說得好，聽得金蛾妃子會心而笑，道：「這樣說來，我們倒眞可以携手合作，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了。」聽她的語氣，她的抱負眞還不小。

李中元點頭微笑，說道：「在下正有此意……」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左右一顧二女，哈哈大笑了起來。

金蛾妃子朱錦如玉面忽然襲上一陣紅暈，不好意思起來。

一直沒有開過口的二姊，輕笑一聲，接口說道：「以我們大姊的聰明才智，替你公子運籌帷幄，再加上你公子的無窮財富，……。」

李愷一笑接口道：「還有你二姊的傾國顏色！」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貴芝奉父命護母避禍，隨行者除小婢彩蓮外，尚有二武師喬泰和徐升平，途至一叢林，遇曾有一面之緣的桑南圃，要求乘搭便車，譚貴芝對桑似一見投緣，毫不避嫌的允許他同坐車廂，未幾，一狼面長毛的怪老人單騎追來，把駕車的老何摔落車外，武師徐升平手持一雙鋼槍向怪老人撲攻，被怪老人一掌震得退回車座，另一武師喬泰勃然大怒，一振手中索子槍，向怪老人面門疾點而去，怪老人鼻子裏冷哼一聲，一手倏地翻起，一拿一揑，已把喬泰的索子槍尖抓住——

＊＊＊＊＊＊＊＊＊＊＊＊＊＊＊＊＊＊＊＊＊＊

拯危情暗寄　驟雨風滿樓

狼面老者冷笑着叱了聲：「去！」

索子鎗「嘩啦！」的响了一聲，喬泰的身子忽悠悠直翻起了五六丈高下，直向着地面上摔了下來！

可以想見的，這麼高摔下來，當然不是好兆頭，不死也得當場重傷！

眼睜睜的看着喬泰的身子忽悠悠直墜下來，就在此危機一瞬間，車窗內「唰！」的縱出了一條人影。

好快的身法，好美的人兒——

那麼嬌滴滴輕飄飄的往地面上一落，雙手往空一舉，不偏不倚，正好接住了「混元掌」喬泰落下的身子。

這個由車廂出來的人，正是譚家的大小姐譚貴芝。

偌大的一個人，接在譚家大小姐的手上，宛若稻草人兒般的輕若無物。

輕輕的把他放在了地上，譚貴芝沉着那張淸水臉，指一下旁邊，向喬泰道：「喬師傅，請到那邊去，讓我來對付他！」

「混元掌」喬泰對於這位小姐的武功簡直是欽佩得五體投地，保護人的反而被人保護，自然是面子上不大好看，紅着個臉走到了一邊——

還好，另外還有兩個人——「金鎗」徐升平和趕車的老何，大家夥都是一個的灰頭土臉，三個人站在一塊，誰也不比誰臉上有光！

譚貴芝那張秀俏臉盤兒，霍地轉向馬上那個狼面老人，她像似壓制着滿腔無比的怒火，用手一指他道：「你這個人到底是幹甚麼的？」

馬上人那對黃光熠熠的眸子，咕咕嚕嚕的一個勁的在譚貴芝身上轉着——

露出了七上八下的幾個牙齒，他仰天打了個哈哈道：「大姑娘，妳的這一手『小天縮地』功夫不賴不用說，一定是你爹教給你的了是吧！」

譚貴芝心裏着實的吃了一驚——「小天縮地」這手功夫，江湖上可以說是一向罕見，對方居然一眼就看了出來，當然不是泛泛者流！

狼面老人說完這句話，一個勁的往嘴裏喝風笑着，臉上的肉起了一陣顫動。

「不用說我就知道……嘿嘿……嘿嘿……」狼面人上下打量着她，道：「姑娘，妳十幾了……十九……喔！應該有二十歲了吧！」

說着，他抬起了一隻手，用彎曲如同鳥爪般的指甲，在頭皮上一陣子搔抓……

「有二十多年了！有了！有了！」

「你是誰？」

「我……我……嘿嘿……」怪老人一隻手按在馬頭上，不過是輕輕的一按，他就像是雲般的輕飄，已由馬身上飄了下來。

當眞是「輕若無物，落地無聲」，他落下的身子，弓着背，弓着腰，那樣子簡直像是個大馬猴，可是當他舒背直腰起來時，全身骨骼上發出了一片克克骨節响聲，却回復到他高人一頭的奇高身材！

「姑娘！你問我是誰？嘿嘿……哈哈……」大概是笑得太急了，用力的咳出了一口痰吐出來——

「不是我老頭子托大，姑娘，妳叫我一聲六叔，一點也小不了你，倒是……倒是……」

「嘿嘿……哈哈……」下巴一個勁兒的掀動着，每當他這麼喝風般的笑時，譚貴芝身上不由自主的就會起了一層鷄皮疙瘩！

每當他發出這種笑聲時，他那雙黃光灼灼的眸子裏，也會發出一種凌人的鋒芒，蘊含着一種難以向人傾訴的憂鬱沉怨！

這種笑聲太可怕了！

譚貴芝一擰手，「唰」的一聲，把一口白光熠熠的三尺長劍撒在了手裏！

往前上一步，她倒交左手，道：「老人家你報個萬兒吧！」

「我……哼哼……哈哈……」老人家臉上了一陣難以刻劃的怒容！

「你不會認識我的……」他冷冷的笑着，一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的樣子。

臉上那層黃毛，像刺蝟般的，豎了起來——

「姑娘，妳手裏拿着劍，好吧！今天你叔叔要攷究一下妳的功夫！妳就放劍過來吧！」

說罷雙手向兩側平伸一下，發出了「克克」的一陣骨節响聲，那雙凝視的瞳子，却是始終不離開貴芝之身上！

譚貴芝早已存下了戒心，知道對方這個怪老頭絕非善於應付之人，當然不敢大意，由於對方那種洶洶氣勢，目高於頂神態，使她再也難以忍下心中這圈怒火！

當下，掌中劍向外一指，冷笑一聲，道：「得罪了！」

劍把一擰——「唰！」舞起一片劍花，劍光如秋水一片，直向怪人喉下斬去！

長毛狼面老人怪聲叫道：「好招！」

嘴裏叫着，那顆頭顱霍地向後一縮，劍尖呼索着僅僅差在毫厘的揮了過去！

譚貴芝足下一上步，倏地一個疾滾，掌中劍再施絕招——

「五劍撩七星」這一劍聲勢果然不同凡响，劍尖在沉沉的暮色裏，劃起了一道奇亮的銀虹，在這個弧形的劍光圈子裏，怪老人的上中下三盤，分在鋒利的劍勢圈內，看起來對方却是險到了極點！

武林中所謂的「高手」，其「高」也在於此！

怪老人顯然可以當此類高手而無愧！

「好——」隨着此老嘴裏的一聲怪叫，他那看來較常人高過一頭的長大身軀，整個的騰空而起，他的身子整個的彎曲過來，譚貴芝的劍尖再次的呼嘯而過，依然是砍撩了一個空！

譚貴芝臉上一紅，兩次走了空招，足可證明對方這個怪狀的老人，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她當然不甘心輸在對方手上！

昔日學習劍術時，譚霜飛特別指點了女兒貴芝幾手敗中取勝的招法，其中有一手「黑心回手劍」！最是詭異莫測！

大概是那一手劍招太過於毒辣，是以譚霜飛告誡女兒，非萬不得已，絕不可輕易使用，譚貴芝自從學成這一手劍招之後，還不曾有機會試過一次！

這一次可能是機會剛剛湊巧——

怪老人巨蝦似的身軀，在空中倏地一振，兩隻大手十指均凌空照着貴芝臉、肩之上抓下來！

十指之間，帶出了尖銳的十股風力。

譚貴芝甫一與對方指力接觸，登時全身一震，發覺到自身護體的游潛，有被對方尖銳指風攻破的可能，她身形一擰，甩頭就逃！

長毛怪人一聲叱道：「你想跑？」

身子再進，如影附形的欺了過去！

就在這一刹間，譚貴芝霍地向前一彎腰，整個身軀由自己袴下倒竄而出，掌中劍如出水銀龍，正是其父譚霜飛所傳授的那一招「黑心回手劍」，名家精心創始的絕招，果然不同凡响，眞正有一招生死之感！

劍光如蛇，如龍，如狂風疾電！

總之，在你眼睛發覺到它的一瞬之間，再想逃走脫身已經嫌晚了一點！

長毛老人當然不是弱者，在當今武林中已是罕見的高手，若非他過於自負，他是不會吃這個虧的，然而錯就錯在他過於大意這一點上！

譚貴芝長劍直穿，集功力於一臂之間，當眞是「意引力，力傳神」，這一劍太快了，太妙了！

「噗——」一聲，深深的扎進了老人的左面肩窩！

也許是劍身太薄，劍鋒過於鋒利的緣故，一進一出如過腐肉，如刀抽水，眞是俐落極了！

抽劍，騰身，如宿鳥驚飛，間以她美好的身段，却是美極了！

她這裏抱劍守一，凝目貫神，怪老人那邊却剔眉張目，劍傷處，血湧如泉，剎時間，把他身上那襲皮褂全都染紅了。

長毛老人臉上是說不出的驚異，由驚異轉爲忿怒，瞬息間全身起了一陣戰抖，咧開了那張大嘴，喝風般的又自怪笑了起來！

只是這般笑聲，聽在耳朵裏較前番更不是一種滋味，——「丫頭！好劍法！比妳爹那兩手更毒，更狠！」

說着，這老頭兒身子霍地向下一蹲，一掌舉頂，一掌下沉，如狼的面頰上，頓時現出了一片殺機！兩隻瞳子裏閃爍着狠怒的血光！

譚貴芝一劍得手，心裏篤定多了，那裏知道這一劍爲自己帶來的危難殺機？

狼面老人那隻托天的大手在一陣劇烈的顫抖之後，刹時間其紅如血！

突然間，他騰身而起，身子前伏的一瞬，也正是出掌的同時，一隻棋盤大手一連在空中拍了三掌！

三掌看來是一氣呵成，「波，波，波！」三聲脆响，空中浮起了三隻血般的手掌印子！

看起來就像是在變戲法的奇怪，三隻紅色縹渺的掌影在初出之時，大小如老人手掌一般無二，只是彈指間見風即大，形成了面盤大小般的三團掌影，緊緊隨着譚貴芝的身軀一閃而至！

譚貴芝忽然想起父親似曾說過一種「血拍影」的功夫，心中一驚，可是那疾飛而來的三隻掌狀血影，其勢如風，其快如電！

貴芝回身騰避的一刹，也正是第一隻掌影襲近的一瞬，——像是淡淡的一片輕烟，隨着淸風一縷，緊襲着貴芝的倩影一飄即過！

譚貴芝忽然身上打了個冷戰，足下由不住打了個踉蹌，緊接着第二、第三兩片掌影同時襲過來！

像白雲翻飛，像海燕掠空……這條人影出來得太快，太妙了！

人影一閃，那個翩翩風度，氣宇昂昂的桑先生，已站定在貴芝的身前！

由於時間的急促，他不得不先照顧着當空的那兩片掌影！

只見他雙手猝提，向空中一揚，已接住了疾飛而來的兩片血色掌影，怪的是那紅色掌印，經他的手掌一接觸，即爲之消失！

狼面老人却有了極大的反應，原來那發出的紅色掌印，與他本身氣血有着微妙的連繫，此刻猝然給桑南圃收去其二，自是精血大虧，只見他臉色大變，全身突然大動了一下，像是被人兜心擊了一記重拳，大口張處，噴出了一口鮮血！

他大吼了一聲，身軀騰起如箭，起落之間已到了桑南圃面前，一雙怪手霍地向着桑先生抓去！

桑先生好像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冷笑之下，雙手回揚——

「噗」的一聲，四掌接實，聲如裂帛，桑先生身軀固若磐石，那狼面老人却像是斷了線的風箏般的飄出了丈許以外！身子一落下，足下更形蹣跚。

桑先生這才伸手拉住了搖搖欲墜的譚貴芝，陶氏也驚嚇失措的撲了過來！

「令嫒受傷不輕，請扶她平坐，萬不可令她倒下！」

彩蓮哭叫着跑過來，陪同着陶氏，匆匆把貴芝摻了下去！

此一瞬間，只聽得那狼面老人再次的發出了一聲怪嘯，循着陶氏的背影猛撲上來！桑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雙肩微幌，幾乎不見他雙脚移動，却似浮光掠影般的再次攔在了狼面老人身邊！

他臉上已不像先前那般温文，似乎籠罩着一片怒火，只見他手伸之處，一翻一帶，那狼面老人已被摔出三丈以外！

狼面老人長嘯聲中，不待身形落地，就空一滾，已足尖先着，再次的長嘯着向桑先生撲到！

雙方在快速的動作之中，「拍！拍！」一連擊了兩掌！

在場數人幾乎看不淸楚二人是怎麼動的手，總之，狼面老人再次的吃了大虧，身子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十幾步，踉蹌着坐倒在地——

這個怪老人生就倔强的個性，本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服人的脾氣，然而在他一連串吃虧受挫的過程裏，體會出對方這個年輕人竟然是身負有高不可測的武功，一時間不禁爲之氣餒心寒！

他這裏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息着，那雙狼般的瞳子，死盯在桑先生身上，腦子裏挖空心思的憶測着，却是怎麼也想不起江湖武林中，會有這麼樣的一個人物！

「如果在下眸子不花，閣下想必是橫行江南已久的『人面狼』葛嘯川了？」桑南圃冷冷一笑，接下去道：「這等攔道打劫，對一個後輩女子施以殺手，豈是丈夫行徑，眞是可耻之至！」

狼面老人嘿嘿一笑，雙手力按之下，長軀又復站起，他那雙滿佈紅絲的眼睛，死死瞧着對方，眞恨不能一口把桑南圃生吞下去——

「小子，你報個萬兒吧！」

桑先生唇角浮起一絲微笑，甚爲不屑的道：「葛老兒，你慣日恃武行兇，今天却是遇見了我這個對頭，先前在露店遇見你時本想懲治你的，却又想到你既是常在江湖上走動之人，不應該不認得我這個愛管閒事的人，那裏想到你這老兒當眞眞是有眼無珠，你既目中無人，我也就說不得給你點教訓！」

狼面老人目眦欲裂道：「你是誰？」

桑先生忽然一笑，道：「我且問你，三年前在雁盪劫鏢時，可有你這老兒？」

狼面老人神色一怔，霍地退後一步，道：「你是——？」

一抬頭，正好看見對方那對手朗神采的眸子，往事一湧而現，由不住使得他全身機伶伶打上一個冷戰！

刹時間，他想起了這個人——

像是觸了電，又像是打擺子般的哆嗦了一下，他一連退後了三四步！

「你是——」

「夠了！」桑先生冷冷的比了個手勢，道：「你既然知道就不必再說出來！」

狼面老人連連點頭，道：「是是……」接着長嘆了一聲，垂下頭來！

桑先生哼了一聲，道：「你等來意我已盡知，請回去帶話給司徒老鬼，就說冰河集有我這麼一個人在，叫他多少留點情份，見了面也好說話。」

狼面老人勉强的點了點頭，狼臉上隱隱現出怒容，半天他才冷笑着道：「……這件事只怕不是你所管得了的。」

桑先生道：「這話倒也是一句直話，寃有頭，債有主，你等過去和譚某人，到底有什麼樑子，我固然並非全知，可是巧的是不才恰爲譚某人的座上客，多少總有點人情！」

說到這裏，點點頭，冷笑道：「這麼吧，我們不妨說好，先來上一個交易！」

「狼面人」葛嘯川儘管是內心一千一萬個不甘心，可是面前這個主子的厲害，他却是淸楚得很，不止是他，就連他們「江南九鳥」中的龍頭大哥「鬼太歲」司徒火在內，今天見了他多少也得買三分賬！

「閣下請直說，葛某能做到的一定答應，做不到的，也就莫能爲力！」

桑先生冷冷的道：「我雖生平管了不少閒事，但是却也不平白無故多事，尤其是涉及仇恨之事更是我一向不願多管！」

「狼面人」葛嘯川臉上帶出一絲猙獰，儘管是心裏怒火攻心，嘴裏却不得不假作謙虛應了聲：「是！」

桑先生道：「姓譚的這件事我可以不管，但是却不容許你等向他妻女出手！否則的話，休怪我手下無情！」

「狼面人」葛嘯川凄冷的怪笑一聲，道：「桑先生你這是在爲姓譚的老婆孩子請命？」

桑先生面色一沉道：「說得客氣一點是請命。」

「要是不客氣呢！」

「就算是桑某人給你們兄弟的一頂帽子吧！」

葛嘯川怪眼一翻，凌聲道：「這話怎麼說？」

「你們哥幾個就是戴不下，也請頂着一點！」

葛嘯川登時一楞，發黑的牙齒裏滿噙着紅紅的血漬，「哼！」了一聲，抱了一下拳，道：「葛某人聽清楚了！」

說到此，身子一個倒折，像是一絲雲彩般的，已經落在了他的那匹灰馬之上。

那匹馬緊接着長嘶一聲，在他雙腿力磕之下，放開四蹄，循着來路如飛而去！

桑先生回過身子，「金槍」徐升平，「混元掌」喬泰，以及趕車的把式老何，就像看神仙般的盯着他看。

徐升平上前一步，深深打躬道：「在下等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先生一方高人請不見罪。」

桑先生笑道：「三位不必客套，請上車吧，此路一去大概可保平安無事了！」

說罷，步向車廂！

車廂內——

三個女人，俱都用驚訝，神秘的目光注視着他。

貴芝倚在母親懷裏，那剪水雙瞳子裏含蓄着傷感，自慚，欽敬與神秘——

她的臉色泛着一層暈紅，全身怠滯無力，看上去如不是陶氏和彩蓮倚偎着她，她眞要倒下去了，美人再加上三分病態，看上去更顯得嫵媚動人！

桑先生坐下以後，馬車繼續向前馳！

「謝謝你桑先生——」陶氏打破了眼前的靜寂：「如果不是先生仗義援手，只怕我們母女已喪生在那個惡賊手裏，桑先生眞是我們譚家的大恩人！」

桑南圃微微嘆息了一聲，道：「夫人不必過謙，這件事原是在晚生意料之中，只可惜我一時疏忽，想不到對方竟然會以血影手法向令嬡猝下毒手，致使令嬡受傷不輕！」

話聲一頓，轉望貴芝道：「姑娘妳刻下，感覺如何？」

譚貴芝一雙妙目在桑先生面上微微一轉，低下頭道：「還好！」

她神秘的笑了一下，淒涼的看着桑南圃道：「桑兄你原來有這一身好功夫……差一點我都被你瞞住了！」

桑南圃一笑道：「妳眼前傷勢不輕，表面不顯那是因爲姑娘妳內功深湛，尚能提着氣的緣故，還是不宜多說話爲是！」

說完一雙手探出來扣在了貴芝腕脈之上。

貴芝臉上一紅，本想抽出手回來，却又中止住，那張原本暈紅的臉，看上去更加的紅了。

桑南圃把脈少頃，放開道：「想不到姑娘竟然習過少陰玄功，這就無妨了！」

貴芝眸子一瞟道：「怎麼？」

「少陰玄功功在五內玄機，也就是所謂的五行眞氣，有此功力，足可保護姑娘五臟不損，只是那廝血影掌也非比等閒，僅僅傷了姑娘護身游潛，今夜姑娘安歇時，只須凝神運氣一周天，功行四肢，也就足可無慮了！」

貴芝臉上一喜，瞧着他說道：「不礙事？」

桑南圃鬆下一口氣，道：「不礙事——只是目前姑娘還是不宜多說話的好！」

貴芝一笑，道：「好吧，我就暫時當啞巴，不說話就是了！」

說完把嘴閉上，倚身車座一角，只把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視着對方。

陶氏面色十分的沉重的看着桑南圃道：「剛才先生與那人對話，我都聽見了，那人是誰？和外子究竟又有什麼仇恨？爲什麼要對我母女下這種毒手？」

桑南圃冷冷笑道：「昔日江南地方，有九名巨寇，人人武功精湛，號稱江南九鳥，剛才那人乃是九人中行六的『人面狼』葛嘯川！」

陶氏點頭道：「這人我好像聽說過，只是他與外子有什麼仇？先生可知道？」

「這個晚生就不太淸楚了！」桑先生輕輕嘆息一聲接道：「武林中結仇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以晚生忖測，必是譚老先生當年交友不愼，而種下的禍端，至於詳情如何，晚生也就不便置喙！」

陶氏嘆息一聲，道：「外子乃一向謹愼之人，二十年來深居簡出，爲善地方，怎麼會與這類匪人結下仇恨？實在是令人不解！」

桑南圃微微一笑，道：「大凡始於顛末，事出必有原因，莫非老先生不曾與夫人提及當年之事麼？」

「先生的意思是……？」

「晚生猜想，這段仇恨，必係老先生早年所結，這二十年來，老先生避居古松嶺，不直接參與世事，必也與這件仇事有關！」

「哦……」陶氏恍然而有所悟的呆了一下，徐徐點着頭，說道：「先生說的不錯，這麼一說，倒有幾分相似……這麼說起來！」

當然，有些話是不便對外人說的！

陶氏忽然明白過來，爲什麼丈夫匆匆急忙的要把自己和女兒送來馬場，原來關鍵在此，可見得丈夫已經察覺到仇人的來到……

這麼一想，她內心禁不住昇起了一片驚懼，臉上也就帶出了焦慮之色！

呆了一下，她吶吶道：「這麼說起來



「噗」的一聲，四掌接實，桑南圃穩如泰山，狼面人却像斷線風箏般飛摔丈外。

，這些人想必已到了古松嶺……」

桑南圃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這麼快吧，譚老先生是一個做事謹愼之人，必會有萬全之策！」

陶氏苦笑着點點頭，長嘆一聲道：「但願如此……只是我却是放心不下！」

一旁的譚貴芝聽到了這裏，忍不住開口道：「娘！我們還是回去吧！」

陶氏搖搖頭道：「不！那樣反而更拖累你爹！」

貴芝道：「我總還可以幫幫爹爹的忙呀！」

陶氏冷笑道：「妳的功夫我已經見識了，如不是桑先生插手援助，只怕方才已遭不測，泥菩薩過河自身不保，妳還能幫誰的忙？」

貴芝羞得臉色通紅，大概是當着桑南圃的面，覺得不大好看，當時賭氣把臉扭過一邊！

桑南圃一笑道：「姑娘女中翹楚，能有這身功夫，着實是不容易的了，我想令尊所以要姑娘陪伴令堂前來青草湖，自然是要姑娘負責保護令堂安危，姑娘如果擅離青草湖，反倒不妙了！」

譚貴芝翻過眼來，白着他，嗔道：「算啦，你也別給我戴高帽子了，不過我輸的不服氣，以後有機會能見着剛才那個姓葛的那個醜八怪，我非要好好的跟他比劃比劃不可！」

桑南圃笑了笑，道：「姑娘覺得身子好一些了沒有？」

貴芝道：「除了頭有點昏……別的沒什麼！」欠起腰來，向窗外看了一眼道：「坐了一天的車，眞把我悶死了！」

話聲才住，却覺得馬車忽然停了下來，又過了一會兒，「金槍」徐升平拉起了車門，道：「到了！快下來歇歇吧！」

各人才注意外面天早已黑了，若非徐升平手裏的那盞馬燈，簡直是什麼也看不清楚！

當時由彩蓮攙着譚貴芝，各人陸續下了車，才見兩個夥計，各人打着一盞紙燈籠，老遠的跑過來後面還跟着三四個人，大家見了面，那後來的幾個人，皆是在馬場負責馴馬的師傅，當時上前紛紛見禮！一面開了柵門，招呼着大家進了場子！一面吩咐下去備酒爲主母接風。

這時候桑南圃才含笑向陶氏抱拳道：「夫人與姑娘請多珍重，我告辭了！」

陶氏一怔道：「剛來就走？」

「金槍」徐升平恍然道：「原來桑先生是專程保護我們來的……」言下面色靦覥，頗不是滋味！

陶氏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多留你了，只是也應該吃了飯再走不遲！」

桑南圃道：「那倒不必，我馬上備有現成的吃食！」

陶氏說道：「先生的馬，不是已經傷了嗎？——」

話聲才住，已聞得遠處一聲馬嘶，夜色裏但聞得蹄聲得得，一匹油光水亮的黑色龍駒，已來到了眼前！

「混元掌」喬泰用手裏的燈照了一下——可不就是桑先生騎的那匹馬麼！原來這匹畜牲一直在暗中尾隨着馬車，並未遠

離！

桑南圃欠身向各人施了一禮，扳鞍上馬，却向着佇立道旁的譚貴芝點頭微笑，道：「姑娘保重——」

黑龍駒嘶叫着掉過身來，揚蹄前奔！

譚貴芝忽然縱身而前，一追一馳，直跑出十數丈外，桑南圃才帶住了馬韁。

「姑娘有什麼吩咐？」桑南圃在馬上注視着她。

貴芝一隻手扣着馬韁，天黑，不十分看得清楚她的臉，可是却很清楚的看見她那雙明亮的眸子！

「桑兄的大名是——？」

「桑南圃——」

「不！那是桑兄的化名，我是在問桑兄你眞的名字！」

「這……」桑先生臉上無比驚異的道：「姑娘何以認定桑南圃是在下化名？」

譚貴芝黯然的笑了一下，道：「我也不知，反正我是這麼認爲……還有——」她微微的偏過頭來，那雙眸子裏除了某些情意以外，更多的是無窮的猜疑——

「我與桑兄不過是迎春坊一面之緣，桑兄你爲什麼要救我？」

「這——」桑先生慨然的道：「姑娘這話就錯了！武林中抱刀相助，抱打不平之事屢見不鮮，愚兄之舉何異之有？」

這番話，顯然並不能使得這位大小姐釋疑！

她低頭思忖了一下，微微笑道：「抱打不平，仗義援手只適用於夾道途中，可是桑兄你却能事先得知！而且……唉……我眞有點想不通……」

「姑娘太多疑了！」

譚貴芝微微一笑道：「自從第一次在迎春坊看見你，我就猜出你是一個奇怪的人……你的武功看來高不可測，就拿方才對付那個葛老怪物來說，你儘可以在出手之間制其於死地，但是你並沒有……」

桑南圃道：「那是因爲在下與他並無深仇大怨！」

譚貴芝一笑，說道：「可是你却重傷了他——」

「那是他咎由自取！」

「你可曾攷慮到，姓葛的自此將不會與你干休？」

「對在下來說，並非可憂之事！」

「唉！」譚貴芝輕嘆一聲道：「我爹爹過去常說我是一個冰雪聰明，智力過人的女孩子，但願我眞有那份智慧來瞭解你這個人！」

桑南圃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淡淡的道：「姑娘果然是一個聰明絕頂之人！」

「可是我仍然想不明白桑兄與這其中的道理！」

桑南圃朗笑了一聲，月光映照着他半邊韻秀的翩翩神采，却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姑娘，妳身體不適，不宜多言，還是早一點安歇好！切莫忘記睡前行功！」

譚貴芝一笑道：「我的傷已好了！」

桑先生一怔，說道：「不會有這麼快的！」

貴芝回過身來，發覺到母親一行，遠遠的還在向這邊注視着，遂即揮手大聲道：「娘！你們先進去吧！」

笑了笑，她才又回過身來道：「桑兄！剛才你在馬車上爲我把脈時，已暗以內炁打通了我的三處穴道，却美言我自身功力高強，你當我眞不知道麼？」

桑南圃聞言一笑，道：「姑娘果然心細如髮，察人之不能察！」

譚貴芝秀眉微微皺了一下，又道：「可是你又以『一氣行功』暗中封了我百里一穴，使我微感不適……這又爲什麼？」

桑先生沉下臉道：「這全是烏有子虛之言，姑娘太也多疑了！」

譚貴芝甜甜的笑道：「我一點也不多疑，如果我沒有學會『氣開』之術，看來三四天不易行動是難免的了……這到底爲什麼呢？」

她似乎也爲之困惑不解，自言自語的接着又道：「你爲我解開了足以制命的三處死穴，却又暗中封閉我一處不關重要的輕穴，目的在使我不便行動，這又是爲了什麼……？」

桑先生冷冷的道：「那是要姑娘妳稍安勿躁！」

「你眞是一個莫測深淺的人物……」

「姑娘妳也是一樣！」

「但是……」譚貴芝微微笑道：「你究竟是我救命的恩人！」

美麗的眸子翻起來，多情而感激的看着他——

她很爽朗的笑了笑，道：「我們還會再見面吧！還是就此而終？」

「我們會見面的！」

——說了這句話，他輕抖了一下韁繩，胯下黑龍駒長嘶着如飛而去！

不過是驚鴻一瞥，人馬俱已無踪！

譚貴芝定了定神，對於他臨別的一瞬，她留有深刻的印像，她似乎看見了對方那張英俊的面頰上，在臨去的瞬息之間牽扯出一種使人無法理解；難以臆測的笑容——就祇是這一點，已經是够她澈夜深思的了！

×　×

譚老太爺今天顯得精神很抖擻樣子！

他和賬房先生今天都穿戴得很整齊，站立在天棚下面，迎接着與會的賓朋，客人中十之八九，俱都是經營買賣皮貨的客商，僅有極少數是外來的朋友，但是却與皮貨的買賣有關。

「迎春坊」可以說全空了，所有的住客，幾乎每一個人都接到了一份譚家的請帖，成了此一刻譚府的貴賓！

對於這般整天與山林野獸爲伍的獵者來說，能够成爲有「皮大王」之稱的譚老太爺的座客，實在是以往夢寐難求的一種殊榮，是以，大家的興采都顯得極高，每個人都穿上他們平日最漂亮的一件衣裳，歡歡喜喜的來到譚家赴宴。

譚家的大廳，今天佈置得煥然一新，每一張太師靠椅上，都加覆着一襲鮮艷的獸皮靠墊，有熊皮，虎皮，豹皮，金絲猴皮……營營總總不下百數十張，流目其間，簡直就像是在參觀一項別開生面的皮貨展覽，當然以此來接待與會者，更顯得別有一種貼身的親切，賓至如歸特殊感覺！

四個穿着青紅緞子小襖的俏麗的丫環，各人手捧着香茗和精緻的點心盤子，敬

獻在每一位客人座前，另有四個穿着青布大褂的聽差的，垂手侍立在大廳四個出入的門側，聽候着主客的任意差遣！

客人裏最顯眼的該是「迎春坊」的老闆娘子「黑馬蜂」花四姑了——

她今天披着一襲翻毛的銀狐大斗蓬，脫下了斗蓬，現出裏面的紅色綿緞小襖，細腰豐臀，風姿綽約，儘管是三十好幾的人了，看上去還是頂惹人注意的！

相對之下，她那個漢子左大海却顯得太窩囊，太老氣了，有點配不上的樣子！

左大海穿着灰鼠皮褂子，新刮的臉，只是他那張臉，却顯得太寬了一些，而且其上橫肉叢生，皺紋重重，兩隻眼睛即使是很友善的看人，也會讓人家覺出有些凶狠的凌厲殺機！

要講究氣派，那得推「賽呂布」蓋雪松了，他手下有七八十個人，數千件大小皮貨全控制在他手裏，他點點頭就能代表大家全數成交，搖搖頭，可就一點法子也沒有！所以他篤定的很，帶着他的人，把譚家半邊客廳坐得滿滿的！他可以說是這裏面的一個頭兒——

只有一個人例外！

桑南圃！

其實這所有的來客當中，最早來的是他！他一個人靜悄悄的落座在大廳一個最不顯眼的角落裏，丫環爲他送上一碗茶，他接過來還說了一聲謝謝，然後獨自個的在那裏慢慢品喝着！

客人陸續又來了很多！

最後進來的是八個穿着體面的商人，對於這班專營皮貨買賣生意的人來說，很少有不認識這八個人的！

大家的一番私語之下，桑南圃也就很快的悉知了這八個人的身份，原來是「皮大王」譚老太爺手底下，在各處的八個皮號掌櫃的！

譚老太爺生意做的很厲害，幾乎是獨佔性的，北邊幾個省的大皮號幾乎是由他一手包辦，即使是紫禁城黃圈圈裏的人物，每年添製的新皮貨，也多半是由他負責籌辦，別人很難能插得進手！

譚雁翎——這個「皮大王」的稱號，其實一向也只有很少數的人這麼稱呼他，這些年來，他可以說眞正的做到韜光養晦，藏盡了鋒芒！

但是紙包不住火，日子久了，慢慢還是洩露了風聲，直到今天爲止，知道他老人家是「皮大王」的，已經很不在少數了，起碼在座的百十個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了他的底細！

譚雁翎好像也不打算再隱瞞大家了，今天的盛會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今天一共來了兩撥皮客人，一撥是以「賽呂布」蓋雪松爲首的迎春坊的貨客人，除了蓋雪松的一幫子以外，另外還有二十人的一小幫子黑龍江來的皮貨客，這二十來個人一向是譚家最忠實的支持者，每年春秋兩季所得的皮貨，毫無條件的全數供給譚家，爲首的頭兒複姓「歐陽」單名一個虹字！人稱「雪中客」，因爲他慣於在雪天出沒捕獲巨獸，所以得了這麼一個外號。

這一幫子皮客不是住在迎春坊的，而是下榻在「青松嶺」的「客來軒」！

來的人實在太雜了，大家亂哄哄的在譚家大客廳裏高談闊論着，直到譚家的主人；有「皮大王」之稱的譚雁翎與其心腹賬房胡先生進來之後，才算靜了下來。

譚老太爺由胡先生陪同着站在大廳正中，向四下裏抱了一抱拳道：「各位貴客！譚某人招待不週，尚請海涵！」

四下裏掌聲如雷，這上來的一個彩頭就給了主人一個十足的臉，的確够體面的了。

譚雁翎接着咳嗽了一聲，道：「各位大概也都知道了，譚某人是幹皮貨起的家，說直了一句話，那是全靠各位的大力支持！」

大廳裏又掀起了一陣子掌聲。

七十開外的譚老爺子，看上去依然是那麼精神抖擻，目光炯炯，神氣內蘊，如果不是有些人事先知道他出身的底細的話，僅僅由他的外表，你是很難觀察出來他是一個身懷絕技的江湖人物！

掌聲稍歇，譚老太爺抱着拳繼續道：「大家夥辛苦了好幾個月，來到了這個小地方，譚某忝爲地主，理當有一番敬意，我這裏敬備水酒數席，爲各位接風！」

皮客中不識得幾個大字的居多，聆聽之下，竟自吆喝了起來，一時掌聲，叫囂聲混成了一片！

譚老爺子還有很多話一時却說不下去，只得含着微笑，暫時坐了下來！

這個局面暫時就由胡先生來主持，胡先生用力的拍了幾下手，把混亂的場面鎭壓下來——

「各位先不要吵，在下還有更好的消息奉告——」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敝東這一次請各位來，是有意與各位直接的成交一筆生意！」

全場頓時靜了下來，每個人體會到事關自己的貼身利益時，俱都仔細的靜聽下去！

「敝東的意思，各位辛苦了幾月，很想一次與各位作成這筆生意，這件事的細節問題，在下會與各位仔細的討教！現在先吃飯——」

兩個聽差的把客廳與飯廳之間的幔簾子拉開來。

飯廳裏早已擺好了酒席，各人喧嘩着陸續入座！

桑南圃也隨着衆人起身，他仍然是落座在毫不起眼的一個座頭上。

在他來說，這裏每一個人對他都是陌生的，除了「迎春坊」的老闆左大海，花四姑夫婦，以及「賽呂布」蓋雪松等有限幾個人對他畧曾相識以外，他簡直一個人也不認識！

現在他屈坐在最側的一張席位上，這張桌子本來可以坐十二人，可是因爲人頭過於低下的關係，大家都不恥爲伍，是以只有八個人，桑南圃居然厠身其間，爲八人之一！

但是，這樣並不表示主人就冷落他！事實上，自從他一進來之後，譚老太爺就注意到他了。

他在廳角優閑的品茶時，譚老太爺也不止一次的用眼睛觀察着他！

現在他厠身末座，譚老太爺更注意到了。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七代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和海友蘭隨蓬萊老人至蓬萊仙島，適一鉢禪師和瀛洲居士在，蓬萊老人叱破藏身棺中的降魔怪客的詭行，瀛洲居士指出中原三老的錯誤觀念，降魔怪丐頴悟前非，聲稱從此不與戚明星作對後離去，瀛洲居士要戚明星居留島上二十一天，由三仙各授以一式絕學，二十一日期滿，戚明星將一鉢禪師，瀛洲居士和蓬萊老人所授絕藝學成，原想在島上逗留一二天，瀏覽蓬萊仙島風光，但因急於想往鐵船幫奪回被越西鴻搶去的無鋒寶劍，不敢多留，當下便向三仙長拜道別——

＊＊＊＊＊＊＊＊＊＊＊＊＊＊＊＊＊＊＊＊＊＊＊＊＊

三仙傳絕藝　千里共嬋娟

瀛洲居士道：「你成為第七代大殺俠後，海書郎有無遺言你替他做什麼事？」

戚明星道：「有的，頭一件是代他與『天山飛狐勾兆旗』決鬥，地點在鐵嶺關，日期是明年元月十五日。」

瀛洲居士道：「這還有七個月的時間，屆時你去不去赴約？」

戚明星點頭道：「當然要去！」

瀛洲居士道：「勾兆旗那小子的確有兩下子，你在未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之前，恐非其敵手，不過你用老夫三人傳授你的三招功夫對付他，諒可自保。」

戚明星道：「是的。」

瀛洲居士道：「第二件是什麼？」

戚明星道：「即是替他尋回失踪的女兒，這件事現在已完成了。」

瀛洲居士道：「第三件呢？」

戚明星道：「第三件……」

瀛洲居士微微一笑道：「他叮囑你不要說，對麼？」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瀛洲居士笑道：「那就不要說出來——你們去吧，恕不相送！」

於是，戚明星與海友蘭再拜而別，隨着蓬萊老人循徑下峯而來。

迤邐下了山峯，蓬萊老人領他們來到蓬萊仙島的西邊，登上一艘停泊於海邊的小帆船。

蓬萊老人扯起風帆，隨即開船駛離蓬萊仙島，向西方緩緩航進。

海友蘭一直默默的坐着，不發一言。

戚明星在過去的二十多天中，由於一心在苦練武功，很少與她交談，這時見她一副落落寡歡之狀，心中頗覺過意不去，當下開口道：「海姑娘妳有什麼心事？」

海友蘭搖搖頭道：「沒有。」

戚明星道：「如果妳有什麼困難，可以告訴我，我會替妳解決。」

海友蘭道：「我沒有什麼困難，我只是在想着我爹，不知他的遺體被丟棄在何處……」

戚明星輕嘆一聲道：「那天忘了問降魔怪丐，不過我想他們中原三老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比，他們與令尊並無私仇，想來不會讓令尊的遺體暴陳於地面上。」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我送妳到鄱陽投奔妳姑媽之後，便去找中原三老問一問，如果可能，我仍將把令尊的遺體送往大殺門安葬，妳放心好了。」

海友蘭點點頭。

戚明星轉去和蓬萊老人攀談，道：「老前輩打算將小可二人送到何處上岸？」

蓬萊老人道：「由此往前直駛可到山海關，老漢送你們在山海關上岸如何？」

戚明星道：「好的。」

蓬萊老人道：「由山海關到鄱陽要走數千里路程，你們不妨買兩匹馬代步。」

戚明星道：「可惜不知『天山飛狐勾兆旗』人在何處，要不就可先找他了斷一下，省得明年還要遠道跋涉一次。」

蓬萊老人道：「他一向住在何處？」

戚明星道：「不知道，但既稱『天山飛狐』，想來應在北方一帶。」

蓬萊老人道：「那麼，你自山海關一路南行途中，可以順便打聽打聽。」

戚明星點點頭，轉問道：「這船要多久才能達山海關？」

蓬萊老人道：「日落之前可到。」

船，在風平浪靜中緩緩航進，這天薄暮時分果然到了山海關附近的一個港口。

蓬萊老人停住了船，指點去山海關的路徑，最後說道：「好了，今晚你們可在山海關過夜，老漢則要連夜返回蓬萊仙島，你我有緣再相見吧！」

戚，海二人乃拜別上岸，目送老人掉轉船頭遠去不見之後，才往山海關而來。

行不多久，已到山海關城中。

山海關，爲長城極東的第一關口，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二山，山皆陡絕並海，自古視爲要隘，有「天下第一關」之稱。

兩人都是第一次來到山海關，對這聞名已久的關城不免有一份好奇與崇敬之心，先到關口瞻仰一番，然後沿街而行，海友蘭自上岸之後，心情似乎變得開朗起來，這時很高興地道：「這地方很不錯，咱們多玩一會好麼？」

戚明星微笑道：「怎麼玩？」

海友蘭道：「到城上去看看，我沒見過萬里長城是個甚麼樣子呢！」

戚明星道：「它和一般城牆，並無兩樣。」

海友蘭呶呶嘴，畧現不悅道：「你不陪我去？」

戚明星說道：「咱們去吃飯，然後找一家客棧投宿，養足精神體力，明早好趕路。」

海友蘭噘噘唇道：「你急什麼嘛！」

戚明星道：「我沒心情遊山玩水。」

海友蘭輕哼一聲，賭氣不說話了。

戚明星又覺過意不去，便好言安慰道：「不要生氣，明天開始，咱們有幾千里路要走，一路上保證有讓妳看不盡的風光，何必一定要去看那萬里長城呢？」

海友蘭道：「人家就是要看萬里長城嘛！」

戚明星道：「這樣好了，咱們先去吃飯，然後去買兩匹馬，假如還有時間，再去看萬里長城，如何？」

海友蘭這才轉嗔爲喜，微笑點頭。

於是，兩人找到一家小館子，叫了幾十個水餃，食飽之後，打聽得關口附近有幾家馬場，乃再往關口行來。

到了關口左近，果然找到兩家馬場，戚明星一問價錢，最便宜的也要三十兩銀子，他便把她拉到一旁，低聲道：「我身上只有五十多兩銀子，不够買兩匹馬，怎麼辦呢？」

海友蘭道：「那就買一匹好了，咱們共乘一騎，一樣可以趕路呀。」

戚明星想了想，點頭道：「只好如此了。」

他於是挑上一匹棗紅色的雄馬，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以三十二兩銀子成交，他付過銀子，說明暫寄馬場，等下來取，便同海友蘭走上城牆，觀賞萬里長城的雄偉景色。

這時，夜翼已降，萬里長城在夜下看來，另有一種幽美的姿態，兩人沿着城慢步而行，海友蘭這時就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緊緊偎依着戚明星，似乎把戚明星當作意中人了。

戚明星却一點也沒有「花前月下」的意思，他對她只有一種兄長的情份。

兩人並肩走了一會，海友蘭首先打破沉寂說道：「這萬里長城，當眞有萬里長麼？」

戚明星道：「不知道，可能沒有。」

海友蘭道：「很小的時候，我爹就告訴我這座萬里長城的故事，沒想到今天終於能够來到這萬里長城之上。」

戚明星道：「唔……」

海友蘭道：「你聽過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的故事沒有？」

戚明星道：「聽過，那是神話。」

海友蘭說道：「不，那是眞的，我相信！」

戚明微笑道：「哦？」

海友蘭道：「秦始皇無道，驅役老百姓建造萬里長城——」

戚明星眉頭微皺道：「這是令尊告訴妳的？」

海友蘭道：「是呀，他說秦始皇爲了建造這萬里長城，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死傷不計其數——」

戚明星搖頭道：「奇怪！」

海友蘭一怔道：「什麼奇怪？」

戚明星道：「令尊怎麼會這樣告訴妳的？」

海友蘭道：「他說錯了？」

戚明星道：「是的，萬里長城並非秦始皇建造的，那是在戰國之時，各國爲固疆圉計，先後築城，後來秦始皇才聯綴其首尾以禦匈奴，令尊說秦始皇建萬里長城，這是不對的，他眞是這樣告訴妳麼？」

海友蘭想了一下，道：「我記不得了，也許是奶媽告訴我的……」

戚明星道：「一定是她，令尊不會這樣說的。」

海友蘭道：「不過，我相信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一定是眞的，她萬里尋夫，其情感動上蒼，因此上蒼才讓萬里長城倒下來。」

戚明星微笑不語。

海友蘭靠上城垜眺望關外風光，一會後，忽然轉身面對戚明星道：「戚大哥，我爹爲什麼是大殺門的第六代大殺俠？」

戚明星道：「他沒告訴妳？」

海友蘭道：「沒有。」

戚明星道：「令尊如何成爲第六代大殺俠，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最重要的是妳應以他爲榮，因爲令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生前的一切行爲，絕對不會使他的女兒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海友蘭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好奇罷了——你奪回無鋒寶劍之後，便要去大殺門的武庫潛練劍法，然後成爲第七代大殺俠？」

戚明星道：「是的。」

海友蘭道：「大殺門武庫在哪裏？」

戚明星道：「令尊沒有告訴妳？」

海友蘭道：「沒有。」

戚明星道：「那麼，我也不能够告訴妳。」

海友蘭道：「我爲什麼不可知道？」

戚明星道：「妳沒有知道的必要。」

海友蘭道：「可是，我好想知道！」

戚明星道：「大殺門代代單傳，而且傳男不傳女，如今除了我之外，普天之下沒有第二人知道武庫的地點，就連海外三仙也不知道。」

海友蘭道：「爲什麼呢？」

戚明星道：「大殺門的劍法十分霸道，每一代有一位大殺俠已經够了。」

海友蘭道：「我爹沒教我武功，所以你可以告訴我，我發誓不洩漏便了。」

戚明星搖了搖頭。

海友蘭噘着嘴，說道：「哼，你不信任我？」

戚明星道：「不必談信任不信任，妳無須知道的事就不必知道，知道了對妳有害無益。」

海友蘭道：「我是第六代大殺俠的女兒，難道無權知道？」

戚明星一笑道：「令尊雖是大殺門的第六代大殺俠，但是大殺門却不是令尊創立的。」

海友蘭似覺委屈，沉默了片刻，才又啓口道：「另外有一件事，我想我應該有權知道吧？」

戚明星問道：「哪一件？」

海友蘭道：「我爹遺命你去替他完成的第三件事。」

戚明星道：「這事妳更不能知道。」

海友蘭很不高興地忿忿道：「什麼道理？」

戚明星搖搖頭，移步往關口走回，道：「走，咱們該去找客棧過夜了。」

一夜無話。

次日一早，兩人卽取道南下。

戚明星不好意思與她同乘一騎，就讓她一人乘坐，出了山海關之後，海友蘭問道：「咱們這樣走路，要走多久才能抵達鄱陽？」

「最快要一個月。」

「你何不上來？」

「嗯？」

「這馬可坐二人，不是麼？」

「不大好……」

「不要緊，你上來吧！」

戚明星也覺一個騎馬一個步行無法趕路，心想一個人只要行爲端正，大可不拘小節，於是便上馬與她同乘，催快坐騎，向前疾趕。

海友蘭坐在他後面，雙手緊緊抱住他的腰身，很高興地道：「對啦，這樣可快多了！」

戚明星沒開腔。

海友蘭道：「戚大哥！」

戚明星道：「嗯？」

海友蘭道：「我有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戚明星道：「說說看。」

海友蘭說道：「我想學武，你教我好麼？」

戚明星道：「不。」

海友蘭道：「爲什麼？」

戚明星道：「令尊如要妳練武，他早就教妳了。」

海友蘭道：「可是，我爲什麼不可以練武呢？」

戚明星道：「練武不一定是好事，譬如我，我就後悔當初練了武功，我現在很希望自己是個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過平安的日子，我想令尊也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不要妳練武。」

海友蘭道：「我不懂練武有什麼不好，一個人若練成了武功，便可爲所欲爲，壞人也不敢欺負我了，不是麼？」

戚明星道：「不對，一個人練武功，練不好沒有用，練好了麻煩却多，譬如令尊，他一生鋤奸懲惡不遺餘力，可是却有人要殺他，名之爲『武林除害』還有那『天山飛狐』勾兆旗，他也想擊敗令尊以揚名天下，這都是練武帶來的麻煩。」

海友蘭道：「你既然有此種看法，當初爲什麼要練武呢？」

戚明星道：「我才十歲便開始練武，那時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

海友蘭道：「現在你懂了，爲何又肯答應繼承爲第七代大殺俠呢？」

戚明星道：「現在我已騎虎難下，我如不再練成更高深的武功，便會被人殺死，所以只好繼續走下去了。」

海友蘭道：「誰要殺你？」

戚明星道：「鐵船幫主越西鴻。」

海友蘭道：「他爲何要殺你？」

戚明星道：「我原是他麾下『十三鷹』之一，後因某種原因而背叛他，他便派出十二鷹追殺我，而我反將十二鷹擊斃，於是仇恨越來越深了。」

海友蘭道：「什麼原故使你決定背叛他？」

戚明星道：「有一次，他準備刧鏢，派我去一家鏢局踩探，結果行藏敗露，被鏢局的人射中一箭，我負傷逃到某地，被一個退休的王捕頭所救，那王捕頭原是越西鴻最痛恨的人，但我不知他是王捕頭，在他的家養傷數日，愛上了他的女兒王小鳳，……」

海友蘭追問道：「怎樣？」

戚明星道：「後來傷癒回到鐵船幫，越西鴻不知從何人口中探悉王捕頭隱居之處，就派我和另二人去擒他，到了那地方，我才知道曾經救我性命的恩人，原來就是王捕頭……」

海友蘭動容道：「這怎麼辦？」

戚明星苦笑道：「底下的事，我不想再說了！」

海友蘭道：「王捕頭死了？」

戚明星點點頭。

海友蘭道：「王小鳳呢？」

戚明星搖搖頭。

海友蘭道：「你沒去找她？」

戚明星道：「找她幹麼？除非我情願死在她的手裏，否則，找她只有帶給她痛苦。」

海友蘭道：「你心裏還喜歡她麼？」

戚明星神情一片落寞，沒有回答。

「得得，得得，得得……」

一片馬蹄聲，由身後道上响了過來。

海友蘭掉頭望去，只見後面道上馳來一騎，馬上也坐着一男一女。

她不禁笑道：「你看，還有人跟咱們一樣呢！」

戚明星恍如未聞，策騎直進。

每當想起王小鳳，他就有如刀割的痛苦。

這痛苦使得他沒有心情去理會周圍的一切事情。

「得得得……」

蹄聲近了。

一瞬間，從後面趕來的一男一女已趕到他們身邊，這對男女似爲情侶，男的生

相驃悍，女的容貌妖艷，兩人身上均帶有兵器。

男的趕上戚明星時，便與戚明星並肩同行，開口笑問道：「喂朋友，你們可是要去呂公堡看人打擂台？」

戚明星漠然不理。

男的碰了一鼻子灰，不禁心頭有氣，回對身後的女子乾笑道：「他媽的，這小子好狂！」

女的笑道：「誰叫你不長眼睛，問上一個啞巴！」

男的仰頭「哈！」的笑了一聲，又向戚明星笑問道：「小子，你是啞巴麼？」

戚明星冷冷一哼，道：「走開，不要惹我！」

男的訝笑一聲，道：「嘿，眞是不長眼睛的東西，大爺肯跟你說話，可是抬舉你呀！」

戚明星眉頭一皺，面色更冷了。

男的又笑道：「怎麼回事，有什麼不痛快的麼？」

女的拍拍他背部，笑道：「走吧，人家在鬧蹩扭，沒咱們的事！」

男的看了海友蘭一眼，笑道：「嘿，有這麼標緻的小妞兒同行，居然還苦着一張臉——哦，老子明白了！」

女的笑道：「賊漢子，少嚕囌，快走吧！」

男的回頭向她笑道：「我知道他們爲何鬧蹩扭，一定是跟咱們一樣！」

女的道：「什麼呀？」

男的道：「少了一匹馬！」

女的道：「去你的！」

男的回對戚明星笑道：「喂，朋友，你們八成也是要去呂公堡看人打擂台，只因少了一匹馬，因此很不開心，是不？哈哈，正跟我們一樣，剛才我們也爲此吵了一架，哈哈哈……」

戚明星憎惡地道：「走開！」

男的全不把他的「臉色」放在眼裏，伸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子有個『君子成人之美』的辦法，要不要聽聽？」

戚明星不答。

男的說道：「你我打一架，你勝了，我的馬給你，你敗了，你的馬給我，怎麼樣？」

戚明星忽然笑道：「好主意！」

男的笑道：「敢不敢？」

戚明星勒停坐騎，含笑說道：「眞的麼？」

男的跟着勒停坐騎，大笑道：「當然是眞的，老子就喜歡這樣，要麼坐得舒服些，要麼安步當車！」

戚明星微笑道：「我們除了缺少一匹馬之外，盤纏也不够，閣下身上帶着多少銀子？」

男的神色一振道：「怎麼，你還想下注？」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要麼，我的馬和銀子全給你，要麼你的馬和銀子全送給我！」

男的哈哈大笑道：「好啊，正對上了老子的胃口！」

戚明星道：「閣下有多少銀子？」

男的道：「一百多兩。」

戚明星道：「我只有二十兩，就賭二十兩如何？」

男的一擺手，道：「不管幾兩，你勝了，我全給你，我勝了，你全給我！」

戚明星笑道：「好，咱們下馬！」

說着，跳了下去。

男的也翻身下馬，走到道旁一塊空地上拍拍手道：「來，你使用甚麼傢伙？」

戚明星移步過去，在他面前站定，含笑道：「我沒帶傢伙，只有一雙肉掌。」

男的面露難色道：「這怎麼打呀？」

戚明星道：「閣下不必客氣，只管動用你的傢伙，在下擅長拳脚，若要在下使用傢伙，反而痲煩。」

男的聞言欣然說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他的兵器是一柄鋼刀，連鞘懸掛在腰上，這時他將鋼刀解下，拔出，右手握刀，左手握鞘，擺出一個「名家」姿態，道：「你沒兵器，我讓你先，進招吧！」

戚明星抱拳道：「有僭！」

身形一挫，拉開架式踩出三步，大喝一聲，一拳直揮出去。

男的一看他出手平平無奇，更加不把他放在眼裏，當下閃身讓開，哈哈一笑道：「這一招不算，我再讓你二拳，動作快些！」

戚明星又大喝一聲，揮拳擊出。

男的又很輕鬆的避開，口中叫道：「還是不行，動作太慢了！」

「嘿！」

戚明星身子一個飛騰，雙拳齊發，打出一式少林拳中的雙貫拳。

男的大笑一聲，身形往左一偏，避過了他的雙貫拳，然後手中鋼刀突揮而出，直奔他右腿砍去，喝道：「看我的！」

出手很快，的確不是庸手！

戚明星微微一笑，身形忽的跳起三尺，右脚一縮一蹬，笑道：「撒手！」

「拍！」的一响，男的一柄鋼刀不僅被踢得脫手掉下，而且被踢斷爲二截！

這下，男的呆住了。

戚明星笑道：「這一招不算，我再讓你兩招！」

男的一張臉脹紅了，兩顆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見了鬼似的，驚望他好半天，忽然老羞成怒的大吼一聲，刀鞘猛揮，向他面門打去。

戚明星低頭避過，道：「還是不行，太慢了！」

男的瘋了，口中發出一聲狼嗥，憤然扔掉刀鞘，雙掌一揚，十指張如鷹爪，餓虎撲羊般的飛撲上去。

戚明明長笑一聲，滑步斜身，右手一按地面，身子猛可一個翻轉，右脚倏抬而起。

「砰！」

男的小腹登時挨了一脚，整個身子應聲飛起，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然後垂直掉下來。

戚明星趕上一步，接住他掉下的身子，輕輕放他落地，笑道：「够了吧？」

男的面如土色，一楞一楞的呆望他良久，才開口問道：「你……你亮個萬兒如何？」

戚明星客氣的笑道：「戚明星。」

男的面色一變，失聲道：「鐵船帮十三鷹中的『黑鷹』戚明星？」

戚明星點點頭。

男的沒說什麼，立刻將身上的一隻銀包取出，扔到地上，嗒然說道：「你拿去吧！」

戚明星道：「謝謝。」

他俯身拾起銀包，往懷裏一揣，然後走到那女的面前很有風度的一躬身道：「姑娘請下馬如何？」

女的慌忙滾鞍下馬，退到一旁。

戚明星笑了笑，一躍上馬坐定，向那男的一抱拳道：「抱歉，在下要走了。」

他向海友蘭一招手，隨即一抖馬索，驅騎向前馳去。

兩人才馳出數十丈，就聽那女的發出潑婦般的尖叫怒罵：「好呀！你這個賊漢子！現在可好了，好好的路你不走，却偏要跟人賭鬥，如今偸雞不着蝕把米，你還有什麼可說？」

男的道：「別叫嚷，臭婆婆，老子馱着妳去便了！」

戚明星和海友蘭聽得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中，兩人縱馬向前疾馳。



戚明星右脚倏抬，把男的踢上半空。

數日後，兩人到了呂公堡。

呂公堡是個鎭，是通大城縣的孔道，這裏的居民沒有赤貧和極富，很特別的一點是武風極甚，家家戶戶的子弟都喜歡練武，因此武館不少，就中以「神風武館」最爲著名，據說館主「鐵臂神猿呂君鵬」乃是三國猛將呂布的後裔，手中一支畫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次的擂台便是他擺設的，聲稱凡能打敗他四個徒弟，每勝一場賞銀五百両紋銀，最後能擊敗他本人的人，更可得黃金一百両及被聘爲「神風武館」的教頭，消息一傳開，立刻轟動了北方武林，使得一向平靜的呂公堡頓時熱鬧了起來。

擂台擺在鎭外一塊空地上，這時已是午後交未時分，但擂台前面仍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

那座擂台，有一丈二尺高，寬約五六丈，其上張燈結綵，左旁另設有一座小小副台，上面擺着文案，似爲報名打擂台之處。

擂台上面掛着一塊匾額，上書「以武會友」四個大字，兩旁台柱上的對聯是：

拳打九州豪傑

脚踢四海英雄

這時，台上有一對青年在龍爭虎鬥，一個穿黃衣持短戟，一個穿靑衣持大板斧，兩人搏鬥甚烈，打得難分難解，看上去持大板斧的畧佔上風。

戚明星拉着海友蘭擠入人羣中觀戰，海友蘭對此興緻很高，一邊看一邊說道：「那使用短戟的青年，想必就是『鐵臂神猿呂君鵬』的徒弟。」

戚明星點點頭。

海友蘭問道：「你看他們誰較强？」

戚明星道：「那打擂的靑年攻勢很兇猛，但恐怕要後力不繼。」

海友蘭道：「你要不要上去試試？」

戚明星笑笑道：「看看再說吧。」

海友蘭道：「打勝一場便有五百両銀子可得，這不壞嘛！」

戚明星道：「但如敗了恐怕要賠上一條命呢。」

海友蘭道：「你一定可以打敗他們，等下上去試試如何？」

戚明星但笑不語。

他來到呂公堡看打擂台，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能在此找到天山飛狐勾兆旗。

但是，看到台上那持短戟的青年的身手，他就有些失望，而斷定天山飛狐勾兆旗八成不會來，即使來了，也絕不會上台挑戰。

因爲，從徒弟的身手去衡量師父，鐵臂神猿呂君鵬的武功再高，也絕不是天山飛狐勾兆旗的對手，天山飛狐是絕對不會「紆尊降貴」到這種地方來的。

海友蘭見他不說話，又碰碰他道：「怎麼樣？」

戚明搖搖頭道：「不，沒意思。」

海友蘭道：「你勝他們一二場，拿他們一千兩銀子花花不好麼？」

戚明星道：「他們不是我的對手，我若上去挑戰，等於自貶身價……」

海友蘭說道：「可是，咱們還有數千里路要走，你身上那一百多兩銀子，够用麼？」

戚明星道：「够的。」

海友蘭吸吸嘴道：「我去投靠姑媽，也該帶些錢去，還有我連一件換洗的衣裳都沒有，這個樣子前去，人家不把我當作叫化子才怪！」

說着說着，眼眶都紅了。

戚明星這才想起她的確有許多需要，心中暗罵自己太粗心，當下連忙安慰道：「妳放心，改天到了大城市，我一定買給妳，至於妳需要的錢，到時候，我會給妳的。」

海友蘭道：「你那來的錢？」

戚明星道：「我會想辦法。」

海友蘭道：「眼前就是一個贏錢的好機會，你却不要，還有什辦法可想呢！」

戚明星道：「有的，有的，我——」

「嘩！」

突然，觀衆一齊叫了起來。

原來，擂台上那對青年勝負已分，那持大板斧的青年果然後力不繼，被那持短戟的青年一陣反攻之下，一時招架不住，大板斧「拍達！」一聲，被打掉，左肩上挨了一戟，登時血如泉湧，跌落擂台下去了！

那持短戟的青年一脚將大板斧踢下，態度驕傲的環望台下衆人一眼，一掀嘴皮道：「下面是哪一位，請快上台來！」口氣也很狂，連「賜教」兩個字都不說。

觀衆的議論聲「嗡嗡」響起來。

驀地，那副台上一聲鑼響，坐在文案後面的一位老文士站起身子，大聲道：「下一位打擂台者，爲山西英雄徐慶，即請徐英雄上台！」

「來了！」

人叢裏縱起一個彪形大漢，好像一團走馬雲，飛快的飄上擂台！輕功很不弱，台下觀衆紛紛喝采叫好起來。

這彪形大漢一到台上，即向那青年抱拳道：「在下徐慶，不揣冒昧上台討教，還請五台主手下留情。」

那青年笑了笑道：「徐英雄不用客氣，請！」

徐慶自懷中掣出一柄鐵尺，口中說聲「得罪」，立時欺身進招一尺橫打上去。

那青年身形畧側，手中短戟一沉，截住對方打到的鐵尺，同時右足橫抬而起，飛踢對方太陽穴，攻勢異常潑辣！

但徐慶顯然不是弱者，他打出的一尺原是虛招，目的只在探測虛實，一見青年踢來，招式立變，鐵尺一翻，反向青年胯下點去。

那青年台主喝聲：「來得好！」身子順勢竄起，空中一翻身，巧妙的避過了徐慶的一擊，手中短戟再沉，猛戳向徐慶頭部……

兩人越打越猛烈，轉眼鬥成一團，只看得台下觀衆目瞪口呆，喘不過氣來。

海友蘭似甚緊張，緊緊扯住戚明星，問道：「你看他能勝麼？」

戚明星道：「誰？」

海友蘭道：「那叫徐慶的漢子！」

戚明星道：「他比剛才那青年强些，但恐怕仍非那青年台主之敵。」

海友蘭吃驚道：「哦，那青年台主那麼强？」

戚明星微微一笑，轉對身旁一人問道：「請教老兄，那青年台主是『鐵臂神猿呂君鵬』的第幾徒弟？」

那人答道：「他是呂館主的第五個得意門徒，名叫小霸王趙翼，打從今早開始，他已一連打敗了五個打擂的，十分厲害咧！」

戚明星「哦」了一聲，又問道：「他們擺設擂台到今天，可有人勝了他們？」

那人搖頭道：「沒有，沒有！」

戚明星再問道：「他們擺設擂台，用意何在？」

那人又搖頭道：「這却不知。」

戚明星視綫轉回擂台上，只見那徐慶出招已不如先前那樣凌厲，心知他已難支持多久，當下回對海友蘭說道：「咱們走吧？」

海友蘭一怔道：「你不看？」

戚明星道：「嗯，沒什麼意思……」

海友蘭道：「既然來了，就看他幾場何妨？」

戚明星見她興趣濃厚，不忍掃她的興，便道：「那麼，看完這一場就走。」

正說着，忽見那小霸王趙翼暴喝一聲，出手突然變快，展開搶攻了！短戟上下翻飛，猛打猛刺，攻勢銳利已極！

那山西英雄徐慶勉强擋了數招，已被逼到台邊，他似知已無法取勝，突然大喝一聲，奮力攻出一尺，將小霸王趙翼迫退一步，然後乘機倒縱下台，一溜烟似的走了。

小霸王趙翼，仰頭哈哈大笑，狀至得意！

戚明星一拉海友蘭，道：「走吧。」

海友蘭很不樂意，噘唇道：「你急什麼嘛！」

戚明星道：「眼下這呂公堡來了數千人，現在不走，等下天黑了，只怕找不到吃飯和睡覺的地方呢！」

海友蘭央求道：「那麼，再看一場就走，我很想看到有人能够打敗他——」

戚明星以堅決的語氣道：「不，沒什麼好看的，走吧！」

兩人正在拉拉扯扯，忽聽那副台上又一聲鑼響，只見那老文士又起立大聲說道：「下一位打擂的是戚明星，請戚英雄上台！」

戚明星怔了。

海友蘭聽了又驚又喜，叫道：「咦，怎麼回事！」

戚明星眉頭皺成一團，沉聲道：「哼，是誰在跟我開玩笑！」

海友蘭巴不得戚明星上台打擂，故很興奮地道：「一定是那天被你贏得了一匹馬的那個漢子，他知道你武功高强，因此替你報了名！」

戚明星沉容說道：「不，不是他，他已失去了坐騎，不可能跟咱們同時到達此地……」

沉吟間，只聽那老文士又大聲道：「那位戚英雄，請即上台如何？」

說畢，鼓掌鼓勵。

台下觀衆也以爲戚明星胆怯不敢上台挑戰了，他們唯恐看不成，故見那老文士鼓掌，立時也紛紛鼓掌起來。

戚明星思忖電轉之下，忽然展顏一笑，向海友蘭低聲說道：「大概有人想戲弄我一下，也罷，我就上去，打一場讓妳瞧瞧！」

話落，雙足微頓，人便如飛魚般射起，越過數丈，輕飄飄的落到台上！

即使不懂武功的人，也看得出他的輕功比剛才那個徐慶高明數倍，因之喝采聲大起，大家都知道有好戲可看了。

那小霸王趙翼一看戚明星輕功高絕，情知是個可怕的勁敵，面上的笑容頓時消失，神情變得十分嚴肅。

戚明星向他抱拳一拱，很冷靜地道：「在下戚明星，在動手之前，先要請教一事！」

小霸王趙翼還禮道：「請說。」

戚明星道：「是誰替在下報名的？」

小霸王趙翼神色一呆道：「閣下沒有報名？」

戚明星道：「沒有。」

小霸王趙翼一哦，笑道：「那麼，一定是你的朋友替你報的。」

戚明星道：「在下沒有朋友。」

小霸王趙翼又輕哦了一聲，感到迷惑了。

戚明星道：「請問問那位接受報名的老先生如何？」

小霸王趙翼點點頭，轉去台邊，向副台上那位老文士問道：「劉師爺，剛才是誰替這位戚英雄報名的？」

那劉師爺起身答道：「是個少年，怎麼啦？」

小霸王趙翼道：「那少年呢？」

劉師爺道：「走了。」

小霸王趙翼轉回到戚明星面前，笑笑道：「這一定是惡作劇，閣下若不欲打擂，請回便了。」

戚明星一笑道：「不，在下討教也好，不過有個要求……」

小霸王趙翼道：「本擂台已有明文規定，凡勝一場，便有五百兩銀子可得。」

戚明星道：「在下不要銀子。」

小霸王趙翼不禁詫異道：「那麼你要什麼？」

戚明星一指台柱上那副對聯，道：「要是在下僥倖獲勝，只希望暫時換另一副對聯。」

小霸王趙翼以爲他存心鬧事，不禁嘿嘿冷笑道：「本擂台這副對聯，很使閣下不順眼是麼？」

戚明星搖頭道：「不是，一般擂台，總要寫上一些挑逗性的字眼，貴台這副對聯措詞並不過火。」

小霸王趙翼道：「既然如此，閣下想換上什麼樣的對聯？」

戚明星自懷中取出一張紙和一支炭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遞給他道：「如蒙採納，感激不盡。」

小霸王接過字條一看，面色微變道：「這是什麼意思？」

戚明星微笑道：「跟捉弄在下那人開開玩笑罷了！」

小霸王趙翼吃驚道：「閣下認爲替你報名的，就是這兩個人？」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小霸王趙翼眉頭一皺道：「這可不是好玩的，我們犯不着招惹這兩個人……」

戚明星故意發出譏諷的笑聲，說道：「你們既然敢擺設擂台，難道還怕得罪人不成？」

小霸王趙翼臉上掛不住了，道：「好，閣下稍候，容在下入內請示家師！」

語畢，轉入後台去了。

台下觀衆見他們遲遲不動手，均感不耐，紛紛鼓噪起來，大叫道：「打呀！打呀！」

戚明星站着不動。

不久，小霸王趙翼轉出來了，他面露悍笑道：「家師說，只要閣下能連勝三場，便照閣下之意行事！」

戚明星點頭道：「可以！」

小霸王趙翼問道：「然後呢？」

戚明星道：「換上對聯之後，當然由在下暫充台主，一刻時之內，如他們未現身上來，在下便走。」

小霸王趙翼道：「好，請進招！」

手中短戟一橫，擺出了備戰姿態。

戚明星知道打擂的要先動手，故一見他已準備好，當即跨步一豎掌，口喝一聲「接招！」左掌暴探，向對方胸前拍去。

小霸王趙翼側身，一戟揮出，截擊來掌。

戚明星左掌一撤，左脚忽起，飛踢對方面門，攻勢豪邁奔放已極。

小霸王趙翼沉嘿一聲，左掌一抬，迎着他的脚尖推出，同時短戟倏然上揚，直奔他咽喉點去。

出招極狠，毫不客氣！

但戚明星比他更潑辣，只見他身形驀然斜飄而起，左掌一沉，拍開對方的短戟，右脚「呼！」的一聲，好似一把大刀，橫掃到對方左太陽穴上！

這種硬攻硬拚的打法，小霸王趙翼還是第一次碰到，但他號稱「小霸王」，作風亦極霸道，故未爲戚明星的氣勢所奪，但見他身形一挫，偏頭避開戚明星的一脚，手中短戟招式一變，旋身上刺，使出一招「轉身射雁」，攻向戚明星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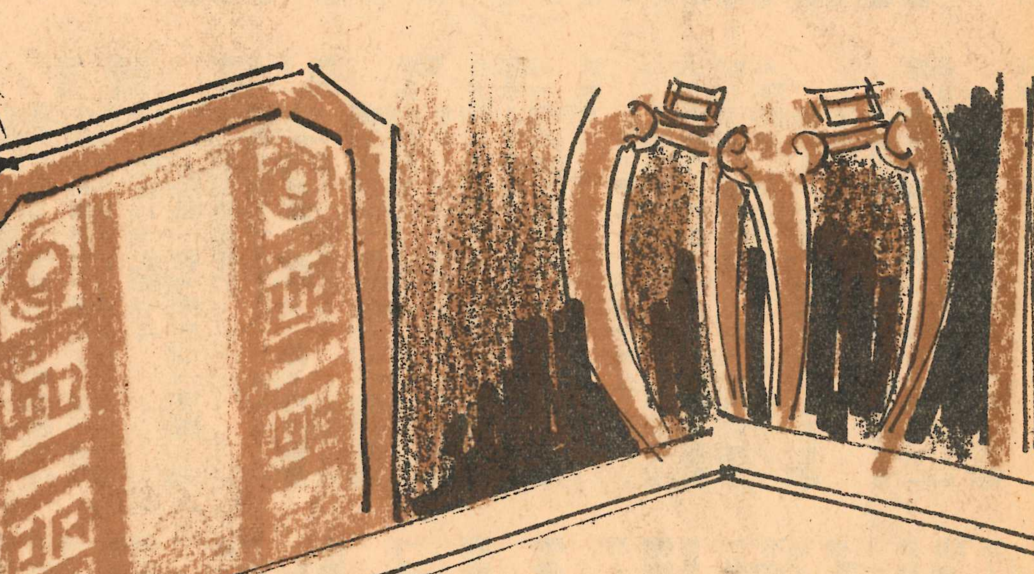
變招與搶攻都極巧妙，看得台下觀衆忍不住叫好起來。

（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曉山風雲（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道往赴北洋軍軍法執行處處長武瑤軍的約會後，回到曉山鎮，向范長順查詢南方革命軍的那兩名間諜藏匿在何處？及此來目的，范長順把他們藏身之地說出，並說他們來此目的，是要策反北洋軍的姚團長，配合早有連絡的唐團長，迎合北伐的革命軍，推翻北洋軍閥，那兩名革命軍要不顧生命危險，潛往省城，冀圖說服姚團長，譚道聞聽後願往省城，暗中協助，正談間，廣濟坊伙計跑來報告，說油坊來了一小隊兵，譚道立偕范長順返油坊，臨近見一軍官，范長順忙趨前招呼——

坦誠肩重責　携手踏征途

帶隊官掃了他一眼，神氣活現地說道：「我是三零一團姚團長的副官，咱們三零一團奉命駐紮曉山，團部就設在油坊裏，請掌櫃的騰幾間屋子出來。」

譚道心頭不禁一怔：這就是武瑤軍所施展的嚴厲手段？

范長順先瞥了譚道一眼，才徐徐回話：「油坊裏全是油味，只怕姚團長受不了啊！」

「團部的地點是姚團長親自決定的，」這位年輕的副官嗓門非常响亮。「他說，范掌櫃是地方鄉團的總練，軍防配合民防，才可以鞏固地方上的安全，就這麼說定，您帶我看看屋子吧！」

范長順又不由自主地瞥了譚道一眼。

作副官的，多半聰明伶俐，眼睛尖，連忙問道：「這位是……？」范長順飛快地搶着回答：「這位是貴軍執法處武處長的義弟……」

譚道深恐他言多有失，連忙接下去說：「我姓譚名道，請問貴姓大名？」

年輕副官必恭必敬地來了一個軍禮，說話完全是軍人口吻：「少尉副官江國超，請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來。」譚道挺親熱地挽着他的胳臂往內走。

「我帶你去瞧瞧，只要姚團長不怕香油味兒冲了他的鼻子，住這兒倒是挺寬暢的。」

廣濟油坊院大宅大，層層叠叠，一方面要顧及進出方便，一方面還要顧慮到軍情不致外洩，江國超七選八挑，揀中了一座別院作爲團部的所在地，那座別院本來就是空着的。

地點選妥了，江國超吩咐手下的士兵將槍枝架在院子裏，展開了清掃工作，他則和譚道開始閒聊。

「譚兄！」江國超壓低了嗓門：「你有武處長這樣一位拜把子的大哥，爲甚麼不到軍中去混個一官半職？」

譚道含笑搖搖頭：「自由自在慣了，那裏受得了拘束。」

「譚兄！你錯啦！別以爲穿二尺五不自由，事在人爲，憑你的靠山，誰又能把你怎麼樣？」

「一個軍法執行處長，也不是多大的官。」

「嗨！」江國超瞪大了眼珠子，聲音輕輕的說道：「這種話，也只有你才敢講。武處長是大帥跟前的親信，那個不畏懼他三分。」

「哦！姚團長也怕他囉？」

「那還用說，比如說這次調防吧！只因爲事先毫無消息，姚團長心裏直打鼓哩！」說到這兒，他那種機伶勁兒又顯露出來：「姚團長挺喜歡朋友，待會兒我跟你倆介紹介紹。」

「哦！」譚道心中關懷的是另一個問題。「姚團長待會兒就到？」

「嗯！」江國超稍嫌賣弄地掏出銀鏈掛錶來看了一看。「軍部命令咱們在六點半鐘以前到達駐地，還有四十來分鐘。」

「一個團有多少人？」

「好幾千人哩！」

「喲，鎮上那有地方住？」

「這本來是軍事機密，你既然是咱們武處長的拜把子兄弟，我就告訴你吧！」江國超輕咳一聲，清清嗓門，才又繼續道：「一團有三個營，外帶兩個獨立連。張營駐紮牛莊，王營駐紮七里屯，羅營駐紮馬家窪子。一團的兵力可以防守一百多里的陣綫擠在一起幹甚麼？」

「什麼張營王營的，我可胡塗了。」

「那一營的營長姓張，咱們就稱張營。比如說，咱們是三〇一團別人就稱喚姚團。」

「哦！哦！」譚道爲了多瞭解一下姚團的情況，所以故意裝出興味盎然的樣子繼續追問：「你剛才說，還有兩個獨立連。那又是怎麼回事？」

「一個騎兵連，一個手槍連。騎兵連共有四個排，通常的情形是：每營配屬一個騎兵排，剩下一排留在團部。手槍連是跟着團部走的，官兵都是團長的親信，也就是保護團長的。」

「那麼，手槍連也要住在油坊裏？」

「那可不一定，只要是駐在團部附近就行，待會兒隊伍開到之後，他們自己會去找住處。」

「你忙吧！」譚道不打算再和對方聊下去。「待貴部駐定之後，我再來拜訪姚團長。」

「譚兄也住在油坊裏嗎？」

「不！我住在客棧裏，回頭見。」

范長順在二道門處候着，一見譚道走出，就將他拉住，神情緊張地說：「老弟！你看這事是不是有點蹺蹊？」

譚道銳利的目光向四週瞟了一眼，低聲說：「這就是武瑤軍的一着棋，但他却沒有想到將一塊肥肉送到咱們嘴裏來。」

「你是說……？」

「那兩位朋友不正是要設法和姓姚的碰頭嗎？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不去省城，留在這兒或許能帮上一點忙。」

「老弟！你知不知道那兩位朋友躲在什麼地方？」

「聽說在地窖子裏。」

「不錯，那座地窖非常隱密，只有少數幾個親信可靠的人知道，出入的暗門就是別院東邊那間屋子裏，你說如今該怎麼辦？」

譚道默然陷於沉吟，良久，他才決斷地說：「要想法子讓他們二人離開那座地窖。」

「怎麼個離開法？到處都是……」

「我有法子引開那些兵，不過，你的動作可要利落點。」譚道說完之後，就轉身向內院跑去。

天邊的晚霞已經消失了，穹蒼一片墨黑，然而廣濟油坊却是到處明亮，油坊絕不缺油，舀上一勺子可以燃好幾天，所以無處不是油燈。

「譚兄！有事嗎？」江國超一見他來，就迎了上去。

「該吃晚飯了，」譚道熱情地說：「招呼各位兄弟們，由我作東，好好喝上幾杯。」

「不成！不成！改日我請你……」

「怎麼了？江副官，」譚道故意顯露了不悅之色。「是不肯賞臉嗎？」

堂堂軍法執行處武處長的義弟，誰還敢不賞臉？江國超連忙堆上了滿臉笑容：「譚兄千萬別這麼說，只是怕姚團長待會兒到了……」

「姚團長怪罪由我担着，」譚道拍着胸脯說大話。「古語道得好，皇帝不差餓兵，弟兄們要吃飽了才能幹活兒。咱們也不走遠，就在前廳擺張桌子，要斜對面那家館子送幾個菜過來，隨便吃吃喝喝，行了吧？」

就在江國超面現難色，猶豫不決之際，二道門處突然響起一聲立正的口令。江國超看了一眼，慌張地說：「譚兄！團長已經到了。」

譚道不禁暗暗叫苦不迭，如此一來，藏在地窖中的那兩位朋友就更不容易脫身了。

但他表面上却沒有露出一絲緊張之色，低聲說：「江副官！大官兒我可不想侍候，你忙，咱們改天聚。」

那位身裁高大的姚團長在四名衞士簇湧下威武非凡地行來，譚道勾着頸子與他們擦身而過，走了出去。

范長順第二次攔住了他，是在前院。他將譚道拖到院子角落裏，神情焦灼地說：「這下可好了，從此刻起，別院裏一定是日夜不斷有衞兵，怎麼辦呢？」

「先別急，法子總是人想出來的。」譚道以平靜的語氣安慰他，然後又提出警告：「派姚團駐紮曉山是一着明棋，暗中一定還有什麼絕招，咱們都該小心點。」

范長順默然地點了點頭。

譚道大步走出了廣濟油坊，只見不少人在圍觀那羣肥壯的健馬，他目光一掃，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影子。

是那雜耍班的班主馬正風。

譚道很快地走到他的身邊，向對方打招呼：「馬班主！今晚不拉場子嗎？」

「哦！」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招呼，馬正風是露了一瞬間的錯愕，却又很快地恢復了鎮定。「這位老弟台，咱們會過？」

「會過。」譚道嘴角邊流露出一股令人不可捉摸的笑意。

「對！對！」馬正風連連以手掌拍打着前額，「就在廣濟油坊的院子裏，你老弟台和那位徐隊長在一起喝茶。嘿嘿！想起來了。」

譚道很留神地觀察對方的一舉一動，很用心地聆聽對方說話的口音。眉頭慢慢地皺了起來，那股輕淡的笑意也消失了。顯然，他所觀察到的，並不能使他滿意。

「馬班主！」他只得找閒話說了：「你們班子的玩藝兒眞不壞，應該到省城裏去露露，包管賺大錢。」

「承您看得起，其實，玩藝兒還差得遠哩！」馬正風身子靠了過來，嗓門壓得低低的：「老弟台！這些兵馬到鎭上來幹嗎？」

「駐防。」譚道回答得很簡單。

「駐防？」馬正風重複了一句，突然咧開嘴笑了：「嘿嘿！兵爺一多，買賣準定不錯。我得趕緊去拉場子，待會兒請過來捧捧場。」

「好！回頭見。」

譚道一直凝注馬正風的背影在熙攘往來的人羣中消失後，才緩緩抬動了脚步。

「譚兄久違了。」背後忽然有人叫。

這一聲招喚，使譚道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聲音太熟悉，儘管是一聲親切的寒暄，內中却包涵了冷酷，肅殺的味道。他極爲緩慢地旋轉身子，看到了一張非常熟悉的面孔。

眼睛中閃動着狡黠的光，端正的五官勻佈在稜綫分明的臉上，嘴抿得很緊，正顯示了他的狠勁兒。

他站在那兒的姿態，跟他在台上亮相時一樣漂亮。白玉樓，在瀋陽紅透半片天的名武生。想不到他會突然離開了戲台，成爲江湖道上一個黑籍人物。

譚道靜默了很久，待調勻了呼吸，才平靜地說：「白玉樓，你是來找我嗎？」

白玉樓笑了，陰冷的笑，露出了森森白牙：「江湖路太窄，咱們又遇上了。」

「你那隻胳臂怎麼樣了？」

「托您的福，還沒有斷。」白玉樓向前走了一步，嘿嘿笑道：「就算是斷了一隻胳臂，白玉樓還是白玉樓，絕不會改樣的。」

「既然胳臂沒斷，那我就不欠你什麼了。」譚道說罷，扭頭就走。

白玉樓像幽靈似地閃到了譚道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神情冷峻地說：「譚兄！你這話似乎有欠公平，我覺得你欠我太多。」

「那些？」譚道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你心頭有數。」

「那麼，你想怎麼樣？」

「哈哈！」白玉樓乾笑了一聲。「吃過虧的人，絕不願意再吃第二次虧。曉山鎭是你的天下，我姓白的休想在這兒佔便宜。」

「那敢情好，我也不希望爲本鎭添麻煩。咱們如有舊賬，待離開這兒再算，行不行？」

「沒有什麼不行的，不過，希望你仍然保持過去那種君子風度。」

「這是什麼話？」

「別教范五爺撞我，也別讓你那位武大哥派兵將我抓進大牢。過幾天這兒有一場迎神賽會，讓我留在這兒瞧瞧熱鬧。」

在關外，譚道有好幾次讓白玉樓難堪，有一次甚至傷了對方的胳臂。他心頭有數，對方千里迢迢追踪而至，當然是爲了報仇雪恨。但是，他的確是個君子，絕不會利用別人的勢力去對付白玉樓。

「我相信范五爺一定會視你爲貴賓。不過，你可要安份守己一點，在這兒想混水摸魚是辦不到的。」

「還有什麼吩咐？」

「還是那句話——安份守己一點。」譚道加重了語氣。說罷，快步而去。看他的步伐，似乎輕鬆愉快，其實心裏却起了一個疙瘩。因爲白玉樓這個人太陰險，不知道他會在什麼時候施放冷箭。

譚道在街上又遇上了好幾張熟面孔，那些人全都是白玉樓的手下。他意識到事情不太單純了。他雖然和白玉樓有過節，却無深仇大恨，對方有必要率領羣黨趕來曉山找碴兒嗎？

一念及此，就立刻回到客棧，吩咐店家快去將范長順請來。他只不過在床上瞇了一會兒眼，范長順就到了。

譚道劈頭就問：「范掌櫃！今天鎭上是不是來了遠客？」

「一共來了六個。」范長順顯然早已知道，是以回答得很快。「他們都是油販子，內中有三個跟咱們油坊作買賣好多年了。」

「其中有一個人名叫白玉樓，范掌櫃可知道？」

「管他是白玉樓還是黑玉樓，誰還敢在鎭上爲非作歹不成？」

「范掌櫃！」譚道壓低了嗓門：「這個姓白的，可不是好對付的人。他這次突然來到曉山，目的何在？咱們可得好生想想。」

「依你說呢？」

「派幾個鄉勇，日夜不停地釘住這個姓白的，這樣一來，他就休想一觔斛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這倒簡單，」范長順似是沒有將白玉樓放在眼下，「對付這種人實在輕鬆得很。」

譚道不便再過份強調白玉樓這個人難纏，那極可能會使范長順誤會受到輕視，是以轉變了話題：「范掌櫃，我發現進入鎭上的柵口處都設有關卡，那麼，陌生人前來是不是會受到嚴密的盤查呢？」

「當然要經過盤查，不過……」范長順的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住。那雙精明的眼珠子朝上一翻，一副計上心來的樣子。

「老弟，我倒有個主意。今夜我親自帶人巡查客棧，找個理由，教姓白的連夜滾蛋，免得讓咱們老是担心。」

「不妥。」譚道立刻加以否決。

「有何不妥？」

「白玉樓既然不遠千里而來，自然有他的目的：你公然攆走他，他可以暗地裏摸進來。一旦化明爲暗，咱們反倒更難對付，這麼着。」譚道的嘴唇湊上了范長順的耳朵：「立刻查出姓白的投宿在那家客棧，別驚動他。派劉光俊和程福二人輪流釘着他，看他到底耍什麼花樣。」

范長順凝視着譚道，一時沒有開口。過了許久，才神情凝重地說道：「老弟，你一直担心這個姓白的，倒使我相信他眞是一個厲害角色了。說說看，他怎麼個厲害法？」

「這……」譚道抓抓頸頦，似乎找不到適當的辭兒。「……這可眞難打比方。簡畧地說吧！論功夫，彼此差不多，講槍法，也差不了多遠。我能想到的，他也能琢磨出來。只是，他能作得出的黑心事，我就辦不到。談到心狠手辣，我可就差遠了。」

「這樣說來，我可不敢小看他了。」范長順此刻凝重的神態和方才輕鬆的語氣簡直判若兩人。

「本來就不能小看他喲！」

「那麼，派程福和劉光俊二人去釘上他只怕不中用。姓白的有多麼猾，他倆如何是對手？」

「話是不錯。不過，除了程福和劉光俊之外，怕也沒有更適合的人。范掌櫃！這是咱們的頭一着棋，以後怎麼走法，還得看情況。先釘上再說吧！」

「好吧！我立刻就去安排。關於那兩個人……」范長順壓低了嗓門：「你可得趕緊想個法子。餓個一天半日倒是小事，萬一……」

話剛說到這兒，突然廊上傳來了脚步聲。范長順立刻機警地將話停住了。

嘭嘭嘭！敲門像擂鼓，八成是個粗人。果然不錯，是個全副戎裝的北洋軍人。胳臂上套着「傳令」的布套子。

他恭敬地行了個軍禮，文縐縐地說：

「請問：你是不是譚先生？」

「我是，」譚道連忙迎向門口。「請問有甚麼事？」

「奉團長的命令請譚先生過去喝酒，」傳令兵雖然想客氣一點，說出話來依舊有命令的味道。「請譚先生務必賞光。」

譚道很懂得籠絡人心的手段，立刻摸出一塊大洋塞到那傳令兵的手裏，笑着說：「勞您駕回覆一聲，說我立刻就到。」

「謝謝！謝謝！」傳令兵眉開眼笑。靠腿立正，再行軍禮，然後走了。

「范掌櫃！」譚道語氣急促地問道：「鎮上可有娼家？」

「有幾家半開門，不見得有好貨色，你想……」

「去準備兩三個看得過去的，說不定待會兒有大用處。酒色夾攻，這位團長多半會暈了頭，咱們就好辦事了。」

「行！我立刻就去安排。」范長順說罷轉身就走。

「范掌櫃！」譚道一把抓住他，低聲說：「別忘了白玉樓。」

「忘不了。」范長順很沉穩地說：「不管事兒有多麼煩人，我辦起來一定有個先後順序。」

范長順匆促地走了。譚道打開包袱，又換上了那件簇新的長衫。走出房門，站在廊下，扯開嗓門叫道：「小桃紅！」

「幹嗎呀！」一聲嬌脆的回應，長廊盡頭的一扇廂房門打開，小桃紅隨聲出現。她懶慵地在門框上一靠，那副模樣兒眞夠迷人的。

「嗨！」譚道極爲輕佻地向她走過去。「走吧！看樣子是不必再打扮了。」

「上那兒去？」小桃紅楞楞地問。

「吃酒去，」譚道將她拉出了房門，順手替她將門帶上。「帶妳作伴，够光彩啦！」

× ×

酒席就設在廣濟油坊那座別院的小廳中。只不過一會兒工夫，這地方就變了樣：小廳正中掛着一幅地圖，牆角處立着一面軍旗，門口站着兩個全副武裝的衞兵。譚道腳步跨進來的那一瞬間，不禁暗暗皺了一下眉頭。

小桃紅倒是落落大方，亮幌幌的刺刀並沒有嚇倒她。

姚團長生得非常魁梧，人人都說北洋軍人全是老粗，其實並不盡然。這個四十來歲的軍官就生得眉清目秀，貌相斯文。滿面含笑，一點也不帶煞氣。

「譚兄！久仰了。」一些兒不像是作假，他緊緊地握住了譚道的手。目光向小桃紅一瞥，「這位是……？」

「我叫小桃紅！」她搶先開了口：「來侍候團長的。」

「嗨！」那兩道修長的眉毛挑了起來：「想不到曉山鎮上還有如此絕色佳人，譚兄好眼光，好艷福。」

譚道只是含笑不語，他深深明白緘默是金的好處。

「來！請坐。」姚團長擺手肅客，同時嗓門一壓：「順便我要爲譚兄介紹一個朋友。」

他的話聲一落，內間立刻走出來一個人，竟然是譚道視爲眼中釘，肉中刺的白玉樓。

這是譚道絕對沒有料到的事，因此他大大地楞住了。

白玉樓滿面含笑地開了口：「子健兄！不用費神介紹，我跟譚兄在關外會過，老朋友啦！」

「嗨！眞巧，眞巧！」姚子健拉着白玉樓一起入了座。與高彩烈地說：「那年我駐紮瀋陽時，玉樓眞是紅得發了紫，我幾乎天天晚上去看他的戲。這一幌眼多少年了，那時我還是個小小連長哩！」

小桃紅趁他們講話的時候，拿着酒壺斟上了酒。這時她舉起杯子來說：「我敬三位一杯。」

各人都端起了面前的酒杯，也都喝乾了杯中的酒。

姚子健似乎不清楚白玉樓與譚道之間的芥蒂，依舊意氣風發地說道：「人生聚散無常，我眞是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玉樓。」

聽口氣，他倆好像剛剛才見面。

白玉樓又接了一句：「我也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譚道兄。」

譚道始終是沉默的，因爲他要細心地觀察一切。

「玉樓，」姚子健關心地問：「聽說你好多年不登台了，是怎麼回事？」

「我不適合梨園行。」白玉樓舉起了杯子。「來！喝酒，風雲際會在曉山，咱們應該乾一杯。」

譚道暗中悄悄鬆了一口氣，他發現：白玉樓和姚子健已經很多年沒有來往，白玉樓來到曉山，與姚子健是毫無關連的。然而白玉樓那句話却使他暗暗担心——風雲際會在曉山，這句話該不是信口胡謅。

席面上的氣氛很融洽，最少白玉樓與譚道之間的尖銳衝突性沒有在席間表現出來。



譚道和姚團長、白玉樓、小桃紅共宴，譚道爲拉攏姚團長，建議召幾個侑酒的粉頭來。

譚道覺得有必要將他和姚子健的距離拉近一點，於是開口說道：「姚團長！聽說你是一個很風雅的人，所以油坊的范掌櫃備下了幾個侑酒的粉頭，不知能否來此助一助興？」

「好啊！」姚子健眉飛色舞地道：「瞧着你身邊的小桃紅，我眞是羨煞哩！」

譚道立刻找來了傳令兵，要他去找范長順傳話。

白玉樓一直保持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凝視着譚道，緩慢地說：「譚兄，我記得你是不好此調的，怎麼突然調弄起風花雪月了？」

「人是會改變的，」譚道含蓄地說道。同時，張臂摟緊了身邊的小桃紅。「面對如此絕色美人，誰又能甘心作一個魯男子？」

「不來了！」小桃紅嬌笑道：「盡拿人家取笑。」

三個男人都放縱地笑了起來，自然其中有兩個人的笑聲是假的。

小桃紅突然很正經地說：「白先生！有一個人你一定認識。」

「誰？」白玉樓伸長了頸子，顯然極欲知道下文。

小桃紅却賣了個關子，神秘地笑着說：「待會散了席，我告訴你一個人……」

看樣子，白玉樓是要追問下去的，姚子健也瞪着眼睛等待着，就在這個時候，兩個穿紅着綠的姑娘被傳令兵帶了進來。大家又將注意力移開了。

這兩個姑娘年紀都不超過二十歲，雖然是有些土頭土腦的，倒還有幾分姿色，順理成章地安排在姚子健和白玉樓身邊。

這兩個姑娘雖有些鄉氣，侍候男人的功夫，還是挺到家的。斟酒，佈菜，身子靠靠，膀子挨挨，席間的氣氛逐漸放浪起來。

這一頓酒飯，足足吃了兩個多鐘頭。姚子健喝了不少酒，而他却沒有醉。他突然站起來，向白玉樓打招呼：「玉樓，你慢慢喝，我要和譚兄聊點正經事。」

「您請便。」白玉樓醉態可掬地揮揮手，他究竟有沒有醉，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

姚子健和譚道走出小廳，在院落裏併肩兜圈子，對方要說甚麼，譚道已有了八分底，他緘默地等待着。

「在接到調防命令的時候，也同時接到了武處長的電話。」姚子健不拐彎，不抹角，一開口就提到了正題：「他交代了一些甚麼事，想必你也明白，看在武處長的份上，你可要多多帮忙。」

在這種情況之下，譚道感到非常爲難。如果對方認爲他與武瑶軍的關係很密切，將來進行策反工作時，對方一定會有所顧忌，如果立刻表明他與武瑶軍的稱兄道弟不過是虛情假意，又怕此話傳到武的耳中爲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

他稍一猶豫，就決定暫時不表明態度，以不着邊際的口氣問道：「姚團長打算如何作法？」

「當然，我要先取得地方上的合作，這就是我將團部設在廣濟油坊的原因。」

姚子健稍爲停頓一下，才又接下去：「聽說鎮上組有鄉團，保甲制度也很嚴密，第

一步，就是先清査鎭上的人口。所有外來的人，除了有必須留下的理由外，一概逐其離鎭。留下的也要受到嚴格的管制。這是戰時，不得不如此。」

「姚團長！」譚道試探性地問道：「你也相信有兩個革命軍的奸細，藏在曉山鎭。」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如果有，這兩個奸細也必定是藏匿起來的。清査人口辦法就不一定管用。」

「我明白。但是在嚴格控制下，那兩名奸細就不能活動自如。雖然一時抓不到他們，而他們也難以發揮作用。」

譚道發覺：這位團長是非常有機謀的。因此他不敢作更露骨，更深入的談話。只是輕描淡寫地問道：「那麼，你要我帮一些甚麼忙呢？」

「范五爺是鎭上的首腦人物，希望你能作我與他之間的橋樑。」

「今天中午在省城，我曾經和武大哥起了一點爭執。他聽信徐成龍的報告，認爲范五爺窩藏了那兩名奸細。我則力辯其非。」譚道停下步子，將目光投注在姚子健的臉上，緩慢地問道：「你是不是也相信徐成龍的報告？」

「譚兄！」姚子健回答得很委婉：「我還沒有了解情況，所以一時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有一點我要作明白的表示，我是軍人，軍人只知道服從，不問是非。我的任務就是貫澈上頭的命令。」

譚道自然不會蠢得再去追問對方奉到了何種命令。於是他以爽朗的態度，結束這次談話：「姚團長請放心，我會盡力而爲。」

「謝謝！」姚子健緊緊握住他的手。

二人回到席間時，三女一男正鬧得有勁。看白玉樓那種放浪形骸的樣子，像是眞的醉了。

「玉樓！」姚子健顯得很關切地問道：「醉了嗎？」

「子健兄！」白玉樓搖頭幌腦地道：「你可是清楚我的酒量的人，怎麼也說這種話？醉不了，醉不了。」

「那就好，喝够了沒有？」

「够了。」

「飽了嗎？」

「飽了，飽了。」

「既然如此，我就要送客了。很對不住。」姚子健面上浮現歉疚的笑容。「軍營之中不便留客，咱們明天再聚。」

「打擾！打擾！」白玉樓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我住在西頭上的周家老店，明天過來聚聚，我作東。」

「一定，一定。」姚子健從身上摸出六塊大洋，三個女人每人賞了兩塊，然後向那兩個姑娘吩咐道：「麻煩妳們送白先生回客棧。」

二男三女辭出了別院，走出廣濟油坊。范長順坐在櫃枱裏，看神色似乎很想和譚道打個照面，交換一下眼色。譚道却而是低頭走過，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出了廣濟油坊，譚道突然說道：「妳們回去吧！我來送白先生。」

那兩個姑娘似乎還有些不願，最少她們兩人之中有一個很有希望作成陪宿的交易。然而譚道却不管她們願不願，挽着白玉樓的胳臂，往西頭上走去。

白玉樓竟然沒有表示甚麼。

直到離開廣濟油坊很遠了，白玉樓才冷冷道：「我並沒有醉。」

譚道鬆開了手，回以冷冰冰的語氣：「我也知道你沒有醉。」

「那就不勞遠送了。」

「我只是想問你一句話。」

「哦！」白玉樓站住脚，勾着脖子。

「你到曉山來是爲了甚麼？」

「你到曉山來又是爲了甚麼？」

譚道絕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樣一句反問，竟然被問得答不出話來。

「嘿嘿！」白玉樓聳肩笑了起來。「咱們各有各的事，最好誰也別打聽誰。只是有一點希望——咱們千萬別頂上。」

「你怕？」

「你難道就不怕？」白玉樓抬起頭來，兩道冰冷的目光盯在譚道的臉上。

譚道最怕接觸白玉樓那兩道冷森森的目光，而他此刻却沒有閃避，因爲他怕動搖自己的信心。同時，他的語氣也是非常強硬：「如果眞的頂上了，怕也沒有用。你說是不是？」

「對！」白玉樓揚掌想在譚道的肩頭上拍一下，却被譚道躲開了。爲此，他不禁又乾笑了一聲：「嘿嘿！你還是那種老樣子，一點也不肯吃虧。咱們頂過三次了，你贏兩回，我勝一次，眞希望有機會拉拉平。」

「白玉樓！」譚道故意加重了語氣，使每一個字的力道都很足：「你永遠不會有機會，因爲邪不勝正。」

「哈哈！」白玉樓旁若無人地狂笑。「邪不勝正，有理！有理！看來我得改邪歸正啦！」

他邊說邊向西頭走去，脚步踉蹌，身子歪歪斜斜，好像酒力突然湧了上來。

譚道楞楞地注視他的背影，目光一絲也沒有霎動。

突然一個人影閃到他的身邊，低聲說：「譚大哥！方才我已經去周家老店摸了他的行李，五百多塊大洋，兩支槍，總有三百來發子彈，這傢伙的來意不善。」

譚道不用回頭看，也知道說話的人是程福。於是輕聲問道：「劉光俊呢？」

「住進了那傢伙的隔壁，釘上了。」

「這傢伙是條滑不留手的泥鰍，你們小心點。」譚道殷殷囑咐：「以後別胡亂摸進他的房裏去，只要留意他跟些甚麼人來往就行了。」

「是！」程福必恭必敬地答應着。

程福似乎看出譚道的心事沉重，他沒有多話，就悄悄地離去。而譚道也沒有去招呼他，靜靜地立於茫茫的夜色中。過了許久他才回身向安居客棧走去。

在十字路口的一處廣場上，馬家班正好拉開了場子：煤氣燈照得四週亮如白晝。老夫婦倆敲着銅鑼在那兒吆喝巧妞躺在一張長板凳上，雙脚朝天擧着，一隻笨重的罎子在她的脚掌巧妙地盤動下，飛快的旋轉着。

圍觀的人，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隻飛旋的罎子，而站在人叢中的譚道却在凝視站在場子中央的巧娃。當她抬起手來梳攏鬢邊的散髮時，譚道發現她的手腕上戴

着一隻玉鐲。

譚道信任自己的記憶，更信任自己的眼力。不會錯，他曾經見過這隻玉鐲，時間是昨晚，地點是鎭頭上那片竹林裏。

蒙面潛入廣濟油坊的漢子就是班主馬正風，在竹林中手執棍棒攔住譚道去路的則是巧妞和巧娃。昨晚他就想到了，不過現在更加肯定。剩下來的只有一個疑問——他們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馬巧妞表演完畢，一時掌聲雷動。那面翻過來的銅鑼裏也落進了不少銅元。看起來，馬家班在鎭上是很受歡迎的。

馬正風雙手捧着銅鑼來到了譚道的面前，低聲說：「多謝捧塲。」

「好…實在太好。」譚道在口袋裏抓了一把銅元丟進銅鑼裏，同時壓低了聲音：「啥時候收塲子？」

馬正風微微一楞，接着簡畧地問道：「有事？」

「想請班主喝一盅。」

「不敢，」馬正風垂下了頭，似乎有意在迴避譚道那種逼人的目光。「如不嫌棄，老漢十一點鐘，在客棧中備下水酒候敎。」

「一定來，那一家？」

「西頭上的悅來棧。」

譚道含笑走開，然而一轉身子之後，他的眉頭却又緊緊地皺了起來。他眞不知道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與對方攤牌。

他回到安居客棧，在進入內院時，不由自主地放輕了脚步。他很需要單獨地靜一會兒，若是驚動了小桃紅，只怕又要纏他好一陣子。

小桃紅的房門關得緊緊的，窗紙上透出昏黯的燈光。她也許帶了幾分酒意而熟睡了吧？譚道吁了一口氣，悄然回到自己房裏。

× ×

小桃紅並沒有睡。

她一個人托腮坐在燈下，一動也沒有動，毫無疑問，她現在正沉浸在回憶裏，從神情上可以看出，她是沉浸在痛苦的回憶裏。

卡…不知什麼地方響了一下。小桃紅仍然沒有動，也許她根本就沒有聽到。

噗…又是一聲輕微響動，小桃紅靜坐依然。

白玉樓靜靜地站在窗前，他冒昧地越窗而入，而未驚動屋子的主人，倒是使他感到意外的。

「是誰？」小桃紅眞是靜得出奇，顯見她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她問的聲音很輕，並沒有回過頭去察看。

「一個不速之客。」白玉樓的回答也很輕。

她從聲音中聽出來人是白玉樓，這多少有些使她意外，眉毛稍微抬動了一下，然後朝她對面那張空椅子一擺手，說：「請坐。」

白玉樓照她的指示坐下，以戒備的目光看看上了門的房門，輕聲問道：「姓譚的住在隔壁？」

「你怕他？」小桃紅嘴角處流露出笑意，暗含揶揄的味道。

「妳好像是他的人，」白玉樓輕鬆地將身體靠在椅子背上。「我可不願惹他吃醋。」

「你或許看走了眼，譚道還沒有進過我的房。」說到這兒，她那具備無比熱力的目光瞟了白玉樓一眼，「說吧…越窗而入，有何貴幹？」

「妳方才提到一個人。」

「嗯…你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來。」

「我這個人見不得悶葫蘆，若不敲破，今夜就休想閉上眼。」

小桃紅凝視他，半晌沒說話。

白玉樓耐不住了，兩道濃濃的眉毛皺到了一處，屈起了一根指頭，用指節骨兒敲着桌面：「怎麼回事？又不想提了？」

「嗯…是不想提了。」

「爲啥？」

「不願給你添麻煩。」

白玉樓笑了，一種挺不在乎的笑：「我從來就沒怕過麻煩。不然，放着紅得發紫的頭牌武生不幹，却又走上了江湖路，爲啥？」

「你是那年離開班子的？」

對於小桃紅沒頭沒腦的一問，倒使白玉樓微微一怔，也使他想了好一陣子，才慢吞吞地回答：「算起來有三年八個月了。那年班子離開瀋陽，要到長春去的時候，我就離開了。」

「那麼，你絕對認得他。」

「誰？」

「蕭三白。」她說這三個字的時候，非常清晰而有力，唯恐白玉樓聽不清楚似的。

「怎麼不認識…咱們班子裏的當家琴師。人挺隨和，就是喜歡抽兩口。」白玉樓翹起拇指跟小指，作了一個烟槍的手勢。接着，他又壓低了嗓門：「咦；妳怎麼會認識他？」

小桃紅沒有回答他的問題，目光投射在油燈的火苗上，語氣緩慢地說：「你們的班子在長春唱了四個月，然後又回到了瀋陽，我最後見到他的時候，是那年仲秋，隔不多久，他却突然不見了。」

「不見了！」

「嗯…無影無踪，無訊無息。」

「眞是怪事。」

「怪事還在後頭，」小桃紅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那簇跳躍不定的火苗。「隔不多久，我收到了三白一封信，信中語句非常模糊，只說要三百塊大洋才能救他的命。哼…三百塊…他自小就沒下過田，大概不知道三百塊錢可以買多少地。」

「後來呢？」

「人總不能見死不救，」小桃紅這才將目光移注在白玉樓的臉上。「我把自己給賣了…三百塊，賣斷我兩年，也可以說是賣斷了我一生。我大概替那個肥得像猪也似的老鴇賺了三千塊大洋。」

「後來呢？」白玉樓沒有說什麼安慰她的話，又追問下去。

「後來？哼…」她冷笑了一聲。「三天後，他的第二封信又到了，按照他信上的指示，將三百塊錢交給他指定的人。可是，還是沒見到他的影兒。」

「這……？」白玉樓搖晃着腦袋，顯然也找不出答案。他沉默了一陣，才又問道：「妳是三白的什麼人？憑什麼要賣身救他？」

「他是我哥哥。」從她的語氣中可以聽出，她對蕭三白是非常不滿意的。「憑什麼要賣身救他？問得好，他是獨子，娘爲他哭瞎了眼睛，我還有什麼法子？別說賣身，就是賣命，我也認了。」

白玉樓是個心腸很硬的人，也禁不住有些同情她了。然而他看得出，像小桃紅這種個性剛强的人，是不需要別人同情的。因此他沒有說什麼。

小桃紅却不讓他沉默，她說：「白玉樓；現在你的麻煩來啦！」

「哦！」他禁不住一楞。

「兒子不見了踪影，女兒又進了窰子，我娘說什麼也受不了這種打擊，沒多久，就過世了。這樣也好，倒去掉了我心頭的牽罣。我數着日子在窰子裏挨時光，兩年不算短，可也不算長，總算讓我熬出了頭。」她的目光像兩把刀子似的盯在白玉樓的臉上。「你大概也想得到的，我心裏是多麼不服氣，所以我要找他。活着見人，死了見屍，屍首爛了，我也得見着枯骨。不然我絕不會甘心。」

「你流落到曉山鎭，就是爲了要找三白？」

「嗯……」

「難道妳得到了什麼線索，知道了他在……？」

「錯了，」她很快地接上了口。「扔一朶花兒到河裏，由它順着水漂，怎知道會漂到那兒。我就這麼東飄西流地來到曉山。」

「妳要我幫妳找三白？」

「不；」小桃紅臉上又有了笑容。「你沒那種義務，也不可能有那種閑工夫。我只想你告訴我一些事，比如說：在班子裏，三白跟誰最要好？平日裏在言談間透露過一些什麼？他……？」

「妳白費勁啦；」白玉樓不待她說完，就接上了腔。「三年八個月，算算這段日子有多長，班子裏頭的人和事，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一點影子也想不出來？」

「想不出。倘若三白不是咱們班子的當家琴師，連他也會忘得一乾二淨的。」

小桃紅的兩眼顯得無比的空洞，因爲最後的一點希望也幻滅了。她無神地揮揮手：「那就請吧！」

「我倒想向妳打聽一點事。」

「哦？」

「姓譚的到曉山來是爲了啥？」

「你爲啥不去問他？」

「嗨！妳好現實……」

「一點也不，」小桃紅面上突然又浮現了嫵媚的笑容。「如果你肯化兩塊大洋，今晚你就可以留在這兒過夜。」

白玉樓瞇起眼睛來將她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說：「以妳的姿色來說，二十塊大洋也值，我也化得起。只是，我不能留在這裏，因爲妳是三白的妹妹。」

「那個女人沒有兄弟？」

「妳却不同，因爲在班子裏我跟三白相處得最好。」

「哦！」她站起來，走到他身邊，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激動地說：「白玉樓！你既然跟三白相處得最好，必然很了解他。仔細想想看，他究竟爲了什麼而失踪？你一定想得出來。」

「好！讓我回去慢慢想。」

「不！你留在這兒……」

「不行！」白玉樓擺脫她的手，站了起來。「像我這種男人，如果留在這裏，除了想妳之外，再也不會去想別的事情。還是讓我回去吧。」

白玉樓循原路走了，小桃紅並沒有勉强留他。

夜已很深，然而小桃紅更睡不着了。她又想到了譚道，對鏡理理散亂的頭髮，開門走了出來。

來到譚道的房門口，她輕輕敲着門，却沒有應聲。她試着推門，門應手而開。屋裏亮着燈，然而却不見譚道的影子，小桃紅不禁深深皺起了眉頭。

× ×

夜深，人靜。

馬正風一共租了兩間廂房，他老婆帶着兩個女兒睡一間，他則和兒子以及那兩個伙計睡一間。此刻似乎作了特別安排，他兒子和伙計都暫時待在隔壁那間屋子裏，這兒只有他和譚道兩個人。

在來此之前，譚道早已作好打算，決定今夜就和馬正風攤牌，弄淸楚對方的身份和動向，不然行起事來一定會礙手礙脚。因此在酒過三巡之後，立刻單刀直入地說：「馬班主！我年紀雖輕，這雙招子却不含糊，你不像是一個跑碼頭的藝人。」

這句話已經非常露骨了，然而，馬正風却沒有顯露絲毫驚色，淡淡地笑着說：「那麼，以老弟看來，我又算是那一種人呢？」

譚道既然已經打定主意，自然不會輕易放鬆，於是又追了下去：「眞人面前不說假，光棍眼裏不揉沙，我既然點明了，你又何必再裝糊塗？」

「嘿嘿！」馬正風極爲鎭定地乾笑了一聲。「原來老弟在懷疑我的來路。我這點拳脚功夫算不得什麼稀奇，可是我那大女兒巧妞的幾手活兒可不是一天半日就能練出來的啊！不瞞你老弟說，咱們一家大小吃這行飯，已經有十來年了。」

譚道不禁語塞了，他竟然漲紅了臉。頓了許久，他才反駁過去：「我是說，你們這次來曉山，絕不是爲了賣藝餬口。」

「老弟！」馬正風一本正經，壓低了聲音：「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啊！時局不穩，兵荒馬亂，若是傳將出去，北洋軍說不定拿我當亂黨辦，少說曉山鎭也不會讓我姓馬的立足。老弟，咱們無怨無仇的，何必呢？」

對方裝孫子裝到了家，眞教譚道氣炸了肺。繼而一想：萍水相逢，人家爲啥要信任自己？而且自己又有一個身爲軍法執行處處長的大哥。

一念及此，他又心平氣和了，很委婉地說：「馬班主！憑你的一雙利眼，想必也看得出我姓譚的是個血性漢子。如果你到曉山來是有甚麼目的，不妨明講。只要是行得正，走得端，見得了天日的事，我姓譚的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助你一臂之力。」

「承情！承情！」馬正風雙拳一抱，連連向譚道拱着手。「老弟只怕是想岔了，也許老弟格外看得起我。說句老實話，

能讓我在這兒多待幾天，趕上迎神賽會，撈幾文伙食錢，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譚道不禁又上了火。繼而一想：要在人家心眼兒裏挖秘密，自然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他又耐住了性子，輕聲問道：「馬班主！你今晚擺酒欵待，不是沒有原因的吧？」

「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老弟不但是范家的上賓，還是武處長的義弟，我自然應該交結交結。再說，老弟滿臉英氣，一身傲骨……」

譚道突然站了起來，神情冷峻地說：「對不起，我要告辭了。」

「莫非我說錯了什麼話？」馬正風滿臉錯愕之色。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話不投機，待在這兒也無趣。」說到這兒，譚道的語氣突然一沉：「馬班主！我可要說句放肆的話，你如果不將話抖明，我就要你明天晌午之前離開曉山。」

馬正風的臉色變了，但很快又恢復了笑容，打躬作揖地說道：「老弟！我是個粗人，說話不會拐彎兒，若是有甚麼得罪之處……」

「馬班主！」譚道的臉色更難看了。「別來這一套，咱們昨夜就會過了，這還不够明白嗎？巧娃手上那隻玉鐲昨晚我也見過了，還要我說什麼？」

馬正風的臉色變了：變得白裏透靑，倏地站了起來，厲聲說道：「小老弟！我好心好意請你喝一杯，你却用這種態度對付我，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方一動怒，正合了譚道的心意，他倒反而心平氣和地說：「馬班主！你是老江湖，一雙招子應該比刀還要利，難道還看不出我的來意？」

馬正風道：「你莫非受武處長之命來刨我的底？」

「笑話，你看錯人了。」

「那麼……？」

譚道很快地接住了對方的話：「馬班主！我姓譚的是塊什麼料，想必你也淸楚得很。頭可以斷，血可以流，絕不會作出昧良心的事，更不會給北洋軍當鷹爪子。我看，你最好還是抖明你前來曉山的目的，咱們才好相處。」

馬正風那兩道有力的目光一直盯在譚道的臉上，慢吞吞地說：「小老弟！我要請問你一件事，昨天廣濟油坊是不是收容了兩個被北洋軍特務隊追緝的逃犯？」

「有這回事。」

「范家收容這兩個人的動機呢？」

「昨天的事，你想必還不太淸楚。並非范家有意收留他們，而是我攬上的這樁事。」

「那麼你老弟的動機呢？」

「北洋軍追捕的逃犯並不一定是壞人。咱們行道江湖，就是要助弱鋤强，抱打不平。所以我在情況緊急之下，讓他們進了廣濟油坊，擋住了徐成龍。」

「徐成龍率隊離鎭之後，已經兩天一夜，爲何不敎那兩個人火速離開？」

「他倆有必須留在鎭上的理由。」

「那麼，他倆的來路你可知道？」

「當然知道。」譚道回以模稜兩可的語氣。「其實你也淸楚得很，咱們彼此心照，不必說穿。」

「不！」馬正風的語氣很決斷。「已經到了該說穿的時候了。你說得不錯。話不說明，彼此不好相處。不過，我要先說句難聽的話，你如果有非份之想，只怕無活活着離開這間屋子。」

盛氣在胸，譚道難免惱怒：「馬班主，第一次聽見別人在我面前說狠話。」

「得罪！」馬正風完全是一副江湖人的派頭，很恭敬地一抱拳，平胸而舉。「關於你老弟，我已經知道得不少。雙槍之快，快如閃電。不過，我可又要說句狠話！暗中有四支槍在照顧你。」

「哦！」譚道心頭暗驚，嘴上却冷嘲地說：「我姓譚的這對招子總算不大差勁，一個雜耍班子竟然暗藏四支槍，够瞧的啦！」

「小老弟！你還輕估了，一共是六支槍。」馬正風緩慢地解開了對襟衣鈕，露出腰間的兩支槍：簇新的快慢機。

「哼！」譚道冷笑了一聲。「曉山的鄉團少說也有六十支槍，晚間駐紮到鎭上的姚團更可能超過千百倍，六支槍並沒有多大用處。」

馬正風沉着臉說：「即然敢闖龍潭虎穴，就不在乎生死。」

「你和那兩位朋友是同路人？」

「不錯。」馬正風似乎已看準了譚道不會是北洋軍的奸細，是以直陳不諱。

「你昨夜摸進廣濟油坊的目的何在？」譚道問。

「想和咱們同志取得聯絡。」

譚道走過去握住馬正風的手，低聲說：「馬班主！咱們也不必再多說了。請你放心，我和范家都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祝你們順利。」

馬正風雙手握着他的手，猛力搖了幾下。他無言，而他的目光中却表達了無比的謝意。

譚道的心頭也放下了一塊巨石。一切疑問都澄淸了。他看得出馬正風的老練，他深信，這次策反工作進行起來一定順利的。他步履輕鬆地走出馬正風的廂房，但是當他穿過外面的店堂時，他那種輕鬆愉快的心情却突然消失了。

原因是——白玉樓跟另外好幾個人在那兒喝酒。

白玉樓住的客棧不會沒有酒菜賣，他却老遠跑到這兒來，爲了啥？

譚道正在疑慮之際，白玉樓已站起來向他打招呼：「譚兄，過來喝一杯吧！」

以譚道的性格來說，他必然會不顧而去，而他此刻却圓滑得多，一面走過去，一面笑說：「白兄雅興不淺，剛才一頓沒喝足，這會兒又喝上了，這幾位是……」

白玉樓很快接過他的話：「我看也不必介紹了，在關外你都見過面的，請坐！有件事要請教。」

譚道坐了下來，另外幾個人都對他投以非善意的眼光，而他毫不在乎，只是將目光盯在白玉樓的臉上。

白玉樓招呼店家添了杯筷，爲譚道斟上酒，才慢吞吞地說：「有人摸到我住的客棧『洗』了我的行囊，這是怎麼回事？」）註：『洗』，爲江湖黑話，即搜索之意。）

（未完）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 嘉·文
培 新·圖

死亡眼



天空謀殺　地室懲兇

那架飛機是一架相當古老的噴射民航機，它雖然是一架噴射民航機，但已是老爺輩的噴射民航機，那上面的設備及服務，並不如廣告上所宣傳的一樣，事實上連一半也及不上。

但由於它是服務於中東的落後地區，旅客們也知道不能苛求了。

這架飛機，現在是正在作着一次例行的飛行，機上各種國籍的人都有，不過大多數是中東籍的。空中小姐們毫不起勁，這已經是他們的第幾百次，甚至可能是上千次的飛行了。

因此，當旅客之中，有三個人離開了座位，到了洗手間去時，那二個空中小姐都沒有放在心上，她們不知道這三個人是甚麼模樣的，甚至沒有記得，他們是甚麼國籍的人。完全沒有印象，只是普通的乘客而已，然而，當這三個人從洗手間裏出來的時候，她們的印象，就十分之深刻了。因爲，這三個人的頭上，現在已經套上了黑色的尼龍襪，五官不可以辨別，但是給人以極度恐怖之感。

首先看見的就是那個年紀比較老的空中小姐。她正在老不願意地用托盤把一杯酒送去給近機尾的一位搭客，那三個人就從浴室中一湧而出了，這個空中小姐尖叫一聲，托盤抛了起來，那杯酒丟在地上了。

每一個人都扭轉頭去。

那三個人動得很快，而且很有計劃，他們三個人的手中都拿着槍的，其中一人留守在機尾，另外二人，就像二顆子彈一般衝向機頭。第一人闖進了機長室，另一人則站在走道的中段，揮舞着槍。

進了機長室的兩個人，無疑地是正在威脅機師了。餘下的兩個人則以英語，法語以及阿拉伯語宣佈：「這是刼機，大家只要不亂動，就不會有人受傷⋯⋯」

人們一陣嘩然，但隨即就恐怖地靜了下來，對於刼機事件，他們都耳熟能詳了，他們都知道，如果他們乖乖地不加反抗，那他們通常是不會有事的⋯⋯

當人們靜了下來之後，站在走道中間的人就上前了幾步，走到了一個身裁高大的歐洲籍中年男人的身邊，那人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幪面人的槍舉了起來，對着他，喝道：「你，起來⋯⋯」

那人又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說：「你要知道，這飛機是飛在高空中的，飛機內的氣壓比機外面高了許多，如果牆壁射穿了一個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那個拿槍的人冷冷地笑着：「我沒有唸過多少書，不懂得那許多學問，但有件事我知道的，那就是，如果你的身體擋了子彈，子彈就不會射穿飛機的牆壁了。」

那個歐洲人的臉部肌肉驚恐地顫動着，拿槍的人眼睛一眨。歐洲人一定看出，這眼睛的一瞇，就是開槍之前的反應了。他動得很快，他的左手向上一托，把槍咀托開了。

仍然不够快，槍轟然而响了，那顆本來射向他的心臟的子彈，射進了他的左肩。而同時，他的右手則向前疾揮，似乎，他是正在向那開槍的人揮拳。但實在却不是的，在揮動的途中，他右手的衣袖裏已經跳出了一把刀子。這把刀子刺中了拿槍的人的肋部。四吋長的鋒全進去了！那拿槍的人大叫一聲，想把槍擺過來，但那人却緊握着他的手腕，把槍推開。另一方面，拿槍的人也執住了他持刀的手腕，把這隻手腕從刀子上拉開了。

兩個人各自帶傷，在那裏奮力掙扎着，一時相持不下，搭客們沒有一個敢干涉的。

機頭那個人，已經進了機長室內，看不見這情形，只有機尾那個刼機者，匆匆地衝過來，要幫助他的同伴。

可是，走道太狹窄了，不能容他經過，他無法碰到那個歐洲人。

就在這危急之間，那個歐洲人忽然用自己的盤骨向刼機人肋上突出的刀柄一撞，那人發出的一聲尖叫是使人心胆俱裂的，而這一下的痛楚，使得他整個人都軟了下來了⋯⋯

那把槍到了歐洲人之手。

那歐洲人拿着槍，瞄向第二個刼機者，當他看見了那人的所在時，他不禁驚叫起來：「不要⋯⋯」

因爲，那人是正蹲在四呎之外的機門旁邊，正動手要把機門一打開。在歐洲人能够放槍制止之前，機門已經滑開了⋯⋯

正如那歐洲人所說，機內的氣壓，是比機外高得多的。機門開，機內的空氣便直衝而出，造成了一股强力的氣流！

歐洲人措手不及，給吹得整個飛了起來，他忙一手抓住最接近身邊的一件東西，想穩住身體。但這件東西，却是他的搏鬥對手的手臂，而這個人也和他一樣，是正在向門口飛去。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飛出了機門之外！

那打開機門的人，差點也跟着飛出去了！

但他是早已有準備的，他早已用兩脚把一個座位的椅脚纏住了，因此風力並未把他抽出去，其他的乘客們都逗留在位子上，有所扳搭，所以也沒有給抽出去。

接着，那人便把飛機的門再推上了，氣流的逃出又停止了，飛機中又恢復了平靜。

那個刼機者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拿好槍。

「有人反抗，」那人說，「我把他放出去了！」

「阿密呢？」

「他也出去了。」

「你瘋了！」機頭刼機者表示憤怒。

「阿密已經沒有希望了，」那人爲自己的行動作着辯護，「他的肋骨上給刺了一刀！他起碼得進醫院的！」然後他又演講般地對那些搭客們說：「現在你們明白了吧？要是反抗，你們的收場就很慘，不反抗呢，你們是平安的！」

他的話，搭客中一個老婦人却不同意。那老婦人不平地說：「剛才那位先生也並不是反抗！是你們過去逼他的！你們想殺死他！」

「閉嘴，老太婆！」那刼機人恨恨喝令着，槍擺過去。那老婦人不敢做聲了。

「好了，」那人又宣佈，「現在情形已經恢復了正常，一切都受到了控制，我們要把飛機挾到我們指定的一個目的地着陸，讓我們下機，這之後，你們就恢復自由了！」

沒有人提出抗議。

飛機果然也改變了航綫，依着那二個刼機者所指定的路綫。

× ×

司馬洛正在練拳的時候，那個老頭子就來找他了，一個很老的老頭子，打扮得十分之講究，雖然是在大熱天裏，他那套筆挺西服，也連同着一件料子相同的背心的。皮鞋光亮照人，手中一根酸枝木的手杖，唇上那兩撇史太林式灰鬍子，也塗上了不少的蠟。

有點刺眼的是，白色的西服，配一條黑色的領帶，以及一條黑色的袋巾。

他站在館子旁邊看着司馬洛，司馬洛是以業餘助教的身份出現在這裏的，他出現的目的，實在是以自己作鍛鍊爲主。

四個高材生圍着他發招，在拳風虎虎之中，司馬洛仍能應付自如，在拳脚的縫間閃過，而不被擊中。

看來，他似乎是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了。實在却並不如此，他只是沒有把他的潛力完全發揮出來吧了，他現在只是鍛鍊着他的閃避能力。

接着，閃避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司馬洛忽然發出一聲吆喝，兩臂一分兩隻拳頭給他硬撞開了。差不多同時，他的右脚向後撐出去，踢中第三人的胸腹之間。蓬！那人跌開去了。跟着，第四人的拳頭剛好擊到，司馬洛的身子再一矮，讓拳頭在他的頭頂之上擦過，然後一手伸上去，把這隻拳搭住了，身子一扭一彎，那個發拳的人便翻過了他的背脊，「隆」一聲跌在那張厚厚的地蓆上。不到兩秒鐘內，四個對手，都給他解決掉了。

一陣單調的掌聲響了起來，司馬洛扭轉頭去望，就看見了那個老頭子。老頭子正在拍掌，只有他一個人拍掌，掌聲自然單調了。

每一個人都看着老頭子，因爲這裏是武館，不是表演場，大家都是在練習而已，沒有人應該拍手掌的。

司馬洛的臉有點紅，他急步走到老頭子面前，咬着牙低聲道：「你瘋了嗎？」

老人吃吃笑：「幹得眞好，值得請你吃一頓午飯！」

但是，司馬洛總覺得，老人笑起來時，那個笑容是不大自然的，他凝視着老人：「有甚麼事嗎，老汪？」

老汪的臉色也嚴重下來。他說：「我們在吃午飯的時候再詳細談談好不好？」

在吃午飯的時候，司馬洛又注意到，老汪吃得並不多，平常是一個老饕的老汪，連他也沒有興趣吃東西的時候，那是必然發生了緊要的事情了。

「怎麼了，老汪，」司馬洛指指他的襟袋上揷着的那條黑巾，「有甚麼人死掉了嗎？」

老汪停了刀叉。「記得我們的好朋友，貓命班利嗎？」

「嗯，那個打不死的，」司馬洛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愉快的笑容，由於提起的這個人，能給他以愉快的記憶。

老汪聳聳肩：「班利那九條命都用完了！」

司馬洛的微笑忽然並不愉快了。「他死了！」

老汪點頭。「要不要看他的遺體？」

「在那裏？」

老汪伸手進衣袋裏，掏出一隻金屬的烟匣，放在司馬洛的面前，做了個手勢。

司馬洛搖頭。

「這不是香烟，」老汪說，「打開來吧！」

司馬洛把烟匣打了開來，就看着烟匣裏的東西在發怔，那隻烟匣裏有兩件東西，一隻扭曲了的指環，和一片指甲。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

「這就是班利的遺體了！」老汪說。

司馬洛有了一陣强烈的噁心感。現在，他也不大有胃口吃東西了。

「這是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班利給從七千尺高空的飛機上給推了下來，跌在沙漠上。我們找到他的時候——」老汪聳聳肩，「他只是沙上一個人形的洞，我們在這洞裏找到了這指環和這片指甲，此外就甚麼都沒有了！」

司馬洛明白了，從七千尺高摔下來，一個人的身體，是絕對抵受不住那震力的。的確，找回一隻指環和一片指甲，已經算是不少了，有不少人去玩高空跳傘的玩

意，降傘出了毛病而張不開，人直跌下來，就只是在地上留下了一個人形的印，甚麼都沒有。

「誰把他推了下來。」司馬洛問。

「一羣刼機者！」老汪說着，把玩着那隻指環，「你認得這個的吧？」

司馬洛點頭。「我認得這個，這是班利的指環！」

他不但記得這是班利的指環，而且還記得很多別的事情，有關班利的事情。班利，和他，和老汪三個人，他們三個人，一度曾經一起出生入死。

老汪，班利二個是職業間諜，一向就是由老汪用頭腦，而班利則在執行，老汪有的是一副一流的頭腦，班利則有一副一流的身手，而且有着難以置信的運氣，也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危險了，結果還是逢凶化吉，安然渡過。司馬洛不是一個職業間諜，但有一次需要老汪和班利的服務，以完成一件任務。他們合作得很愉快，惺惺相惜起來，以後又合作了好幾次。

司馬洛很喜歡這兩個人，雖然已很久沒見過面了，他對他們的感情，是仍然如舊的。

老汪指指西服襟袋上揷着的黑巾。「這就是爲了班利，他就像我的兒子！」

司馬洛沉默了好久，才說：「爲甚麼他們要把他推下來？他不會是個那麼笨的人吧？人家刼機，他却去動手反抗？」

「他並沒有動手反抗，」老汪搖頭，「他們認得他！」

「一些舊仇人？」

老汪搖頭。「不是私仇，只是生意上的敵手！」

「甚麼生意？」司馬洛問。

「我和班利替航空公司協會工作，」老汪說道，「他們最近不斷受刼機者的威脅！生意受到影响，又常常蒙受經濟與物價的損失！」

司馬洛道：「他叫你們去把那些刼機的捉起來一兩個，好使其餘的知所警惕，不敢效尤嗎？」

「大致上如此。」老汪說。

「而你又想出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讓班利天天在飛機上飛來飛去，希望他碰着刼機者！」

這一次，老汪低下了頭來，又說：「大致上是如此！」

「他碰着了，」司馬洛說，「他也死了！」

「班利已經死了，」老汪仍低着頭，「他的職位懸空，你有興趣嗎，司馬洛？酬勞夠高，而且有冒險的機會！」

「老汪，你老昏了還是怎麼的了嗎？你難道不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你找他們十個一百個，還是陸續有來！如果不是神經有問題的人，根本就不會去玩這刼機的玩意，既然是神經有問題，那就甚麼也嚇不怕了！」

「爲了班利！」老汪說。

「不，」司馬洛又搖起頭來，說：「爲了班利，也不行！我也會像班利一樣，給一羣狂人殺掉，這樣犧牲，是太沒有價值了！」

老汪的頭抬了起來，對他微笑：「你想做得有價值嗎？那很好，我就給你看一點價值吧！」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張照片，放在司馬洛的碟子旁邊。

司馬洛皺着眉頭，照片中是一個年輕女郎的半身像。一個很年輕，很美麗的女郎。「你不是說，你會配給我一個美麗的女助手吧？」司馬洛說。

「如果是，你就不會支支吾吾，而馬上答應了，是不是？」老汪冷笑，「女人永遠是最能使你感興趣的！」

「如果是這樣一位女助手，無可否認，興趣是會大大提高的！」

老汪吃吃笑：「你想要她，你得找到她才行！」

司馬洛再瞥了一眼那張照片，照片中那個女郎，是那種天生麗質的女郎，不用打扮，不用化粧，也有着一種迫人的女性吸引力，也許她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年輕了。雖然在照片上，他也看出，這是一個容易激動，近乎魯莽的女郎，司馬洛問道：「甚麼意思？」

「你猜錯了，」老汪說，「我們並不是要捉那些散兵游勇的刼機者。我們是在對付一個組織！」

「一個組織？」司馬洛皺眉看着他。

老汪告訴司馬洛，他們不錯正是在對付一個組織，一個專門使用恐怖手段的組織。不久之前，以色列的機場上有一個日本殺手無緣無故地用機槍屠殺旅客，這個日本人就是屬於一個由狂人組成的組織，現在老汪所對付的，雖然不是同一個組織，但是，它却是差不多的，而且手段會更激烈。

「我們懷疑，」老汪說，「至少有兩宗航機爆炸案件，就是這個組織的所爲。譬如，像上一次上樣，他們忽然發難，把飛機控制了，然後他們就跳傘逃出，在飛機上留下一隻計時炸彈，在他們離開了之後，炸彈就爆炸，機毀人亡！」

「但上一次他們並沒有把飛機炸掉，」司馬洛說道：「他們只是跳傘逃出了而已！」

「這是因爲那一次，他們只是爲了班利而刼機的，」老汪說，「他們要殺死班利！我猜，他們反正是要把班利推下飛機的了，結果班利把他們的其中一個也拉了下來。」

「爲甚麼殺班利？」司馬洛問。

老汪又揚一揚手中的那一張女人的照片。

「不會這個女人就是組織的首領吧？」司馬洛表示吃驚。

「不，」老汪搖搖頭，「這樣可愛的一個女郎，這是班利的愛人！」

「我倒不知道——」

「班利愛她，」老汪說，「她對班利，則只是普普通通而已！也許她是年紀太輕了，對男人的興趣不濃。總之，有一天，她忽然失踪了。班利知道，她是加入了一個叫黑蟻黨的組織！」

「黑蟻黨？」司馬洛搖着頭，「沒有聽過！」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老汪說，「這個組織會出名得很快的，因爲，這就是我們正在對付的組織！」

「你是說，這個女孩子參加刼機和爆炸飛機？」

老汪點點頭，仍然凝視着那張照片。一個熱心的女孩子，富於正義感，對於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感到很不滿意，可惜太蠢了。就是這種人，才會參加那種瘋狂的破壞性組織！」

司馬洛把照片拿過來，看了一會，搖着頭。「可憐的孩子，甘心被人當作工具利用！難道她不知道，那些首腦人物，那些口號叫得最响，拳頭擧得最高的，也正是最沒有正義感的嗎？這些人只是會利用別人！拿錢的時候走在最前頭，拚命的時候走在最後面！」

「班利想把她找回來，」老汪說，「這就是爲甚麼我們會接受航空公司的這個任務——」

「哦，」司馬洛說，「又是你的好主意，你認爲這樣，班利就更有機會把她找回來了！」

老汪點點頭。「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只是班利的運氣不大好！」

「是這個女孩叫人來殺他的？」

「可能不是，」老汪說，「她只是一個女孩子，心情大概不會那麼狠毒的，很可能她並不知情，但是那些黑蟻黨的人知道了，他們不想她給找回去，於是他們派人把班利幹掉！」

「怎麼這樣重視這個女孩子？」司馬洛問。

「爲了錢，」老汪冷笑，「女孩子的父親是個石油大王，他只是把家產分了一點點給他的女兒去維持零用，這已經够了，這包括中東好幾片油田，幾間世界性大公司的股票，簡直可以够一個小國家的政費！」

「可憐的女孩子，」司馬洛嘆一口氣，「她成爲了他們的一個銀行戶口！」

「我一向認爲太有錢不是福氣，」老汪說，「有錢到那個程度，你想想看，每天會有多少人在他們的身上打主意呢？談到打主意，女孩子的老頭子，願出二十萬美元，把他的女兒救出來，他認定她是給軟禁的！」

「她是給軟禁的嗎？」

「班利說她是自願去的，」老汪說，「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她大概已經看清楚是非了，只要我們見到她，跟她談談，她是有可能會退出的！」

「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而工作的呢？」司馬洛問，「爲了這個女孩子，還是爲了那二十萬美元？」

老汪微笑：「班利是爲了女孩子，我呢，自然是爲了那二十萬元，我和班利一向是五五均分的，你把女孩子找回來了，你可以得到九萬元！」

「爲什麼九萬？我以爲二十萬元的一半就是十萬元！」司馬洛的一邊眉毛抬了起來。

「班利有一個老母親，」老汪說，「我們每人扣出一萬元來給她。」

「這很公平，」司馬洛說。他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又說：「也許，我教你一個辦法，可以使她乾得十一萬，我那一份送給她！」

「你在開玩笑，」老汪說，「有什麼辦法，我這副超級頭腦會想不到而你想得到的？」

「班利的死仍然沒有公開，」司馬洛說，「連我都不知道！如果加以宣傳，這個女孩子會知道，她自己就會回來了！」

老汪搖着頭，大不以爲然地：「你眞使我感到詫異，司馬洛，難道你的頭腦是退步了嗎？」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主意，有什麼不對？」

「如果你是暴發兒，而你的銀行戶口要退出了，你會怎樣？」老汪問。

司馬洛點起頭來：「有點道理，我不會讓她走的！」

「他們會做三件事，」老汪說，「第一件，軟禁她，第二件，把她捉住，作爲人質，向她的老頭子再勒索一筆！第三件，把她殺掉，這三件事，都是我們不想發生的！」

「因此，」司馬洛說，「我們得先找到她，如果她還未曾明理的話，就先把她搶回來，再講道理了！」

老汪點着頭：「大意就是如此！」

「而你預算會在空中碰到她？」司馬洛問。

「這是一個方法，」老汪說，「如果碰到一次她參加刼機的話，把她的同件殺掉，把她抓回來，就是這樣簡單了！」

司馬洛調弄着他的餐後咖啡。

「怎麼樣？」老汪催促道，「幹不幹？爲了班利的老母親。」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爲了班利的老母親！」

「別那麼愁眉苦臉，」老汪道，「這件事，是也有輕鬆的一面的，你有一位美麗的女助手！」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這不是由我安排的，」老汪聳聳肩，說：「她是航空公司派來和我們聯絡的人員，大概他們怕我們浪費了他們的錢吧。航空公司給我們的費用，是每人每天五百元！」

「你白拿這五百元，」司馬洛說，「我拿這五百元，却得要天天在空中飛來飛去作槍靶！」

「我並不是白拿！」老汪苦着臉，「我的頭腦有哪一秒鐘不是在動着的？」

× ×

司馬洛那位女助手，正如老汪所說，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她還有一個老汪不會提到過的優點，那就是風度。這却不是天生出來的了。她有着很優美的風度。這是要靠後天的修養及訓練才能够表現出來的。她很可能受過高深教育以外，還受過儀態訓練，因爲她的一擧手一投足都是那麼富於美感，完全沒有錯誤的！

和她一起出現在公衆場所，是一種愉快，也是一種光榮。

司馬洛第一次和她會面，就是在公衆場所裏的。貝魯特一間夜總會。那是一間風味特殊的夜總會，佈置及裝飾是道地的中東風味，但客人却多半都是外籍人士。落後的國家，這種情形是比較多的。那些昂貴的消費場所，大多數都是做外來人如遊客的生意，由於外來人的消費能力比本地人爲强。

他是剛剛抵達貝魯特，而她就在這間夜總會等他，盡地主之誼的。她的名字叫

李愛娜，由於彼此以前沒有見過面，只是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她就在襟上插了一朵白花，作爲記認。

「就是沒有這朵花，我一樣也可以認出你的，」司馬洛走到她面前時說，「老汪告訴我，無論到什麼地方，你都是那個地方的最美麗女人，我只要找最美麗的女人就是！」

「一聽你說話就知道你不會是冒充的司馬洛了，」李愛娜露出着一個可愛的微笑，「你們的老汪說，你的謊話是說得最動聽的！」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司馬洛坐下了，李愛娜熟練地點了菜，司馬洛在那幽暗的燈光下打量着她，完全不後悔介入這件事了。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已經值回了一切。他說她在那個地方是最美麗的女人，實在並不誇張，在這間夜總會裏面，就是要找到一個及得上她一半的，也並不容易呢。

「你在想着什麼呢？」呷着晚飯前那杯酒時，李愛娜問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我在想着，用什麼方法可以騙倒一個明知我是善於說謊的女人！」

李愛娜的臉容忽然莊重下來了。「你沒有時間騙什麼女人，司馬洛先生，你拿我們公司每天五百元薪金，那是並不低的酬金了，而我的工作就是看着這每天五百元沒有白花，所以，你不應該浪費時間了，愈快開始工作就愈好！」

「那麼，我們是敵人了！」司馬洛微笑。

「我們不是敵人，」她說，「但要做最好的朋友，却要等正經事辦好了之後了，你現在有什麼計劃嗎？」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道：「眞能幹的女人，我們晚飯之後，到基拉區去一遊如何？」

「我是正在談工作，」李愛娜嚴肅地說，「而且基拉區也不適宜遊客在晚上走的，那裏的治安並不太好！」

「治安不好也得去，」司馬洛說，「因爲，我們是到那裏去工作的！」

「什麼工作？」李愛娜問。

「安芝在失踪之前是經常在那裏出現的，」司馬洛說，「也許，那裏有她的朋友！如果是那些引她失踪的朋友，給我找到，那就更好了！」

安芝就是問題中的那個富家少女了。班利爲了她而死去的那一個。

「唔，」李愛娜低頭玩弄着手中的酒杯，「還是以安芝爲大前提，我却是代表航空公司協會的！」

「這並沒有很大分別，」司馬洛說道：「安芝的爸爸，手上也擁有兩間大航空公司，因此也可以說，他也是你的老闆之一。」

× ×

嬉皮士風氣感染了全世界的靑年人。他們多多少少，都原有點那個味道的。在這裏中東，也並不例外，基拉區就有好幾間專門容納嬉皮士靑年的唱片夜總會。

司馬洛和李愛娜進入了一間叫「冥王洞」的。裏面燈光很暗，但燈光雖暗，分別仍然是很明顯的。司馬洛與李愛娜的打扮，與那些嬉皮士靑年們完全不同。就像兩個白人走進了黑人的羣中。雖然燈光暗一點，還是不會看不出來的，他們一進去，就成爲了注視的目標。有些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們，有些眼睛懷疑地看着他們，也有些眼睛，則是仇視地看着他們。

「我的天，」李愛娜吁口氣，說道：「白羊進了黑羊羣，你以爲他們肯告訴我們什麼嗎？」

「試試並沒有損失的！」司馬洛聳聳肩。

不出李愛娜之所料，沒有人願意告訴他們什麼。那個來招呼他們的侍者，態度也是很不耐煩的。這是一個阿拉伯靑年，除了身上那套制服之外，也是很新潮作風的。

司馬洛在那嘈吵的唱片音樂中問他：「最近有看見安芝嗎？」

那個侍者遲疑了一下，轉身走了，好像根本沒有聽見。

「他們的耳朵，在我們的面前是聾的！」李愛娜說。

「不是，」司馬洛道，「他聽得見，而且我的問題也使他心慌起來了，不然，爲什麼他不敢回答？」

李愛娜聳聳肩。「那又如何？」

「只是把一池靜水攪皺了，」司馬洛說，「總有好處的，」他說着時，那侍者又回來了，拿來了他們所叫的飲料。這一次，司馬洛拉着他的衣袖，而且用腳踏緊他的鞋尖，使他走不開。

司馬洛跟着就把安芝的照片遞到他的臉前去。

「我要找的就是這個，」他說，「安芝，有見過她嗎？」

「從來沒有見過這人！」那靑年人說道。

司馬洛掏出了一張相當大額的鈔票，與那張照片夾在一起：「有見過嗎？」

那靑年人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吶吶地說：「我還是沒有見過！」

司馬洛仍然踏着他的鞋尖，使他不能走開。他把臉貼得很近那人，低聲地說：「我聽說安芝是加入了黑蟻黨，那個混賬的組織，那些人都是雜種，三個爸爸一個媽媽的！他們配不起安芝！你去告訴他們，我要把他們一個一個，當老鼠般殺掉，除非他們把安芝交回出來！」

那年靑人的身子忽然起了一陣强烈的抖顫，猛然一掙，就把司馬洛掙脫了，推開一個正在跳舞的人，衝進裏面走了！

李愛娜搖着頭，嘴巴發出着「嘖嘖」的聲音。「司馬洛，你使我感到意外，」她說，「你以爲這樣做，他們就會向你供應情報？他們只有避你避得更遠！」

「敢不敢打賭？」司馬洛微笑，「我說他不會離我太遠的！」

李愛娜聳聳肩。「我從來不賭！」

「如果你賭，你會輸的，」司馬洛說，「你知道嗎，這個人不高與我詆毀黑蟻黨！」

這樣說着時，已經有兩個高大的阿拉伯嬉皮士在走廊的口頭出現了。他們在店內走了一遭，眼睛望過了每一處，就是沒有望向過司馬洛及李愛娜。這是欲蓋彌彰了。

司馬洛微笑說道：「我看，我們也該走了！」

李愛娜柔順地跟着他出了門口。

他們是坐李愛娜的私用跑車來的，由於司馬洛還是初到貴境，並沒有携帶車子來。

他們轉進了後街，到達車子的時候，看見車頭上已經坐了三個人。三個身裁高大，孔武有力的嬉皮士。其中兩個，就是在夜總會內巡視過而沒有看他們的。

「是不是？」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我早說過，他們不會離開我們太遠的！」他搶先走了兩步，護在李愛娜的前面。

當他們走近的時候，那三個人就從車頭上跳下來了，手上都彈開了一把彈簧刀。其中一個以低沉的聲音說：「朋友，你剛才說了些很錯的話，只有你跪下來叩頭認錯，我們才肯原諒你！」

司馬洛面露鄙夷之色：「我才不會對什麼黑蟻黨的雜種認錯！」

那三個人都像屁股上給刺了一針似的跳下車，直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把李愛娜一推，低聲說：「你從那條小巷繞回去，上車，知道嗎？」

李愛娜向小巷口跑去，司馬洛也跑在她的後面。李愛娜進了小巷之內，司馬洛則在巷口停住了，轉過身來。那巷口是很狹的，只可容一個人進入，司馬洛守在那裏，他們就不能三個人一起進攻，而必須輪着隊上來了！

司馬洛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雜種們！」他說，「誰先上來？」

三個人簡直是爭先恐後地上來的，司馬洛的話，使他們的尊嚴受傷得很厲害。其中一個搶先到達了，但這並不算是運氣最好，反而是運氣最壞。司馬洛的拳術，並不是白練的。那人一刀子當胸刺過來，司馬洛就一側身，一手捉住持刀的手腕，把他一拉，那人失去了平衡，仆前得更快，却正好仆到了司馬洛伸了出去的右邊手肘上。

蓬！那人整個離地飛了起來，跌回頭去了，重重地墮在地上，餘下的二個繞過了他，分左右向司馬洛進攻。但是司馬洛向巷內退了一步，他們左右夾攻的作勢便又消失了。

他們還是要一個跟一個地前進。

第二個人喝叫一聲，刀子又向司馬洛直刺。但，很顯然，這些人除了看過一兩部電影之外，對於用刀之道，是並無實際研究的。很輕易地，司馬洛又把這人持刀的手撈住。他把這人一拖，使他撞向左邊的牆壁上。那人給牆壁反彈回來，又撞回右邊的牆壁上，每撞一次，司馬洛就發力拖一拖，以帮助牆壁的反彈力。這樣來回地撞了幾次，那人已經是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司馬洛再踢出去一腳，踢中了他的心窩，那人便打着轉跌出了巷外。

現在，第三人是終於可以輪到了。但是，他却並沒有爭取這個機會。他只是一個向後轉，就逃之大吉。

但是這也不行。司馬洛好像一隻大鷹一般撲到了。他躍上了一部汽車的車頂，從車子的另一邊跳下來，便剛好擋住了那人的去路，那人幾乎與司馬洛撞個滿懷。

本來，這正是他用刀子的大好機會，但是他却沒有利用。他慌得甚至忘記了自己是有刀在手的。他連忙煞掣掉頭，司馬洛已經整個跳了起來，雙腳一撐出去，腳底撐中了那人的背部。

那人加速衝前，仆到了地上，勉強爬起身，已經一臉是血。他根本看不見司馬洛再一腳踢過來。

司馬洛一腳踢中了他的心窩，使他又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身，才再跌下。他要逃走也逃不動了。

司馬洛伸手執着他的衣領，把他拉了起身。

「現在，還要我道歉嗎？」

「不要！」那人尖叫起來，「不要！放過我，求你！」

這個時候，黑暗之中，忽然人影蠢動，至少有十五個人從各個巷口湧了出來。他們一定是從夜總會出來的了。

「剝他的皮！」有人喝道。

人們應以喧鬧之聲。司馬洛的脊骨上一涼。人太多的時候，縱使一個一個都是酒囊飯袋，也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了！螞蟻太多的時候，一隻大象也會給纏死的！他迅速退後，退到了牆邊去，用背靠着牆，以免除背後的威脅。

兩個人舉着鐵棍子衝過來了，人羣跟在他們的後面。

司馬洛的手一閃，就從懷中拔出來了把手槍，連扳了兩次槍機。槍聲是刺耳的，而他的槍法，也是驚人的，「鏗鏗」二聲，那二個人手中的棍子便相繼脫手而飛了。

人們一時靜了下來。

「退後！」司馬洛命令，「誰再上來，額頭上就要開一個洞！」

人們躑躅不前了。但人羣的後面有人叫喊道：「怕他什麼？他沒有幾顆子彈，他不能把我們全部殺死的！」

司馬洛的頭皮發癢。如果他們眞的湧過來，那就不好辦了。但是，這只是後排的人的意見而已，前排的人，却不願意先吃子彈。他們讓開了，讓後排那些提出此議的人來身先士卒，但是，後排的人，也一樣不敢上前。

僵持着的時候，司馬洛眯起了眼睛，奇怪李愛娜何處去了，也很為她的安全担心。

就在這個時候，車頭燈光忽然大亮起來，耀着那些人的眼睛，而馬達暴響起來。不由自主地，那些人都向後退縮了。

司馬洛發覺，就是他們坐來的車子在響的。那部車子已經開動了，疾衝到他的身邊來，一邊車門打開，把着駄盤的李愛娜叫道：「上來，快點！」

她並沒有停車，但司馬洛也不需要她停車，他一手扳着車門，一手按着車頂，便跳了上去。車子繼續向人羣直撞，速度仍然沒有減低，那些人爭先恐後地向旁邊跳開，司馬洛坐上了車上，關上車門，他們就離開了那裏。轉了兩個彎，人羣的咒罵聲也聽不見了。

「幹得很好，」司馬洛讚道，「我還以為我要救你出險，原來是你救我！」

「我並不是一個飯桶！」李愛娜相當自負地，「既然能幹這份工作，我當然是會自己保護自己的，但，司馬洛，你這樣

做，只不過是浪費精力吧了，我看不出你有什麼成績，想不到原來你也是一個有勇無謀之輩！」

「你認為這是有勇無謀嗎？」司馬洛吃吃笑着，「我却不這樣想！我剛才所做的，不過是一些宣傳工作！」

「宣傳什麼？」李愛娜眯着眼睛，「我還以為，我們正在幹的這工作，是應該保密的！」

「完全相反，」司馬洛微笑，「現在，我已經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叫司馬洛的人來了，而司馬洛是要來找尋安芝的。消息會傳得很快，消息是關也關不住的。如果也傳到了安芝的耳朵裏，而碰巧安芝也是正要退出的話，他就懂得和司馬洛聯絡，對不對？而那些眞正的黑蟻黨，也會趕快來把這個司馬洛殺掉！」

「剛才那些不是黑蟻黨？」

「那些只是崇拜黑蟻黨的份子而已，」司馬洛轉說，「充其量，也只是供黑蟻黨利用的烏合之衆。他們不會知道什麼重要的情報的，因此我也不準備問他們了。總之，我剛才所做的事情並沒有白做，起碼，我會使事情發展加速，因此也就是等於替你們省錢了！」

李愛娜好久都沒有做聲，司馬洛不由得好奇地向她窺看了一眼。「怎麼了？」他說，「你好像不同意我的看法！」

李愛娜吸着嘴，瞪了他一眼：「好了，你贏了，那又怎樣？難道要人家向你跪下來叩頭認錯不成？」

「這倒不敢當！」司馬洛哈哈笑着，「哪有老闆向夥計跪下來的？」

「我們並沒有階級之分！」她凝視着他。

「既然如此，」司馬洛道，「那麼也許我就不怕說一句唐突的話了，那就是，你在生氣的時候，嘴唇特別好看。我忽然發現，你這是天生為了接吻而存在的嘴唇！你對接吻有經驗嗎？」

「這是和公事有關的問題嗎？」

「呃——不！」司馬洛無法不承認。

「那，我們還是談些比較實際的問題吧！」

「但享受和工作是同樣重要的，」司馬洛說，「單是做事而不鬆弛怎行？」

「我也有鬆弛的時候，」李愛娜說，「但我不會和下屬一起鬆弛，也不會和他談——」她忽然自知失言而不說下去。

司馬洛吃吃笑：「剛剛好像正有人說，我們是沒有階級之分的呢。」

李愛娜有點羞慚地微笑：「好吧，司馬洛，告訴你，我對接吻並不很有經驗，也不很有興趣！而且，你也不是我那一型的男人！」

「你理想中的男人是那一型的呢？」司馬洛問。

「父親型，能在感情上和經濟上給我安全感，」李愛娜認眞地道：「我小時生活是很苦的，爸爸很早就已經死了……」

「因此，你現在就希望在你的丈夫身上取得這方面的補償？」司馬洛問着，搖起頭來，又道：「你會這樣想，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接吻的經驗，你不知道，你錯過了甚麼！」

「我並不覺得我錯過了甚麼！」李愛娜說。這時，她忽然覺得，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了。「這是甚麼地方？為甚麼我們停在這裏？」

「既然你是本地人，你就應該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司馬洛吃吃笑着，「既然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你就應該知道，我們為甚麼停在這裏了！」

李愛娜四面望了望，不禁微笑起來：「既然人生路不熟，你又怎麼會懂得來這裏？」

司馬洛一攤兩手，說道：「每當我初到一個地方時，我總是很小心地研究過這個地方的地圖的。地圖告訴我，這座小山的上面，就是情侶們談情的勝地！我有弄錯嗎？」

「如果你是有眼睛的，」李愛娜說，「你就會知道，你是並沒有弄錯了！」的確，他們的周圍，現在已經不少男男女女，一雙一對地在散步着，也有不少汽車停在那裏的。

「我希望你不生氣！」司馬洛說。

「我不覺得意外，就不會生氣了，」李愛娜說，「不過我只是覺得，你似乎太心急一點了！」

司馬洛聳聳肩：「生命是短暫的，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就更加了！很可能我明天就會給人殺死，所以，可以抓到的，就快點抓過來！」

「別抓我！」李愛娜說，「我不是一件貨物！」

司馬洛却執着她的兩隻手臂，把她扭過來，使她的臉朝着他。

她連忙把臉扭側，以防萬一他會吻她。她又道：「我也已經說過了，你不是我那一型！」

司馬洛沒有回答，只是把她擁進了懷中，吻她，她的掙扎，並不如預期的那麼厲害，很快，她就軟了下來，她的嘴唇任憑他吸吮，她的舌頭也給他吸了出來。

當他吸了她的嘴唇之後，他便把吻分佈到她的臉上的其他部份去。例如眼皮，耳後，頸側領下等等。

她完全沒有了抵抗，只是軟弱地把手垂在身子的兩旁。

司馬洛的吻從她的頸間再移下去，到達了她的胸部，在那露出來的乳溝之間流連着。

「不！」她呻吟着抗議，因為再進一步，他會幹甚麼，這是可以預料的。

司馬洛適可而止地停了，只是輕輕地攬着她的腰。「看來，」他得意地微笑着，「我倒不像完全不是你的那一型呢！」

李愛娜忽然伏在另一邊車門上，哭了起來。「你一點自尊心都不肯留給一個女人嗎？」

「但這也並不是很傷自尊心的事，」司馬洛說，「當你說，我不是你那一型男人的時候，你只是說，我不是你的理想結婚對象而已！但大多數女人，心目中都有兩個理想男人的。一個是理想的丈夫，一個是理想的情人！理想的丈夫，是給予你的安全感，維持你的生活的，理想的情人，却是能够給予你以性方面的滿足。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能給你這兩種滿足的，於是，許多女人，就寧可選擇前一種了！像你！」

「但我連前一種都沒有找到！」李愛娜說。

「我也不是前一種男人，」司馬洛說，「不過，如果我做後一種男人的時候，我却會做得很好，爲甚麼不趁你還年輕的時候，趁你還未安定下來之前，享受一下生命呢？」

李愛娜用兩隻手掩着耳朵。「我不要聽！」

「享受生命，並不是罪過！」司馬洛說。

李愛娜把兩隻手放了下來，嘆了一口氣：「你還是送我回家吧，司馬洛！」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駛離了那座小山。一路上，他們都是相當沉默的。到了山脚的時候，她忽然說道：「還是開到你的酒店去吧，你下車，我自己開車回家好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自已乘的士回去好了，但實在，我也還是無家可歸，我還是剛到此地而已。有甚麼提議嗎？那一間酒店好一些？」

李愛娜却忽然之間沉默了下來，似乎有甚麼話說，却又不方便說似的。

「怎麼了？」

「啊——你可以住到我那裏，」李愛娜終於說，「我那住處是公司供應的，有兩層，我住一層，另外一層空着，我想，這樣可以節省點開支！」

司馬洛對她微笑：「你不害怕了？」

「這是公事！」她聳聳肩。

「我眞佩服你這種因公忘私的作風！」司馬洛吃吃笑。

「別那麼歡喜！」李愛娜斜睨了他一眼，「那兩層樓是各自獨立的，而且有很牢固的門鎖！」

「很牢固的門鎖，也阻不住我的！」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做賊的本領也不壞的！」

李愛娜還是依然微笑着：「你還沒見過我開槍！我會把你當小偷而槍斃的！」

勇捉强徒　痛失愛侶

那座宿舍是在一座郊區小山上的，處於高尚的住宅區中，是一座兩層的獨立屋子，李愛娜住的是樓下。她把司馬洛帶到了樓上，替他安頓好了，然後回到樓下，她的住處去。臨行之前她道：「今天晚上，我們做的事已經够多了，希望我們終於可以安安靜靜地休息一下！」

她和司馬洛輕輕地吻別。

這輕輕的一吻，給予了司馬洛的希望，讓他有耐性等下去。這一吻表示，她對他剛才的侵犯完全沒有生氣，而且還維持着相當强烈的好感。這也卽是說，不反對他以後再做同樣的事，甚至不反對他做更進一步的事。也許司馬洛說得對，他可以成爲她的第二種男人了。

司馬洛在那間寬大的浴室裏洗了一個澡，就赤着身子，腰下只圍着一條毛巾，走出了浴室，走到酒櫃的前面，打算取出酒來，作睡前小酌。

忽然，他聽到了淙淙的水聲，來自樓下，他知道一定是李愛娜在樓下洗澡了，由於這兩層樓之中，除了他和李愛娜兩個人之外，就再沒有別人了。像所有男人一樣，他馬上想像她的裸體，把他見過各種不同類型的裸體，接上她的頭顱。

接着，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通過客廳的窗子，他可以斜斜地望進自己的浴室裏！他幾乎是一跳跳到了窗前，望向樓下。沒有錯，樓下的浴室，也是在同一位置的，因此，他也可以斜斜地望進那浴室之中了。

而且，他可以望見正在浴室中洗澡的人。

李愛娜的裸體，不像他所見過的任何裸體，但也像他見過的每一具的裸體。她的裸體，可以說是集各家之美於一身。

在奶色的浴缸之中，她那給太陽晒成淺金色的身體，就靜靜地躺在清澈的水中。也並不是全身都是同一顏色。那雙豐滿的乳房的周圍，就明顯地是淺色得多了。那裏每在晒太陽的時候都給乳罩擋着，所以仍然是奶白色的，峯頂之上，那乳頭是一圈褐色的中間有一點鮮紅。

腰以下也是一樣的，一塊比基尼式泳褲形狀的奶白的三角，其間則有一塊很整齊，很濃黑的三角形。

司馬洛的血脈，又奔騰澎湃起來了。天，這個女人是那麼美麗，穿着衣服的時候，和脫下了衣服的時候，同樣地富於吸引力，他忽然又覺得後悔了。也許他不應該等的，可以抓到手的，就快點抓到手。

下一次，不知道甚麼時候再可以動手了。下一次和她說話，可能已經是在長途電話中。由於司馬洛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空中飛來飛去，等待刼機者下手。李愛娜却是不會跟着他飛來飛去的。

司馬洛深深呼吸着，欣賞着這難得的美景。實在，李愛娜這個澡早洗了很久的。她細細地洗過了身上的每一個部份，洗過了腋下，洗過了兩腿之間的縫隙，這樣做着的時候，她就讓司馬洛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她的身體的每一個部份。實在，她是花了很久的時間的，但是，司馬洛總是覺得很短暫。好的東西總是嫌少的！

終於，她踏出了浴缸，在身上披上了一件毛巾褸，就離開了浴室。她的睡房，司馬洛是看不到了。

這一番欣賞，對司馬洛來說，實在也並沒有益處。這只是使他更難入睡而已。

× ×

司馬洛的宣傳攻勢，倒眞是相當有效的。第二天，就見反應了。那時在下午時份，李愛娜正陪他在市上最大的百貨商塲裏購買日用的衣服，由於司馬洛不喜歡帶行李，到了那個地方，就在那個地方買齊算了。

他們從商塲的閣樓，走樓梯下到了樓下，司馬洛低聲對李愛娜道：「我覺得有人正在跟蹤我們，這會是你的人嗎？」

「我沒有叫人保護我們，」李愛娜也並沒有四面張望，「但，人這麼擠，你怎樣看出來的呢？」

司馬洛微笑：「這就是我的值錢之處了！」

事實上，他不但看得出有人跟蹤他，而且還看得出是那兩個人在跟蹤他。那是兩個靑年男人，其中一個是阿拉伯人，另一個則是日本人，在這座國籍混雜的城市

裏，他們的外表，實在並不是很突出的。突出的是他們的眼睛，那眼睛裏，有着一種如痴如醉的神情。這種神情，通常只會出現那些迷信某種宗教，某種主義，或者是一個瘋子的人的眼中。

司馬洛想起最近以色列機場上，日本槍手開槍大屠殺的事件，就不禁抖了一抖。這個日本人，就是那一類嗎？

這兩個人的眼中，所發出來的那一股精光，簡直是駭人之目的。他們一直都距離司馬洛和李愛娜大約二十尺左右。當司馬洛和李愛娜停下來買東西時，他們便也在大約二十尺後面的攤位停下來。

「我們怎麼辦？」李愛娜有點擔心地問。

「我希望把他們活捉，」司馬洛說，「這兩個人不像是那種狂熱份子，他們的跟蹤方式，像是受過訓練的！」

「在這裏捉？」李愛娜問。

司馬洛點點頭：「這裏雖然人多，但是塲地適合！」

「要不要我帮忙？」

「你到洗手間去一趟吧！」司馬洛說道。

「甚麼？」

「女洗手間是他們不能進去的地方，」司馬洛說，「我不想你受傷。十分鐘之後，再出來吧，也許，那時我可以來找你了！」

「好吧！」李愛娜無可不可地聳肩。

這時，他們已經到達了洗手間的旁邊，司馬洛把她輕輕推一推，她就進了去，司馬洛則在洗手間門前站着，在等待她。

那二個可疑人物，仍然在二十尺之外，但是，他們的表情有了改變，顯得更加緊張，眼睛更加閃光了。接着，他們分了開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分兩個方面，向司馬洛包抄過來。

司馬洛微笑，等待着，一面點上了一根香烟。

那兩個人大概以爲，司馬洛是完全不知道他們存在的，因此，他們就毫不忌諱地向司馬洛直迫過來。

他們距離大約六七尺的時候，司馬洛忽然把靠在牆壁上的身子移開了，站直，手中的香烟一彈，就像一顆流星似的，直向那個阿拉伯青年的臉部飛過去。

這一彈是快而準的，那人閃避不及，眼睛剛好給烟蒂灼中，發出「滋」的一聲。那人大叫一聲，伸手按着眼睛，剛剛拔了出來的一把手槍，也跌在地上了。司馬洛就是爲了這把槍，所以才先向這人動手的。當此人走近時，司馬洛看他的姿勢，就知道那是準備拔槍的姿勢，而且，也看出這人的腰部，有一塊微微隆起之物。

這個人的槍跌在地上的時候，司馬洛已經跳到了他的身邊，首先一脚踢出，踢出了地上那把手槍，那把手槍沿着地板滑過去，滑到了十尺之外，到了那自動樓梯的最低一級，給那自動樓梯帶上去了。

司馬洛的第二脚則是用膝蓋的。他的膝蓋一提起來，就頂中了那人的腹部，那人啊一聲彎下了腰！司馬洛的拳頭一記横掃，擊中了他的下頜。

這個人也是滾到了自動樓梯那裏去，但他却是滾到了正在向下移動的一度樓梯的梯口。他縮作一團，滾到了梯口，就給那樓梯向下而送。

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忽然有了一種危險的預感。他連忙向旁邊一側身，就聽見了一聲暴喝！「呼」的一響，一把閃閃寒光的東洋劍從他的身邊削落，沒有削中他，而只是削了自動樓梯的扶手。

鏗！火花四濺！

司馬洛吃了一驚，額上也冒出了一陣冷汗，不過這却完全不影响他的反應速度。他的身子畧爲轉側，轉回那把刀子，手掌騈直好像一隻小刀般劈了下去。在那把刀子未曾收回之前，司馬洛的手掌，已經劈中了那持刀的手腕。那個拿東洋劍的日本人，手腕幾乎就此給劈斷了，痛得啊然大叫了起來，把刀子也放掉了。司馬洛的動作，却是連環的右掌一劈得手，左邊的手肘，便接連着向後面撞，撞向那個日本人的頭部，那個日本人連忙狼狽地一矮身，僅可避過了這一撞，却冷不防，司馬洛的動作還有第三下連環。

這第三下連環，就是把身子向右邊擺回過來，右脚也向後一撑。「蓬！」那個日本人的小腹部份，給司馬洛的脚底撑中，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向兒童玩具的部門直跌過去，跌到了一架嬰兒車上，嬰兒車滑動了，帶着他直向牆壁撞過去。

首先與牆壁相撞的就是他的頭部。「轟」！那整幅牆都震動了，牆上掛着的一雙相架跌了下來，擊中了那日本人的頭部。日本人的眼睛在翻白着。

這一連串的動作，使百貨商塲的這一個部份一時秩序大亂，人們爭相奔避。

司馬洛回頭看看那個給自動梯送到了下一層的阿拉伯人，發覺他已回到上面來了，雖然腰是仍然畧爲彎曲着的。他却並不是以司馬洛爲目標。他是奔向那一度向上移動的自動樓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槍，他的槍是跟自動樓梯送到另一層的上面去的，現在仍然在樓梯的頂上。這樣一件東西，並沒有人有興趣把它拾起來。

司馬洛的額上冒了一陣冷汗。

如果給這個人把槍拾到了——

他一踏而前，也向那自動樓梯跑過去。但那人已先到了，一脚踏到梯級上，沿着樓梯大步地爬登。那自動樓梯本來已經在動着了，這人再動起脚步來，他就上升得更快！

看來司馬洛是不容易追上他的！

但是，就在這個阿拉伯人還差二級到達，正要伸手去把槍抓起來的時候，却有人比他捷足先登。這個人一手把槍撈了起來，自動樓梯繼續上升，把他帶了上去，就剛好送到了槍咀面前，槍咀把他的胸膛抵住了。

這個持槍的不是別人，正是李愛娜。她究竟是怎會出現在那裏的，司馬洛却眞是無法想像，但總之她是出現了，而且還帮了司馬洛一個大忙。

那個阿拉伯人，顯然一如司馬洛所料，是一個狂熱的極端份子。卽使胸膛上給槍咀抵住了，這也還是威脅不了他。他毫不遲疑地，大喝一聲，就舉起了一隻手掌，要向李愛娜劈過去！

李愛娜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只有放槍一途了。然而她是一個女人，她可能心軟

，可能不忍扳動槍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幾秒鐘的遲疑，也可能致命了！

好在，司馬洛這時已經到了。他的兩隻手掌，就像兩隻鐵鏟似的，在那人的兩邊肋部各戮了一下。這兩下是用盡了力氣刺下去的，那人的手臂軟了下來，事實上全身都軟了下來，因此那隻手掌，也發揮不出威力來了。

司馬洛也不等他恢復，手掌再次劈了下去。這第三掌，則是從旁邊劈中了那人的頸部。

這一掌，使那個阿拉伯人再也受不了。神經的震盪，使他由頭頂到脚尖都完全失去了氣力。他倒到了自動樓梯的扶手上，翻過了扶手，跌到旁邊的一度樓梯上。這一度樓梯，却是正在向下移動的，因此，他又給送回下面去了。

到了樓梯底下時，他已經不會動。

「我們下去！」司馬洛對李愛娜說。

這個時候，百貨商場的這個部份，人們都已走光了，却有四五個穿着制服的人正在走過來。這些不是警察，而是百貨商場自聘作維持秩序之用的守衞人員。他們手中拿着木棍。

他們圍了過來時，司馬洛和李愛娜正把那二個失去了知覺的殺手每人拖一個，拖了起來。

「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其中一人問。

「這兩個人醉了酒，他們是我們的旅行團的團員，」李愛娜應付裕如地說着，「我是在航空公司做事的，你扶着他，我給你看我的證件吧！」

那些人把她所負責的那個阿拉伯青年扶着，李愛娜就出示證件。那些人馬上客氣起來了。他們是相當重視遊客的，而李愛娜則是能替他們把遊客帶來的人。

他們不但立即接受了李愛娜的解釋，而且還帮着李愛娜把這兩個「旅行團團員」搬出了店外，放上了他們開來的那部車子。司馬洛在後座監視着這兩個暈去了的人，李愛娜則負責駕駛，把車子開走了。

「開回我們的家去吧！」司馬洛說，「我要好好地問他們一些話！」

李愛娜把車子向那座公司宿舍開回去，半途，那個阿拉伯首先醒過來了，但是司馬洛馬上就在頸背上給他一掌，使他暈了過去。這日本人是一個兇暴的人，在車中，是不能讓他醒過來的。這個人，連手槍指着他，他都不怕！

李愛娜把車子開回了宿舍，司馬洛便把那兩個人抬進了屋中。他把他們的身上探了一遍，但除了錢外，就甚麼都沒有。司馬洛叫李愛娜找來了一些繩子，把他們縛好了，然後道：「這裏有地下室嗎？我想把他們在地下室裏放一放！」

「我還以爲，你是要向他們問話！」李愛娜說。

司馬洛微笑：「不錯，但在這之前，我想先想一想，他們兩人之間，有甚麼話要說的。」

他把他們在地下室裏放好了，又把他帶着搬進來的唯一行李，那隻衣箱打開了，從其中取出了一些古怪的電器。

「這些是甚麼？」李愛娜皺起了眉頭看着他。

「無綫電偷聽器。」司馬洛說。

他把一隻偷聽器裝在一張桌子的下面，然後和李愛娜一起回到上面去。他把一副小型揚聲系統放在桌上！說：「當他們醒來時，我們就有節目可聽了！他們大概是講阿拉伯文的。你懂阿拉伯文嗎？」

「當然，」李愛娜點頭，「在這種地方做事，這個是不能不懂的！」

說着時，他們就聽見，下面那兩個人已經醒來了。他們果然是正在用阿拉伯語文交談。這個却是司馬洛聽不懂的，不過，李愛娜卽席予以翻譯。

「他們是正在設法脫身，」李愛娜指出，「那個日本人叫另一個試試用牙齒把繩結咬開，這行得通嗎？」

司馬洛搖頭：「這個很難，我已經把繩結濕透了水，就是用手指解開來，也並不容易的！」

他們聽着那二個人在那裏繼續努力着，後來又聽見他們說話了。「他們在說什麼？」司馬洛又問。

「又是那個日本人，他說既然他們不能脫身，他們就得準備爲他們的主義而死了。」

司馬洛搖着頭，失笑起來：「他們的究竟是什麼主義？」

「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大清楚！」李愛娜也笑了，「又是用恐怖手段，使富人變成窮人，窮人變成富人那一套吧！」

「實在他們所想的却是把富人變成窮人，窮人仍然是窮人，他們則成爲富人！」司馬洛說。

李愛娜又微笑：「想是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這麼想的了，不是嗎？」

忽然，揚聲器中傳來的聲音有點異樣了。那個阿拉伯人恐怖地大叫着。司馬洛看着李愛娜。

李愛娜皺眉：「我不明白！那個阿拉伯人在叫救命，他說他不想死！」

「準備爲了他們的主義而死？」司馬洛忽然觸電般的一跳跳了起來，飛步跑向地下室的門，打開那度門，跑下樓梯去。

他看見那兩個被縛的人正在掙扎着，那日本人正在把嘴巴湊向那阿拉伯人的嘴巴，而那阿拉伯人則極力避開，看來，就像一個正在企圖接吻，一個則在反抗。但兩個都是男人，而且在如此的環境之下，這是不可能的！

「停止！」司馬洛喝道。

沒有人理會他，那阿拉伯人繼續尖叫着躲避，但在司馬洛趕到之前，日本人已咬住了他的耳朵，用力咬下去。

阿拉伯人殺猪的尖叫。

司馬洛一脚踢出去，踢中了日本人的頭側。

那日本人身不由主地滾開了，不過他的牙齒却是絲毫不肯放鬆，把他的同伴的耳朵也咬下來了一塊。

司馬洛再一跳過去，又踢出一脚尖準確地踢中那個日本人的太陽穴。他的目的，就是要使這個日本人暈倒，而且使他盡快暈過去。這個人，似乎是不適宜讓他清醒着的。

但是仍然是太遲一點了。那個日本人，果然應司馬洛的一踢而暈了過去。司馬洛在他的身邊跪下，要把他的嘴巴撬開時

，這邊，李愛娜就驚叫了起來。她是看了那個阿拉伯人而驚叫。司馬洛回頭，也看見了。這個阿拉伯青年，身子正在發出着劇烈的痙攣。他的臉色，也變成了青黑。他的嘴巴大大地張開了，似乎是要叫喊，但是又發不出聲音來。跟着，他的身子一僵，就不動了。他的眼睛就大大地張開着，好像兩顆玻璃珠。

司馬洛不用摸他的脈，也知道他是已經死了。他再轉頭望望那日本人。那個日本青年，情況也是相同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李愛娜恐怖地吶吶着。

「氰化鉀。」司馬洛說，「他們的牙縫間藏有氰化鉀膠囊，以便在必要時作自殺之用！這個日本人認爲這是他們應該自殺的時候了，但是，那個阿拉伯人却不想死。這個日本人要與他同歸於盡，他把他的耳朵咬破了，然後，把自己嘴巴裏的膠囊咬破。氰化鉀入血，是同樣地可以致命的。」

「現在他們果然同歸於盡了！」

「祇可惜，我們還沒有機會聽到他們說什麼！」司馬洛說。

「現在怎辦好？」李愛娜苦着臉，「我可不能把兩具死屍收藏在這裏的！」

「你沒有辦法解決兩具屍體嗎？」司馬洛說。

「解決屍體？」李愛娜恐怖地看着他，「你當我是什麼人？」

「還以爲你是本地通！」

「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情！」李愛娜說。

司馬洛看着那二具屍體，撫着下頷，沉吟着。「我看我還是打個電話給老汪吧。他常常誇口他的腦袋，這一次，就考一考他！」

「等他來到時，屍體已經發臭了！」

「他坐飛機來的話，半天就可以到達！」司馬洛說。

×　×　×

老汪在那兩具屍體之間走來走去，猛吸着一根香烟。這個老人仍然穿得那麼講究，雖然是在這麼熱的天氣裏，大汗却也並沒有使他的衣服濕起來。

「你稱腦筋一流，」司馬洛催促道，「你最好快些想出一個好辦法來！」

「我們可不能就此把他們丟在街上算了的，」李愛娜不安地搓着雙手在說着，「在那座百貨商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我們把他們帶走！」

老汪沒有回答她，還是繼續踱來踱去，踱了一番，忽然停下來，說：「給我一把刀子吧。」

「什麼？」李愛娜驚愕地看着他。

「刀子，」老汪說，「切肉用的刀子。廚房裏有沒有？」

「你不能——」李愛娜立卽抗議起來說。

「我保證我不是要把屍體割掉好了！」老汪微笑。

李愛娜拿來了刀子，老汪就蹲了下來，用那把刀子把兩具屍體上的衣服割開了。李愛娜不敢看下去，跑到樓上去了。

後來，她看見司馬洛和老汪合力把那兩具屍體搬了上來。屍體已經給用布袋袋着。

「你們……把它怎麼弄了？」她吶吶着問。

司馬洛把布袋口掀開一點讓她看，她看到裏面的屍體原來已經是赤條條的了。她看見的祇是一部，而那一部的皮膚給用刀尖劃開了一個「米」字。

「這是——」她瞪目結舌的。

「這是一隻蟻的簡單圖形，」老汪說，「當黑蟻黨將一個叛徒處死的時候，他們通常就會在死者的身上加上這樣一個符號的。」

由於這兩個不是叛徒，身上却給劃上了這樣的符號，當他們給發現了的時候，有很多人就會很生氣。這兩個人的朋友們固然很生氣，黑蟻黨中的人，也一樣會很生氣。

「這也許會在他們中間引起亂子！」老汪解釋，「也使他們對司馬洛更加痛恨！」他微笑着轉向司馬洛，「你倒眞會揚名，來了這裏沒有多少日子，就已經聲名遠播了！」

司馬洛聳聳肩：「結果我却是連衣服都買不成呢！」的確，他剛才到百貨商場去的眞正目的是買一些衣服，結果衣服却並沒買回來。

「我去替你買吧！」李愛娜說，「我……我不敢一個人留在這！」

一間容納屍體的屋子，使她覺得十分之不是味道。

老汪和司馬洛坐了他們開來的車子，李愛娜則開了她自己的跑車，到市區去和司馬洛買衣服。

兩部車子到了路口，就分開了。司馬洛和老汪處置那兩具屍體，是不能到市中心區去的。

從倒後鏡中看着李愛娜那部跑車遠去，老汪吃吃笑起來。「好一個女人！我沒有介紹錯吧？有和她上過床嗎？」

「我不是爲了這個而來的！」司馬洛說。

老汪格格地大笑起來：「但是你却從來不會不想這個。」接着，他的表情又嚴肅了下來：「不過，最好不要把精神全部放在女人的身上。你知道嗎，黑蟻黨到了明天，就會恨你恨到非把你活捉回去不可的了！」

「那是一個好消息，」司馬洛說，「我祇是怕他們派來那些隨時準備和我同歸於盡的瘋狂殺手！」

他們把車子開到了一處僻靜的路邊，停下了車子，打開車門，把兩隻布袋一掀，兩具屍體就滑了出來，沿着路邊的斜坡直滾下去。那斜坡的脚下是一條急急地流着的小河。

一如他們所估計，屍體滾進了河中，隨水流去了。

那條河會流經一些熱鬧的地方，因此，屍體是必然會被人發現的！

「我開車送你回去吧，」老汪說，「但我不會和你住在一起了！需要我的時候再打電話給我吧！」

老汪開車把司馬洛送回了那宿舍去。

這時，李愛娜已經回來了。她正在司馬洛的房中收拾着衣物。「我和你買了這些衣服，」她說，「你自己看看合不合意

吧！」

司馬洛打開那些盒子，不禁微笑。李愛娜的選擇，不但適合他的口味，而且眼光也很準確。大小尺碼，完全沒有差。他說：「我欠你多少錢？」

「公司替你付好了！」李愛娜說。

「怎麼忽然之間又闊氣起來了呢？」司馬洛微笑。

「誰闊氣？」李愛娜瞥了他一眼，「這個帳，要在你的酬勞中扣除的！」

「唉，我早就知道，不會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司馬洛說着走過去打開抽屜，就奇異地叫了起來，「唏，這是什麼？」

「我的，」李愛娜說，「我搬到這上面來住。下面放過死屍，我怎睡得着？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他們的臉了！」

「我呢？難道我要搬到樓下？」

「這上面也有兩間房間的！」

「唔，」司馬洛這一次微笑得更加開心了，「這是一個好主意！」

「並不太好！」李愛娜說，「門上都有鎖！」

司馬洛走到她的身後，輕輕地擁着她，柔聲地說：「別鎖上好了！」

李愛娜咭咭地笑了起來：「你別鎖你的好了！」

司馬洛的吻剛剛落在她的頸上，她就像一條鱔魚般脫出了。「你先去洗一個澡，把身上的死屍氣味洗掉吧！」

洗過了澡之後也沒有機會，因爲那時是晚飯時間了。李愛娜把燈開得很亮，很明顯地暗示他不要進攻。

「你什麼時候開始到空中飛來飛去？」李愛娜在晚飯的中途問。

「我現在幹得不好嗎？」司馬洛一攤兩手，聳聳肩，「在地上成績已經不錯，何不就在地上幹？」

「不，」李愛娜搖着頭，「你必須飛上去，把一兩個刼機的拿下來，以後，他們就不敢那麼明目張胆了！你知道嗎？今天下午便又發生了一宗刼機案。我們一架飛機給刼到了古巴去，差點撞毀了！」

「我飛走了，他們豈不是找不到我了？」司馬洛說。

李愛娜斜眼睨覷着他。「他們要找你，他們會到飛機上來找你的。明天晚上起程？」

司馬洛苦着臉。「那麼我祇剩一天一夜的時間了。」

「一天一夜時間幹什麼？」李愛娜問着，忽然明白了，臉上微紅，「別胡鬧吧，司馬洛！你把工作做好了，回來，我不會虧待你的！我答應你！」

「我對於太久以後的將來並沒有多大的信心！」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知道我活不活得到那個時候！」

「你會活的！」李愛娜按着他的手。

× × ×

司馬洛也並沒有等到太久以後。那天晚上，剛剛過了午夜，他就發動進攻了。他從床上爬起來，悄悄地出了走廊中，摸到了李愛娜的門外。輕輕推了一下，門是鎖上了的。但是，這門不是那種有鎖的門，不過祇是彈簧鎖的門而已，這更方便了。司馬洛已經帶來了一塊薄薄的膠片。他把這膠片揷進門縫，輕輕一推，就把那鎖舌推開了。門應手而開。

房內給窗簾遮得很黑，甚麼都看不見，但是可以嗅到她那一股體香與香水並雜而成的幽香。

司馬洛知道這房中的擺放情形是如何的，因此在漆黑之中，他也能到達床邊。他摸到了那溫暖的床單，心跳就加速了。他的手繼續伸向床的中間。

空的！沒有人！

他再摸一遍，從床頭摸到床尾。沒有。他摸到了床頭掣燈，把床頭燈開亮了。那床上，果然是空空如也的。房中並沒有人！

李愛娜那裏去了？

司馬洛困惑地皺着眉頭，離開了房間，到洗手間去看看。那裏面也是沒有人。他在屋中其他地方，巡了一遍，都找不到她。

她出去了嗎？

他記得她房中放着她脫下來的衣服，但是沒有她的睡衣，這表示她是還穿着睡衣的。她穿着睡衣跑到那裏去了？當然不會是到樓下去吧？樓下裝過死屍，白天她都不願意留在那裏，更不會在晚上一個人到那裏去了。

司馬洛的心裏有了一種不妙的感覺，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

在黑暗中，一件尖尖的東西忽然抵上了他的背。那究竟是一把刀子還是其他武器，他暫時弄不淸楚，但無論如何，他是不會靜靜地站在那裏，讓一件利器威脅着他的，因此他快速地以第一時間採取行動，身子車輪般一轉，手肘就把那指着背脊的東西彈開了。跟着，他的手就準確地執住了那一隻手腕。

下一動作，他就會是一拳擊向那人的身上，或者一隻膝蓋撞上來，把這隻手腕撞斷了。

可是，他摸到的却是一隻溫軟的女人手，上面並沒有什麼武器，而且，李愛娜的聲音咭咭地笑了起來。「你怎麼了？」她說，「那不過是我的手指！」

「哦，你！你怎會出現在這裏的？」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自然他的殺着不再會使出去了。

「我到了洗手間去，」李愛娜解釋，「我出來的時候你正進我的房間，於是我就進你的房間來！」

司馬洛和老汪把兩具屍首抛下，屍首順着斜坡滾下山下的河流。

「哦！」司馬洛笑了起來！向燈掣伸手，但是她拉着他的手。

「別開燈，」她嬌柔地說道：「我害羞！」

「什麼？」

她的解釋，就是把他的手拉到她的身上去。他最先觸到的就是她的盆骨。那裏是光裸的，並沒有衣服的遮掩。這表示她的下身是完全沒有衣服的了。

司馬洛的心怦然大跳起來。他就像一個渴望得到一毛錢的孩子忽然得到了十塊錢，一時也不知道拿來怎辦好！他的手顫着沿她的盆骨摸上去，摸到她的腰，觸到了兩條相當突出的肋骨，一直到了乳下，都摸不到衣服。

他的手指再爬高。

當他觸到了峯頂時，那裏已經硬挺如豆，而她發抖得就像整個人都要散開來了，軟軟地，她躺了下去。

完全沒有光，他看不見她的身體，但是他可以記憶。他可以記得在她出浴時所見到的。現在，他的手每到一處，都與記憶聯繫起來。

她的手不知道應該放在他身上的什麼地方好，她祇是在顫着，承受着他的愛撫及吻。後來，她大大地張了開來，這就是表示，她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於是司馬洛不再讓她等下去。

他勇猛地向前，接觸了她最深的地方。她的反應是含蓄的，她用力地抓着床單，以使身子不狂野地扭動，當司馬洛在動作之中去吻她的嘴巴時，又發覺她緊咬下唇，知道她是極力忍耐着，不讓自己叫出來。然而，到了最後的關頭，她却什麼都忍不住了。她緊抱着司馬洛，指甲揷入他的背，腿子緊緊地箍着他的腰。大大地震了幾下，哀叫一聲，她便完全地放鬆了下來。

現在她變得那麼累，他幾乎不覺得她的緊湊的了。

原來她祇要一次就够，第二次，她祇是在敷衍着司馬洛，於是他不等了。他很快就結束了。

這之後，兩個人都舒快地躺在那裏。

「也許你說得對了，」李愛娜終於說，「每一個女人的生命中，都要有個男人的！」

「你眞可愛！」司馬洛輕撫着她的身體。

她並沒有反對他的碰觸，但當他要開了電燈欣賞她的時候，她却嬌羞地堅決不肯。他們擁抱着，互相愛撫着，談着，後來到了接近天亮時再做了一次才睡着了。

× ×

以後的三天之內，司馬洛差不多全部時間都是在中東航線的飛機上渡過的。他無目的地飛來飛去，祇是等待着刼機者出現。

這是一件很納悶的工作。每一秒鐘都要提高警惕，然而，沒有事情發生，漸漸，戒心就消除了，很難老是保持着的。

每天兩次，司馬洛打長途電話向李愛娜報告。其實也沒有可報告的，反正，有事發生的話，不等他報告，她也會知道的

了。不過，他喜歡聽到她的聲音，而她也是一樣。

第三天，她告訴司馬洛，那二具背上刻了米字的屍體果然很有效。傳說黑蟻黨的內部起了小內鬨，他們很生氣，傳說命令已經下來了：把司馬洛活捉。不要殺掉，要活捉回去！

第四天的下午，事情就發生了。那時，飛機正在飛過沙漠的上空，正正是當班利遇難那條航線，也是同一型的飛機，雖然不是同一架飛機。

這不免勾起了司馬洛的回憶。他想起了班利的遺物，胃裏就在發緊。

空中小姐捧着食物經過，拿給最前排的一位顧客，但是經過司馬洛的跟前時，眼睛却深深地望着他，而臉上則掛着一個淺淺的微笑。她並不知道司馬洛是誰，在她的眼中，司馬洛是一個英俊而打扮講究的乘客，提着一隻薄薄的公文箱子。他可能是什麼大機構的高級職員，亦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年青商人。總之，她希望有這樣一個男人邀約她在下班之後去玩。

但是暫時，司馬洛對她却並沒有興趣，她的微笑，也得不到反應。她有點失望，繼續上前去，把那些食物交給了那位前排的乘客，然後就到機頭的機長室去，與機長說兩句話。

就在這個時候，前排那個客人忽然把盤子扔在地上，暴躁地叫道：「這算是什麼？餵狗嗎？」

空中小姐吃驚地從機長室裏面再跑出來了。「有什麼不對嗎，先生！」

那人指着地上。「這餐裏有兩隻死蒼蠅！」

「這——是不可能的！」那空中小姐難以置信地。

「那你是指我說謊了！」那人叫道。那是一個阿拉伯青年人，高高瘦瘦，穿着西服，模樣是相當斯文的，但現在吵起來，却狂態畢露，眼中又有那狂人般的神情。司馬洛一看就知道他是什麼。

那空中小姐還不知道，她抱歉地說着：「我再拿一份給你好了，先生——」

「再拿幾隻蒼蠅給我嗎？」那人冷笑，「不！我不要吃了，還是讓我把這飛機帶走吧！」這樣說着，他就霍的從身上拔出來了一把手槍。

那空中小姐登時花容失色，好在她是受過訓練的，仍然能保持鎮定，並沒有慌張地尖叫起來。

這時，在司馬洛的後面，另一把男人的聲音說：「大衆坐着不要動，那就沒事了！我們要的祇是這飛機！」

司馬洛回頭，看見那是另一個阿拉伯人，這一個是身裁高大而雄偉的。他的手上也是拿着一把手槍。前後指嚇，乘客們馬上都靜了下來了。

前面那一個，臉上露出着一個狡猾的微笑，就竄進了機長室中，顯然是進去威脅機師了。

司馬洛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陣狂怒。

班利就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死去了的。也許不是相同的人，但這是相同的一幫人。

「我們是黑蟻黨，」後面那個人說着，慢慢地走上前來。他是從司馬洛後面來的。這架飛機並不滿座，搭客大部份是集於前頭的，後面沒有什麼人坐。司馬洛故意坐到最後，周圍並沒有別人，這樣，有起事來，也不致於殃及無辜了。司馬洛的後面並沒有人坐，因此這人必然是從洗手間裏出來的了。這兩個人，時間倒配合得相當好。

這個人走上前來，到了司馬洛的旁邊，眼光向司馬洛一掃。他的眼光却是陰冷的，並不像前一個那麼狂熱和暴躁。他的槍擺一擺：「你！坐到前面去！」

司馬洛慢慢地站了起來，仍然緊握着那隻箱子。他踏出了座位，到了走廊中，與這個人就很接近了。這個人戒備地連忙退後一步。他以爲，在槍咀的指嚇之下，司馬洛大概是不敢妄動的，但是，他錯了。司馬洛有那隻箱子。

司馬洛就把箱子向他的槍咀一推。

那人下意識地扳動了槍機。砰！箱子穿了一個洞，但，箱內顯然有着特殊的物料把子彈吸收了，所以子彈並沒有從箱子的另一邊穿出來。

那人亦沒有機會放出第二槍了。在他能够再度扳動槍機之前，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已擊出一拳。這一拳是直拳，擊中了那人的兩眼之間，而司馬洛那久經鍛鍊的拳頭，力度是如此沉雄，那人的頭也差點和頸子脫離而飛掉了。他向後直跌，躺到了一張空的客椅上。他的後腦，就在椅子扶手的堅硬部份一撞。假如司馬洛剛才那一拳還沒有使他完全失去知覺，這一下是竟了全功了。那人的兩眼翻白，槍就從手中滑了下來。

司馬洛馬上就不再理會他，而轉了過來。

他轉得及時，由於這個時候，機頭那個阿拉伯青年也聞得槍聲，而從機頭衝出來了。他把槍舉了起來，瞄向司馬洛。

司馬洛向一張客椅上一坐，以使前面一張客椅的背發揮了擋箭牌的作用，遮住了他的大半個身子，而同時，他的右手也閃電般快速地向上裝的下面一摸，摸出來了一把手槍，槍咀在前面那椅背的頂上擱定了。

他知道這一槍是必須要快而準的。一槍就要中的，而且一槍就要畢命！還要在那人扳機之前射中！不能讓那人亂開槍，一顆流彈擊穿機身，也會使機身之內的氣壓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擊中油管之類，那更加不得了。而且，讓這人有機會活下去，開槍抵抗，其他乘客們的生命安全，也很難得到保障。

司馬洛知道他幹得來的。那個阿拉伯青年對於用槍並不內行，司馬洛比他快得多了。他的槍還沒有完全舉起來，司馬洛的槍咀已經在那椅背上擱定。然而，就在司馬洛扳動槍機之前的幾分之一秒，另一幅景象，却使司馬洛的額上冷汗直冒，這就是，副機師正出現在那人後面，向那人直撲。

副機師這個作法的意圖是好的，趁這人慌亂的時候，把他完全制服。但副機師幹得來嗎？掙扎起來，子彈亂放，會有多少乘客被殃及？而且，副機師的出現，也使司馬洛的情形複雜起來了。

如果司馬洛這一擊不中，子彈就會是

擊中副機師。而且，即使這一彈是穿透了那人的身體，副機師的危險性也是相當大的，那顆强力的子彈，很可能再進入副機師的身體。司馬洛自己知道，他這把槍的威力是多麼强大的。

但他已沒有時間考慮了，在這短短的幾分之一秒的時間之內，他就得作出決定來，司馬洛以第一時間把身子再向右邊一挪，這樣，三人就不是在同一直綫上，如此，他的子彈即使射不中那人，也免掉了射中副機師。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扳動了槍機。他那把大口徑的槍發出了沉重的「轟隆」一聲。

那個刼機者的整條右臂，忽然與身體脫離了。就在肩部脫離，脫口的血就像滅火喉似的噴着。接着，副機師也撲到了，兩手向這人的腋下一穿，再反上來按住他的後腦。這也是相當有效的擒拿招數，不過由於那人的右臂已脫掉，所以副機師的右臂是穿了一個空了。不過，那人還是倒進了他的懷中。

在同一時間，那條斷臂飛到了一個女乘客的臉上，仍然緊握着槍，這個女乘客呆了一呆，然後大聲尖叫着跳了起來，把它一拋拋到了地上。

然後她也暈過去了。

那個刼機者看看自己沒有了臂膀的肩，凄慘地叫：「阿拉！」就暈了過去！阿拉就是回教的上帝。

「你照顧她！」司馬洛指了指那個暈去了的女乘客，對空中小姐喝叫着，然後，他就立即轉身，撲到了另一個刼機者的身邊。

這個人的手正在軟弱地動着，已有將要醒過來的姿勢。司馬洛迅速地用手一扳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就把槍咀向他的嘴巴裏一伸。

然後司馬洛拾起他那隻中了一彈的公文箱，打開來。

他那隻公文箱裏面取出了一隻扁扁的黑盒子，打開來，再從這盒子裏面的一批古怪儀器之中，取出了一隻夾子。這夾子看來像是醫院開刀時所用的那一種，事實上，那隻扁盒子裏的儀器，都像是醫院用以開刀的。

司馬洛就把那隻鉗子伸進那人的口腔裏，在牙齒之間找尋着，最後拑出了一枚膠囊。他知道，這膠囊裏面的就是氰化鉀。如果要自殺，這人祇要用力一咬，把膠囊咬破，他就完蛋了。他用槍咀塞進那人的嘴巴，就是要使那人的牙齒咬不下去。他不希望這個人像以前他捉到的那兩個一樣死法！

他把鉗子連同膠囊交給空中小姐：「拿進馬桶冲掉吧！」

那空中小姐服從地照辦了。她很樂意替這位英雄服務。

那個一身是血的歐洲籍副機師也過來了。他有點欽佩地看着司馬洛：「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就像現在，司馬洛變成了這飛機上的主人了。他們並不知道司馬洛的身份，並不知道司馬洛是自己人。

「現在我們正飛在哪裏？」司馬洛問着，又取出二副手銬來，一副鎖住了那人的雙手，另一副鎖在那人的脚上。那個人這時醒了過來了，看見自己已經受制，他連忙咬牙切齒起來。但沒有用，那顆膠囊已經不在了。他大聲咒罵起來，司馬洛的手掌迅速揮動，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又在他的心窩上踢一脚。

那人不罵了。他嗚咽地哭了起來。

司馬洛並不喜歡仗勢凌人，他這幾下祇是表演性質，看的人會傳開去，讓別的刼機者知道，他們的「先烈」也會碰上多麼大的釘子！

「我們現在正在庫里茲之南一百哩！」副機師回答。

「很好，」司馬洛說，「請機長與庫里茲方面聯絡吧，我們就在庫里茲降落好了！我要把這兩個傢伙帶走！」

副機師點頭，匆匆走回機頭去了。那空中小姐從洗手間走出來，仰慕地看着司馬洛，問道：「究竟你是什麼人？」

司馬洛微笑：「我的名字並不重要！我是對付刼機者的一種新武器！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在許多飛機上都有我們的人在着。刼機者不容易看出我們，但他們一動手，我們就出來了！今天的事情就是一個好例子！」這當然是吹牛，但却是相當有效的吹牛。當飛機在庫里茲降落了之後，司馬洛又把這一番吹牛向空羣而至的記者們搬一次，又繪影繪聲地講述他在飛機上的英勇事蹟。不過，他拒絕讓記者們拍照片。他說這是爲了方便今後行事。

後來，終於擺脫了記者們的糾纏之後，司馬洛就由航空公司的要員陪同，到了一處清靜的地方。那裏是航空公司高級職員的宿舍。在那裏，他照例打一個長途電話給李愛娜。可是沒有人接。

「替我繼續打這個電話吧！」司馬洛吩咐這裏的人。

那個沒有受傷的刼機者已經給送來了。在這些落後地區，航空公司也像其他財團經營的機構一般，可以發揮很大的潛勢力，甚至能够把一個囚犯拿過來。

在一間空房裏，司馬洛開始向那人問話。起先是相當客氣的，但是漸漸，當那人不肯合作，他就粗暴起來了。那人雖然有自殺的勇氣，却沒有忍受拳打脚踢之耐力。司馬洛一動手，他就把他所知的和盤托出了。

他說他的任務就是把飛機刼到阿爾及利亞去。不，他的目標不是司馬洛。那邊的人要的是司馬洛也說不定，但總之他是不知道的。

他們是黑蟻黨，他們都是在一個訓練營裏受訓的。他們知道司馬洛的事。不錯，他們的黨現在已傳令必須把司馬洛活捉了。不，他不知道安芝在哪裏。他當然知道有安芝這人，但他不知道安芝在哪裏。

安芝是最高層人物之一，她的行踪是高度秘密。

他知道有這個人，而且事實上，她的大名是如雷貫耳的。但是，她的所在呢，却不是他有資格知道的了。

司馬洛對這個人反覆盤問了一番，但沒有用。這人說的看來是眞話，他仍然不知道，安芝現在究竟是在何處。最後，他嘆了一口氣，走出了那房間，對那個在外面等着的代表警方的人員說：「好了，你們把他帶走吧！不過，仍然要守着秘密！」

新聞記者已經得了甜頭，他們大概不會再來纏你的了！」

那人點點頭，在對報界及記者們發表談話時，司馬洛是聲言那兩個刼機者已經給他當場擊斃了的。二個機師及空中小姐，在這一點上，也自然和他合作，至於那些乘客，他們看見轟倒了一個和捉了一個，究竟有沒有死去，他們是無從知道的，既然司馬洛說是死去了，他們便也說是死去了！

這樣，這二個人來自的地方的人，也不會担心他們有洩露過什麼秘密。因此，那些人也不會作緊急的疏散。

司馬洛又問：「醫院那一個呢？」

「已經送進秘密病房裏，用一個假名字，」那人說，「但是，他仍然未能淸醒。醫生說是由於失血太多，以及負痛過劇，他要好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够和你說什麼了！」

「他也未必能多告訴我什麼的，」司馬洛說着，又轉問那個航空公司的人員：「電話打通了沒有？」

那人搖頭：「不能和李小姐接觸。那邊也沒有人知道她在何處！」

司馬洛的心裏一陣發緊。「繼續試吧！」他說。

李愛娜是個高級人員，她會不留下自己的行踪走掉，這是少有的情形。再過了三個小時之後，仍然無法聯絡到李愛娜時，司馬洛就知道，情形果然是不大對勁了。即使李愛娜是到了一個公司方面不知道的地方，到了現在，她也一定已經知道了司馬洛在飛機上遭遇到的事的。差不多全世界的收音機及電視現在都該已有廣播及播映了。她一知道消息，就一定會和司馬洛聯絡。

但她並沒有。她是音訊全無的。

司馬洛馬上飛回去。

當他回到宿舍時，他首先看見，李愛娜那部跑車仍然停在屋子的前面。他跑進屋中，却找不到李愛娜了。

他用不着用鎖匙開門，因爲，那門的鎖是已經打開了的。看來乃是給一把强力的手槍所轟開了。

由客廳直到李愛娜的睡房，傢俬都是東歪西倒的。地上有半件尼龍質的粉紅色睡衣，和幾滴血。

有人闖進屋中來刼走了李愛娜，這是毫無疑問的了。司馬洛的心一陣難過。他們把她的睡袍撕下來了半件嗎？那些血是誰流的？

李愛娜說她懂得保護自己並不是誇大的。廳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傢俬就是證明。顯然，那些人雖然祇是捉一個女人，也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司馬洛拿起了電話。

他並不是打給警局。報警沒用的，他亦不會報警。他這個電話是打給老汪的。

安排巧計　故意被擒

「他們是帶了槍來的，」老汪在廳中踱來踱去，「李愛娜發生過劇烈的掙扎，但他們沒有把她槍殺，這表示他們並不是來殺她的！他們是來活捉她的。」

「爲什麼？」司馬洛也在踱來踱去。好幾次，他們都差點相撞了。

「也許目的和活捉你一樣！」老汪說。「他們要活的。你們兩個人使他們丟失了很多面子，他們也要用你們來挽回一些面子。」

「例如怎樣呢？」

「例如把你們公開處決，折磨一番才殺掉之類！」老汪說。

「這件事，」司馬洛冷笑，「他們却是沒有希望做到的！」

「但他們却絕對有希望在李愛娜身上做到這件事，」老汪說，「因爲，李愛娜現在已經在他們的手上了！」

司馬洛的心一陣發緊。他差點把手上一隻水杯也揑碎了。

「幸而，」老汪說，「李愛娜祇是航空公司的代表，而不是老闆，沒有了她，公司還是會再派一個人來，而我們也不致於沒有薪水可拿！」

司馬洛握緊拳頭，搖動着：「我們不能讓她——」

「你有什麼打算呢？」老汪問。

司馬洛又踱起步來了。終於，他停了下來：「我讓他們把我捉住好了！這是一個辦法！」

「你在開玩笑！」老汪的聲音馬上提高了，「我不能贊成你應用這個辦法！」

司馬洛苦笑：「這是一個一流的辦法，老汪，你不明白嗎？如果讓他們捉到我，他們就會把我帶到我要去的地方。他們不會當場殺死我的，因此，他們會把我帶到我要到的地方。那就是李愛娜所在的地方，以及他們黑蟻黨每一個重要人物所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那裏也會是安芝所在的地方！」

「不行！」老汪叫道，「這樣做太危險了！」

「你是在妒忌我想出了這樣一個好辦法，」司馬洛冷冷地說，「因爲即使以你的腦筋也想不出這樣一個好辦法來的！」

「爲了一個女人你這樣做？」老汪苦着臉，「我們是在做着一件工作，不能感情作用的！你知道班利爲什麼死嗎？就是因爲他感情作用！他對這個女人的感情太濃，感情遮蓋了理智，他就不够淸醒！」

「我不是班利！」司馬洛冷冷地說。

「但是，」老汪說，「那個被捉住的人，不是說他是從那座訓練營出來的嗎？爲什麼你不先到這座訓練營那裏去試試呢？捉住他們幾個，問一問，也許可以問出一些綫索來！」

「這正是我打算去做的，」司馬洛說，「但，我不相信那裏的人會知道什麼！很可能那裏的人，也是像這個被捉的人一樣，並沒有資格知道安芝的所在！」頓了一頓，然後沉重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要在那裏給被捉住了！」

「我還是認爲這主意是瘋狂的！」

司馬洛忽然又微笑了起來：「你之所以要我和你合作這件事，就是因爲我常常會出一些瘋狂的主意，不是嗎？」

老汪不斷地搖着頭，但是，他也知道，司馬洛這個人，在打定了主意之後，是沒有人能說服他改變的，因此，老汪也懶得作此企圖了。

×　×　×

那座訓練營是在一座叫勒金鎮的小鎮上。一個大部份是阿拉伯人的小鎮。那裏治安很壞，警方的能力固然有限，而事實上，那裏的警方人員，也有很大部份是身兼黑社會或者盜匪的。因此黑蟻黨才會選中那裏作他們的訓練營。也因此，司馬洛並沒有和當地的警方聯絡，他祇是就這樣到了那裏。他相信，這裏的警方人員之中，一定也有不少是親黑蟻黨的人。

他是乘火車到了那裏去的。他的皮膚已經用油塗黑了，扮作一個阿拉伯人的模樣。他對阿拉伯話幾乎是完全充不過去的，但是，他也並不打算充過去。讓他們看出破綻而把他捉起來，那他也算是達到目的了。

可以告慰的就是，他們一定不會馬上殺他。

司馬洛跟着一隊阿拉伯商人下了車，在黃昏的街上逛了一轉，就到了當地的旅館去。由於暫時還不想露出破綻，所以他就裝作一個啞吧。啞吧是有權不說話的，不說話，就不會露出破綻了。

他對那旅館的掌櫃亂做了一番手勢。那掌櫃當然是看不懂的。但是沒有關係，他知道司馬洛的來意是要租一間房間。祇要司馬洛拿得出錢來付房租，那就什麼困難都沒有了。他收了司馬洛相當高的價錢，而給了旅館中最蹩脚的一間房間。

那房間裏祇有一張床和一隻衣櫃。但司馬洛不介意。

他在房中吃過了一頓主要是由駱駝奶及橄欖製成的晚飯，然後，當夜深了之後，他就悄悄地離開了旅館，走在那黑暗的街上。

他離開了鎮上，向荒野中走去，不久就來到了一座小山的山脚。從山脚爬上去，半途就到達了一度刺鐵絲網。從那闊袍大袖的阿拉伯服裝下面，司馬洛取出了一隻鉗子，在鐵絲網上弄開了一個缺口，然後就鑽了進去，却取出一些鐵灰色的膠布來，把刺鐵絲的斷口再黏住。這樣，如果不是仔細檢驗，是看不出那些刺鐵絲是曾經斷掉過的。

他在黑暗中繼續爬上了山頂。那山頂是一塊剷平了的廣場，上面有許多間用坑鐵搭成的屋子，像軍營裏的那些一樣。其中大部份的屋子都是黑了燈，祇有中間那間最大的，却正有燈光透出來。

司馬洛就向這間屋子摸索過去。從那個被捉的人的口中，他又對這座山知道得很淸楚。這裏就是黑蟻黨的訓練營，那些狂熱份子，就是在這裏受訓的。

司馬洛到達了那座屋子的後面，從外面望進去，可以看到，那裏大約聚着二十個靑年人，其中有兩個是女的，有三個則是日本靑年男人。日本人這麼遠路來參加這種荒唐的組織究竟爲了什麼，司馬洛實在想不出來，但總之他們是來了。

這二十個人好像學生一般一排一排地坐在一些木椅子上，而在屋子的一端，在一塊黑板的面前，兩個歐洲人正在講解。他們講的是阿拉伯話，司馬洛自然聽不懂，但是憑黑板上所寫的圖，司馬洛却可以看出，他們是在教授槍的構造，以及爆炸品的原理。

這兩個歐洲人年紀也不輕了，一個是禿頭而粗壯的，另一個則瘦而長，有一頭長長的金色頭髮。司馬洛看出這兩個人一個是比利時人，一個是意國人。毫無疑問，他們都是飽經戰陣的僱傭兵，流落在非洲的。這種人，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肯幹。現在，他們就是在出賣他們對於殺人及爆破的知識。

這些靑年人，都全神貫注地聽着。司馬洛知道，除此之外，他們是還有一位精神教練的。這位精神教練好像傳道一樣，把他們那歪曲的思想灌輸，使他們滿腦子都是殘殺和破壞的念頭，自己的生命，根本不會放在重要地位。

不錯，他們是十分之勤學的，就可惜他們的基本學識比較貧乏，因此這些事情，就只是學得一知半解而已。

司馬洛在那窗外，看着他們授課。大約半小時之後，課程就完畢了。那些學生們魚貫離開。當他們都走了之後，那個粗壯的教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英語說：「我的天，這些野種和驢子一樣笨，怎能叫他們去做大事？」

瘦長的一個也咬着牙：「老實說，有時我眞想開槍把他們都殺掉！」

粗壯的一個微笑：「不過想起來，我們實在也沒有理由要爲他們焦急的。他們出得起錢請我們，我們就教他們好了！他們學不上，以後自己炸死自己，這也是他們的事，我們操心什麼？」

「我要去洗一個澡，」瘦長的一個喃喃着，「每一次接近過這些野種，我都覺得混身骯髒，非洗一個澡不可！」

「我呢，」粗壯的那一個吃吃笑着，「却要到鎮上找一個好好的阿拉伯姑娘！他們給我受氣，我就在他們的人的身上出氣！你來嗎？」

「不！」

「眞的不來？」吃吃笑着，「我們只有一部車子，你改變主意，就會太遲了！你總不能步行到鎮上的！」

「不，」那人搖着頭，說：「我只是對白種女人有胃口！鎮上並沒有白種的女人！」

「你等下去好了！」他的同伴哈哈笑，「也許十年之後會有的！這樣一個臭洞，好一點的白種女人怎會來？」他仍然笑着出去了，沒過了兩間屋子，進了他的宿舍，拿出來一瓶酒，再上了門口一部小型貨車。這是那種軍用貨車，輪子粗粗大大的車子，後截架着一隻油布篷。

他坐了上車，開動了，駛回營地的邊緣，那鐵絲網處是有一個閘口的，閘口的旁邊，一座亭子裏有武裝的守衞。車子在閘口停一停，守衞用電筒照射了一下車中，認出了車中的人，就揮手讓他通過。

車子繼續開動，通過閘口，駛在那荒僻的山路上。這個開車的教練，開心地哼起一首歌來。那歌辭是淫褻不堪入耳的。但是唱了一半，他忽然靜了下來，因爲，他覺得有一件冰凉的金屬物體壓到了他的頸背上。

他作僱傭兵的經驗使他知道那是一隻槍嘴，同時他也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無可抵抗的。

「媽的！」他終於再開口了，「誰在那裏？別跟我開玩笑！」

「你不認識我的！」司馬洛的聲音在他後面柔和地說道：「而我也不是在開玩笑，現在，快把車子靠到路邊去，關掉馬達！」

這人遲疑了一下，便依照司馬洛的吩咐做了。

「手留在軚盤上，不要拿開！」司馬洛命令着，槍嘴仍抵在他的頸背上，另一隻手伸前來。這隻手上拿着一段電線，線的兩頭已有兩個活套。他把兩個活套在那人的兩隻手上各套一個，拉緊，而電線的中段，則穿過軚盤的中間的，如此，那人的手便無法遠離軚盤了。

「你是誰？」那人又吼道，「你想要什麼？」

「只是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

「談吧，別浪費時間！」那人說。

「這座訓練營的主管是誰？」司馬洛問。

「你是美國情報人員嗎？」那人問，「中央情報局？如果是，我們就可以談得比較友善一點了。我以前和你們交易過的，只要出得起錢——」

「別用問題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的槍嘴猛然向他的頸背上一撞，撞得他淚水也迸出來了。

但是這人並不生氣。他在風塵中打滾得太久了，他懂得失勢的時候盡量低頭，得勢的時候不妨盡量得意。他低聲下氣地說：「我就是這訓練營的主管！我和另一個白種朋友！」

「瘦的那一個，」司馬洛點點頭，「我見過他了！但你們的上司呢？」

「不在這裏！」那人說。

「在哪裏？」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們多數是用電話或無線電聯絡的！有新人來接受訓練就有電話來！訓練好了的人，我就放他們走！電話會命令我派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你不會從來沒有見過你的上級的！」司馬洛說。

「信不信由你，」那人說，「人是見過了，臉沒有見過！第一次和我們接頭時見過，三個人都是幪面的。你知道，阿拉伯裝束，再掛上面幕，裏面可能是一具骷髏我也不知道！」

「三個？」

「是的，」那人又說，「後來，他們還到這裏來巡視過一遍！也是這樣！我看不到他們的眞面目，我也不介意，只要他們按時有美鈔付給我，而且不是假鈔就行了！」

「那三個就是黑蟻黨的首腦？」司馬洛問。

「應該是的，」那人說，「他們作一切的決定！」

「有聽說過安芝這名字嗎？」司馬洛問。

「聽過，聽說她是個美人呢！」那人笑了起來，「可是我却不能告訴你她在哪裏！我不知道，他們也不會讓我知道！」

司馬洛的槍又在他的頸背上一撞。「你回答得使我不大滿意！如果你想活下去，你最好答得好一些！」

那人又笑了起來：「你一定是那個司馬洛，是嗎？我也聽過他們提起你了！你在找尋安芝！但很可惜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他們並不信任我，正如我也不信任他們一樣！在我的眼中，他們是狗！在他們的眼中，我也是狗！」

司馬洛沉默了一下，又小心地說：「他們還捉了一個叫李愛娜的女人，知道她給關在哪裏嗎？」

那人搖搖頭：「沒有聽過這個人！」

司馬洛拿起了那瓶酒，遞給他：「喝下去吧！」

「這是幹什麼？」那人錯愕地看着。

「我想聽一些眞話，」司馬洛說道：「我相信，你在喝醉了酒之後會說些眞話的！」

「我已經對你說了眞話！」那人沒好氣地道，「難道，你以為我會對他們盡忠嗎？」

「喝下去吧！」司馬洛命令。

那人聳聳肩，只好喝下去。在司馬洛的槍嘴威脅之下，他把那瓶酒喝下了大半。不久，他就醉態可掬，唱起歌來了。司馬洛再盤問他。那人的回答，還是一樣的，顯然，他所說的，確是眞話了。司馬洛感到失望，但，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了，正如他告訴老汪，這裏的人，很可能也並不知道什麼。

但，他對那人灌酒，却是另有一種作用的。

當他終於斷定那人已經不能再告訴他什麼的時候，他就把那人推到一邊，坐上了司機位，把車子開動了。那人已經忘記了危險，只是靠在那裏唱着歌。

司馬洛駕着那部車子，沿着下山的路行駛，眼睛一面留心着沿路的形勢，後來，到了一段路，他對那裏的形勢，感到滿意了，便把軚盤一扭。車子直向着路邊衝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打開他那邊的車門，跳了出去。

那個人則仍在車中唱着歌。

車子衝出了路邊，沿着一片比四十五度更斜的山坡衝下去。

司馬洛伏在那泥地上，看着那部車子瘋狂了似的在斜坡上打着滾，偶然給一塊突出的石頭一碍，便整架車飛了起來。結果，車子終於「隆」的一聲，炸成了一個火球。

司馬洛知道那人是不會活着的了。

他立即就爬了起來，動身步行回他的旅館去。

那個人的死，大概不會有人懷疑是謀殺。他不過是喝醉了酒，車子失去控制而撞死吧了。檢驗一下他的屍體時，是還可以驗出有酒精存在的。

司馬洛回到了他那間鑿脚的房裏，睡了一夜。他仍然暫時不願意讓那些人捉到他。他希望那人死了之後，上頭會派一個新的人來代替。也許，他可以從這個新人的身上取得一些情報。

第二天白天，司馬洛仍然躲在房間裏沒有出外。現在，他覺得自己是眞的像一個聾啞人了。這個小地方，連報紙都沒有的（就是有，也不會是有他看得懂的文字出版的了），他無法知道此地的人對昨夜那件墜車的事情有什麼看法。在一個沒有

報紙的地方，只好用口頭上去打聽了，但是由於語言不通，司馬洛也是幹不來這件事。

晚上，司馬洛又出動了，晨伏夜動，有點像一隻蝙蝠。他又到了昨夜鐵絲網的外面，找到了昨夜弄開的那個缺口，撕下膠布，進去，又把膠布貼回了。

在黑暗中，他蛇行鼠伏地逼進山頂，又到了那間授課的屋子。今天晚上，只有那個瘦削的歐洲人在那裏單獨「售貨」了。這個人一點笑容都沒有，也許他不會為了失去一個同僚而傷心，但他一定會因為失去了一個同僚而感到孤立的。

這一夜的課程也特別短暫。很早，他就遣走了那些學生，只留下了一個。那是其中的一個日本人，也是個瘦瘦長長的，皮膚白皙，而動作扭扭捏捏，有點女性化的。

他和這個學生一起離開課室，向他的宿舍走回去。在途中，他三次轉過頭來向後面的黑暗探視。司馬洛相信這個人一定是有點疑心的。也許是僱傭兵生活養成的第六感，用不着什麼証據，危險逼進的時候，自自然然地就會知道。

司馬洛等他們進了屋中好一會才潛進，伏在窗外，向裏面窺望了一下。他所見到的是使他噁心的，因為，這兩個人已經躺在一張床上，身上一點衣服都沒有。現在司馬洛明白，為什麼這個歐洲人沒有興趣跟隨他那個同伴到鎭上去找女人了。

司馬洛發覺，他們的交談中是用英語，大概阿拉伯語也不是那個日本青年所擅長的吧？在纏綿中，他們只講過兩句話，那人說：「你眞美麗！」那個日本青年則回答道：「你眞强壯！」

其餘的時間就是呻吟和哼聲。

司馬洛等下去，因為，他知道人在「事後」總會有很多話說的。既然這二個人是由他所聽得懂的言語交談，那就值得他等下去了。

果然，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後，大家都吸着香烟，他們就用英語聊天起來了。那個青年人說：「卡爾先生的死眞可惜！上頭派人來替他嗎？」

「還沒有聽到消息！」那歐洲人說，「但上頭會派人來調查！我叫他們派人來調查的，我總是覺得可疑！」

「調查的人什麼時候會來？」

「誰知道？很可能已經來了，很可能會在查出了眞相之後才來和我聯絡的！兩年前有一次就是這樣！這樣也是好的，可以作最高程度的保密！」

他們又不談這個問題了。那個日本青年說：「我可以在這裏過夜嗎？」

「還是不要了，給別人看到了，不大好！」

那青年穿衣離開，司馬洛也離開了。

他已經知道了他可能知道的。

派來調查的人已經來了沒有？派來調查的又是一些什麼人物呢？當然，可能的話，司馬洛是仍然寧可捉住別人，而不願給對方捉住他的。這主要要看那派來的究竟是什麼人物，司馬洛捉住他們是否有用。如果沒有用，司馬洛只好自己給他們捉住了。如果司馬洛給他們捉住，那是最有把握的，他一定會給送去和李愛娜一起，一定會在黑蟻黨的巨頭監視之下，給以複雜的方式處死示衆。那時，司馬洛就可以把李愛娜救出來，而且也可以找到安芝了。那就是說，假如到時他能夠讓他原定的計劃而脫身的話。但假如脫不了身，那他就完了！

回到旅館的時候，那個掌櫃却並不像先前一樣，卑視地對他不瞅不睬，而是興奮地對他急急地打起手勢來。司馬洛對於手語並不是完全不懂的，他看得出那掌櫃所用的並非正統手語，而只是自己想出來的。他大概可以看出，那掌櫃是在說，有一個女人。但是什麼女人，在何處，就弄不清楚了。

最後，那個掌櫃厭煩地揮手叫他走，不再理他。

司馬洛懷着滿腹疑團回到他的房間去。當他打開門時，他就明白那個掌櫃說什麼了。

原來，他的房間裏有一個女人。

那是一個年輕的阿拉伯女人，作着典型的阿拉伯式打扮，寬袍大袖的，而且還戴了面紗，把臉的下半邊遮住了，只露出一雙眼睛。不過，那雙眼睛却是秋水盈盈的，美麗而澄明。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時，那個女人就輕輕地伸起手來，把面幕拉了下來。

她的整個臉也露出來了。一張標準的阿拉伯女人的臉，但是阿拉伯人之中的是美女。司馬洛忙用手勢問她是誰。在未明白眞相之前，他必須仍舊保持着啞吧的身份。

那個女人用正確的手語回答：「我也是個啞子，我是路過此地的！」

手語倒是無分國籍的，只要你懂手語，你就懂得和任何國籍的啞吧交談了。

「哦，」司馬洛用手語回答，「剛才掌櫃一定就是在對我提起你了！」

「是的，」她說，「我來這裏租房間，但我租不起那些最貴的，便宜的又沒有了！後來掌櫃說這裏也有一個啞吧，也許我可以和你商量一下……」

「你怎能和掌櫃談這許多話呢？」司馬洛要知道。

「我們是用筆交談的！」她說。

「哦，我就辦不到了，」司馬洛說，「我不識字！」

「我是想和你共住一間房間，」她說，「我得在這裏逗留一個星期，等我的父母來！」

司馬洛表示為難。「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我不怕，」她微笑着，「我可以睡在地上，我會付我那一份房租，而且，我會做你的僕人！」她的手在身上那件袍子上動了一動，那件衣服便張了開來，露出了她的身體，她在那下面竟然是一絲不掛的！

司馬洛霎着眼睛。

那是一具圓實的豐滿的胴體，毛髮很濃，那一塊黑色的三角形簡直延到肚臍之處。這是熱情的象徵。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阿拉伯人總是黧黑的，她却並不是如此，她就是白皙的，而且，皮膚很幼嫩。長期給衣服密密地覆着的皮膚，是理應如此的。

這具胴體放射着强烈的吸引力，司馬洛感到咽下唾沫也有困難了。他是一個健康的男人，他自然地有了反應。

「你喜歡我的身體嗎？」她問，「這也是你的！我會給你快樂！」

司馬洛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

這時忽然有人敲門，司馬洛慌忙轉向門口。她說：「我替你叫了熱水來給你洗澡！他們欺負你，收你這麼貴的房租，還不給你熱水！」

她把衣服拉好了，過去開了門，侍役果然把一隻裝了熱水的磁浴缸抬了進來。這間小小的房間，當然是並沒有私家浴室的。

那些人出去了，她替他掩上了門，又說：「你答應讓我住下來嗎？我並不是一個妓女，我的身體是淸潔的，我只獻給和我們同樣的啞吧！而我很少找得到值得我貢獻的啞吧！」

司馬洛點點頭。這種交換實在很便宜，也許是太便宜了？

她又在衣服上一弄，那件衣服便完全脫了下來，掉在地上。她走過來，動手爲司馬洛解開衣服，她說：「現在，讓我服侍你洗澡吧！」

司馬洛的衣服也全給脫了下來。當然，這樣一脫，他的破綻是露出來了，因爲他的黧黑只是用油膏假裝的，他的身體並沒有假裝。他對她解釋：「我剛剛從歐洲回來，我的皮膚很淺色！」

她說：「我喜淺色！」

她把他扶進了那缸熱水中，殷勤地服侍他洗澡。

司馬洛也聽說過，許多阿拉伯女人是自幼就受到了服侍男人的訓練的！就像日本人一樣，但是，親身經歷，這却還是第一次。而他覺得，這個女人的服侍，的確是一流的。

她的手撫在他的身上，而她自己又是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她却能够使他感到鬆弛而舒快，暫時不覺得衝動，能够毫不匆忙地完成這一個洗澡。

後來，她又把他從浴缸中扶了起來，扶他到床邊，用手語對他說：「你躺在這裏不要動！我弄乾淨就來了！」

司馬洛躺在床上看着她用他剩餘的水沐浴。這個時候，司馬洛就開始覺得衝動了。當她來到了床邊的時候，他已經血脈賁張。

她用手在他的身上調弄起來。他的血液流得更急了，但是她却把他按在床上，不讓他起身。然後，她也上來了。起先，她是坐在他的膝上。慢慢地，她沿着他的膝溜下來，兩個人便緊緊地貼在一起了。

司馬洛不知道，她實在是經歷過很少男人，抑或這是她自幼所受的訓練所使然，他只知道，她的緊凑和潤濕，簡直到了使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他的動作開始瘋狂起來了，而她一直在上面迎合着他的動作，每一下都是迎合得那麼順滑，那麼美妙的……

後來，他把她推倒了，和她交換位置，因爲他認爲，男人是應該高高在上的。她也柔順地依從他擺佈。在以後的一個小時之內，他們轉換了好些花式，她好像沒有骨頭似的，不論是怎麼難做的姿勢，她都可以做到。也許，唯一美中不足的祗是，她完全採取了服侍和奉献的態度，完全是爲了他的快樂而努力，就像她不過是一件工具而已。

司馬洛是一個認爲男女應該平等的人，他是不喜歡把女人看作奴隸的。

不過，最後一次，她則顯然地是享受了，她的身上發出了難以控制的抖顫，她低低地呻吟着，她的兩手匆忙但是很輕地在他的腋下和乳上掃着，使他的感激更加尖銳化，而另一個部份，則出現了强大的吸吮力。

於是司馬洛不再保留了，他讓他的熱情迸射，讓自己進入了飄飄欲仙的境界。他知道她是和他一起進入這境界的。

這之後，就是那種無可避免的事後的慵倦了。他們兩個人都睡着了。

後來，大概兩個小時之後，那個女人起床來。司馬洛通過半閉的眼皮看着她。他是永遠不會睡得太熟的，一有什麼聲音動作，他就會醒過來了。尤其是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他更不能讓自己深深地墮入夢鄉的。

他看見她打開了她放在梳粧枱上一隻白色手袋（歐風美雨的傳播是無孔不入的，她雖然是穿阿拉伯服裝，携帶的却是一隻西式的手袋），從裏面取出了一件東西來。

一管皮下注射針，針內有着一種靑色的藥液！

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他早知道不會有那麼便宜的事，現在怎樣呢？讓她替他打一針，抑或是把她制服？

那針內一定是一些痲醉劑之類了，她替他注射了之後，他就會任從擺佈，他們喜歡把他運到什麼地方都行。

讓她吧！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祗有如此，他才能滲入他們的最內部，見到那最重要的人物！爲了李愛娜而做吧！他强迫自己想起李愛娜。

那個女人又回到床邊來了，迅速把針在床頭几上一放，用一條手巾蓋着。她再拿了一條濕的毛巾，替司馬洛揩抹着身上的汗。

司馬洛呻吟一聲，轉過來用背對着她。但，光使她的身影很淸楚地投在牆上，因此她的動作是仍然逃不過他的監視的。

她替他從頭到脚抹了一遍，跟着，司馬洛就從她的影子看到，她已經抓起了那管針，要向他的臀部刺下！

司馬洛用了極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經，甚至不讓臀部的肌肉收縮，這的確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當你明知有一管針要向你的屁股戳下的時候，你這個部份是自然而然地會收縮的。但是，如果收縮，那就會露出破綻了，所以他拚命忍着。

然而，那管針並沒有刺下來。司馬洛聽見房門給撞開了，看見牆壁上那個黑影僵住了，然後「啞吧」就開口了。她用英語叫道：「不——不要——」

撲！撲！司馬洛聽出，那是通過了滅音器的槍聲。牆上那個人影震了震，便倒了下去，司馬洛聽見已跌到地上的聲音。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身來，望向門口，他自己的身子也嚇得在發硬了。他看見門口站着一個矮小的人，全身都是鬆鬆的黑

色衣服，頭部也是給一個黑色的布袋套住了的，這個布袋上開着兩個小小的洞，讓視線可以透過。

這個人的手中還拿着一把手槍，槍咀上，那滅音器中間的小洞還在冒着烟。司馬洛連忙做手勢叫這個人不要開槍。

剛剛還睡在他身邊的那個女人現在已經死掉了。她的胸部兩個子彈洞還在冒着血，那管注射針則已經打碎在地板上。

那個黑衣人踏前了一步，進入了房中把門關上，下了鎖，然後向司馬洛走近。那黑色布袋的裏面，透出來的却是一把女人的聲音，操着英語問司馬洛：「你是誰，告訴我你是誰？你就是司馬洛嗎？」她似乎十分肯定，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啞子。

司馬洛點點頭，淸了一下喉嚨，以沙嗄的嗓子回答：「是的！我是！」

那個女人以迅速的動作把那一隻布袋一掀掀了開來，便露出她的面部。她原來是一個西方人，有着金色頭髮，白白的皮膚，棕色的眼珠，輪廓很秀美，將來會成爲一個很性感的女人的，不過目前則還嫌稚嫩一點，由於她是很年輕的。她問：「你認得我嗎？」

「安芝！」司馬洛難以置信地叫起來。因爲這就是他要找尋的富女安芝了。想不到她會自動出現。

安芝用一隻手豎在嘴唇的前面，示意他不要大聲，然後低聲地說：「司馬洛，你是來找我的，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

「那麼現在你可以帶我走了！」安芝低聲說。

「我——不明白——」

「他們——我們——是來這裏捉你的！」安芝急急地解釋着，「你在這裏殺死了他們的一個教官，是不是？我們三個人給派到了這裏來調查這件事，我們一查就查出了你在鎭上，扮成啞吧！她就來誘惑你，準備乘你睡着了之後就注射一針痲醉劑，然後把你運走，但我及時制止了她！」她揮揮手中的槍，又指指地上那個死去了的女人。

「還有一個人呢？」司馬洛問。

「他在另一間房間裏，」安芝說，「喝醉了酒！是我把他灌醉了的。他不能阻止我們！」

「爲——爲什麼你要救我呢？」司馬洛仍然不明白。

「因爲你可以救我離開這裏！」安芝說，「你不明白嗎？他們一直在監視着我，我知道，如果我一逃走，他們就會殺我了！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情形的。我一個人逃不過他們的掌握，但有你在一起就不同了，你會帮助我！你會帶我逃到安全的地方！」

現在司馬洛是明白得多了。他緊緊執住安芝的兩臂，搖着她：「告訴我，安芝，你們捉到了一個女人，叫李愛娜的，是不是？她現在在那裏？」

「在總部！」安芝說。

「總部在那裏？」

「芝萬尼山，」安芝說。

「我得去把她救出來！」司馬洛咬着牙道。

安芝吃驚地看着他：「你不能的，司馬洛，你知道芝萬尼山在那裏嗎？」

「我知道，」司馬洛點點頭，「那裏全是他們的勢力。但是，他們要把李愛娜公開處死，我不能不去救她的！」

「沒有人能潛入芝萬尼山，」安芝搖着頭，「而且，如果你給他們捉着，你也會給公開處死的！你知道嗎？我們這一次來的任務，就是把你活捉回去！」

司馬洛仍然執緊着安芝的手臂：「我非把她救出來不可，安芝。以前，主要的任務就是把你帶回去，但現在，救回李愛娜也是同樣重要的任務了。要就兩個人一起帶回去，要就一個也不回去！」

「但是，」安芝說：「這是沒有希望的事！你潛不進去，也走不進去！」

「但是你可以把我捉進去，」司馬洛說，「這本來就是我的計劃，讓你們把我捉進去，我帶着你和李愛娜逃出來！」

「你在開玩笑！」安芝的眼睛睜得極大，「這是不可能的！」

「這不是百份之一百成功的事，」司馬洛說：「但我是有相當大的把握的！」

「那麼，我呢？」安芝說，「我怎麼辦？」

「你把我捉進去，」司馬洛說，「我走時一定會帶着你，如果沒有你，我不會走！」

「不！」安芝哀鳴起來，「我不能回去！我已經灌醉了他們一個，又殺死了他們一個！」

司馬洛看看地上那具屍體。「這是不難安排的！」他說，「這個人，就算在我的帳上好了！當是我殺的！在我殺了人之後你才把我捉住！反正，他們是要殺死我的了，我多殺了他們一個，也不過是一死而已！」

安芝呆呆地望着司馬洛。在她看來，這個計劃，實在是連想也不能想的。

「爲什麼？」她終於說，「就是爲了救那個女人？」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就是爲了救那個女人！」

「那麼——你一定很愛這個女人！」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我不知道！我很可能從來沒有眞正愛過一個女人！但，我總覺得，我是欠她什麼！」

「那麼你就是愛這個人了，」安芝說，「不然，你不會爲她冒這個險！」

「算我是吧，」司馬洛說：「但總之我是一定要幹了！這是唯一的一個機會，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就很難再進去了！」

「但是……你對那裏面的情形是一無所知的呀！」

「你却知道很多，」司馬洛執住她的兩隻手臂，輕輕地搖着她，「你告訴我吧！有了你，我的把握更大了，因爲，除了可以供應內幕情報之外，你還可以做內應，在暗中帮助我！」安芝呆若木鷄地坐在那裏，看着司馬洛，不敢答應這個計劃，但又知道是事在必行的。司馬洛又說：「我們還有時間，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吧！」他一手把她的槍拿了過來，「這槍是那裏來的？」

「醉了的那一個，」安芝說，「我是從他的身上偷的！」

「他不知道是你偷的，」司馬洛說，

「那就好辦得多了！我可以解釋說是，她把槍拿來用的，但是，最後却給我搶了過來用！」

× ×

與安芝同來的那人是一個壯碩的大漢，他正在那間房間的床上躺着，發出着鼾聲，酒氣醺天的。安芝提着一大桶冷水，向他的頭上淋下去。

那人「哇」的叫了一聲，跳起身來，揉着眼睛，罵了一句不知什麼，又躺回下去，發出了鼾聲。

安芝氣結地一歪嘴唇，又去拿了一桶水，再向他迎頭一潑。這樣潑了第二次，那人就醒過來了。他坐了起身，噴着水，揉着眼睛，兇罵着，一時連方向也分辨不出來，那張床已經全濕了。

「阿旺！」安芝捉住他的兩肩，搖着他，急切地叫，「阿旺！快點醒過來！」

「吓？」那雙充血的眼睛終於張開來了，「我們——我們在那裏！」

「快點起來！」安芝催促道，「情形不大好！絲花已經死掉了！」

「什麼？」阿旺幾乎像火箭升空般地跳起，酒意消退了百份之九十了。

「絲花已經死了！」安芝說。

「那個那個司馬洛——」

「你來吧！」安芝說道：「我帶你去看！」

阿旺是赤着上身，祇穿一條短短的內褲的，現在他就把衣服穿上了，匆匆地和安芝一起離開了房間。他們繞過走廊，到了司馬洛的房間外面，安芝四顧無人，就把房門推開，和阿旺一起閃了進去。

房裏的情形，使阿旺吃驚地抽噎了一聲。他看見那個女人躺在地上，已經死去了，身邊的一灘血已經開始凝結。至於司馬洛，則赤着身子伏在床上，一動也不動。那把手槍就丢在旁邊。

「他也死了嗎？」阿旺問。

「沒有，」安芝說道：「他祇是睡着了！」

「謝謝阿拉，他死了，我們可就痲煩了！」阿旺祈禱般地閉了一閉眼睛，然後又問：「發生了什麼？」

「我——也不大清楚，」安芝皺着眉頭，「我——我在大約一個鐘頭之前聽到有點聲音似乎不大對勁，於是我就跑來看看。我來到時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是我的槍！」阿旺忽然又叫一聲，手把地上的槍拾回了。

「一定是絲花拿了你的槍來！」安芝說，「我看情形是這樣的，絲花依照我們原定的計劃，等司馬洛睡着了後，就在屁股上給了他一針！可是這一針並沒有使司馬洛上失去知覺，司馬洛跳起來打她，絲花一定是取出來了一把槍，但是結果却給司馬洛奪了下來。司馬洛把她槍殺了，這之後，針藥的效力發作，司馬洛便也倒了下來！」

「這狗養的！」阿旺憤怒地吼叫着，踏上前了兩步，用槍咀抵住了司馬洛的太陽穴，「我要殺死他！」

安芝要使用了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忍着沒有去阻止阿旺。她知道阿旺是決不會殺死司馬洛的。果然，阿旺鬆了一口氣，把槍拿開了。

床上的司馬洛，則一點反應都沒有。他是眞的暈了過去的。他的屁股上，的確刺了一針，不過替他刺這一針的人並非絲花，而是安芝了。爲了實行他們的苦肉計，安芝不得不替他補上一針。

「我們把他運回去吧！」安芝說。

× ×

當司馬洛終於醒過來的時候，不過是大約二個小時之後。那一針痲醉針藥，藥量是已經減到四份之一了。不過是僅僅使他暈了過去，不會使他暈了很久。這樣對方預先的計劃自然是不同了。絲花第一次要向司馬洛的身上注射進去的那滿滿的一針，可能使他暈上兩天的。

由於藥量不大，司馬洛也不覺得太痛苦了。他祇是有着飄飄然的感覺，以及頭部微痛，他並沒有張開眼睛，而是首先傾耳細聽。他聽到的是一架飛機在飛行中的引擎聲。

身邊似乎沒有其他的人在着了。司馬洛小心地把眼睛張開了綫，看見他是正躺在一架運輸機的尾部。憑他所聽到的聲音，以及飛機那殘舊的外表看來，這該是一架二次大戰時遺下的老爺飛機了。司馬洛的身邊有好幾隻沉重的木箱，箱面上沒有印字的，但他猜箱內的東西有很大可能性是軍火。這架飛機是正在飛行中的。

他很慢很慢地頭轉側，向另一個方向望過去，就看見了人，他首先看見的這個人就是安芝。安芝正坐在地上，背挨着一隻木箱，正在瞌睡。

再前一點，飛機機頭那邊，他看見一個座位裏坐着一個他不認識的機師，另一個座位之中則是坐着阿旺。這兩個人都正在全神貫注地向前面的夜空窺視着，並沒有留心後面的事情。

司馬洛輕輕地動了一動自己的手脚，發覺他的手和脚都是自由的，並沒有給縛住。他們顯然對那些痲醉藥很放心，認爲他起碼會暈上兩天的。他在心裏微笑，這樣是最好的了。他們對他不提防，他行動起來方便得多了。

如果要的話，他大可以現在就撲上去把阿旺及機師二人制服的，不過，這樣做危險性是很大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他的目的地是黑蟻黨的大本營，而現在他還不會到達。飛機在空中轉側，司馬

在一架軍用的蓄機尾艙中，安芝用手語警告司馬洛要裝睡下去。

洛便乘着這轉側之勢稍爲滾動，伸出脚去，碰了一下安芝的脚。

安芝整個人差點跳了起來。她張開了眼睛看着他，司馬洛對她擠擠眼。安芝急急地向司馬洛做着手勢。她所在的地方是有木箱遮住的，機頭那裏看不見，所以她不怕做手勢。她的手語並不高明，不過他們事先已有過了默契，所以司馬洛也總算看得懂她的意思。她是在說，司馬洛應該繼續假裝下去，千萬不要表示他是已經醒了過來。司馬洛點了點頭，又閉上了眼。

飛機傾斜轉側，而且稍爲傾斜，這表示飛機是正在降落了。

果然，在大約十分鐘之後，飛機便降落了。在飛機停定了之後，阿旺和那機師便從機頭的座位起身，向後面走來，一面用阿拉伯語交談着，安芝則打開了飛機的門。這些司馬洛都是通過張開了一綫的眼縫看見的。

二個男人走了過來，把司馬洛拖動，拖向飛機的門口，抬了出去，一面對飛機外面的一些人叫喊着。原來那下面已有人在接應了。

司馬洛給換上了一部汽車，塞進了座位中。

他仍然放軟着身子，扶他的人一放手，他便軟軟地向前仆去。於是那人再扶起他，把他在座位上橫放了。

然後，車子就開動了。司馬洛一直閉上了眼睛，他用不着看路，這是由於安芝早已告訴了他，他是會給帶到什麼地方去的。他祇是覺得，那條路相當崎嶇，篩動得很厲害。

他在心裏計算着時間。十分鐘，不過大約十分鐘之後，車子就停下來了。這表示從機場到他們的大本營，也不過是十分鐘路程，那麼，從大本營到機場去，同樣地也是祇要十分鐘路程。

車停了，車門打開，司馬洛又給抬了出來。他的眼皮又張開了一線，窺看着身邊的情形。他窺見這裏也是和那座訓練營差不多的，多數是大蠶蟲般樣子的那種鐵皮屋，不過間中也有幾間是用磚頭及泥土建築而成的。

司馬洛就是給帶到了其中一間磚頭建成的屋子，那屋子的那度大鐵門給打開了，司馬洛給抬了進去，放在地面的一張毡子上。司馬洛嗅到毡子上發出着一陣異味。曾被囚過在這裏的人有多少？無疑地，這些磚頭砌成的小屋子，是作監獄用途。

他又聽見鎖鍊的叮叮之聲，覺得右手腕給一隻金屬的扣扣住了。然後，把鎖鎖上。司馬洛知道，他的手是給鎖在一根與牆壁相連的鎖鍊上了。

有人在用阿拉伯語說着，這其中包括安芝在內。後來，有新的脚步聲來到門外，人們馬上就肅靜下來了。來的一定是一些重要人物。

司馬洛又把眼皮張開了一綫，看見果然來了三個身裁高大的男人，他們身上穿的是西式的便服，頭上則罩着黑色的布袋，就像劊子手似的，面貌不能辨認。司馬洛的心內一陣緊張，這三個人，無疑地就是黑蟻黨的最高首領了。

這三個人的其中之一用阿拉伯語對那些把司馬洛抬來的人吩咐了一番，然後轉

向安芝，用英語說：「你幹得眞好，安芝，你幹得眞好！」皮靴的聲音踏上前，忽然，一隻堅硬的靴尖踢在司馬洛的肋骨上，痛苦像炸彈爆發似的，司馬洛很困難才能使自己完全沒有反應。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馬洛了，」那人吃吃笑着，「很好，很好，他活得出名，我會讓他死也得出名的！他死的時候，我會讓上千上萬的人看着他死！」

「他什麼時候才會醒過來？」另一個人問。

「看來還要兩天！」

「可以叫醫生替他打一針，他就醒過來了！」

「不，就讓他暈着好了！這傢伙的本領並不差，讓他暈着，他就無所施其技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的死期已到！」

「我眞想現在就把他勒死！」

「難怪你這樣想，他殺死的其中一個人是你的弟弟！但，我們是必須讓他多活兩天的。我們首先得讓消息傳出去，讓多一點人知道他是已經落在我們的手中，他活着時給我們以羞恥，但不要緊，他死時還給我們聲譽！」

「我們爲他設計的死刑，也算是世界創舉了吧？」

「爲他和他那個女人而設計的！」第一人冷然着更正。

司馬洛奇怪，這些人是爲他設計了一種怎樣的死刑，而「那個女人」又是正給囚在何處？

「好了，我們去安排吧！」第一個比較權威的人又說，「記着，別給他吃的，也別給他喝的。」

陸空槍戰　載美凱旋

腳步聲走向門口，那大鐵門「砰」的關上了，外面鎖匙在匙孔上轉動的聲音。司馬洛在門一關上之後就跳了起來，撫視着手上那鎖鍊。那鎖鍊上是鎖了一隻大鎖的。這隻大鎖雖然沉重，却不大複雜，司馬洛相信，他是很容易把它打開來的。

他捧着鎖鍊，站到那隔着鐵柵的窗前，向窗外望出去。

原來這屋後的窗子朝着的就是一片山坡，光禿禿的向下面伸展，伸到了沙漠的邊緣上。

很遠很遠，在星光之下，他可以看到一座機場，大概就是他們來時降落的那座機場了。這機場上，一架飛機正在起飛。除此之外，司馬洛就看不到什麼了。

他在地上再坐了下來，等着。他的手在自己的肚皮上搓着，就像那裏有什麼不舒服似的。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窗子下面的牆壁上忽然響起了輕微的敲擊聲。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便動一動手上的鎖鍊，發出「叮噹」之聲，作爲回答。

「司馬洛！」安芝的聲音在外面低聲地說。

「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你知道他們給你們安排了怎樣的死刑嗎？」安芝問。

「怎樣的死刑呢？」

「他們找到了兩大箱黑蟻，」安芝說，「他們要把你們縛在兩根柱子上，周圍放水，黑蟻倒在你們的腳下。水愈放愈多，黑蟻就愈往後走，最後都退到你們的身上，一直把你們纏死爲止！」

司馬洛身上的毛髮根根豎了起來。

他困難地咽了幾口唾沫，才低聲地說：「我並不打算等到他們來向我行刑！怎麼樣？李愛娜在哪裏？」

「一切都和昨天一樣，並沒有改變，」安芝說，「她仍然是關在老地方！」安芝是早已把這個地方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司馬洛的，司馬洛雖沒有機會實地參觀過，却已知道得相當淸楚，他知道他被囚的這間小磚屋，是在大本營的哪一個部份。

「那麼，我們可以照原定計劃動手了！」他說。

「不，」安芝說，「飛機飛走了！」

司馬洛說：「嗯，我看着他飛走的！什麼時候回來？」因爲，逃出這裏，他們必須要有交通工具。他們的理想交通工具就是飛機。

「明天晚上！」安芝說。

「那麼，我們豈不是又要在這裏多躭一天？」司馬洛担心地說。

「沒有辦法，」安芝說，「不過，在這裏躭到明天晚上，是也有好處的！」

「什麼好處呢？」

「明天晚上這裏有宴會，招待一些重要的嘉賓，許多人會喝醉酒！」

「唔，這的確是一個好處！」司馬洛說。

「需要我替你打開這門嗎？」

「用不着！」司馬洛說，「到時候我自己會弄的！你不要動手，這樣，我就是失敗了，他們也不會賴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告訴我，什麼時間適合動手！」

「你看得見極右邊那個用磚頭砌成的方墩嗎？」安芝問。

司馬洛又站了起來，望出窗外，向極右方望過去。

「嗯，」他說，「我看見的。那是什麼？」那是用磚頭砌成，大約三呎高，十呎長，一座水池狀的東西。

「我們在那裏焚燒垃圾的，」安芝說，「明天晚上，從天黑了之後開始，你就注意着那裏，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會在那裏繫下一條白色的絲巾。當你看見那裏搭着一條白色絲巾，你就可以出來了！」

「好吧！」

「現在你休息一下吧！」安芝說。忽然一件東西從窗外丟了進來，「撲」一聲落在地上。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

「吃的，」安芝說，「你又不是眞的失去了知覺，你是不能不吃東西的。但是，你得完全吃掉，不能剩下一點點來讓他們看見！」

「我知道！」司馬洛回答。他說着，就開始狼吞虎嚥起來了。他的肚子是那麼的餓，他也根本不相信，他會剩下什麼來的。

「記着，」安芝說，「記着。」

「我記得了！你有去看過李愛娜嗎？」司馬洛立即又問道：「她有沒有受到傷害？」

「沒有，」安芝說，「她還是一樣！」頓一頓，又說：「你一定得成功，司馬洛，你一定得成功，司馬洛，因爲我實在忍受不住了！」

「我會成功的！」司馬洛對她允諾，「第一件事，我就會替你把他殺掉。」

司馬洛口中所說的那個「他」，就是其中一個黑蟻黨的首領，也正是最權威的一個。他也是使安芝最不耐煩的一個了。當安芝回到她的宿舍時，他已經在那裏等着她了。他是一個高大的阿拉伯男人，並不英俊，只是表相兇悍，臉皮上充滿了暗瘡惡化形成的小洞，有點像柑皮。他沒有在頭上罩着那隻黑色布袋，也不見得就好看了多少。

「你到那裏去了？」他涎臉而笑着問安芝。

「唔——呃——只是出去散步，」安芝的心大大地跳了起來，「天王，你在這裏幹什麼？」

「只是要和你談談天，」這個給安芝稱爲天王的人說着走過來，一隻手親熱地搭在安芝的肩上，由她的肩撫到了腰間。安芝的腰一僵，感到了一陣噁心。

「談些什麼？」安芝並沒有推開他的手。

「我是那麼興奮，」天王說，「我的心情太好了。捉到了司馬洛，使我很高興！他這個人，很會利用宣傳攻勢，現在我捉到了他，我也可以反利用他已經造成了的宣傳效果了！」

「呃——我們明天再談好嗎？」安芝說着，不得不輕輕推開天王的手了，因爲那隻手漸漸伸向她的肋部，再進，就要到她的乳房上去了。「我要洗一個澡！」

「不要緊，」天王說，「你一面洗澡，我坐在一邊和你談，還不是一樣？」

「你在開玩笑！」安芝道。

「但我們是兄妹嘛，」天王說，「怕什麼？」

「這對兄妹的年紀已經太大了！」安芝說着，推着天王的背脊，把他向門口推去。

天王嘆一口氣，只好出去了。安芝關上了門，伏在門上，發出了一陣戰慄。她實在很害怕這個天王，她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

一直，天王都想和她上床。也許是因爲她的美麗，但是安芝知道，更大的理由還是爲了她的錢。假如，他和她成爲了夫婦，她的財產，就會由他支配，而且，再久之後，連她父親的財產，也會讓他染指了。

這就是安芝最害怕的事情。最初她是貪刺激而參加的，另一方面，她也是被他們的宣傳攻勢所蒙蔽了。漸漸，安芝才明白，她是中了他們的圈套。加入了之後，她一直都要支出鉅額的金錢。他們完全是爲了利用她的錢，才讓她參加的。除此之外，她對他們就完全沒有用處了。

但安芝很是機警。她知道如果她企圖脫離的話，她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因此，她甚至沒有表示她想脫離。而且，她還很積極地參加受訓。她學習用槍，學習自衞搏擊術，因爲她知道這些對她是很有用處的。

果然這些對她很有用處的。起碼，她就用她學來的本事替司馬洛殺死了那個要用痲醉藥的女人。她希望司馬洛是眞的名不虛傳的，這一次能把她救出去。

安芝走進浴室去，放了一缸水，躺了進去，讓自己浸在淸涼的水中，讓那淸涼的水安撫她那緊張的神經，好久好久，她才從浴缸中起來，上床去了。

×　×

另一方面，司馬洛則在被囚在那間小屋子裏，耐心地等待着。

安芝給他的食物，他已經如她所言，都吃掉了，一些也不留。吃完了之後，他就伏在那床上，讓自己入睡，以替自己爭取一些新鮮的體力。不過，他也並沒有讓自己完全入睡，他的神經，仍然是每一部份都保持着警惕。一點點細碎的異聲，都會使他驚醒過來的。這一夜裏，他就驚醒過兩次。

第一次是被笑聲驚醒的。他發覺那是一個女人的笑聲，就來自他的窗外。他連忙爬起身來，憑窗向外面望，看見有兩個人正在窗外的月影之下掙扎着。這兩個人是一男一女兩個年靑人，都是司馬洛所不認識的，而他們正在做愛。猛烈但是持久的做愛，充份表示出阿拉伯人在這個方面的能耐。

他們只是借這屋後的僻靜處來作陽台而已。於是，司馬洛又不再理他們，再回去睡了。

第二次，司馬洛却是給一陣槍聲所驚醒的。

他又跳了起來，捧着鎖鍊，撲到窗前去向外望。這一次，他所見的人則是在遠一點的了。一個人正拿着手槍在那空地上練靶，那些靶子，就是一排空玻璃瓶，排列在地上的。

那人很輕鬆而悠閒地扳着槍機，放出一槍又一槍，而每一槍都能把一隻玻璃瓶擊碎。沒有一槍落空的。

司馬洛瞇起了眼睛看着這個人，看見他就是那個蒙面的領袖人物。在這裏，凡是槍法好的人，都是他的最大敵人，因此，司馬洛知道，這就是他第一個應該除去的人，尤其是，他還是其中一個蒙面的首領。

那個蒙面的首領練了半個小時的槍法，消耗了一大批玻璃瓶，然後才望着他那個擺玻璃瓶的助手，沾沾自喜地走了。

司馬洛離開窗口，又躺了下來。他希望，這個地方，不會有太多這種神槍手。

第二天，天快要黑的時候，司馬洛又聽見飛機的聲音了。他又跳了起來，跑到窗前去看看。這架飛機是從小屋子的頂上經過的，他注視着那遠處的機場。

飛機盤旋了一圈，就在機場上降落了。這時司馬洛就可以看到，這正是昨夜把他載回來的那一架飛機。安芝已經說過，這架飛機是會載來一批客人的。因此司馬洛用不着懷疑來者是一些什麼人。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那批客人就來到了基地上。現在，司馬洛已經被當爲了一件珍奇異寶似的，當這批客人一到達，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這監房來欣賞司馬洛。

司馬洛又詐作昏迷在那裏。那些人把他圍住了，吱吱喳喳地用阿拉伯語在交談

着。司馬洛沒有把眼睛張開一線，由於此時仍然是白天，光線還相當充足，很容易露出破綻的。不過從那些人聲裏，他聽到來者是有男有女的。

他們圍着司馬洛吵了一陣，然後毫無顧忌地，幾隻脚向司馬洛踢來，跟隨着的是一連串的咒駡。那痛固然難忍，簡直痛得他懷疑肋骨已斷掉了兩條。但更困難的還是，他要保持着自己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幸而只是這幾脚而已，跟着，那個蒙面的首領，就加以喝止，再沒有脚踢過來了。

司馬洛忍着心中的怒和恨，一動也不動地挨着時間。好不容易，才挨到那些人走了。這之後，他在那裏再躺了三個小時，然後才爬起身來，望向窗外。

現在天已經全黑了，他看不到外面有什麼動靜。不過，他那隻窗口，却也是望不到多少地方的。不過照他的計算，宴會開始到現在，應該已經到了酒酣耳熱的程度了。

但是，那個土墩上，白色絲巾還是沒有出現。

司馬洛繼續注意着。

有一個男人走過來，一隻手仍拿着酒瓶，蹣跚着走。

看他的步伐，就知道那瓶酒對他是毫無好處的，他已經喝醉了。他實在不需要那瓶酒。

這個人蹣跚着，走了幾步又停一停，把酒瓶舉到唇邊去喝一口，然後又再走。終於，他到達了那個用以焚燒垃圾的土墩旁邊，又停了下來，再度舉起那隻酒瓶。但是這一次，酒瓶還沒有觸到嘴唇，就已經支持不住了。他的腿子一軟，就在那泥地上仆了下來。人一動也不動了，而那瓶酒就丟在地上，瓶中的液體流瀉出來，使泥地濕了一塊。

司馬洛從舌根下擠出一口唾沫，困難地咽下了他那乾枯的喉嚨。這是自然的反應，因爲自從昨夜吃過了安芝給他的那些食物之後，他就沒有再喝過一滴水或任何食物。他現在是正在「昏迷」中的，就不會有人送食物來給他。而且，就是他醒着，那些人也不一定會給他送來什麼的。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來使他受苦，這一批阿拉伯人，都是沒有人性的瘋狗！

總之，現在的司馬洛是又餓又渴的。

他繼續在那窗前守候着。

幾分鐘之後，他又看見有人經過。那是兩個年輕的男女，女的嘻嘻哈哈地笑着逃在前面，男的追在後面。他們也是踏着醉步的。那男人終於會追上女的，追到時他們就會一起上床，如果沒有床，他們就會在地上來。

人人都喝醉了，時機應該差不多成熟了吧？

接着，安芝就出現了。她忽然出現在司馬洛的視線之中，匆匆走到那個醉倒了的人身邊，蹲下來把那人推推。那人完全沒有反應，安芝就把她繫在頸上的一條絲巾解了下來，搭在那土墩上，雙手穿進那人的腋下，把那人拖走。她拖着那人出了司馬洛視線之外，那條白色的絲巾却仍然留在土墩上。

「好傢伙！」司馬洛微笑着低聲道。她的確做得很聰明，借着扶走那個醉漢爲題，就沒有人能說，她是故意把那絲巾放在土墩上的。

而這個時候，司馬洛已迅速地開始行動了。他把身上那件背心拉了起來，就露出了肚皮。如果是熟悉司馬洛的人，此時就會看到，司馬洛的身裁，此時是異於從前了。不同的地方就是肚子大了一點，就像一個本來十分壯健的人，因爲年紀關係，肚子已大起來了。

但司馬洛這肚子却是另有古怪。他用姆指的指甲用力地向肚皮的邊緣刮了幾下，那皮便破了。他伸手指進那破洞裏，用力一掀，整塊肚皮便掀了下來。

並沒有肚破腸流。肚皮掀去了之後，下面仍然是肚皮。

自然，司馬洛掀下來了的這一張肚皮，不過是一張假肚皮而已。他把這張假的肚皮放在地下。那肚皮的裏面，原來是收藏着好些細小而奇形怪狀的東西的，其中包括二把薄薄的飛刀。司馬洛把這些東西都取了出來。

他所應用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根短短的，以很奇異的角度彎曲着的鋼線。他把這根鋼線伸進了手上那條鎖鍊那把鎖的匙孔之中，撥弄着，過了沒有多久，輕微的「格格」一聲響，那把鎖便給打開了。

他脫離了那條鎖鍊的縛束。

跟着，他就走到了那度大鐵門的前面。同一根鋼線，也把那鐵門上的鎖掀開了。輕輕地，司馬洛把那度門拉了開來，於是他就第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得見這座大本營的另一面了。

他發覺他這間小屋子是獨立的，離開其他的屋子很遠，怪不得屋後會給男女們用來作幽會的陽台了。

大約在二百呎之外，就是一間那種蠶蟲形的軍營式屋子，裏面並沒有亮燈。再遠一點還有好幾間同樣的屋子，以不同的角度躺在那地上。一如安芝所說的。這些屋子裏面，只有一間是還燈火通明的。他知道這間亮了燈的屋子裏，就正是飲宴舉行的地方了！

司馬洛把門掩上了，就每隻手各執一把飛刀，通過月光下的空地，向最接近他的那間屋子奔過去。現在，如果有人發現他的話，這個就是最不幸的人了，因爲，司馬洛的飛刀，一定不會留情。

但是沒有。司馬洛安全地到達了那間屋子，躲進了陰影之中，鬆了一口氣。這時，他就隱約聽見音樂聲。那音樂聲是從亮了燈的屋子那邊傳過來的。屋中一定還有些未醉的人，正在飲酒跳舞作樂。一個舞會，不論是如何狂歡，也沒有可能每一個人都醉倒的。

司馬洛沿着那間屋子的牆外蛇行鼠伏地移動着，數着那些窗口，到了第三個窗口的外面，就停了下來，伸手進窗內，摸索着。

在黑暗之中，他首先摸到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叠書，一面小鏡，然後是一隻紙皮盒。把紙皮盒掀了開來，再伸手進盒內，他就摸到了一把槍，他的心與奮地一陣跳，迅速把那槍取了出來。那是一把實彈的手槍，槍咀上已裝好了一隻滅音器

的。

司馬洛不禁微笑，喃喃着低聲說：「謝謝！安芝！」因爲，他與安芝是早有默契的，這把槍，就是安芝放在那裏的。

有了槍在手，他的安全感自然是大大地增加了。

司馬洛拿着槍，在那昏暗之中前進着，經過一間又一間的屋子，最後到達了那間亮着燈的大屋子旁邊。

他在窗外向屋中窺望了一下。不錯，還有二十多人還在那裏飲酒作樂，多數都已經醉態可掬了，但是有一個人，則仍然是冷靜地坐着，酒杯很少沾唇的。這就是那個罩着頭的首領。另外二個首領也是罩着頭，坐在他的身邊，不過這二個却是醉得連坐也坐不穩了的。只有這一個最權威的首領，仍然是那麼清醒而冷靜地坐在那裏。那頭罩的眼洞裏，凌厲的眼光透出來，掃視着其他的人。

司馬洛一咬牙，離開了那個窗口，又向另外一間屋子走去。他現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李愛娜救出來。這是他給安芝「捉」回來的主要目標。

他也知道李愛娜是給關在何處，安芝告訴過他的。

司馬洛穿過了黑影，經過了最後一間那種屋子，就看見了另一座獨立的紅磚屋，和他被囚的那間一樣的。

不過，與他不一樣之點却是，這間屋子的前面，是有二個守衞看守着的。這二個守衞却並未喝醉酒。他們是淸醒地坐在那裏的。

他們的手中並且有槍。

他們之所以會給派駐在這裏，大概就是因爲，李愛娜是醒着而不是暈去了的，非嚴加防範不可！

最後一間屋子的陰影，與那間磚屋有一段距離，而，兩個守衞是各守在屋子的一角的。司馬洛有把握開槍擊倒其中一個，但是沒有把握兩個一齊擊倒。很可能當他擊倒了其中一個時，餘下的一個就會躲到屋角的後面去對他進行還擊，這樣一鬥起來，就什麼都完了。

司馬洛停了下來，皺起了眉頭，考慮着。現在他該怎辦呢？一個無聲的辦法，把他們兩個人一齊幹掉。

但司馬洛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如果他不是那麼有辦法，他也沒有胆量進這裏來了。

這個辦法是一個醉漢供應給他的。這個醉漢的手中拿着一隻酒瓶，蹣跚着走來，在很接近那間磚屋的地方越過。他一面走，好幾次都差點仆倒下來了。司馬洛在心裏祈禱，希望他會走到屋子來。他的祈禱果然應驗了，那醉漢果然向司馬洛躲着的這屋角走過來。

他轉過了屋角，司馬洛對他招招手，說：「唏，過來！」

那人呆呆地看着他，不由自主地走過來。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襟，另一隻手執着拳頭擊下去。

那人倒向後面，撞着牆壁，給牆壁反彈回來，又仆倒司馬洛的身上。司馬洛把他接住；這人的身子原來已經變得軟軟綿綿的了。司馬洛在地上把他放了下來，看見他果然是已經暈了過去。

這幾下動作，紅磚屋門前的那二個守衞人員是並沒有看見的。過了兩分鐘，他們又看見那個醉漢從屋角的後面繞了出來。同樣的打扮，同樣地走着醉步，也還是拿着那隻酒瓶。

這個醉漢蹣跚着向這二個守衞走過去。這二個守衞看着他，倒因爲自已沒有機會參加飲宴而感到欣羡。他們都但願能够和這個醉漢交換地位！

那個醉漢走到了左邊的那個守衞的身邊。張開兩臂向這個守衞抱過去。

那個守衞吃吃笑着：「唏，傻瓜，別胡鬧吧！」

但是，剛剛這樣說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把刀子刺進了他的腹部。他的喉嚨間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音，身子劇烈地痙攣，也抱着對方。

由於醉漢的身子遮着，另一個守衞是看不到發生了什麼的，但是，他却也感覺到了有點不對。

「唏！」他叫道，「你們怎麼了？」

那醉漢急速地轉過身來，手一揮，一把薄薄的飛刀就從他的手中飛出，直飛向這個守衞的喉部。這個守衞倒下來，馬上就死去了。第一個守衞，這時才倒了在地上。

他和他那個同伴，差不多是同時死去了的。

這個醉漢，不用說就是由司馬洛所扮演的。而原來的那個醉漢，現在正半裸着躺在屋角後面的地上。

司馬洛離開了那個守衞的屍體，繞到磚屋的後面去，敲敲那窗棚，低聲叫道：

「李愛娜！」

一張面孔立即在窗內躍現。那果然就是李愛娜的面孔，很蒼白，披頭散髮，雙目無神的。但毫無錯誤，正是李愛娜的面孔。

「你——司馬洛——」李愛娜難以置信地。

「我來救你！」司馬洛低聲叫道。他跟着再繞到了那磚屋的門前，在那二個守衞的身上找一找，却找不到鎖匙！

他只好用他的工具去開門。

就在同一時間，在那宴會裏，那個淸醒着的首領站了起來，對其他的人說：「失陪了，我要出去巡視一遍！」

沒有人睬他。那些人都祗顧在那裏飲酒作樂。那個幪面的首領轉身走出了那間屋子，手在腰間的槍柄上摸了一摸，然後沒入了黑暗中。

這時，司馬洛仍然在那間磚屋的前面，弄着門上那把鎖。這把鎖並不是太複雜的一把鎖，當然也難不倒他的。很快，那匙孔內透出「格格」一聲，鎖舌便彈開了，司馬洛把門拉了出來。門內，鎖鍊的响聲，李愛娜的聲音哀鳴着：「司馬洛！」

司馬洛跳了進去。

李愛娜投進了他的懷中，緊抱着他。「司馬洛，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來，我還以爲——你是怎會進來的？」

「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司馬洛說着，在李愛娜的手中塞進一把槍。這把槍就是他從其中一個守衞的手中取到的。

然後，司馬洛就動手替李愛娜打開她

的鎖鍊上的鎖，一面弄着，他一面就簡畧地把他的計劃對她說出來。……

× × ×

安芝這時正在她的屋子裏，在黑暗之中，躺在床上等着。早些時候，她推說酒喝得多了，頭痛而離開了宴會。她是在這裏等着司馬洛來接她。

門被輕輕地敲响了，她霍的坐了起來，差點叫出「司馬洛！」但在最後一秒鐘，又把自己禁制住了。她祇是說：「進來吧！」

房門推開了，一個人影走了進來。這個人影說：「怎麼了，安芝，你連前面的大門都沒有關上！你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嗎？外面酒醉的人太多，如果有一個男人闖進來！」

這把聲音使安芝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這聲音不是屬於別人，正是屬於那個首領的。

他來了！幸而她沒有喊出了司馬洛的名字。

燈亮了。安芝坐了起來，恐怖地看着那個給黑罩罩住了的，毫無表情的臉。她問：「你有什麼事？」

那人吃吃笑：「我是來對你好的，安芝！」

「請你出去好嗎？」安芝畏縮地說，「我——我不六舒服！」

「我知道，」那人又狡猾地吃吃笑着，「我就正是爲了這個而來的。你不舒服，我可以服侍一下你，要不要我替你按摩一下之類？」他老實不客氣地在床上坐了下來，一手搭在安芝的腿上。安芝好像觸到了毒蛇似的猛然一縮，低低地叫了起來：「不要！」

那人嘆了一口氣。「我知道的，安芝，我知道你向來都不喜歡我！」

「我——我是喜歡你，」安芝吶吶着，「我很喜歡你！不過在我的眼中，你祇是像一位兄長！」

「我却沒有把你當作妹妹，」那人發出着沉沉的吃吃笑聲。

「你——喝了太多酒了！」安芝吶吶着，在床上縮後。她方才害怕這個人的醉態，而且心裏也焦急，因爲司馬洛是隨時會來到的，這個人如果仍然留着，就會破壞他們的計劃了。

「相反，」那人擺擺手，「我並沒有喝酒，我簡直是滴酒不沾唇的，因爲，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好久了！」

「爲什麼？」

「我要你，安芝，」那人把頭上的黑罩取了下來，露出了那張獰惡的面孔，「我今天晚上就要得到你！」他的神情是嚴肅的。

「不要！」安芝哀求着，「天王，你——是在開玩笑！」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今天晚上，我得到你，明天，我就和你舉行婚禮！你會成爲我的妻子！」

「不！」安芝搖着頭縮得更後。

這時，天王就忽然拔出了手槍來，臉上的表情，是更加使人駭怕了。他冷冷地說：「你祇有兩條還可以選擇，安芝！讓我殺死你，或者是做我的妻子！」

「你瘋了！」安芝說，「殺死了我有什麼用？誰支錢給你們——」安芝說到這裏，忽然自悔失言地停了嘴。

「哦，原來你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了，」天王冷笑着，「原來我的小妹妹，並不如我所想像中的那麼笨的！」

「我有的是錢！」安芝說，「你逼我做我不願意的事，我錢就不拿出來了！」

天王搖着頭：「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安芝！我不能再等下去！我必須佔有你，那麼我也等於佔有你的財產了！如果我一定要殺死你，那麼，我就用你的屍體去向你的父親勒索回一大筆！」

「他不會買回一具屍體的！」安芝叫道。

「他不會知道這是一具屍體！」天王說着又哈哈笑了起來，「我首先寄給他一隻手指，然後再寄給他一隻！相信寄到第二隻時，他就多少錢都肯付了！」

「你——你這麼樣——」

天王手上的槍不耐煩地抖了抖：「怎麼樣，小妹妹？快點決定！」

安芝仍縮作一團，顯得非常弱小的。天王說：「我現在由一數到五，數到了五的時候，你最好就已經有所決定了，不是脫衣服，就是吃我一槍，一……二……三……四……」他數得很快。

在平時，安芝可能不會就範，但是現在，祇差一點點就要成功地逃出了，她却不想死。安芝在天王數到了「四」的時候，手便一飛飛到了胸前，摸着襟上的第一顆鈕扣。天王那猙獰的臉上爆出了一個微笑：「這樣好得多了！安芝，原來你也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也許，我早該這樣，就不致於浪費了那許多寶貴的光陰！」

安芝已把第一顆鈕子解了開來。

天王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男人都有這種反應的。每當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喉嚨就會收縮，吞咽唾沫也有了困難。

「天王，」安芝柔聲地說，「你還是把槍放下來吧！我不喜歡你用槍指着我，我害怕的！」

天王很大方地把槍在桌上放下了，上前一步。

「不，」安芝連忙搖搖頭，「你先別過來，我——不想你撕破我衣服的，等我準備好了，等我叫你過來的時候，你才過來！」

「好的！」天王點頭，又繼續困難地咽着唾沫。

安芝的心裏，這時忽然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是由光榮，驕傲，勝利參雜而成的一種感覺。也許有生以來第一次，她才發覺到，她對男人也那麼富於吸引力的，而一個女人的吸引力，是那麼好使好用的。她可以利用她的吸引力拖延時間，以及轉移天王的注意力。

她解開了第二顆鈕子，可以看到在下面那副潔白的乳罩了。在這個炎熱地方，大家都穿得不多。乳罩之上就是襯衣，沒有另一層了。

安芝雖然盡量拖慢時間，但是，最後一顆襯衣鈕子也解開了。她一面正在喃喃着，祈禱般地說：「司馬洛，快點來呀！司馬洛，你得快點來！」

她又想：「萬一司馬洛脫不了身那怎麼辦？萬一司馬洛連那度門的鎖也打不開

司馬洛用裝有滅音器的手槍擊斃螞蟻黨首領。

呢？」那她就等不到他了……

一雙手粗魯地執住她的衣襟，拉開來，她大大地一震。是天王，天王說：「怎麼了？你爲什麼又停？」一面貪婪地看着她已露出來了的乳溝，他一面粗魯地把那件襯衣從她的肩上推下。

「你——先別碰我，」安芝又輕輕地把他推開。

襯衣已經脫去了，她祇好去脫裙子。裙子是比較簡單的，一根拉鍊一拉，褪下就是，拖不了多少時間。裙子一脫去了，安芝的臉上便飛紅起來了。因爲，在下面，她穿着的是一條白色三角褲，而且是像結婚禮服般的紗質，很透明的。

這條三角褲，除了褲頭部份是雙重也因此並不透明之外，其餘的部份，則大致上是沒有什麼遮蔽作用的。天王的眼睛，就像快要冒出火來了。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又發抖着伸出去。

「不要……」安芝又溫婉地說，「我還沒有完全脫下來！」

現在，她的臉已因爲羞慚而漲成了紫紅色。她實在不願意再脫下去。目前這樣，她還可以當她是在海灘上游泳，但是再脫下去——

「怎麼了？」天王在說，「你怎麼停了手！」

一顆淚水從安芝的眼角擠了出來，但是天王却沒有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安芝的乳罩和三角褲上，希望這兩件東西快點解下來。

盡量緩慢地，安芝伸手到背後解開了乳罩的扣子，然後把乳罩脫了下來。於是她那年青的乳房，就露了出來。她很年輕，眞的很年輕，發育祇是剛剛成熟而已，那乳房雖然極美，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不過也有着一種楚楚可憐的味道。

看着那小巧的乳房，以及峯頂上那簡直在閃閃發亮的嫩紅色乳頭，天王是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撲就撲前去。安芝叫着「不要」，但是天王已經緊擁着她，嘴唇在那二座柔軟的山峯之間探索着，那滿是鬚脚，好像刷子般的下頷在那嫩肉上揩擦。

在這一刹那間，安芝簡直要嘔吐出來了。

接着，司馬洛的聲音在門口柔和地說：「好了，朋友，停手！」

天王愣了一愣，馬上推開安芝，轉過身去。一面轉身時，他的手一面已向桌子上摸去。當他完全轉過身來時，桌上的槍已拿在他手中。

但太遲了，司馬洛的槍，已經伸了出來，指着他。天王轉了過去，司馬洛就扳了二次槍機。滅音器吐出撲撲二聲，天王的額上就出現了二個醜惡的子彈洞。這二個洞的進口處是齊整而小的，但出口處却很參差，而且像碗口一樣大，紅白迸射。

天王就這樣站着的時候就已經死掉了，但是在死去之前，他的手却反應地一陣抽搐，手指把槍機扳動了。他這把槍却是沒有裝上減音器的，一連串刺耳的槍聲响了起來。子彈祇是都射進了地板，並沒有傷到什麼人，但是，那槍聲却不大好。還沒有醉的人，一定會給這槍聲吸引來的！

安芝縮作一團。

司馬洛抓起她的衣服丟給她：「快穿

上，我們沒有時間了！」

李愛娜跑過來幫助她穿上，李愛娜是一個本事的女人，她現在已經很冷靜了，完全摒除了慌張。在一個女人來說，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李愛娜幫着安芝穿上衣服的時候，司馬洛則站在門口守衞着。他的推測沒有錯，那一連串的槍聲，已經把沒有醉的人都驚動了。這座總部裏的人並不是全部都醉酒了的。還留下了一部份，負責看守之責。現在，那些看守的人就聞聲而至了。

司馬洛看見道上有拿着槍的人跑來跑去，一面吆喝着互相呼應，他們正在調查槍聲的來源。他們說的都是拉阿伯話，司馬洛不大聽得懂他們是在說什麼，但他看見其中有二個人對他們這間屋子指手劃脚，一面跑過來。

「他們說槍聲好像是這裏發出來的！」李愛娜在後面指出，「他們要到這裏來了！」

「別開槍！」司馬洛說着，就閃到了門口邊。

李愛娜也很機靈地站到了另一邊的門邊，她果然是一個很可以合作的好手。

安芝已經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她也不笨，她知道他們是正打算幹什麼的。

「小姐！小姐！」那二個人在門外叫着。

「進來吧！」安芝說。

那二個人進來了，用阿拉伯語說：「我們好像聽見槍聲是——」

司馬洛和李愛娜的槍管都狠狠地敲了下去，兩個人的兩邊額側中擊，軟軟地倒在地上。司馬洛和李愛娜沒收了他們的輕機槍，司馬洛把其中一挺輕機槍丟給安芝，安芝接住了。

這時又有人聲傳來，安芝說：「讓我來支開他們吧！」

她拿着機槍出了門口，來的有六七個人。安芝告訴他們：「我看見有人向那邊跑了！你們快過去看看！」

「司馬洛和那個女人都逃出來了！」其中領頭的那人說，「你最好小心點！」

「我會的！」安芝點頭。

那些人走了，安芝又退回屋中，從床底下拖出了一隻航空袋。她說：「東西我已經準備好了！」

「依計行事吧！」司馬洛說，「我們在這裏等你！」

安芝點點頭，帶着那隻航空袋出去了。她在這裏仍然是一個權威人物，她是可以隨意通行的。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汽車的聲音來了。

司馬洛和安芝已經等在窗口的旁邊，向外面窺望着。在昏暗中，他們看見一部吉普車駛到，車上坐着的駕車人就是安芝。安芝此時是更鎭定了，車子雖然快，却沒有快到手忙脚亂，而是從容不逼地，在屋子的前面停了下來。

「她回來了！」司馬洛對李愛娜招招手。

安芝在外面低聲叫道：「出來吧！」

司馬洛和李愛娜一起跑出去，上了車，注意到剛才安芝帶走的那隻航空袋已經不在了。

「都佈置好了？」司馬洛問。

安芝咬着牙點了點頭，便把車子開動了。那部車子沿着屋子與屋子之間的空巷，向總部的西面馳去。那個方向，就是總部的出口處。

他們經過了七八部停在空地上的車子，然後便到達了閘口，有大約六個人持槍在那裏守衞着。起先，他們看見駕車的是安芝，便消除了戒心，但隨即又覺得有點不對了，因爲，坐在安芝後面的人，他們不認得。

領先的一個揮手叫停。

司馬洛手中的輕機槍響起來回答他，那人把手中的槍也丟了，大叫一聲，整個人飛了起來，向旁邊跌開。

司馬洛的機槍向餘下的幾個繼續掃射，這幾個人之中有一半有機會閃到障碍物後面，但這一半却也並沒有機會還擊，因爲，司馬洛他們的槍彈，是掃射得太密集了。

當他們終於有機會起來時，司馬洛他們已經走得太遠了，開槍也沒有用了。

那部吉普車載着司馬洛，安芝和李愛娜，沿着那條光禿的山路向山下飛馳。

「我們追！」那領頭的一個打手叫道：「他們現在一定是要到機場去，我們得用無綫電通知機場那邊！」

但，這樣說着時，忽然「轟隆」一聲，其中一間屋子忽然炸成了一個橙色的火球，濃黑的烟散開，碎片四面八方飛射。

「無綫電室！無綫電室炸掉了！」

「媽的！上車，上車追。」

這時外邊也有一些人聞聲而來了，大約有十二個人，紛紛跑上那些停着的吉普車。第一部吉普車開了出來，行駛了幾碼，車頭蓋忽然「轟」的彈開，火閃直噴，隨即全車着火焚燒。

坐在旁邊的一個及時跳了下車，但是開車的那一個却伏在那裏不動。

第二部吉普車開了出來，也是遭到了同樣命運！

開了沒有多遠，「轟隆！」車子又化成了一隻火球，車上的人飛了出來。跟着，爆炸就接二連三地響了，那些車子一一地發生爆炸，全部給毀掉。他們沒有了可以用以向司馬洛他們追趕的交通工具，他們祇能一面跑步着追出去，一方面用輕機槍掃射，但是，已經太遲一點了，這時司馬洛等人已經去得很遠，離開了機槍的射程。

他們明知司馬洛等是要逃到機場去的，他却無法加以制止，亦無法通知機場裏面。

「幹得很好！」司馬洛正在稱讚安芝。那些炸藥是安芝所放置的，安芝拿出去的那隻旅行袋，裏面盛載着的就是炸藥，計時信管等物，她把它們拿去在應裝的地方都裝好。

「幹得不好！」安芝却表示失望地咬牙搖着頭，「我在他們的軍火庫附近也放下了幾顆炸彈的，那些却沒有爆炸！」

「也許信管失靈了！」司馬洛說。

他們剛剛這樣說，安芝還在惋惜地回頭向後面望的時候，爆炸就來了。這一次的却是山搖地動似的爆炸，他們可以看到，火燄從總部的屋子間直衝上天，而且，這爆炸還不是一下就過，還跟隨着一連串

的較小的爆炸。這爆炸顯然就是發自那座軍械庫的，那些較小的爆炸，就是庫內的軍火跟着爆炸而造成的了。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

這一次，安芝沒有反對了，她也說：「幹得很好！」

他們的車子，繼續向機場的方面疾馳而去。

機場那邊是也有好幾個人在守着的，一共有六個人，主要是管理那架飛機的人，其中的機師是一個歐洲人，另有二個則是在負責守衞的。

這二個守衞，也祇是象徵式的而已，在這空蕩蕩的沙漠上，最接近有人的地方，却是他們的總部，怎可能會有什麼危險出現呢？

現在，他們却看到，情形有點不對了。不過他們雖然看得見爆炸，暫時却還無法看得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看見一部車子向他們馳來，却不知道車子上的乃是敵人。

他們祇是戒備地等着。

那個歐洲藉機師倒是悠閒的，他祇是爲了錢而作這件事，他們的煩惱和痛苦，他是管不着的。他正躺在機腹之下的沙地上鋪着的一張毡子上，吭着一罐啤酒。

他的漠不關心，就救回了他一命。

因爲，司馬洛他們，並不打算講話，一進入射程之內，司馬洛就開槍。

司馬洛從來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是極少極少會就這樣開槍的。現在却是一個例外，他對這些阿拉伯人，是厭恨到了極點。人類最極端的卑鄙，自私，蠻橫，都集中到這些人身上去了。差不多每一星期，什麼阿拉伯游擊隊之類都會鬧出一些新聞來。這些新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他們的聲譽也大有損害，而對於身受者，則更是深鉅的災難。

在他和李愛娜的機槍掃射之下，那幾個人連舉槍還擊的機會都沒有，他們祇是橫七豎八地倒在那裏，身子抽搐着，很快就不動了。

「我投降，我投降！」那歐洲籍機師高舉了雙手，哀鳴起來。

「別殺他！」安芝說，「他不是他們一夥！」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呢！」

他們的車子，在飛機的前面停了下來，那機師仍然在大叫着：「別殺我，我投降！」

祇有他一個人不是倒了下來的，他現在是跪在地上，不遠之處有一座帳幕。

「有人在那裏面嗎？」司馬洛問。

在那機師能回答出來之前，司馬洛已經瞥見了，帳幕的開口處，有一隻槍咀伸了出來。

司馬洛和李愛娜的槍咀同時地响了，那帳幕的布上出現了蜂巢似的洞。那個人並沒有機會放槍；槍咀又縮了回去，然後，他的人就仆了出來。

「還有別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了，」那機師用英語回答，「他是最後一個。聽我說，我們是朋友，我——可以把你們載到你們指定的地方去！你們也是正在逃走的，是不是？」

「汽油够嗎？」司馬洛問。

機師點頭。「已經加了油，當然不能把你載回中國大陸去，但在中東則是不成問題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上飛機看看吧！」

他回頭向那總部那邊望望，看見那裏的屋子正在着火。

再回過頭來，忽然看見，那帳幕的底下，有些黑色的液體流出來。

在暗光之中，乍看之下，那些像是黑色的機器油之類。但是有點不對，因爲，那黑色的東西，可以左搖右擺的，它明明向左流了一些，再流回右邊去，便又不留痕跡。如果是機器油，給它流過的沙地的表面，是一定給染污了的。

「那是什麼？」司馬洛問着，忽然感到了一陣噁心。

「蟻！」安芝說，「他們運來了黑蟻，就是用來對付你們兩個人的！」

「對了，」那機師也說，「本來是用木箱裝着的，你的子彈把木箱射穿，牠們就逃出來了！」

「他們是把整巢的黑蟻搬來的！」安芝又說。

司馬洛的反應是本能的，而且是很幼稚的。他的手指扳動槍機，向那一大片移動着的黑色作了一番掃射。那一片黑色動得更急了，不過，司馬洛的掃射，當然是毫無用處的，即使射完了他這挺機槍裏面的子彈，也不會把那些黑蟻射死多少隻。

「你要的話，可以澆些汽油把牠們燒掉的！」機師指出。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算了吧！這些螞蟻，又沒有犯什麼罪，我們走吧！」

他們都登上了飛機上，仍然帶着噁心的感覺。那些黑蟻，在地上愈來愈散得開了。司馬洛極力強逼自己去忘記了這些螞蟻。他和機師一起到了機頭去，看看油表的指針。這架飛機，果然是裝滿了油的。其實司馬洛也可以把這飛機駕得起來，再加上李愛娜對航空也知道不少，他們對這飛機，是不愁控制不住的。不過無論如何，總也及不上讓這個駕輕就熟的機師來駕駛的好。

那機師伸手進地圖袋裏，取出來了一疊航空地圖：「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我看，去得愈近就愈好。」司馬洛說。

「讓我看！」李愛娜說着走上前去，接過了一張地圖。對於這件事情，她是知道得比較多的。她知道那一座城市有她公司的辦事處，她知道那一座城市是最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最安全的。最後，她用手在地圖上一指，說：「我們到這裏去吧！」

「這很容易，」機師說，「我們兩個鐘頭就可以到達了！」

「他們來了！」安芝忽然叫了起來。

司馬洛和李愛娜都轉過頭，望向那座總部的方向。他們看見，那淺色的沙上，有些黑黑的影子，正在急速地移動着。

「他們騎着摩托車追來了！」李愛娜說。

不錯，大約有十個人正騎着二輪的摩托車，飛馳而來，而且接近得很快。

「我——總不能連這些也炸掉的！」安芝哀鳴地說。

「沒有人在怪你！」司馬洛說，「不過，他們來得太快了！」轉對機師，「我們趕得及起飛嗎？」

那個機師，一定也是一個有着豐富的歷險經驗的人，他點點頭，說：「我們可以朝右邊起飛，如果他們轉右邊來追的話，中間那裏有一段相當崎嶇的多石地帶，他們是不能直過的！」這樣說着時，他已經把飛機的引擎發動了，一點時間也不浪費。

「倒相當合作！」司馬洛頗為欣賞地說。

「坦白說！」那機師聳聳肩，「我對那一羣野種，也是沒有什麼好感的！不過我拿了他們的錢，不能不替他們做事吧了。不過，我做的事也祇限於開飛機，別的我不肯幹的。」

司馬洛這時正聚精會神地看着那隊摩托車隊。安芝並且已經挾了一挺輕機槍到了飛機的門口去，他們的飛機已經在移動了。

不錯，現在他們的路綫，與那隊摩托車隊的路綫成為直角的，那隊車隊要兜一個大圈，走好一段冤枉路才能追到他們的後面來。如果直切到前面去攔截，這車隊則要橫過一處滿是崎嶇亂石的地區，情形一如那機師所述。

他們開始開槍了。

但是，距離仍遠，子彈沒有射到來，而安芝也懶得開槍了。而且，當飛機一面進行，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愈遠了。機師在微笑道：「我們趕得及的，他們不會追上了！」

這一點，那些騎摩托車的人顯然也是明白的。現在，他們就面臨抉擇了。如果兜個大圈來追，希望很微。其中一個人做了個決定的手勢，他們便一擺方向，直向那個亂石的地區直衝過去。

「他們在找死！」司馬洛吃吃笑。

第一部摩托車衝進了那亂石的地區，但是，那崎嶇的亂石使他難以前進，跳了兩跳，忽然整部車子飛了起來，直飛起差不多十呎高，人和車分了開來，跌在亂石堆中。人不動了，車子則「隆」一聲炸成了一個火球。

緊接着，又有另外第二部車子，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跟着就是第三部車，第四部車。

但是，就中也有相當聰明的幾個，他們在那些亂石之間找尋着可以通過的縫隙，其中一些祇通過了一半，就撞了，但是，有四個卻既够聰明又够幸運，他們終於通過了！

他們已經越過了亂石地帶，於是就向飛機的前頭攔截過來。

「小心！」安芝叫道，「他們是瘋的，他們說不定會向飛機撞過來，他們不怕同歸於盡的！」

司馬洛低聲咒罵起來。

「我可以再向右，」機師說，「但我祇可以暫時避開他們，那邊是不方便起飛的！」

李愛娜碰碰司馬洛的手肘，司馬洛回頭，看見她已經打開了一隻長型的皮箱子，正在把箱中取出來的一把長距離步槍裝了起來，那是裝有望遠瞄準鏡的長槍。她說：「我在飛機上的軍火箱中找到這個的，我在想，也許你會懂得用它！」

「好極了！」司馬洛接了過來，試着那機件，一面對機師說，「轉右去吧！」

機師把飛機轉右，於是飛機便以摩托車相同的方向進行，變成了飛機在前頭，而摩托車在後面追。飛機也是以相當高的速度在進行中的，摩托車要接近，便沒有那麼容易了。

不過，飛機也不可能一直這樣前進，因為前頭就是凹凸不平的沙地，飛機是不適宜開到那裏去的。機師說：「我們祇有大約三分鐘時間！」

「三分鐘應該够了！」司馬洛說。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到了那打開着的飛機門口，蹲了下來。李愛娜合作得很好；她已把一隻木箱推了過來，讓司馬洛有一座擱槍的射擊台。司馬洛把槍擱在木箱上，斜斜地對着機尾，瞄準。

他的眼睛湊到了望遠瞄準鏡上，旋好了焦點，為首的一人的上半身，就清晰地出在他的視綫中了。鏡內那十字綫微微顫動，但交叉點大致都是在那人身的中部。司馬洛看見這是一個頭上幪了黑布的人，其中一個首領。

四個人四部摩托車並不是排成一字兒，而是有先有後的。司馬洛忽然想起了保齡球。如果打中最前正中一隻木瓶，角度恰可的話，其他的木瓶，也會全部倒下來的。

他希望這也像打保齡一樣。

他的手指終於在槍機上扳動了，槍微震了一下，吐出了沉雄有力的吼聲。鏡中那人的前身，忽然出現了一朵紅花，兩手向天一舉，放了車子的扶手，他的車子一側。

果然像被保齡擊中的木瓶一樣，他的車子和右後面的另一車一撞，兩部纏在一起在地上打滾着，馬上就給餘下的二部車拋離了。

餘下的二部摩托車，仍然繼續追。車上二個人都把輕機槍舉了起來，不停地掃射着。他們根本不必用手去把舦，顯見他們在駕駛摩托車的方面，技術是十分之純熟的。

子彈在飛機門口的旁邊「嗤嗤」地飛過，有幾顆還射中了機身，發出「托托」的聲音。距離的確是已經拉近了，而且接近到了危險的程度。

司馬洛的槍略為搖動，那望遠瞄準鏡中的十字裏，交叉在右邊的一人身上。他扳動了槍機，槍一震，那人便飛離了摩托車的座位。司馬洛也沒有看他跌倒在地的情形了，他祇是緊接着把槍再擺動，擺過去對着最後一人。

他的手指又在槍機上一扳。

這最後一人卻頑强得多了，他的身子大大地震了一震，槍也從手上飛走了，但他卻伏了下來，死命攬住舦盤，使那摩托車仍然前進着。現在他手上已經沒有了武器，還追什麼？給他追上了又如何？

司馬洛知道如果給他追上了，就會怎樣的。正如安芝所說，他會向飛機撞過來，不惜大家同歸於盡的！

司馬洛一咬牙，槍又擺動了，這一次，十字綫的交叉點則是定在摩托車的油箱上，他小心地扳了二次槍機。

忽然之間，那個人連人帶車都不見了，化成了一個橙色的火球，而爆炸聲在火球出現了稍後的時間，才傳到司馬洛的耳朵裏。

火球散去了之後，那人和車也都完全沒有了踪跡。飛機仍在馳行着，司馬洛舒了一口氣，對機師叫道：「好了，現在可以回頭去了！」

飛機慢了下來，後來在那平坦的沙地上掉頭，朝着來時的方向。機師說：「現在我們可以起飛了！」

「起飛吧！」司馬洛說。

飛機又動了，速度漸漸增加，後來，機頭一抬，輪子就離開了地面。他們經過那亂石地帶的時候，已經離地差不多一百呎，低頭望下去，仍可見到二部摩托車的殘骸正在冒烟。

「雜種！」那機師喃喃地罵道，「應有此報！」

司馬洛把門關上了，對兩個女人招招手，一面走過去在一隻木箱上坐了下來。

「現在讓我們為你們正式介紹吧，」他說，「這是安芝，這是李愛娜！」

兩個女人微笑着握手。

「你是一個很幸運的女人！」安芝對李愛娜說。

「為什麼？」

安芝指指司馬洛：「有一個男人愛你，他是那麼愛你！他寧願讓那些人把他捉來這裏，以便得到救你的機會！」

李愛娜轉過來看着司馬洛，眼中透着一種愛的光芒，而司馬洛的臉變得通紅。

「我——我——」他吶吶着，「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祇是在做一件工作！」

儘管他否認，李愛娜還是以那種愛極的眼光凝視着他。

「當他找到我的時候，她的工作實在已經做完了，」安芝說，「但他還是要來找你！」

「我——我——」司馬洛焦急地做着手勢，卻無法把他的意願解釋得清楚。女人不會明白的，他並不是為了愛情，他是為了道義而這樣做的。他是為了道義，也為了騎士精神。他司馬洛從來不會對不起什麼人，尤其是不會對不起一個女人。如果他就讓李愛娜給那些人殺掉，他的良心怎能安定着呢？

但女人是不會明白這種事情的。

李愛娜挨近他，在他的耳邊說：「你跟我過來，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的。」

「什麼？」

「過來！」李愛娜拉着他的手臂，把他拉到了一堆木箱的後面。

「什麼事？」司馬洛問。

「我也愛你！」李愛娜緊緊地擁着他，「我是那麼愛你，我現在就要和你做愛，現在就要！」

「現在？在這裏？」司馬洛苦着臉。

「是的，在這裏！」李愛娜伸手把她的衣鈕解開來，「機師沒有空過來看，至於安芝，她是了解我們的！」

「不——」司馬洛苦笑着。

「但，是你教會了我這件事的甜味，」李愛娜扯着他的衣服，「一開始了之後，我就不能沒有了！」她的手如虫一般伸進了他的衣服下面。

司馬洛忽然不再掙扎了，因為，他發覺這是一種全新的經驗！

（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王岩、蘭陵郡主、蘇少達，同乘舟往岳陽，不料所乘客船，竟是萬劍派所設下的陷阱，故意將船駛上一沙洲擱淺，要擒下王岩，爲王岩等擊敗，赴水逃去，王岩等遂在沙洲上佈署作戰，一耽十天，果見有四艘烏篷船駛來，來船先着四大漢駕小舟來沙洲探望，王岩把四大漢擊斃，敵人的四艘大船採包圍形式駛近沙洲，一艘主船上站着禿鷹刁七，剛要躍登沙洲與王岩搏鬥，突有一名勁裝大漢伸手攔住刁七，說是掌門吩咐，只要王岩的命，不計任何手段，何必輕身犯險，與王岩爭鬥——

＊＊＊＊＊＊＊＊＊＊＊＊＊＊＊＊＊＊＊＊＊＊＊＊＊＊＊

妾年今十九　深情綰郎心

禿鷹刁七道：「好，用亂箭招呼他。」

他這一聲令下，立即弦聲四起，無數强弩像飛蝗一般，由四艘烏篷船向王岩立身之處攢射而來。

王岩翻身一躍，便已退入土城，箭雨掠空呼嘯，却依然傷他不得。

禿鷹刁七哼了一聲道：「老夫不信逼你不出，放火箭。」

王岩猜的不錯，這般惡徒果然使出了火燒沙洲的絕招，只見流矢滿天，火星亂舞，水溝中的木船及沙洲上的蘆草，立時一起燃燒起來。

刹那之間紅光滿天，沙洲已變做一片火海，所幸土城是新近堆成，還不致被火勢波及。

但火箭滿空飛舞，總不免落於土城之內，而且當整個沙洲變做火海之後，土城就成爲火箭唯一的目標了。

土城內沒有草，但有木板，油布，及火藥，如若被火箭射中火藥，他們三人就眞箇死無葬身之地了。

所幸蘇少達的旋風連環掌力强勁無比，蘭陵郡主也功力大進，單劍揮舞，帶出一股凌厲的劍風，火箭雖多，却無法射入土城。

王岩只是偶爾發出一掌，但只要他揮出一掌，那疾雷撼山一般的雄勁掌力，必會將火箭擊得倒飛而回，敵船時常被飛回的火箭弄得手忙脚亂，攻勢也因而受到相當阻碍。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若敵船的火箭不斷的發射，他們的處境就未可樂觀了。

顯然，敵人是有備而來的，火箭已射出千隻以上，仍然滿空激飛，攢射不已。

堆集的火箭變做燃燒的原料，陣陣熱浪逐漸迫近土城。

更可怕的是烟屑之中帶有一股使人暈眩的氣息，不管它是不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時間一久，他們必會失去戰鬥之力。

危機迫在眉睫，王岩不得不冒險使用火藥了，他瞅準一個機會，連續點燃兩包，隨手急揮，分別向兩艘敵船投去。

疾雷由天而降，巨响震撼全船，被抛中的敵船立即木屑橫飛，血肉四濺，這一炸之力，實在威猛無比。

敵人戰慄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王岩會使出此等絕招的。

這般人幾乎每一個都是積惡如山，更是當前武林的動亂之源，對付此等之人，王岩焉能讓他們逃出手去！

於是火藥包不斷的擲出，轟隆之聲也不斷的震撼耳鼓，直待湖面之上佈滿了破碎的木屑，他才滿意的停下手來。

自然，除了木屑，還有一些不忍卒覩的屍體，這般血戰後的慘烈陳跡，使得王岩懊悔不已。

蘭陵郡主知道他的心意，遂輕聲勸慰道：「不必後悔，相公，這般人如若留在世上，不知有多少生命會被他們摧殘，不要想這些了，咱們還是及早離開此地吧。」

王岩道：「好的，但妳與蘇兄弟先試試身體之內是否有什麼不適。」

蘭陵郡主與蘇少達運功一試，感到眞氣流暢，並無半點異樣，於是，他們一葉扁舟，逕向東南方駛去。

×　　×　　×

寒風橫掃洞庭，湖水烟波有着落寞之感。

但百祥典當的生涯更興隆了，而那典當主人，竟有不少是衣着華麗的公子哥兒。

原因是當櫃的除了朝奉查喧，還有一個秋波頻送，蕩態撩人的美人兒。

在一個晌午過後不久，少東蘇少達陪着王岩夫婦返回故居，當他瞧到百祥典當那空前鼎盛的生涯，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王岩也瞧出進去典當之人，有點不倫不類，但仍神色不動的道：「不要管這些，蘇

兄弟，咱們見到令尊再作計議。」

蘇少達微一頷首，當先跨進典當的大門。

櫃枱高聳如故，只是多了一個典當物品的洞口，一片銀鈴般的笑聲，由洞口散佈櫃枱前每一個角落。

蘇少達面色一變，急分開衆人，向另一洞口的朝奉查喧道：「這是怎麼回事？查老。」

查喧啊了一聲道：「是少東……」

少東安返岳陽，查喧忍不住心頭一喜，但那欣喜之色有如曇花一現，一片深憂立即湧上他那佈滿皺紋的面頰。

蘇少達心知事有蹺蹊，但此時又不便詰問什麼，只得嗯了一聲道：「我爹呢？他老人家近日可好？」

「大哥回來得正好，兩位老人家正在廳上飲茶，來，我陪你去。」

說話的是喬浣蓮，她在另一個洞口接受客人的典當。

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女郎似乎更神秘了，百祥典當像似已變作她的家，那句「大哥」的呼叫，更使蘇少達大爲錯愕。

蘇少達暫時不願開罪於她，但也不願加以理睬，只是回顧王岩夫婦道：「姐夫……咱們走。」

他領着王岩夫婦轉入後進，當他踏進廳堂之際，目光所及，又是面色一變。

大廳的陳設不僅古色古香，而且十分豪華。

蘇少達從小到大，日日都瞧到過這座大廳，它還是原樣未改，應該沒有甚麼好驚詫的。

他吃驚的是他的爹，當年名震武林的第一高手蘇戎洵。

這位退隱江湖的高人，武功並沒有擱下。

再加上百祥典當頗爲富有，蘇戎洵過的是豪門的生活。

然而，蘇少達離開岳陽三月不到，蘇戎洵竟然變了，他變得瘦骨支離，雙目內凹，短短不足百日，他像老了十年似的。

大廳靜寂無比，除了蘇戎洵還有一個年約四旬，風韻猶存的女人。

不錯，他們的確是在對坐品茗，但他們就像沒嘴的葫蘆，誰也不願吭出一聲。

蘇少達瞧到他爹那種頽喪的神色，忍不住心頭一陣激動，口中叫了一聲「爹」，他向蘇戎洵奔了過去。

蘇戎洵微微一呆，面無表情的淡淡道：「你回來了……」

蘇少達道：「是的，爹，孩兒回來了，但你老人家爲甚麼會這般景象？」

蘇戎洵咳了一聲道：「瞧你大驚小怪的，爹怎麼啦？」

蘇少達道：「不要瞞我，爹，孩兒出門不過百日，爹的神情何以會變得這等模樣？」

蘇戎洵道：「你這孩子，你不知道爹多大年歲了？人老了精神總是這樣的。」

蘇少達道：「不，爹，你不要騙我，你準是碰到甚麼意外的事故了，說給孩兒聽，爹，究竟爲了甚麼？」

那半老徐娘雙眉一挑，忽然冷漠無比的哼了一聲道：「老爺子，不跟我介紹一下麼？」

蘇戎洵啊了一聲道：「少達！見過你娘。」

蘇少達愕然道：「娘？誰是我娘？」

蘇戎洵一瞥半老徐娘道：「她，她就是你娘。」

蘇少達道：「她是喬曉春？」

蘇戎洵面色一沉道：「做子女的怎能呼喚父母的姓名？少達你太失禮了！」

蘇少達大聲道：「不，她不是我娘，她不是……」

喬曉春面色一寒，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老爺子！你太沒有家教了，咱們蘇家在岳陽可是有頭有臉的體面人家，如若讓別人說咱們家出了一個忤逆兒子，你老爺子的臉往那兒掛？」

蘇戎洵雙目一闔，面部肌肉輕輕跳動，現出一臉的痛苦之色。

良久，他忽然雙目一睜道：「少達！快跟你娘賠個不是，別讓人家說咱們蘇家沒有教養。」

賠個不是簡單得很，但蘇少達隱隱感到他爹已受到喬曉春的挾持，如果當眞認她做娘，今後他們父子還不知會受到怎樣的凌辱呢！因此，他橫了心，長痛不如短痛，乾脆鬧翻了免得受她們母女的箝制。

他的主意打的固然好，可是逃不過喬曉春敏銳的觀察。她似乎不願於此時此地與蘇少達翻臉，因而哼了一聲道：「我不稀罕他賠不是，不過，那逆倫之事麼……你老爺子瞧着辦吧。」

她沒有再瞧看蘇少達一眼，身形一擰，逕自轉入後院。

蘇少達瞅着她的背影冷冷道：「爹，她分明對咱們不懷好意，爹爲甚麼要收留此等女人？」

蘇戎洵道：「爹老了，總得有人照顧，咱們不談這些了，孩子，爹不是交待過你，咳……」

蘇少達啊了一聲道：「爹！孩兒帶回來兩位友人，他們是孩兒的義姊夫婦。」

蘇戎洵道：「咱們的事已經夠瞧的了，你爲甚麼還要牽連別人？」

蘇少達道：「爹不知道，孩兒的姊夫可是大有來歷之人，咱們家窘困的處境，只有他才能替咱們解決。」

蘇戎洵忽然冷笑的一哼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咱們的家事怎能仰仗別人？何況，除了你這不孝的畜牲，咱們家還有甚麼不可解決的？」

蘇少達估不到他爹說的好好的會忽然變臉，一時之間竟弄得手腳無措起來。

待在廳外的王岩夫婦，對適才蘇氏父子的對答自然聽得十分明白。

不錯，清官難斷家務事，不管那喬曉春是如何的包藏禍心，只要蘇戎洵承認她是他妻子，王岩夫婦就無法插手過問。

恰在此時，喬浣蓮匆匆向廳堂奔來，她在前面就擱了一下，此時走得十分急。

王岩心頭一動，急向蘭陵郡主傳音道：「攔住她，找她的碴。」

蘭陵郡主微微一笑，橫跨一步，攔住了喬浣蓮的去路，道：「喂，咱們在那兒見過？」

喬浣蓮一怔道：「在那兒見過？對不起，妳認錯人了。」

蘭陵郡主道：「我想起來了，妳是我

姑姑家的丫頭小蓮兒。我姑姑說妳偷了她家傳的漢玉，原來妳逃到這兒來了。」

喬浣蓮退後一步，冷冷道：「妳是存心找碴？」

蘭陵郡主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偷我姑姑的家傳漢玉的？」

喬浣蓮秀眉一挑，雙目中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她向蘭陵郡主深深的打量一陣冷冷道：「妳是誰？」

蘭陵郡主與她目光一觸，心頭不由暗暗一懍，她知道這小女人年歲雖輕，一身功力絕不含糊，要是陰溝裏翻船栽在這女人手裏，豈不當眞砸了天壤王郎的招牌！

於是，她暗凝大衍離合神功，淡淡道：「不要裝了，小蓮兒，難道妳眞不知道我是誰？」

喬浣蓮哼了一聲，腳下向前一跨，陡的一掌飛出，纖纖五指疾如閃電，猛向蘭陵郡主的脈門扣來。

蘭陵郡主微微一笑，玉腕急翻，中指一挺，一股雄渾無比的暗勁，帶着嘯聲逕奔喬浣蓮的掌心。

喬浣蓮大吃一驚，急挫腕飄身，倒退五尺，一雙靈活的眸子滴溜溜一轉，道：「好功夫，姊姊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蘭陵郡主道：「不要拉近乎，小蓮兒，再不跟我回去，我就不客氣了。」

喬浣蓮冷哼了一聲，說道：「這麼說妳是吃定我了，姑奶奶倒要看咱們誰行誰不行。」

雙掌齊吐，十指暴飛，一片撕心裂肺的異响，像天羅一般，向蘭陵郡主全身罩來。

這是碎玉指，當代武林罕見的獨門絕學。

習過蟄龍三變身法的蘭陵郡主，無論對方的指力如何快捷，只要纖腰一擰，仍可從容逃避。

但這位生性狂傲的郡主，決不願臨陣退却，她提足了大衍離合神功，誠心要跟喬浣蓮別別苗頭。

足尖一彈，嬌軀有如天馬行空，不退反進，向碎玉指迎了上去。

身在半空，指力已然臨身，那鐵錘撼山般的暗勁，幾乎使她承受不起。

一聲嬌叱，她終於俯衝而下，左掌泰山壓頂，在喬浣蓮的後心虛空印了一下，右手以不可思議速度，鎖住了對方的肩井重穴。

然後，她雙足着地，連點喬浣蓮三處奇經。螓首一揚，對王岩嫣然一笑道：「怎麼辦？相公。」

此時足音雜踏，聞聲而來的，至少有十餘人之多。

王岩不理會來人是何等人物，衝着蘭陵郡主使了一個眼色道：「向姑姑交差要緊，咱們走。」

蘭陵郡主明瞭王岩的心意，反臂撤出長劍，挾起喬浣蓮便向院外急闖。

但她身形才動，一片刀光已向她當頭劈來，刀鋒所帶來的勁力，迫得她身形一窒。

「放下浣蓮，否則你們就不用想生出此間！」

蘭陵郡主舉目一瞥，見適才掄刀阻路的是一名虬髯滿腮的獰惡大漢，要她放下喬浣蓮的却是一位相當動人的半老婦人。

在那徐娘的身後，還有七八名神色慓悍的壯漢，她與王岩實際上已陷入對方的包圍。

她哼了一聲，回顧王岩道：「怎麼辦？相公，咱們似乎陷入強盜窩裏了！」

王岩道：「不要緊，岳陽是有王法的所在，我不相信強盜敢於目無法紀，白日行兇。」

那徐娘冷冷道：「咱們不是強盜，朋友好像也不是亡命之徒，咱們娘兒倆是怎樣開罪兩位的，朋友何不說個明白？」

王岩道：「咱們素昧平生，自然談不上甚麼個人恩怨，不過，小蓮兒是拙荊姑母的逃婢，而且，還偷窃了一塊價值連城的漢玉，夫人是明白人，希望不要自蹈法網！」

徐娘怒叱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閣下何必儘說這等欺人之言？」

一頓接道：「老爺子！你請出來，咱們家裏發生了大事，躲着，總不能解決問題！」

這位半老徐娘，果然精明無比，她不僅猜出王岩夫婦的心意，也忖知這雙不速之客，必然與蘇少達有關。

蘇戎洵父子終於在廳門出現了，這位飽經世故的老人，神色仍然一片冷漠。

他瞥了門塲一眼，以生冷而毫無感情的語聲道：「百祥典當不是門毆的塲所，各位要打架出走打吧。」

那半老徐娘是他所謂的妻子喬曉春，她對蘇戎洵的處置感到十分不滿。

柳眉一揚，哼了一聲道：「老爺子，這話怎麼說？你沒有瞧到咱們的女兒被人家制住了？出去打，哼，有這麼便宜？」

蘇戎洵道：「夫人說的是，妳瞧着辦好啦。」

喬曉春道：「謝謝老爺子，少達，你過來。」

蘇少達緩步走入院中，冷冷道：「甚麼事？」

喬曉春指着王岩夫婦道：「叫你的朋友放開浣蓮，一個人如若不能保護自己的妻子，豈不是枉生天地之間！」

蘇少達一呆，道：「妳說甚麼？我不懂。」

喬曉春道：「他們不是你的朋友？」

蘇少達道：「這就難說了！」

喬曉春道：「該怎麼說？」

蘇少達道：「四海之內，皆朋友，如果換一個塲所，在下跟他們極有訂交的可能。」

喬曉春道：「你是說他們不是跟你一道來的？」

蘇少達道：「妳說對了。」

喬曉春冷聲道：「分明有人瞧到這兩人是你帶進來的，你敢矇蔽尊長，當眞胆大已極！」

蘇少達道：「妳錯了，喬夫人，在下如是禁人出入，咱們還能開典當麼？」

喬曉春面色一沉道：「你瞧瞧，老爺子，少達這是甚麼態度？」

蘇戎洵道：「少達！你忘記爹對你的教誨了？對尊長言語，怎能這般頂撞？」

蘇戎洵在責備他的兒子，但誰都聽得出來，那只是輕描淡寫，敷衍搪塞而已。

誰知喬曉春對這幾句搪塞感到十分滿意，她哼了一聲道：「少達年青識淺，老爺子就不必責備他了，不過，少達，你雖是不認我這個娘，我總是你爹的妻子，再說，浣蓮與你雖未成親，她可是你的人了，眼看未婚妻子受人凌辱，你還能算做一個男人麼？」

蘇少達哈哈一笑道：「蘇某憑空鑽出來一個娘，又憑空得到一個妻子，這等新鮮事兒，當眞是天下少見，不過，隨妳怎麼說，咱們是生意人，別人抓逃婢，抓竊犯，咱們不便管，也不能再憑空打一場窩藏竊犯的官司！」

喬曉春大怒道：「蘇少達！你當眞要找死？」

蘇少達並不怕死，却似爲喬曉春的氣勢所懾，他瞧了蘇戎洵一眼，便頹然的垂下頭去。

王岩瞧到此等情形，心頭大爲困擾，因而傳音對蘇少達說道：「兄弟！你看如何？」

蘇少達也傳音道：「姐夫的這項行動，原是最好不過的，但……」

「不要顧慮，兄弟，如若有甚麼不對，現在改還來得及。」

「家父已被那女人控制，小弟費盡唇舌，他仍不願跟咱們合作……」

「不要怕，兄弟，這點陣仗，還難不住咱們。」

「這個小弟知道，但妖婦心狠手辣，狡詐無比，她如是疑心咱們，可能要家父親自出手。」

「這個……」

這實在是一椿棘手之事，王岩智計如海，仍不得不爲之一呆。

蘇戎洵一身功力超凡入聖，數十年前已博得宇內第一高手的盛譽。

王岩並不害怕這些，他自信仍有一戰之能。

但，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如若王岩受到傷害，不僅全盤計劃落空，只怕蘭陵郡主也難以全身而退。

再說，他爲的是蘇氏父子才出此下策，如果傷了蘇戎洵，豈不違背此行的初衷了！

怕甚麼有甚麼，喬曉春果然面色一寒道：「老爺子！放縱兒子，情有可原，眼見女兒被人欺侮也不管，你到底是甚麼居心？」

蘇戎洵微一遲疑，終於身形一晃，逕向院中大步走來。

王岩眉峯一皺，急忙再度傳音道：「兄弟！咱們闖！」

蘇少達長長一嘆道：「小弟不能拋棄老父，看來只好聽命運的安排了。」

王岩微微一怔，他估不到蘇少達會忽然放棄原先的立場，那麼岳陽之行，更顯得變化萬端而毫無意義了。

而且人家夫婦一體，父子連心，他插上一腳，豈不變作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現在弄得身陷重圍，還要鬥鬥當年名震武林的第一高人。前途的艱險，自是不言可喻。

但天壞王郞偏偏有那股傻勁，他忽然回顧蘭陵郡主道：「放開喬姑娘，別讓人家說咱們太過小家子氣。」

置身這般不利的處境，他却要將人質放掉，這份不凡的豪氣，使在場的敵人全都神色一呆。

蘭陵郡主不愧爲天壞王郞的妻子，她毫不遲疑的放下喬浣蓮，只是冷冷道：「找令堂去吧，她會替妳解開穴道的。」

喬浣蓮被點了三處奇經，那是一種極端玄秘的手法，對敵人不能太過慈悲，是蘭陵郡主處世的原則。

再說，解開這三處奇經，需要損耗不少眞力，在處境及時間上，她實在愛莫能助。

此時蘇戎洵已經到達王岩的身前了，整個院落，已被一股極度緊張的氣氛籠罩着。

王岩雙拳一抱，向蘇戎洵拱手一禮道：「晚輩王岩見過蘇前輩！」

蘇戎洵道：「不必客氣，請出招。」

王岩道：「有必要麼？前輩。」

蘇戎洵冷哼了一聲道：「你如是束手就縛，咱們就不必打了。」

王岩劍眉一掀道：「那麼晚輩只好得罪了，接招。」

語音甫落，右臂急吐，一股開碑裂石的掌力，直撞蘇戎洵的左肩。

蘇戎洵面色微微一變，他那雙冷如嚴冰的虎目，忽然射出兩縷煞光，口中嘿的一聲，已然一掌飛出。

砰的一聲亘響，兩股武林罕見的掌力，震得塵土四飛，但他們拚鬥雙方，仍像山嶽一般的兀立。

這一掌只是試招，接着密雷驟起，他們竟一掌跟着一掌的狠拚起來。

一個功力已臻化境的絕頂高手，對敵之時，不必再使用什麼花招，因爲他們任何一個動作，都可以隨意變化，暗含玄機，招式的變化幾乎是多餘的。

尤以這雙老少都是心意高傲之人，難得碰到如此高明的對手，自然要激起他們爭强鬥狠的豪性了。

一晃百招，他們依然狠拚不已，但院落之中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那徐娘半老的喬曉春，原是一個包藏禍心，陰毒無比的女人，王岩夫婦自投羅網，她焉能輕易的放過！

使她想不到的是喬浣蓮意外的失手，她使盡各種手法，仍無法解開喬浣蓮被制的奇經。

於是，她放下喬浣蓮，嘴角一挑，向虬髯大漢投下一瞥暗襲的眼色，然後一左一右，逕向蘭陵郡主撲去。

場中惡鬥方酣，蘭陵郡主正目注神專，無暇他顧，待得刀風迫體，她才突然警覺。

她在危機一髮之間閃過了虬髯大漢的長刀，但倉猝之中未能躲過喬曉春的碎玉指力。

「相公……」

她只能喊出一聲，便已落入喬曉春的掌握，但這一聲痛苦的嬌呼，却爲王岩帶來不幸的噩運。

高手過招，絕不能心神旁騖，但蘭陵郡主負傷的呼聲，怎能不使他心神大震。

「朱玫！妳……」

他一掌震退蘇戎洵，再擰身呼喚朱玫，忽然左脅一陣劇痛，竟中了一招暗襲。

一個成名數十年的絕頂高手，會對後生晚輩出手偸襲？

他不願相信，却無法推翻這活生生的事實。

他緩緩擰轉身形，冷冷道：「是你麼？蘇前輩。」

蘇戎洵那木訥得近乎呆板的面頰，忽然映上一片紅暈，良久，他才咳了一聲道：「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王岩哈哈一陣狂笑，嚴重的內傷他忍不住噴出一口鮮血，他用衣袖抹掉嘴角的血漬，道：「一代高手的口吻，果然與衆不同，可惜王岩只怕會使閣下失望……」

翻身一躍，去勢若風，並順手一把抓起喬浣蓮，向岳陽城外急馳而去。

× ×

「姓王的，你也是一個成名露臉的人物了，爲什麼會這麼無恥？」

「哦，王某怎麼樣無恥了？姑娘說說看。」

「你爲什麼不救出你的妻子，偏要將我擄來？」

「我原是想救出拙荊的，但她被妳娘看守着，在下無力與爭，只得委屈姑娘妳了。」

「你是怕我娘了？好，你放了我，我叫娘饒你一命就是。」

「啊，好主意，姑娘何不早說。」

「現在，還不太晚，你快解開我的穴道。」

王岩道：「這個麼……還要請姑娘原諒一點。」

「怎麼，你不願？哼，你如若不替我解開穴道，一旦我娘尋來，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不是在下不肯，實在是解除三處奇經，最少也要個把時辰，在下身負重傷，能够帶着姑娘逃出百祥典當，已經是奇蹟了。」

他說的不錯，蘇戎洵的掌下從無活命之人，他能够挾着喬浣蓮逃到深山，實在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終於，一陣血氣翻騰，大口鮮血又奪口衝了出來，他的臉色也蒼白得找不出半點血絲。

喬浣蓮幽幽一嘆道：「你這人……咳，還不快運功療傷，眞個要找死不成？」

也許女兒家的心腸太軟吧，她居然同情王岩起來了。

不管怎樣，王岩必須運功療傷，已不能片刻延宕，好在喬浣蓮的雙臂不能運轉，成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女人，療傷縱然是一椿冒險，也不得不賭賭運道。

一個時辰之後，王岩運功醒來，喬浣蓮沒有絲毫異動，她那宜嗔宜喜的面頰之上，是一片焦急的關切之色。

「唉，你終於醒來了，傷勢有了進展麼？」

「謝謝姑娘，命是保住了，但百日之內將難以使用眞力。」

「那可糟了，我怎麼辦？」

「對不起，這實在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

「我不怪你，可是咱們總不能呆在這兒等死！」

「在下身負重傷，無力奔馳長途。」

「咳，我說的不是這個。」

「姑娘之意……」

「咳，你這人看似聰明……」

「其實在下十分之笨。」

「這可不是我說的。」

「在下還有自知之明。」

「你想過咱們的未來沒有？」

「咱們的未來？」

「是呀，譬如……」

「譬如什麼？姑娘儘可直說。」

喬浣蓮俏臉一紅，盪漾起一股迷人的媚態，她忸怩半晌，才嘆息一聲道：「三經奇經被制，當眞害死人了。」

王岩道：「這一點麼，在下也感到十分歉疚。」

喬浣蓮撇撇嘴道：「歉疚有什麼用，咱們得解決問題。」

王岩道：「在下只要眞力能够提聚，一定爲姑娘打通奇經，現在姑娘只得委屈一點。」

喬浣蓮道：「我知道，可是……」

王岩道：「姑娘還有什麼問題？」

喬浣蓮一嘆道：「我娘說男人都是自私的，我原有點不信。」

王岩道：「現在姑娘相信了，但在下却滿腦子糊塗。」

喬浣蓮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有過女人麼？」

王岩一怔道：「有，姑娘問這個做什麼？」

喬浣蓮大聲道：「你有過女人，自然知道女人有些什麼問題，你却一再裝蒜，這不是欺人過甚！」

這位喬姑娘不僅大聲吼叫，還使出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法寶，嗚嗚的哭起來了。

王岩漠視生死，豪邁之氣足以吞噬河嶽，可是那一滴一滴的淚水，似乎是他的尅星，喬浣蓮第一道法寶剛剛施展，他已經有點手足無措起來。

「不要哭，姑娘，有話好好商議。」

「你不替我解決問題，還有什麼好商議的？」

「我怎會不給姑娘解決問題？妳說吧，只要能力所及，我决不會推却。」

「這話可是你說的？」

「是的，姑娘要在下做什麼？」

「這個……哎喲！我實在忍……忍不了啦！」

「到底怎麼了？姑娘。」

「你……快過來……快……脫……脫下我的……褲……褲子……」

喬浣蓮好不容易巴巴結結的說完，王岩却爲之大吃一驚。

他實在想不出喬浣蓮會提出此等要求，那份尷尬之情，就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喬浣蓮見他呆立不動，又大發嬌嗔道：「你還等什麼？難道要我撒在褲子裏不成？」

人吃了五穀雜粮，總是要排泄的，她雙臂不能移動，這等要求也在情理之中。

王岩無可奈何，只得走上前去，閉着眼，弓着腰，雙手摸向她那神秘的所在。

對女人，王岩不是雛兒，但像這等景況，却是前所未見。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刀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在破廟中殺死殘缺門下六黑衣大漢，救下都不凡，不料反遭都不凡暗算，僅存的一隻手中上毒藥，暫成殘廢，他不願拖累黃君，疾奔離去，黃君却不放心，緊緊在後追趕。楚雲秋離開逍遙宮，重到揚州的梅家廢宅，他雖明知莫言已離去，殘廢老人也不敢再藏身其中，但他仍想在那廢宅中找尋一點線索，當他潛進廢宅後，驀聽那口枯井中似有人吃食的聲音，他冒險縱下井中把隱身其中的樂無畏提了上來，問知他是逃避傅怡紅，楚雲秋要他說出原因，否則將他交給傅怡紅，樂無畏忙求饒——

淮河驚暴客　深谷救佳人

「可以，」楚雲秋道：「要我行好不難，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樂無畏這當兒驚魂漸定，苦笑一聲道：「就是爲了雪姑娘的哥哥『玉面劍客』薛空羣，前些日子傅怡紅帶着人又來『揚州』找上了我們弟兄要人，我們弟兄只是說了聲不知道，他就一下放倒了我們七個，他的人封鎖了『揚州』水陸兩路，我逃不出去，只好躲到這兒來了。」

楚雲秋皺了皺眉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這位傅公子也太過了些，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樂無畏一驚忙道：「朋友，你……」

楚雲秋道：「你帶我找他去，我給你化解這件事。」

樂無畏大驚，急道：「朋友，我跟你無怨無仇——」

「對了，」楚雲秋一點頭道：「你跟我無怨無仇，我怎麼會拿你往他手裏送，我要想殺你也用不着假他之手，也早把你的命拿走了，是不？我只是認爲這件事不能全怪你，也認爲傅怡紅的做法太過了些，所以我才要救你一命，要知道你老這麼躲不是辦法，『揚州城』只這麼大個地兒，他總有一天會找到這兒來的。」

樂無畏滿臉驚容，遲疑着沒說話。

楚雲秋道：「樂無畏，你要知道，我只是不忍再嚇你，要不然我帶着你到外頭溜一趟，不愁會找不到傅怡紅，你信是不信？」

樂無畏機伶一顫忙道：「他住在『瘦西湖』一艘畫舫上——」

楚雲秋倏然一笑道：「不錯，眞會找地方住，樂無畏，跟我去吧，只我一句話，他絕不會再碰你一指頭，你走前頭。」

他鬆了樂無畏。

樂無畏顫抖着從地上爬了起來，顫抖着邁了步。

看樣子，他是被傅怡紅嚇破了胆，楚雲秋不由爲之搖頭暗嘆，他叫道：「樂無畏。」

樂無畏像隻驚弓之鳥，忙着應一聲停步回身。

楚雲秋過去拍了拍他道：「咱們邊走邊談。」

抓着他的肩膊併肩往外行去，道：「你躲到『梅家廢屋』來幾天了。」

樂無畏道：「有半個多月了。」

楚雲秋道：「你可曾看見過一個殘廢老人？」

樂無畏搖頭道：「沒有，沒見過。」

楚雲秋沒再問。

樂無畏也沒再說話。

兩個人出了「梅家廢屋」剛走沒幾步，兩條人影如飛射落面前攔住去路，是兩名中年青衣人。

只聽得一聲：「樂無畏，你可眞會躲啊！」

掀身過來，探掌便抓。

樂無畏魂飛魄散，驚叫一聲就要躲。

楚雲秋一步越前，輕描淡寫的一掌把兩名青衣人逼了回去。

兩名青衣人雙雙色變，左邊一名冷喝道：「你是……」

楚雲秋道：「你兩個可是『金陵』傅家的人？」

那青衣人冷然點頭，說道：「不錯，你……」

楚雲秋道：「我姓江，是傅公子的朋友，我這就是帶樂無畏見你們傅公子去，你們兩個帶路吧！」

那青衣人爲之一怔，他還沒有說話，那右邊青衣人突然一聲冷笑道：「你把我們當成了三歲孩童，我們公子沒有一個姓江的朋友……」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那許是他健忘，不要緊，我自己見他去。」

拉着樂無畏行了過去。

兩名青衣人四掌揚起，可是他們沒有楚雲秋快，四隻手掌剛揚起，楚雲秋的一根手指已在那四隻掌心各點了一下，他們倆悶哼垂手暴退，楚雲秋已拉着樂無畏從他們倆中間穿了過去。

突然一聲竹哨聲劃空响起。

楚雲秋倏然一笑，說道：「這位傅公子不容易見，看來在見他之前得好好打上幾架。」

就這一句話工夫，四面八方夜色中十幾條人影疾掠而至，清一色的中年青衣人，落地就圍住了楚雲秋跟樂無畏，只聽一人冷笑道：「姓樂的，任你再會躲也逃不出爺們的手掌心！」

樂無畏還是有點害怕，但比剛才已經好多了。

楚雲秋視若無覩，聽若無聞，拉着樂無畏逕自走他的！

十幾名青衣人臉上都變了色，冷叱聲中都撲了過來。

楚雲秋洒脫揚掌，剛撲過來的又退了回去，就這麼邊走邊打，沒多大工夫，「瘦西湖」已在眼前，只見燈光點點蕩漾湖面，都是一艘艘的畫舫。

靠湖畔一艘大畫舫，燈光最亮，聲聲急促的竹哨聲驚動遠近，楚雲秋拉着樂無畏剛到「瘦西湖」畔，那艘畫舫艙裏已掀簾行出了一個人，一襲青衫，俊逸瀟洒，正是名列「武林六公子」之首的「金陵」傅怡紅。

楚雲秋立即揚聲說道：「傅公子，你快請下個令吧，要不然，貴屬就要撕裂我了。」

傅怡紅凝目處一怔，長身而起，行空天馬般一掠而至。

週圍衆青衣人恭謹躬身，一名青衣人高聲道：「公子——」

傅怡紅抬手攔住了他，向那楚雲秋一抱拳，訝然說道：「江兄這是——」

楚雲秋答了一禮，說道：「先跟傅公子告個罪，我說我是傅公子的朋友，要見公子，奈何貴屬不信，爲了自衞，我只有出手……」

傅怡紅忙道：「江兄千萬別這麼說，這些個不長眼的東西冒犯江兄，劈了他們都是應該的。」

目光一掃，沉下臉色，冷然道：「你們那一個冒犯了江大俠？」

楚雲秋一笑說道：「傅公子，我不計較這些，要計較我就傷人了，怎麼傅公子認眞起來了，他們諸位奉了傅公子你的令諭，是奉命行事，我帶着樂無畏一塊兒走，他們諸位自應出手奪人，這怎麼能怪他們諸位？看我薄面，算了，如何？」

傅怡紅道：「江兄既有此諭，傅怡紅焉敢不遵，承蒙江兄擒得樂無畏來——」

楚雲秋微一搖頭截口說道：「傅公子誤會了，我不是爲傅公子你擒得樂無畏來，我是在『梅家廢屋』無意中巧遇樂無畏，他把前因後果告訴了我，我一念不忍，特地帶他來跟傅公子求個情，希望傅公子能高抬貴手放過他！」

傅怡紅呆了一呆，說道：「怎麼？江兄是……」

楚雲秋道：「傅公子，我已經找到了雪姑娘令兄『玉面劍客』，再說當初刦擄人，樂無畏他們也是被逼無奈，應該是情有可原。」

傅怡紅兩眼一睜，急道：「怎麼？江兄已找到了艷芳的哥哥。」

楚雲秋道：「不錯，詳情容我稍待奉告！」

「好，」傅怡紅一點頭道：「江兄是傅怡紅的恩人，天大的事也全憑江兄一句話，傳令下去，事已了結，樂無畏所到之處不得阻攔。」

兩名青衣人暴應一聲飛掠而去。

傅怡紅轉望樂無畏，高揚雙眉冷然說道：「樂無畏，你可以走了，你七個把兄是我殺的，你要爲他們報仇錯過今夜盡可以找我。」

樂無畏聽得一聲「可以走了」如逢大赦，那裏還敢多說句什麼，連謝楚雲秋都忘了，撒腿奔去，一溜烟般沒了影兒！

楚雲秋微微一笑，說道：「傅公子好威風。」

傅怡紅道：「江兄這是臊我，請上船坐坐。」

抬手肅客。

楚雲秋道：「該說的還沒有說，只好打擾片刻了。」

邁步向着湖畔那艘畫舫行去。

登上了畫舫，進了艙，分賓主落座，一名青衣人獻上香茗。

楚雲秋道：「雪姑娘沒同來？」

傅怡紅道：「沒有，小弟在半路上傳令從家裏調了一部份人手來，派幾個人護送艷芳回家去，小弟則帶着剩下的人折回了『揚州』，小弟答應過艷芳，非找到她

的哥哥不可。」

傅怡紅道：「傅公子性情中人，一諾千金找尋雪姑娘的兄長，不但千對萬對，而且令人敬佩，只是傅公子現在是個有妻室的人，往後手底下還要放寬些才好，斗胆直言，是請傅公子不要見怪。」

傅怡紅玉面一紅，窘迫笑道：「江兄怎麼說這話，不客忠言足見江兄視小弟如知己，小弟感激還怕來不及呢！」

楚雲秋笑笑道：「傅公子言重了，上天有好生之德，非十惡不赦之徒，留他一命未嘗不是咱們的陰德，是不？」

傅怡紅連聲應是，而且再三致謝。

楚雲秋道：「傅公子，不要客氣了，現在，且聽我奉告找到『玉面劍客』的經過……」

他把誤打誤撞進入「逍遙宮」，以及解「逍遙宮」危厄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傅怡紅驚喜地道：「太好了，眞是太好了，不瞞江兄說，小弟還一直担心他已遇害了呢！小弟兩次身受江兄恩惠——」

楚雲秋一擺手道：「說什麼恩惠，我兩次都是趕巧了，我已經把雪姑娘鬻歌尋兄，邂逅傅公子的經過告訴了『玉面劍客』，武林事了，相信他會兼程趕往『金陵』探望二位，『揚州』這兒已經沒事了，『殘缺門主』率領徒衆從『百花城』進入江湖，居心叵測，他派人侵襲『逍遙宮』事即是一例，傅公子在外頭要是沒什麼別的事，還是請早一點回府吧！」

傅怡紅雙眉微揚道：「江兄的意思小弟懂，也至爲感激，『金陵』傅家在武林中雖不敢自詡大家，但自衞的力量還有，『殘缺門』既有此叵測的用心，小弟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豈有袖手旁觀，只顧門前的道理，願率屬下衆弟兄，追隨江兄左右。」

這位「武林六公子」之首果然異於往日，「情」之一字的力量眞是當可倫比。

楚雲秋畧畧點頭道：「傅公子讓人敬佩，但要知道武林各大家堅守門戶，不讓『殘缺門』有可乘之懈，不讓『殘缺門』陰謀得逞，其功效跟擊潰搏殺『殘缺門』於江湖之上一樣。」

傅怡紅道：「這個小弟知道……」

只聽一聲沉喝，遠遠傳了過來：「什麼人？」

隨聽一個陰陰話聲跟着响起：「叫什麼？這『瘦西湖』又不是誰家私產，你們能來我爲什麼不能來？我要見傅怡紅，聽明白了麼？」

傅怡紅一怔站起，道：「江兄坐坐，小弟出去看看。」

他一步跨了出去。

楚雲秋也站起來跟着行了出去。

出艙看，只見岸上十幾丈外夜色中，幾名青衣人攔着一名黑衣人，太遠，看不清那黑衣人的面貌。

傅怡紅當即揚聲說道：「那位朋友要見傅怡紅？」

只聽那黑衣人陰笑道：「喲，傅公子出來了，我的面子可不小，傅公子，就是區區在下求見。」

傅怡紅道：「放那位朋友過來！」

幾名青衣人立即閃向兩旁。

「對，」那黑衣人笑道：「這才不愧大家公子的氣度，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當啊！」

快步行了過來。

那幾名青衣人跟在他背後行了過來。

進五丈內，楚雲秋藉着燈光看清了黑衣人的裝束打扮，心裏一跳，低低說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傅公子，來人是『殘缺門』人！」

傅怡紅臉色一變，道：「多謝江兄指點。」

說話間那黑衣人已行近了畫舫下停步，仰着臉笑吟吟地道：「傅公子，貴屬可眞厲害啊！」

傅怡紅淡然說道：「誠如閣下所說，『瘦西湖』並非誰家私產，傅怡紅能來，別人自也能來，弟兄們失禮之處，傅怡紅當面賠罪，閣下見傅怡紅有何見教，請說吧！」

黑衣人笑道：「傅公子眞不愧大家公子氣度，這麼一來倒叫我不好再說什麼了，傅公子不問問我是從那兒來的麼？」

傅怡紅道：「我知道閣下是『殘缺門』人。」

黑衣人爲之一怔，輕「哦」一聲，一雙詭異目光從楚雲秋臉上掃過，旋即笑道：「既是傅公子知道我的來處，那我就更好說話了——」

他抬手甩腕，那封信直奔傅怡紅胸腹之間射到。

傅怡紅雙眉微揚，就要伸手去接。

楚雲秋橫裏伸手，一把把那封信抄了過去！

黑衣人一怔道：「這位是——」

楚雲秋聽若無聞，慢條斯理地撕開了封口，慢條斯理地抽出一張雪白的信箋，但是他沒看，抬手把信封信箋一併遞向傅怡紅道：「『殘缺門』放過了一個施毒的機會，可惜！」

傅怡紅見楚雲秋伸手把信截了去也覺詫異，但他不便說話，此刻聽楚雲秋這麼一說，立即恍然大悟，忍不住一陣激動道：「江兄，小弟不敢言謝！」

伸雙手把信封信箋接了過去。

那黑衣人忽地一怔道：「你姓江，是不是江山。」

楚雲秋一點頭道：「不錯，我跟以前的『殘缺門』，如今的『百花城』可算是老朋友了。」

黑衣人仰天大笑道：「我這雙照子是怎麼了，原來江山江大俠在此，怪不得傅公子能一言道破我的來歷，看來江大俠跟傅公子是好朋友。」

楚雲秋冷哂說道：「只能說拜蒙公子不棄——」

只聽傅怡紅淡然道：「這封信是貴門主寫的？」

黑衣人一點頭道：「不錯。」

傅怡紅冷哼一聲道：「『殘缺門』大纛所指，各門派俱皆低頭，他未免太狂了些，傅怡紅不敢輕破江湖規矩，留你一命給我帶句話回去，『金陵』傅家頭一個不吃這一套……」

黑衣人含笑道：「敝門主邀約傅公子見面，信上寫的有時地，傅公子何不當面

告訴敝門主？」

傅怡紅冷然道：「我沒有空，你告訴他——」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敝門主防着傅公子不赴約了，敝門主說傅公子看看這個就一定有空。」

他探懷一摸，揚手丟過來一物，藉着燈光看，只見一道白光直奔傅怡紅面門。

楚雲秋再度伸手抄下，來物入握，他立卽發覺那是一方玉珮。

只聽黑衣人道：「江大俠對朋友眞够意思啊！」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交朋友本該如此。」

他抬手把掌中物遞向傅怡紅。

果然是一塊玉珮，雪白無瑕，上頭鐫刻着一隻栩栩如生的翔鳳。

傅怡紅入目這方玉珮神情狂震，臉色大變，一把奪過去，閃身就要撲下畫舫。

楚雲秋伸手攔住了他道：「傅公子，天大的事情也請鎮定！」

傅怡紅急說道：「江兄，這是家姐之物。」

楚雲秋呆了一呆道：「怎麼？傅公子還有位姐姐？」

傅怡紅道：「是的，江兄……」

楚雲秋道：「這方玉珮入握我已經猜到是怎麼回事了，可是我沒想到會是令姐的東西——」

傅怡紅霍地轉望那黑衣人，厲聲道：「我姐姐人呢？」

黑衣人笑道：「傅公子準時赴約不就知道了麼？」

傅怡紅道：「你們把她怎麼樣了？」

「沒有啊。」那黑衣人道：「敝門主既有意跟傅公子交個朋友，還會對令姐怎麼樣麼？自然是待若上賓。」

傅怡紅一咬牙道：「話說在前頭，你『殘缺門』若是敢動我姐姐毫髮……」

忽然一聲冷笑道：「不對，我姐姐遠在『金陵』家中——」

那黑衣人笑道：「難道令姐就不許出來走動麼？」

傅怡紅道：「沒事她不可能遠離『金陵』，若是沒離開『金陵』，憑你『殘缺門』那點實力還擄不走她。」

那黑衣人笑着點頭道：「話是不錯，可是傅公子又怎麼知道令姐不是因事遠離『金陵』到了『揚州』呢？」

傅怡紅冷然道：「她不可能跑到『揚州』來。」

那黑衣人雙肩一聳道：「玉珮傅公子已經見着了，信傅公子也已經看過了，我的差事只是送這兩樣東西來，至於傅公子信不信，那就不關我的事了，東西我已經送到了，差事了了，告辭。」

他一抱拳，轉身要走。

楚雲秋淡然輕喝：「慢着。」

那黑衣人回過了身。

楚雲秋向傅怡紅要過那封信看了看，道：「你帶句話給貴門主，就說傅公子一準到。」

那黑衣人笑了，說道：「還是江大俠明白。」

一抱拳，如飛而去。

傅怡紅道：「江兄……」

楚雲秋道：「恕在下越俎代庖，這種事只能信其眞，不能信其假，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無。」

傅怡紅道：「家姐她不可能無緣無故一個人遠離『金陵』跑到『揚州』……」

楚雲秋道：「傅公子你怎麼知道是無緣無故？再說這方玉珮是令姐之物不會錯吧！」

傅怡紅道：「這倒不會錯，這方玉珮是她貼身之物。」

「這就是了，」楚雲秋道：「傅公子你既見着了令姐貼身之物，怎麼能不相信她已落在『殘缺門』手中。」

傅怡紅道：「那麼，『殘缺門』約我去——」

楚雲秋道：「自然是以令姐爲要挾，逼迫傅公子你就範！」

傅怡紅突然間兩眼暴睜，神色怕人地咬牙說道：「好個卑鄙的東西，居然以這種手法——」

楚雲秋道：「傅公子不必如此，這樣於事無補，反而會自亂方寸，目下最要緊的是冷靜下來速謀對策。」

傅怡紅煞威一斂，苦笑說道：「江兄，要是家姐她眞落在他們手裏，傅怡紅就等於手足被制，還能謀取什麼對策了？」

楚雲秋道：「話是不錯，傅公子不能不顧令姐的安危，可是傅公子想到沒有，一旦傅公子你再被他們所制，他們就要以賢姐弟要挾令尊令堂了，除非令尊令堂能橫心咬牙，要不然『金陵』傅家就會輕易地落進了『殘缺門』手中。」

傅怡紅瞿然色變，道：「多謝江兄指點，那麼我……」

楚雲秋道：「事關令姐安危，我不敢輕易獻策，不過我認爲傅公子你照信上所說的時地去赴約是勢在必行，到時候表現不爲情勢所迫，不受要挾是應該做的。」

傅怡紅兩眼寒芒暴閃，道：「我明白了，我這就帶着弟兄們赴約去，其他的事全仗江兄大力了。」

黑衣人抬手甩腕，那封信直奔傅怡紅，楚雲秋橫裏伸手，把信抄了過去。

他一抱拳，要走。

楚雲秋道：「我先走。」

話落，人已騰離畫舫，半空中又一句：「傅公子放心，我會盡快趕到『金陵』去就是。」

傅怡紅爲之一怔，但他是個聰明人，旋卽也揚聲說道：「全仗江兄了。」

楚雲秋人已經沒了影兒。

傅怡紅掠上畫舫帶着一衆青衣人飛奔而去，轉眼間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 ×

楚雲秋一口氣往西疾馳。

離楚雲秋身後二十丈左右處，也有一條黑影往西飛奔！

楚雲秋出了「揚州」西城。

那黑影也跟出了「揚州」西城。

楚雲秋出西城沒有停，仍然往西疾馳而去。

那黑影却停在了西城外，是適才見傅怡紅那黑衣人，他眼望楚雲秋身影逝去處，唇邊泛起了一絲笑意，轉身又踏上了來路，兩個起落就沒了影兒。

楚雲秋往西去，「金陵」不就在「揚州」西方麼？

看樣子他眞往「金陵」去了。

× ×

傅怡紅帶着他的人一口氣奔到了一處山崗之下，山崗蜿蜒數里，好像一條蟄龍靜靜地臥在夜色裏。

抬眼四下，到處漆黑，到處空蕩寂靜，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傅怡紅猛提一口氣，震聲發話：「被約的人如期而至，怎不見約人的人？」

傅怡紅提氣發話，暗滲眞力，在這大黑夜的荒郊曠野裏傳出老遠，而且震得空山四響，宿鳥驚飛。

這句話話聲方落，只聽一聲冷喝從前面傳了過來：「誰在這兒大呼大叫嚷嚷，找死不成？」

隨着這聲冷喝，前面不遠處山崗下出現一點燈光，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提燈的是個黑衣人。

幾名青衣人冷哼聲中就要撲過去。

傅怡紅抬手攔住了他們，道：「記住，沒我的話不能輕舉妄動。」

邁步走了過去。

那提燈黑衣人站在原處沒動！

傅怡紅等走得相當快，轉眼間已到近前，只見那黑衣人站在一處山坳之上，山坳很深，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傅怡紅道：「可是『殘缺門』的朋友，傅怡紅赴約來了。」

那提燈黑衣人輕蔑地翻了傅怡紅一眼，「哦」地一聲笑了：「原來是名列『六公子』之首的『金陵』傅公子，我還當是那個不睜眼的在這兒大呼小叫窮嚷嚷呢，請跟我來吧。」

轉身往山坳裏行去。

傅怡紅忍了忍邁步跟了過去。

那提燈黑衣人進山坳筆直走，藉着燈光照射看見方圓兩丈以內都是沙石地，別的一無所見。

走了約莫十來丈，兩塊奇陡的峭壁矗立眼前，兩塊峭壁之間夾成一條縫，寬窄約可容兩個人併肩。

忽聽那提燈黑衣人道：「往裏報，『金陵』傅公子來了！」

一陣衣袂飄風聲起自頭頂，傅怡紅忙抬眼上望，這才看見高高的峭壁頂上，也站的有黑衣人。

跟着提燈黑衣人進了兩塊峭壁之間的夾縫，走了約莫丈餘，眼前忽然開闊，雖然到處漆黑看不見什麼，但又可隱約看出眼前是一片不小的谷地，剛才進來的那兩塊峭壁之間的夾縫就是谷口。

傅怡紅這裏心念轉動間，眼前忽然亮起一盞一盞的燈光，共有十幾盞之多！

十幾盞燈光是半圓形排列，燈光驅走了黑暗，現在可以看出，這谷地成桶形，四週都是摩雲的山壁，一圈山壁下隔不遠便是一個高洞穴，那十幾盞燈就揷在十幾處洞口外，當然，那十幾盞燈不是人插上去的，就是人點着的，但那十幾處洞口却看不見一個人影。

顯然，「殘缺門」是有點故弄玄虛意味。

但由這十幾盞燈的同時亮起看，可以測出「殘缺門」在這谷地裏至少有十幾二十個人。

傅怡紅雖然悄悄冷笑，可也暗中提高了警覺。

那提燈黑衣人突然停了步，道：「傅公子就在這兒等會吧，敝門主大半也快起來了。」

說完了話，他逕自邁步行去，很快地進入左邊一個洞穴之中，刹時間這片谷地裏只剩下傅怡紅跟他的人，「殘缺門」的人却是一個不見。

傅怡紅心中直冒火，但他還是忍下。

一名青衣人跨步行近了他，低聲道：「公子，敵暗我明，而且咱們是處在包圍之中，對咱們可是大不利。」

傅怡紅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我懂，那還不至於，他們有用咱們的地方，此時此地還不會動咱們。」

另一名青衣人道：「公子，他們怎麼不露頭？」

傅怡紅道：「故弄玄虛，也有點故意輕視咱們的意味，別動聲色，大夥兒都忍忍，他們縮不了多久的。」

這句話剛說完，他忽然又道：「大家都坐下，想聊什麼聊什麼。」

一衆青衣人聞言一怔，馬上就明白了，答應一聲立即跟着傅怡紅席地坐下，居然眞聊了起來。

傅怡紅這一着還眞靈，只聽一個冰冷話聲傳了過來：「果然不愧六公子之首，傅公子可眞够鎭定啊。」

傅怡紅轉眼望去，只見谷底一個較大的洞穴之中前一後四走出五名黑衣人來，前面一名黑衣人蒙着面，中等身材。

就在五名黑衣人出現的同時，週圍十幾洞穴，每一個洞穴之中也走出了一名佩劍黑衣人。

傅怡紅帶着一衆青衣人站立起來，兩道銳利目光直逼那蒙面黑衣人，道：「殘缺門主？」

那蒙面黑衣人一點頭道：「不錯。」

傅怡紅道：「那麼我來了，有什麼見教請說吧。」

那蒙面黑衣人哈哈一笑道：「看來傅公子比我還急，其實，聰明如傅公子者，應該用不着我多說，是麼？」

傅怡紅道：「我以爲你是讓我來贖票的。」

那蒙面黑衣人哈哈大笑道：「沒想到傅公子還是個趣人兒，不錯，也可以說我是讓傅公子來贖票的，不過，我這贖票的情形跟一般贖票不一樣，我一不要金，二不要銀，我要的是傅公子你這個人，不知道傅公子是否願意。」

傅怡紅道：「那要看家姐她是不是眞落在了你手裏。」

那蒙面黑衣人笑道：「看來傅公子是不相信令姐在這兒？」

傅怡紅道：「我是有點不信。」

那蒙面黑衣人道：「令姐貼身的玉珮是不够麼？」

傅怡紅冷聲道：「最好你讓我看看她的人。」

那蒙面黑衣人一點頭道：「可以，贖票有贖票的規矩，我自然要讓傅公子見見人！」

他話落抬手，身後兩名黑衣人轉身進了洞。

傅怡紅忍不住心頭一陣跳，因爲到如今他還沒有發現「江山」在什麼地方，而且看樣子乃姐確已落進了「殘缺門」手中，要不然這位「殘缺門主」不可能這麼爽快一口答應他先看看人。

又聽那蒙面黑衣人道：「見過令姐之後，傅公子打算怎麼辦？」

傅怡紅道：「門主不該作此一問。」

那蒙面黑衣人道：「怎麼？」

傅怡紅道：「到那時候，還由得了我麼。」

蒙面黑衣人仰天大笑，道：「眞沒想到傅公子是這麼個人，看來我可眞要好好交交傅公子這個朋友……」

傅怡紅道：「門主折節下交，是傅怡紅的榮寵。」

忽然心頭又一陣跳動，接問道：「門主安置家姐的地方離此很遠麼？」

那兩名黑衣人進洞之後，到現在還沒見出來。

那蒙面黑衣人說道：「不遠，不遠，就在……」

忽一抬手道：「你兩個去催催，別讓傅公子等得心焦！」

他身後那兩名黑衣人轉身進洞而去。

有人去催應該走快一點了，豈料理雖如此，事却不然，半天之後不但先進洞的不見出來，便是那奉命去催人的也像泥牛入了海，一去就沒了消息。

傅怡紅忍不住心頭又是一陣狂跳，輕咳一聲道：「門主，怎麼回事兒，貴屬是遠赴『金陵』找家姐去了麼？」

蒙面黑衣人這時候也覺得不對了，兩眼電閃寒芒，方待有所行動，只聽一陣步履聲從洞裏傳了出來，他馬上笑道：「傅公子不用急了，來了。」

傅怡紅一顆心頓時爲之一緊，凝目往蒙面黑衣人身後，那漆黑的洞穴之中望去，他希望能早一點看見人。

老天爺可憐，他看見人了，蒙面黑衣人背向着自己，自然是沒有看見，不過他已聽出步履聲近了。

傅怡紅一陣驚喜，一陣激動，差一點就脫口叫出聲來！

他身週那一衆青衣人也看直了眼。

洞裏行出了兩個人，一前一後，一女一男，前頭那位是位烏雲微顯蓬鬆，衣衫也有點零亂的絕色青衣女子，修眉檀口，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動人，尤其動人的是她那成熟的風韻，但，此刻籠罩在她嬌靨上的寒霜，凝聚於她眉宇之間冷肅煞氣却懍人。

後頭那位，是位風華秀絕，俊逸瀟脫的白衣客，赫然却是楚雲秋。

快到洞口的時候，楚雲秋疾跨一步，到了蒙面黑衣人身後，道：「西貝門主，傅姑娘芳駕到了。」

站在各洞口外的衆黑衣人一怔失色，就要叫。

而這當兒那蒙面黑衣人也已聽出話聲不對，他還算機靈，連頭都沒回，身軀一震，就要前竄。

奈何楚雲秋一隻右掌已落在他左肩之上：「遲了，閣下！」

那蒙面黑衣人悶哼一聲，馬上矮下了半截。忽然間冷叱連連，傅怡紅身後那一衆青衣人四散疾掠，撲向那個洞口。

而站在十幾個洞口之前的那些黑衣人反應也够快，就在衆青衣人閃身掠撲的同時，他們一個個抬手擊滅了插在洞口的燈火，一刹時谷裏一片漆黑。

只聽楚雲秋低喝道：「傅公子，叫回弟兄們退出去。」

傅怡紅自也知道情勢大不利，急忙傳令外撤，他自己則竭盡目光前望，往楚雲秋及乃姐方面迎去一邊走一邊喊道：「江兄，姐姐。」

只聽一個甜美女子話聲在前面不遠處響起：「怡紅，你快走，我跟江大俠在一起，不要緊。」

隨聽楚雲秋遞過來一個人，他答應一聲接過那個人往外退去。

忽聽谷口方向傳來一聲悶哼。

傅怡紅心頭一震，忙揚聲道：「留神谷口上頭。」

提一口氣飛掠過去。

燈滅後難見事物不過是一會兒的事，轉眼工夫之後隱隱約約已可看見些了。

衆青衣人已然退出了谷口，傅怡紅看出高高的谷口上頭是伏着一團黑影，他沒有暗器，俯身從地上拾起一顆半個頭大的石塊，抖手打了上去。

只聽一聲痛呼，那團黑影從那高高的谷口掉了下來，砰然一聲摔在谷裏地上，落地就沒再動。

此時楚雲秋已偕同那青衣女子掠到，傅怡紅停也沒停，飛身撲出了谷口。

楚雲秋偕同那青衣女子跟着掠出，楚雲秋道：「是不是那位遭暗算受了傷。」

一名青衣人道：「不要緊，江大俠，一點皮肉之傷。」

那青衣女子望着楚雲秋道：「江大俠，傅飄紅不言謝了！」

楚雲秋道：「傅姑娘別客氣，我跟傅公子雖說緣僅幾面，但彼此很投緣，也有惺惺相惜之感，再說我爲的是天下武林，如若賢姐弟爲他們所制，府上必落入他們手中，那對整個武林來說是大不利。」

傅怡紅道：「江兄別這麼說了，我姐弟很清楚，要不是傅怡紅一念悔悟，江兄是不會交我這個朋友的，我姐弟一再蒙江兄援手，江兄救了我姐弟就是救了傅家，這恩情傅家上下不會忘記的。」

楚雲秋皺眉道：「傅公子不是世俗中人，怎麼突然間沾了一身俗氣！」

傅怡紅倏然而笑，道：「那麼我不說就是。」

轉望乃姐道：「姐姐，妳怎麼一個人跑到『揚州』來了，是不是家裏有事！」

傅飄紅道：「我所以一個人跑到『揚州』來就是爲找你，現在既見了你，我不能不告訴你，爹不肯讓雪姑娘進門，娘囑我把雪姑娘暫時安置在別處，然後到『揚州』來找你。」

傅怡紅一怔臉上變了色，道：「爹不肯讓艷芳進門，爲什麼。」

傅飄紅道：「爹說雪姑娘是個風塵女子，出身不好……」

傅怡紅叫道：「誰說艷芳是個風塵女子？她是爲了找她哥哥，難道我寫的那封信爹沒看。」

傅飄紅道：「看了，爹不信，且認爲不管怎麼說雪姑娘也在風塵裏待過……」

傅怡紅一跺脚道：「爹怎麼這樣，難道妳跟娘沒幫我說說話。」

傅飄紅道：「爹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誰說得上話，他又容誰說話。」

傅怡紅道：「那麼艷芳呢，她是不是很傷心。」

傅飄紅道：「那自是在所難免，不過雪姑娘知書達禮，很明白事理，她倒沒表示什麼，願意等你回去再說。」

傅怡紅臉色煞白，點頭道：「好吧，我這就回去，我自己去跟爹說，他老人家答應便罷，要不答應我跟艷芳外頭過去。」向楚雲秋一抱拳道：「江兄，……」

楚雲秋淡然道：「傅公子可願意聽我說兩句。」

傅怡紅道：「江兄請說，小弟洗耳恭聽。」

楚雲秋道：「令尊固執了些，但却出諸一番好意，自古俠女出風塵，雪姑娘是一個弱女子，爲尋兄不惜身入風塵，不惜身入險地，膽識，意志愧煞鬚眉，令人敬佩，若以風塵見薄，那是世俗之見，但古來又有幾人能免俗，父母之恩重，若爲此跟老人家反目，那未免太說不過去，再說，剛才令姐說得好，雪姑娘知書達禮，深明事理，盡管她深愛傅公子你，但絕不願讓公子爲她叛家，要是我沒有料錯，一旦雪姑娘知道傅公子有不惜叛家之心，她絕不會再跟傅公子你長相厮守，很可能會悄然離你而去，傅公子你信不信。」

傅飄紅靜聽之餘，不住地向着楚雲秋投過深而異樣的一瞥，等到楚雲秋把話說完，她立即轉望傅怡紅道：「怡紅，江大俠說的是至理。」

傅怡紅沉默了一下道：「多謝江兄教導，那麼以江兄看我該怎麼辦？」

楚雲秋道：「好好跟老人家解釋才是正途正理，鍥而不捨，金石爲開，兩家眞情能感天動地，傅公子，懂麼？」

傅怡紅一抱拳道：「多謝江兄，小弟受教了。」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喬裝喬三公子混進羅府，殺斃尙三郞，百寶盒老余乃說出趙中元被囚禁羅府鐵室，這座鐵室除艾一飛知道開關密碼外，無人知曉，爲偵查密碼，老余定計由他假扮殺人兇手喬三公子，申無害則假裝擒獲兇手送往羅府請賞，兩人依計進行，順利地把老余當作兇手送入羅府，羅七爺親自審問，老余供稱受人指使行兇，但不便說出主使人，因一說出其名，聽到者不出三日便當畢命，羅七爺猶疑不決，雖拯想知曉誰是指使人，但却不敢冒險，遂聽從黑心書生之言，命人往請艾一飛到來——

步步入牢籠　刻刻鬥心智

申無害一個人坐在小酒店的角落裏，一口又一口的喝着悶酒。

此刻酒店裏只有兩個人在喝酒，一個是申無害，另一個便是這間小酒店的主人。

兩個人都很少說話，各人喝着自己的酒，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兩人喝的是相同的酒，却在想着不同的心事。

小酒店的主人是爲了生意淸淡而煩惱，像這樣一天到晚只有三兩個客人，一家大小六口，將拿什麼養活？

他賣的酒並不壞，價錢也很公道，但就是沒有客人上門。

他也知道生意淸淡的主要原因，是因爲門面太仄，酒具太舊，陳設太亂，可是，他有什麼辦法？

老婆病了，兒女又小，他只有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他怎麼照顧得來？

請人幫忙，要錢，改裝門面，要錢，換置酒具，要錢，樣樣離不開錢，動一動就是錢，他的錢在哪裏？

而申無害此刻的心情，恰與這個倒楣的店主人完全相反。

店主人喝酒是因爲事事不如意，他喝酒則是因爲近來每一件事都太如意；如意得使他自己也無法相信；無法相信自己怎麼會有這一連串的好運氣。

他想去掉血掌馬騏，馬騏去掉了。

他冒險殺了大烟桿子蔡火陽，滿以爲一定要出毛病，但結果非但沒出毛病，他反而因此更提高了在萬應敎中的地位！

這種事你能相信嗎？

而最令他大惑不解的，則莫過於日前跟百寶盒老余的這宗交易。

他可以暫時不殺馬騏和蔡火陽，但對於金鞭趙中元的落入劍宮之手，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坐視不救。

如何才能救出這位無辜受累的金鞭趙中元呢？對這件事，他簡直一籌莫展。

在這件事上唯一可以幫他忙的人，只有一個麻金甲，然而事有湊巧，麻金甲竟偏偏又在這要命的時刻搬了家！

就在他無計可施之際，百寶盒老余突然出現了。

這眞的只是一時之巧合？

他知道不是。

因爲他已從尙三郞口中證實了這一點——老余自稱是尙三郞的大舅子，而尙三郞却根本就不認識百寶盒余老三是何許人！

這也就是說：百寶盒老余與尙三郞根本無怨無仇，百寶盒老余根本就沒有一定得殺死尙三郞的必要！

而百寶盒老余居然以此作爲交換救出金鞭趙中元的條件！你說怪不怪？

這種事你怎麼解釋？

你又怎能相信？

可是，不管它如何荒謬不經，這種事畢竟發生了，無論你信與不信，它就擺在你的眼前。

你若想獲得答案，只有一步一步往前走。

卽使通向死亡，你也無法停止。

× ×

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

申無害摸出身上所有的現銀，一起放在桌子上，然後打着呵欠，慢慢的向店外走去。

他本不想驚動那個已有幾分醉意，正微閉着眼皮，支頰出神的店主，但在跨出店門時，還是給人一把拉住了。

因爲店裏沒有點燈，這位店主只聽到脚步聲，感覺正有人從身邊走過，却沒有看到那邊桌上的一堆銀子。

今天他一共才做了兩個生意，當然不希望有人吃了他的酒菜，不聲不響，一走了之。

「酒錢！客官。」

「在那邊桌子上。」

店主揉揉眼睛，轉過頭去，終於看到了那大堆碎銀。

「那一堆都是銀子？」

「都是。」

「客官，您醉了吧？」

「沒有。」

「那麼您知不知道那堆銀子，總有五十兩上下？」

「知道。」

「您只叫了兩壺酒，一盤滷菜，對不對？」

「對。」

「只是這點酒菜，您爲何要留下那麼多銀子？」

「那裏付的，不光是酒錢。」

「還有什麼？」

「還有賭注。」

「什麼賭注？」

「我賭從我進來直到我離開，如果沒有第二個客人進來，我就留下我身上所有的碎銀。」

店主通紅的面孔上，露出一片迷惑之色。

「我什麼時候跟你賭過？」

「你當然沒有。」

「那麼你是跟誰打的賭？」

「跟我自己。」

× ×

月亮像個披了黑紗的寡婦。

天空一片灰黯。

遠處不時傳來一兩聲寥落的犬吠，更使這個漸趨沉睡的山城，充滿了像墳場一般的陰森淒清之意。

「宅子共分三進，地牢的出入口，就設在第二進西廂的一間書房中，從書櫥後面走下地道，約十數步光景，向右拐一個彎，便可看到那座鐵門。」

「守衛的劍士，分日夜兩班，白天兩人，夜晚兩人。」

「今夜輪值夜班的兩名劍士，一個叫玉馬劍客艾玄，一個叫智多星方知一，究竟誰守上半夜，誰守下半夜，現在還不能確定。」

「如果碰上後者，你老弟最好小心一點。」

「玉馬劍客之年紀很輕，這位智多星目前則已四十出頭，長方臉，高鼻樑，你不難一眼分辨出來。」

「此人心機深沉，是所有錦衣劍士之中，頭腦最靈活的一個，萬一遇上此君，千萬不可大意！」

老余交代得很詳細。

現在，他已找到老余口中的那間書房，一個人影映在窗戶上，他從側面認出正是那位智多星方知一。

窗戶上只有一個人影，但房中此刻却傳出了兩個人說話的聲音。

老余沒有提到，另外的那兩名劍士是誰。

不過，他認識的劍士已不算少，他已從聲音上聽出，如今房中的另一名劍士，就是那個以一柄鐵骨扇爲兵刃的寒山秀士徐奕秋！

房中除了兩人說話的聲音，申無害這時還聽到了另一種聲音。

棋子落在棋盤上的聲音！

這也許是老余全盤計劃中唯一被遺漏了的一個細節。

老余顯然沒有想到這些劍士，在如此漫漫長夜，坐對孤燈之餘，可能會有些甚麼消遣。

這一局棋要下多久呢？

申無害並不着急。

兩人下棋並不會爲他的行動帶來多大妨礙，只要他高興，他隨時可以破門而入，使兩人的棋局，提前結束。

隨生命一起結束。

只是他目前還沒有立卽採取這種強硬手段的必要，在進入這間書房之前，還有一些事他必須重新盤算一番。

首先，他必須弄清的是：老余何以會對這座宅子如此熟悉？

在長安時，他們幾乎是天天見面，而這次來潼關，他們也是一起來的，甚至可以說，自他進入萬應教這個亥字小組之後，老余從沒有單獨一人，離開過長安兩天以上！

這廝是憑甚麼神通，得到這些秘密的呢？

這個謎團，本來不易獲得答案，如今他經過一陣苦苦思索，忽然想通了。

當初他想不透，是因爲他路走得太遠，他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想得太複雜，這個問題其實並無玄虛可言。

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劍宮的劍士之中，有人吃裏扒外！

他如果想知道這個吃裏扒外的劍士是誰，他甚至馬上就可以弄清楚這名劍士是誰。

如今這座宅子中只有四名劍士，此人必爲四名劍士中的一個，此人將不會是今夜值班的智多星方知一和玉馬劍客艾玄，也不會是此刻在房中跟智多星下棋的寒山秀士徐奕秋，因爲今晚在這間房間出入的人，隨時均有喪命之可能，吃裏扒外的那位仁兄對這一點應該比誰都清楚。

出賣朋友的人，到處都有，出賣自己的人，畢竟不多。

所以，這個人一定是上述三人之外的那名劍士！

其次，使他迷惑的是：老余爲甚麼不惜冒生命之險，幫他這個大忙？

這對於他姓余的來說，究竟有什麼好處？

這是他想得最多，也想得最久，而始終無法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如今，他憑想像所能找得的一點綫索，便是這件事也許並非由老余所主動，老余也許只是奉命行事。

眞正想幫他忙的人，說不定是「巫老大」或「金長老」！

可是，這並不能算是答案，巫老大或金長老幫他這個忙，又是爲了甚麼呢？

對面書房中，這時忽然傳出一陣笑聲，笑的人是智多星方知一，無疑問的，棋已下完，這局棋寒山秀士徐奕秋輸了！

× ×

輸棋的人果然是寒山秀士徐奕秋。

智多星方知一正在將棋子一顆一顆的放回棋盤，收拾殘局，永遠是勝棋一方，所樂意做的差使。

輸了棋的人，經常是雙手一推，紅着面孔，起身便走。

徐奕秋站起身子，已經準備走了。

方知一側臉敲敲棋盤，笑着道：「如果輸得不服氣，再殺一局如何？」

徐奕秋打個呵欠道：「要睡了。」

方知一笑道：「睡得着？」

徐奕秋瞪眼道：「爲甚麼睡不着？「

方知一笑道：「如果換了我，我就睡不着，那麼長的一條龍，明明可做兩個眼，結果被我妙手一點……」

徐奕秋哼了一聲道：「少在我身上來這一套。」

方知一大笑道：「好，好，請便，請便！」

徐奕秋沒說甚麼，已轉身向房外走去，方知一望着他的背影，提高聲音，又笑着道：「如果睡不着，還可以再來找我，不過最好早一點，等到小艾接了班，我就恕不奉陪了。」

徐奕秋只嘿了一聲，便推開堂廳大門，走進漆黑的院子。

方知一聳聳肩膀，激將法失靈，使他多少感到有點失望。

不過，這一段時間並不長。

他跟出來關上大門，回到書房不久，便聽到了一陣輕輕叩門的聲音。

方知一側耳一聽，臉上登時露出會心的微笑。

敲在門上的，不是一個人的指節，而是一種堅硬的金屬。

鐵扇！

他帶着笑容走出來，一把拉開門閂，笑着道：「我說如何——」

但他也就只說出這四個字。

等他看清來人不是寒山秀士，臉色一變，正待抽身後退之際，來人已經閃電般一掌切斷他的喉骨！

× ×

書房裏面果然有座書櫥。

書櫥後面果然有條地道。

走下地道，約十數步，向右一拐彎，果然出現一道形式特別的鐵門。

總之，毫厘不爽，一切均與老余所描述的完全符合。

鐵門上有個圓形轉盤，沿着圓邊，均勻地鐫着十個號碼，只要稍稍留意，便不難發現其中三個號碼上面，均有着一層不同程度的藍色光輝。

這三個號碼，依順序是：六三九！

申無害小心地按下第一個號碼六，停下來，凝神諦聽，直到確定沒有按錯，才接着按下底下的三和九！

吱的一聲，鐵門悠然開啓。

地牢中居然點着一盞燈，百寶盒老余和一個靑衣老人，分別被兩條鐵鍊，繫在地牢的兩個角落裏。

這個靑衣老人當然就是金鞭趙中元。

申無害心頭止不住一陣難過，金鞭趙中元如今才不過四十出頭，想不到幾年不見，竟老成這種樣子。

多可怕的一個愁字！

他快步走過去，先替百寶盒老余解下鐵鍊，並向百寶盒老余致了謝意，才過去放開金鞭趙中元。

三人誰也沒有說話，直到離開那座古宅。

百寶盒老余才低低說道：「你先設法替趙局主安頓一下，然後我們還在老地方見面。」

老余的背影，很快的便於夜色中消失不見。

× ×

趙中元隔了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次多虧了這位朋友，剛才他離去時，我竟忘了連謝謝也沒說一聲。」

申無害淡淡一笑，道：「你用不着謝他。」

趙中元愕然道：「爲甚麼？」

申無害忽然四下望了一眼道：「我們先隨便找個小客棧住下來，弄點酒喝喝怎麼樣？」

趙中元當然沒有意見。

於是，轉過兩條街，他們走進一家小客棧。

兩人在燈下默默地喝着酒，趙中元幾次想開口說話，都因爲申無害顯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而忍住沒說出來。

申無害一邊喝酒，一邊望着燈花出神，足足過了頓炊之久，才緩緩轉過面孔道：「那姓余的在地牢，有沒有告訴你這次設計援救你的經過？」

趙中元點頭道：「有，不僅提及，而且說得十分詳細。」

申無害道：「他是否也告訴了你，我與他之間的關係，以及我目前的身份？」

趙中元道：「是的。」

申無害點點頭，自語似的道：「這就跟我猜想的差不多了。」

趙中元露出惶惑不解之色道：「你老弟的意思……」

申無害忽然笑了笑道：「你覺得姓余的這個人怎麼樣？」

趙中元道：「很夠義氣，也很勇敢，而且相當富於機智。」

申無害道：「還有呢？」

趙中元沉吟道：「還有……」

申無害笑道：「還有便是待人很和藹，很親切，對嗎？」

趙中元點頭說道：「是的，在我的感覺上，確是如此，要交朋友，就該交這種人。」

申無害道：「你有沒有想過，你爲甚麼會對他產生這種親切的感覺？」

趙中元微微一怔道：「這個……」

他望着申無害，眼中露出詢問之色。

因爲他已漸漸覺察出申無害對那位百寶盒老余似乎並無好感，甚至還帶着幾分不信任。

這怎麼可能呢？

申無害微笑道：「如果你無法回答，我可以代你回答：那是因爲他告訴了你許多不該告訴你的秘密！兩個初見面的人，如有一方坦誠相見，常會予另一方一種印象，這種印象便是親切感。」

趙中元仍然不甚明白地說道：「難道他告訴了我這些，反而顯出他是個虛僞的人？」

申無害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趙中元道：「那麼你要說的，是甚麼意思？」

申無害道：「我意思是說，他這種做法很聰明。」

趙中元眨眨眼皮，沒有開口。

因爲他已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接下去，如果一定要他開口，他無疑只能說：「聰明有甚麼不好？」

但這句話多少含有一點抬槓的意味，以他們兩人的關係，自然不便出口。

申無害道：「一個聰明人對別人其實並沒有甚麼害處，相反的只有靠了聰明人，這個世界才會進步。」

他喝了口酒，緩緩接着道：「但聰明人必須記住一件事，他可以處處表現自己的聰明，却絕不可以把別人當傻瓜！」

趙中元茫然不解地說道：「他把誰當傻瓜？」

申無害又喝了一口酒，微笑着道：「要解釋這一點，你得先聽一個故事。」

他接着說出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當然比老余說的要詳細得多。

趙中元聽完，又思索了片刻，才道：「這樣說，就連我也有些迷糊了，他們的確沒轉彎抹角，幫你把我從姓艾的手裏救出的必要，他們這樣做是爲了甚麼呢？」

申無害微笑道：「這個問題曾經困擾了我很久，如今我總算找到了答案。」

趙中元道：「就因爲他告訴了我那些秘密？」

申無害道：「也可以這樣說，但並不全是。」

趙中元道：「哦？」

申無害道：「他告訴你有關萬應教的種種，可以分作兩方面解釋：第一，在他想像之中，以你我之關係，就是他不說，我也可能會告訴你，所以他不如搶先一步，以表示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他和我之間，已無彼此之分。」

趙中元點點頭，但想了想，又道：「關於這一點，他可能有欠攷慮，他應該想到，這種事影響深遠，你我交情雖够，但也不一定就會談到這一方面去。」

申無害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種解釋，也是整個問題的重點所在。」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微笑着接下去道：「一個人肯將自己的秘密告訴別人，不出兩個範圍。第一是自己的生死之交，縱然告訴對方，也不担心對方說出去。第二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人，對方時時都在他監視之下，只要這人一有不穩現象，隨時均可使其與外界完全隔離！」

趙中元露出吃驚而又意外之色道：「你是說，他們以後會派人釘着我？」

申無害道：「不錯！這便是答案。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幫我的忙，而是幫他們自己的忙。這也就是說：你目前雖已脫離那座地牢，却已同時走入另一座無形的牢籠！」

趙中元忿然道：「我趙某人跟他們萬應教，素無怨仇，他們這種作法，是何居心？」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跟他們，當然談不上有何怨隙。」

趙中元道：「那麼——」

申無害苦笑道：「原因是爲了我。」

趙中元道：「爲了你？」

申無害道：「是的，完全是爲了我，你只不過是像這次被姓艾的弄來一樣，無辜受累而已！」

趙中元道：「我還是不懂。」

申無害道：「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他們很需要我這樣一名殺手，但又担心我不易控制，所以便處心積慮的想找我的弱點，如今他們總算找到了一個，那便是對你們信義鏢局的關心！」

他頓了一下，又道：「明天，他們要我殺掉十方羅漢，我如照辦，一切太平，否則，他們一定會以你的生命作要脅，逼我出手。」

趙中元臉色一變，忽然咬牙道：「你老弟千萬不可受他們要脅，我趙中元算什麼東西？就是一百個趙中元，也抵不上人家半個百里大俠。」

申無害微微搖頭道：「這是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誰的生命值錢，是另一回事。問題是他們淸楚我縱然不願殺害十方羅漢，也絕不會眼睜睜的看着你死！」

趙中元默然。

他懂得申無害這番話的意思，這不是一種比較，也不是一種選擇；就算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申無害也無法答應。

這就像有人要拿刀砍掉你一根手指，你絕不會因這根手指對你特別重要，而希望對方把刀砍在你另一根手指上一樣。

趙中元沉默了片刻，突然平靜地道：「那麼我可以找個地方躲起來，大不了從此埋名隱姓，不再在江湖上走動便是。」

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居然肯說出這樣的話，其內心之痛苦，自是不問可知。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就算你肯屈辱自己，也已經太遲了！」

趙中元臉色不禁又是一變道：「如今已經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從我們跟姓余的分手時起，就已經被綴上了，否則我又怎會故意留你下來喝酒。」

趙中元怔怔然道：「那我們適才說的話，豈不已被他們聽去？」

申無害道：「那倒不會。」

趙中元道：「何以見得？」

申無害輕輕一哼道：「敢在暗中監視

我這個天殺星，已經算他們够胆量了，我不相信眞有人想試試他的運氣，有種逼近方圓十丈之內！」

趙中元點點頭，他們說話的聲音並不大，要想聽淸他們說的話，最少也得潛至窗戶附近，才有聽淸的機會，他相信目前江湖上，有這份胆量的人物，大概還沒有幾個。

他思索了片刻，皺眉道：「那麼，依你老弟之意，如何才能渡過這次難關？」

申無害沒有馬上回答，他在望着自己面前的那隻酒盃，酒盃裏沒有酒，他慢慢端起那隻空盃。

趙中元道：「盃裏沒有酒。」

申無害道：「我知道，酒沒有了，你在這裏坐坐，我去叫伙計送酒來。」

他放下空盃，匆匆出房而去，過了片刻走回來笑道：「我叫的酒，只够我一個人喝，我不喝則已，一喝就要喝個痛快，你先上床去睡吧！」

趙中元正待要說什麼，抬頭接觸到申無害的目光，話到嘴邊，忽又嚥回。

因爲他已明白申無害要他上床先睡的用意。

× ×

仲春，二月。二月初二。

桃花似錦，陽光燦爛如金。

桃花開在山坡上，開在河邊，開在庭院，開在陽光下，開在美好的季節裏。

廟在山上。

廟前是一片桃林，桃林中到處可以看到鶉衣百結的叫化，有的談天，有的瞑目假寐養神，有的翻着衣襟捉虱子。

這是一個百無禁忌的日子。

每一個丐幫弟子臉上都流露着愉悅的笑容，這是他們值得驕傲的一天；因爲丐幫弟子遍佈天下，並不是每一個丐幫弟子都能參與今天這一盛典。

他們是南五北七，一十二行省，九九八十一個分舵中選出的代表。

在過去的一年中，他們每個人都有值得表彰的事蹟，能參加今天的護法大會，是他們以血汗換來的榮耀。

每名丐幫弟子都希望能取得這份榮耀，已經取得的人也異常珍視這份榮耀。

有榮耀心的人，才會求上進；個人如此，幫會也一樣；丐幫能成爲武林第一大幫，能始終受黑白兩道尊敬，便是靠了這份力掙上游的榮耀感。

「只有一個能尊敬自己的人，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

每一名丐幫弟子都不會忘記，這是他們十結幫主十方羅漢百里窮說的話；每個人都知道團體的榮譽，必須共同保持；先有團體，才有個人；如果丐幫在人們心目中不受重視，將絕不會有人會瞧得起一名丐幫弟子。

凡是丐幫弟子，人人都懂得這道理。

× ×

在桃林最遠的一角，兩名年輕的丐幫弟子正在促膝低談。

由於今天的代表係來自天下各地分舵，彼此之間，都很陌生，但是，陌生並不表示隔閡。他們有特定的暗號，特定的語言，特定的聯絡方式。

你可以一人自得其樂，你也可以找別人隨意交談，在這裏你永遠不會挨白眼，永遠不會遭受拒絕。

今天這裏，每個人都是你的兄弟。

丐幫弟子很少懷疑別人，當然更不會懷疑自己的同門。不過，如果他們今天抱的也是這種態度，他們就錯了。

今天這裏至少有兩個人，並不是他們的同門，當然更不是他們的兄弟。

這兩人便是現在正在桃林一角，促膝低聲交談的兩名青年叫化。

× ×

這兩名青年叫化不是別人，正是申無害和小丁。

一個人要想保持衣着整潔，也許不是一件說得到就能做得到的事，若是要弄成一副邋遢相，却是簡單之至。

所以，丐幫弟子行走江湖上，即使遇上危難，也很少以其他行業來掩飾自己的身份。因爲他們辦不到。

就是勉爲其難，也極易露出馬脚。

相反的，一個人若是想扮成一名丐幫弟子，却是容易得很，只要一套爛衣服，一根竹竿，一個蓆包，再在頭臉手足上抹上一層灰沙和油垢，就足以亂眞了。

不過，話雖如此，兩人此刻仍然跟那些丐幫弟子離得遠遠的。

魚目可以混珠，但魚目終是魚目，畢竟非眞珠可比，他摹仿的，只是一層外表，如果坐得太近，還是會被認出來的。

兩人這時在談些什麼呢？

若是有人稍稍注意，便不難發現兩人這時低着頭，看上去像在交談，其實誰也沒有說話。因爲兩人誰也無話可說。

他們要說的話，被老余說盡了。

老余處理一件事，永遠都是那麼樣的週到詳盡，永遠都是那麼樣的天衣無縫，別人永遠無法提出問題，也永遠無法提供意見。因爲你的問題尚未提出之前，他的解答已經來了；關於你的意見，他只是一笑置之。他笑，就是要你再想。

你只要再想一想，便會馬上發覺那意見是多麼的幼稚，多麼的膚淺，多麼的可笑！

「護法大會午正開始，地點在廟側廣場上，十方羅漢會在大會開始之前出現，跟在他身後的，經常只是幾名內堂的四結弟子。」

「幫中的七長老，會比他早到半個時辰，等安排妥當後，在廟門口迎接。」

「你們守在桃林一角，居高臨下，很遠的便可以看到他從山坡上出現。」

「這時候所有的丐幫弟子會發出歡呼，紛紛趕上前去，這是最亂的一刻，也是你們下手最好的時機。」

「至於如何下手，你們都是行家，當然用不着我多說。」

「得手之後，你們可以沿坡飛身而下，山脚下屆時將有兩匹快馬等着你們，只要跳上馬背，你們便安全了！」

像這樣完美的安排，試問你還會有什麼問題，你又能提供什麼意見？

所以，他們如今唯一要做的事，便是等待。

等待那最後的一刻。

等待那一刻來臨，聯手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未完）

霧中花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石中英假借慰勞隨行武士，在安慶泊岸，叫來酒席，歡宴船上武士，暗中却傳來龍門幇安慶分舵的正副舵主，授命他們派來穆老三，假扮花戟高順，藏身艙房，酒宴後，强指眞高順爲他人假冒，合力將之擒下，囚於艙底，由穆老三假冒頂替，其次，槍頭指向穿雲鏢沈長吉，正欲向他下手之際，那沈長吉竟亮出護劍會手勢，原來這沈長吉正是七星劍主手下，假冒沈長吉，那眞的沈長吉早已被他們處死，藍純靑知道他是自己人，却沒追問他的姓名來歷，因爲這是護劍會的規矩——

＊＊＊＊＊＊＊＊＊＊＊＊＊＊＊＊＊＊＊＊＊＊＊＊＊＊＊

腥風吹君山　烟波擁洞庭

船，已經開了。

艙底還是黝黑的。

燭光在搖晃着，雖然並不太亮，但已可看淸每一個人臉孔。

戚婆婆蜷屈着的人，身軀一震，陡地睜開眼來！她看到自己面前，靜靜的站着三個人，那是獨角龍王李天衍，石中英，和假扮祝琪芬的左月嬌。

戚婆婆展動了下手臂，雙手依然動彈不得，她坐在船板上，冷森地哼了一聲。

獨角龍王低喝一聲道：「防她咬舌自絕。」

石中英急忙伸出食中二指，點了她「迎香」「牙腮」二穴。

獨角龍王沉聲道：「戚婆婆，老夫有話問妳，妳若是好好回答，老夫可以不難爲妳；但妳若想在老夫面前，要什麼花樣，須知老夫並不是好說話的人。」

戚婆婆張了張口，似要說話，但因兩處穴道被點，說不出話來。

獨角龍王朝石中英微微頷首。

石中英右手疾出拍活了她兩處穴道。

戚婆婆緩緩吸了口氣，問道：「你要問什麼？」



獨角龍王道：「老夫想知道的就是你們這個神秘組織。」

「神秘組織？」戚婆婆瞪目道：「什麼叫神秘組織？」

敢情她沒唸過書，不懂「神秘組織」這四個字的意思。

獨角龍王道：「神秘組織，就是很秘密的幇會。」

戚婆婆搖了搖頭，說道：「咱們只聽令於盟主一人，沒有什麼幇會。」

獨角龍王道：「那麼妳總知道他的來歷了？」

戚婆婆道：「盟主是六合門的掌門人，各大門派公舉出來的武林盟主，你李幇主難道還不知道他的來歷？」

獨角龍王怒哼一聲道：「戚婆子，妳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故意裝蒜？」

戚婆婆道：「李幇主這話就奇了，老婆子落在你們手裏，你

問我的話，我那一句答的不眞實了？」

石中英在旁插口道：「妳難道不知道那老賊是假冒我爹之名他不是我爹嗎？」

戚婆婆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石中英？」

石中英道：「不錯。」

戚婆婆道：「我只知道盟主因獨子在十年前失足落水，心頭甚是悲痛，才收了一個義子，叫秦小芳，後來你突然回來，盟主本已懷疑你有爲而來，你又一再在暗中和盟主作對，才認定你是『護劍會』派來的奸細，決心把你除去，才要秦小芳假扮了你，老婆子並不知道盟主假冒你爹的事。」

她口中說的秦小芳，自然是七星劍主假冒的那人了。

七星劍主敢情殺了秦小芳，才混進石家莊去的。

石中英看她說的不像有假，但依然並不放心，回頭朝左月嬌問道：「妹子，她說的是眞的麼？」

左月嬌微微搖頭道：「我知道的有限，但戚婆婆說的這些話，却是不假。」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小丫頭，妳別在老婆子面前得意，要不要老婆子把妳一起抖出來？」

左月嬌臉上一紅，輕哼道：「隨便妳，我不在乎。」

獨角龍王沉哼道：「戚婆子，妳是那老賊的心腹，妳會不知道老賊來歷？這話有誰能信？莫非老夫對妳太客氣了？」

回頭朝石中英喝道：「石世兄，你給老夫點她『弔筋穴』。」

（弔筋穴在肺苗穴下，若被點傷，遍身筋縮，不能伸直。）

石中英答應一聲，正待舉手點去！

戚婆婆臉色劇變大聲道：「且慢！」

獨角龍王冷冷一哂，道：「妳到底說是不說？」

戚婆婆道：「我眞的不知道，你們若是不信，不妨問問這丫頭，我老婆子從前是幹什麼的。」

獨角龍王道：「妳從前是幹什麼？」

戚婆婆道：「李幫主是江湖上的大人物，試問有沒有聽說過我戚婆婆的字號？當然沒有，那就是說老婆子這塊料，在江湖上是個微不足道的人，怎會是盟主的心腹？」

她沒待獨角龍王開口，接下去說道：「李幫主雖然沒聽說過老婆子的字號；但你總聽說過在江南一帶活動的『拍花黨』吧？老婆子就是『拍花黨』的老祖宗，二十年前的七花娘……」

獨角龍王微微點頭道：「七花娘，老夫倒聽人說過。」

戚婆婆得意的道：「原來李幫主也知道江湖上有我這個七花娘。」

石中英道：「妳武功不弱，用毒也高明的很。」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因爲老婆子是我師父的關門徒弟，頗得師父鍾愛，本來咱們這一門，不但武功不高，而且也只會一些迷魂香，迷魂粉，但師父在有一年，無意之中，在一所破廟裏，遇上一個垂死的老道人，送給師父一本手抄的武功秘笈，和用毒的書，那時沒有滿師的只有我一個，所以師父傳給了老婆子……」

獨角龍王道：「妳什麼時候和老賊勾結上的？」

戚婆婆老臉微微一紅，歪着頭，想了想，才說道：「咱們『拍花黨』，原是到處去拐了小女孩子來，有的賣入戲班，有的賣入勾欄，那年……唔，大概在十二年前，盟主派人來和老婆子接洽，要買一個小女孩……」

她日光溜了左月嬌一眼，又道：「來的那人，就是屈總管，他挑中的就是這丫頭。」接着說道：「第二次屈總管又來找我，說要一個男孩，那就是後來假扮石公子的秦小芳，那次盟主就賞了我一萬兩銀子；但當我回到家裏之後，就發現中了一種慢性劇毒……」

獨角龍王道：「是屈長貴下的毒？」

戚婆婆切齒道：「就是他。」

獨角龍王道：「妳不是也擅於用毒的麼？」

戚婆婆恨恨的道：「我那老鬼師父傳我用毒之時，其實還留了一手，幾種最厲害的毒藥和解藥方子，都沒傳給我，他死了之後，我雖然從他那册破本子上，發現後面被人撕去了一二頁，當時也並未在意，一直等到我身中奇毒，連服了幾種解毒藥丸，仍然無效，才知我那老鬼師父留的一手，是書中最重要一頁。」

獨角龍王道：「後來呢？」

戚婆婆道：「等我毒發之日，屈總管就趕了來，他勸我投到盟主手下，才給我解藥。」

獨角龍王道：「妳就這樣投到老賊手下？」

戚婆婆道：「我不答應也不成啊！他給我的解藥，只能維持三個月，若是百日之內，沒有解藥，就得七孔流血而死，我還有選擇的餘地麼？」

獨角龍王道：「這麼說，妳只是受他們控制，並不知道他們內部情形了？」

戚婆婆道：「老婆子在他們裏面，論地位，還不如這丫頭呢，她如今是盟主的義女，石家莊大小的事兒，她可作得一半主張，這叫做烏鴉飛上了鳳凰巢，不然，老婆子每次到石家莊去，會小姐長，小姐短的巴結她？」

這倒也是實話，左月嬌也曾說過，她每次去，都竭力的奉迎着她。

獨角龍王道：「妳也不知道龍門幫發生的事？」

戚婆婆道：「我眞的不知道，盟主只說左丫頭不聽話，要我嚴加管束，把她送到龍門幫去，上船之後，我甚至連裏面一間囚禁的是誰都不知道，石家莊的規矩，凡是沒告訴你的事，就不准多問，因此，鑰匙雖由我保管；但琴兒每次送飯進去，我都沒有問過一句。」

獨角龍王聽的倒也相信，問道：「妳說的句句是實？」

戚婆婆道：「老婆子若有一句虛言，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獨角龍王看了石中英一眼，那意思是說：「看來再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了。」

一面捋鬚說道：「好吧！老夫相信妳，但妳仍得委屈些日子，等咱們到了龍門幫，擎住這些賊黨之後，自會放妳。」

戚婆婆聽的大急，說道：「李幫主，你行行好，你們要問的，我一言不漏，照直說了，老婆子這次奉命押送左丫頭，要到了君山，才能領到解藥，你們總不能眼睜睜看我死吧！」

獨角龍王道：「妳只管放心，老夫逮住了他們，自會要他們給妳解藥，如果老夫此行失敗了，妳戚婆子，那也只好認命了。」

戚婆婆還待說，石中英伸手點了她睡穴，一面問道：「老前輩認爲她說的可靠麼？」

獨角龍王一手撚鬚，說道：「雖有避重就輕之處，但大致還不算假。」

左月嬌道：「李幫主說的極是，她說的這些話，和我知道的差不多。唉！我在石家莊住了快八九個年頭，也一直不知道乾爹竟是冒名頂替的人。」

獨角龍王沉吟道：「這些賊黨，一定有一個神秘而嚴密組織，只是咱們不知道罷了。」

正說之間，只見裏間艙門啓處，走出兩個人來。

一個正是和戚婆婆面貌一般無二的老嫗，另一個則是假扮盧傳薪的人。

獨角龍王目光一抬，含笑問道：「方才她說的話，弟妹都聽清楚了？」

那和戚婆婆一般無二的老嫗，連忙欠身道：「賤妾都聽淸楚了。」

假扮盧傳薪的道：「娘，妳不是說有話要問左姐姐麼？」

那和戚婆婆一般無二的老嫗笑道：「娘是說好在有左姑娘一起，若有疑問，也可以隨時向左姑娘請教的。」

左月嬌道：「伯母要問什麼，晚輩知無不言。」

原來這假扮戚婆婆的，正是龍門幫安慶分舵主雙槍楊天壽的妻子「奪命金丸袖底針」穆五娘，假扮盧傳薪的則是她女兒楊杏仙。

她們是楊天壽回去之後，和假扮花戟高順的穆愼行，一起扮作送酒菜的伙計，上船來的。

這是藍純靑和獨角龍王計議好的，先把船上賊黨，全換上了自己人，才能上君山去，出其不意，一網打盡賊黨。

他們自然全是由石中英動手易的容，其實面具早就製好了，他們只要覆到面上就好。

石中英問道：「李幫主，咱們要不要再問問花戟高順？」

獨角龍王道：「不用了，高順只不過是石家莊用重金禮聘來護院師傅，目前大概也和戚婆婆一樣，被他們下了奇毒，受人控制，他知道的決不會比左姑娘，戚婆婆多，連左姑娘，戚婆婆都不知老賊底細，高順更不會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這老賊心機之深，委實令人可怕！」

石中英道：「賊黨圖謀篡奪各大門派，進而妄想稱霸整個武林，這是一個極大陰謀，範圍不能說小，決不可能只有一兩個人主謀，其餘的人，一點也不知道。」

獨角龍王點點頭，說道：「石世兄說的也是。」

左月嬌道：「我想除了乾爹，和總管屈長貴之外，像爹（華山祝景雲），八卦門高翔生，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還有假冒李幫主的賊人，這些人都應該知道內情的。」

她十多年來，叫慣了爹，乾爹，一時自然無法改過口來。

獨角龍王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只要一舉逮住這些賊黨，江湖上就可太平了。」

石中英道：「那老賊老奸巨猾，只怕未必能逮得住他。」

獨角龍王呵呵笑道：「這個石世兄只管放心，君山三面環水，老夫不信他能飛上天去。」

× ×

帆船繼續在航行。

船上雖然已經換了幾個人，但一切如常，好像昨晚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花戟高順（穆愼行）依然那麼傲岸，很少和人家說話。

穿雲鏢沈長吉還是那麼笑口常開，看到什麼人都謙恭有禮。

盧傳薪是楊杏仙喬裝的，因爲盧傳薪和石中英下棋，談天，也經常在第二層艙中進出。

這可苦了石中英。

他平日從沒和女孩子有過接觸，既然明知她是女的，難免就處處都感到侷促不安。

倒是楊杏仙落落大方，和他有說有笑，毫不避嫌。

這幾天，兩人同桌吃飯，聊天，下棋，有時手扶欄干，並肩遠眺江面。除了晚上，她回到底艙和娘一起睡覺，幾乎整天都和石中英在一起。

嬌柔的楊姑娘，如今正當寂寞的十七歲。

她本來空虛寂寞的心扉，如今却闖進了一個人的影子！

她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蓓蕾，遇上了春天，就顯得活潑起來。

有時會嬌羞的笑，有時會脈脈含情凝視着他，她連自己也不知道，已經偷偷的愛上了他。

這也難怪，那個少女不多情？

石中英不是呆頭鵝，他自然會感覺的出來。

他一直像在逃避着什麼？

這並不是說他不喜歡她，或者楊杏仙生得不漂亮。

這可恰巧相反，楊杏仙如今雖然裝扮成盧傳薪，但她却生得柳眉如畫，杏眼如波，尤其是一張小圓臉，宜喜宜嗔，一張小嘴唇，又甜又翹。

就是她長的又嬌，又美，又帶點稚氣，會使人情不自禁。

石中英才不敢看她，才處處會感到侷促不安。

× ×

一晃眼幾天過去了。

船終於駛進洞庭湖緩緩的駛近君山。

本來限期要在四月十五前兩天，必須到的船隻，如今直到四月十五的巳牌時光，才趕到。

在時間上，足足的差了兩個晝夜。

這原是計算好的路程，舵工有把握會

在限期內趕到，決不會差的這麼多。

但這是石公子臨時吩咐的，要掌舵的老大把握住時光，必須在四月十五巳牌時光，駛抵君山，不准早，也不准遲。

這沒有別的理由，早到了，距離會期尚遠，自得遵奉老賊的指示，把獨角龍王李天衍先收押起來，左月嬌也得另外住一個地方。

這一來無形之中，人手就被分散了。

龍門幫六鎮，三十六分舵，歡宴武林盟主六合劍石松齡，時間是在四月十五日的中午。

那麼扣準巳時駛抵君山，等到靠岸，下碇，登岸，再列隊進去，就差不多是正午了。

自己一行人，既可不要分散，賊黨幾個主要頭兒，也齊集在一起。

再加安慶分舵楊天壽，向開山已經先來了，六鎮三十六舵，自然也有未被賊黨滲透的忠義之士，可作內應。

這是經獨角龍王，藍純靑磋商之後，才決定的。

× ×

君山，龍門幫的總舵所在，果然氣勢不凡！

帆船還未駛近，就有一艘快艇，迎面駛來。

船頭上站着一個靑巾包頭，一身靑色水靠的漢子，右手高擧着一面三角靑龍旗，迎風招展，大聲喝道：「來船可是石門山來的？」

船上水手答道：「不錯，石公子就在船上。」

那漢子收旗，一抱拳道：「兄弟奉命在此恭候，老哥們請隨兄弟的船來。」

說完，一揮手，快艇在水面上轉了一個圈，破浪乘風，朝君山駛去。

既然有他們前來領港，帆船自然尾隨着快艇駛去。

漸漸接近君山，江面上巡邏的船隻，也穿梭般來往不息。

因有快艇在前領港，自然也免去了不少的查詰。

快艇忽然一個右轉駛進了一處港灣。

這裏停泊着不少大小船隻，正面是一座石駁的碼頭，一排寬濶的石級埠頭，兩邊站着十幾名一式靑衣水靠，腰跨單刀的壯漢。

站在快艇船頭的漢子舉起手中靑龍旗，迎風展了幾展。

快艇迅疾在埠頭邊上，停泊下來。

帆船也跟着緩緩靠岸，水手們用竹篙勾住埠頭上的木樁，套上繩索。

另有幾名水手，隨着跳上岸去，鋪好了跳板。

這時，岸上匆匆趕來了一個身穿靑布長衫，中等身材的漢子，急步拾級而下，趨近跳板，拱拱手道：「在下龍門幫迎賓司管事陸傳芳，奉命謁見公子來的。」

一名水手道：「你請稍候，在下立時進去通報。」

說完，轉身朝艙中走去。

過不一會，那水手招招手道：「公子請陸管事上船。」

陸傳芳拱拱手，隨着水手，登上甲板，進入第二層艙門。

只見左首一排站着十四名面目冷森的黑衣武士（有兩名在船頭和船尾站崗）。

右首站着老少四人，那是花戟高順（穆愼行），穿雲鏢沈長吉，火龍盧焜（藍純靑），盧傳薪（楊杏仙）。

陸傳芳不知那一位是石公子，他看盧傳薪約莫三十左右，生得眉目清秀，只是皮膚稍微黝黑了些，只當就是石盟主的公子，正待上前行禮。

只見後艙走出一個腰插短劍，年約十五六歲書僮口中喝道：「公子出來了。」

他話未說完，站在中艙的一干人，全都肅然立正了身軀。

就在此時，隨着書僮琴兒身後，緩步走出一個少年公子。

只見他身穿梅紅長衫，足登粉底快靴，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腰懸一柄長劍，配着梅紅劍穗。

人如臨風玉樹，好不俊逸瀟洒！

陸傳芳慌忙跨上一步，拱手道：「龍門幫迎賓司管事陸傳芳叩見公子。」

石中英連忙還禮，含笑道：「陸管事不可多禮。」

陸傳芳早已被石中英氣勢所懾，行了一禮，才垂手道：「在下三日之前，就奉敝幫主之命，在埠頭恭候公子大駕，石盟主一連兩日，均未見公子趕來，心中甚是惦罣。」

石中英淡淡一笑，說道：「水上航行，比不得陸地，全仗風力行駛，咱們這一趟，遇上了逆風，才和預定日期，延誤了兩天。」

陸傳芳連連應「是」道：「公子說的是，如今公子趕到了就好，石盟主和敝幫主此刻正在大廳上，特命在下前來迎迓，公子就請登岸了。」

石中英含笑道：「家父可有什麼吩咐麼？」

陸傳芳道：「沒有，目前廳上筵席快要開了，公子請吧。」

石中英點頭道：「好。」

他只說了一個「好」字，沒待陸傳芳答話，就回過頭去，朝「黑衣隊」的領班的那人吩咐道：「咱們上岸之後，你加派兩名弟兄守在船上，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擅自上船，一律格殺勿論。」

一面朝陸傳芳道：「陸管事最好轉告貴幫在碼頭上的弟兄，不可走近，免得發生意外。」

陸傳芳聽的暗暗奇怪，心中忖道：「這位石公子外貌英俊，看來平易近人，原來他爲人却是嚴峻的很。」

心中想着，一面沒命的應「是」。

石中英回頭朝琴兒打了個手勢，琴兒領命，匆匆而去。

在他說話之時，「黑衣隊」領班已經指派了兩名武士，留在船上，他就率同其餘十一名武士，魚貫出艙，當先上岸。

石中英這才朝花戟高順四人，招招手道：「大家請吧！」

口中說着，人已瀟洒的擧步朝艙外行去。

陸傳芳趕忙趨上一步，陪着他走上跳板。

花戟高順，沈長吉，藍純靑，楊杏仙也相繼上岸。

不多一會，只見戚婆婆（穆五娘），祝琪芬（左月嬌）也相偕上岸。

接着，琴兒扶着一個頭蒙黑布，身材高大的人上岸。

只要看他脚步蹣跚，走路需要人扶持而行，一望而知，是個不會武功的老人無疑。

石中英目光迅速一掠，然後招招手道：「陸管事請。」

陸傳芳躬着身，說道：「在下替公子帶路。」

說完，側着身子在前面領路。

石中英一手按劍，昂首走在前面。

他身後緊隨着花戟高順（穆愼行），穿雲鏢沈長吉，火龍盧焜（藍純靑），盟傳薪（楊杏仙）四人。

稍後是戚婆婆（穆五娘），左月嬌，和面蒙黑布的高大老者（獨角龍王李天衍），由琴兒攙扶而下。

最後是十二名「黑衣隊」武士。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循着沿湖一條靑石板鋪成的大路，往裏行去。

兩邊濃陰夾道，都是百年以上的大榕樹。

走了約莫半里來路，轉過山脚，前面山坳間，豁然開朗，出現了一片數十畝大小的草坪。

一座高大的莊院，矗立在山麓間，遠遠望去，就顯得氣派宏偉，覆蓋極廣！

不用說那自然是龍門幫君山總舵了。

一行人剛走到廣場中間，老遠就見從大門中急步迎出一個人來。

這人身穿一襲靑衫，脚下輕快，步履如飛，迎着衆人筆直走來。

陸傳芳脚下微停，低聲道：「那是敝幫耿副幫主，迎接石公子來了。」

他話聲方落，副幫主耿承德已經快到面前，相隔還有一丈來遠，連連拱手道：「石公子遠蒞敝幫，兄弟代表幫主，迎迓來遲。」

此人雖然貌相斯文，但臉色白中透靑，隱露靑筋，鼻如鷹鈎，一看就知是個陰險小人。

石中英其實早就看到他了。

因他懷疑龍門幫這位副幫主，如果不是賊人一黨，也就早已被賊人買通，成爲賊人的內線。

聽獨角龍王的口氣，耿承德是李幫主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他不思感恩圖報，反而出賣龍門幫。

石中英就是不齒其人，才抱拳還了一禮，冷傲的道：「副幫主遠迎，在下如何敢當？」

耿承德陪笑道：「石公子一路辛苦了，盟主預計公子一行，兩日前即可抵達，怎麼到今天才來？」

石中英輕哼一聲，冷冷說道：「行船不像陸地上跑馬，快慢可以由自己控制，行船得看風向水勢，逆水行舟，要快也快不了的。」

耿承德碰了一個軟釘子，不覺呆得一呆！

但他知道，眼前這位「劍公子」雖是假的，但他是石盟主的義子，却是絲毫不假（賊黨認爲石中英是秦小芳）。

因此，他還是陪着笑臉，說道：「石公子說的極是，水路有時候確實不容易算得準。」

他沒待石中英開口，接着笑道：「今天是敝幫主爲了向石盟主表示敬意，而擧行的盛大歡迎宴，敝幫在長江上下游六鎮三十六分舵的分舵主，全都到了。」

石中英只是冷漠的「哦」了一聲，未置可否。

耿承德又道：「石公子到的正是時候，如今筵席就要開了。」

石中英又冷冷的「哦」了一聲。

耿承德直到此時，才發現石中英倨傲，冷漠，簡直不大理睬人，自然也不好再說下去。

越過廣場，迎面是幾級石階，兩旁還蹲着一對高大的石獅子。

石階兩旁，一排站立着八名跨刀勁裝漢子，看到副幫主陪同石中英走來，一齊肅立致敬。

石中英也不和耿承德謙讓，昂首登上石階，跨進大門，穿越二門，然後是一片鋪着靑石板的大天井。

耿承德，陸傳芳兩人，亦步亦趨的跟在石中英身邊，陪他進入天井。

石中英忽然回首問道：「耿副幫主在貴幫很久了吧？」這話問得有些突兀！

耿承德含笑道：「兄弟在敝幫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石中英冷冷說道：「貴幫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二十年工夫，能够掙到副幫主，那可是不容易啊！」這話既像是讚譽，又像是譏誚！

耿承德聽的不覺一楞，旋即陪笑道：「石公子過獎了。」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大家已經行到了階前。

石中英脚下微停，擧手朝後一揚。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立即在階前停住。

琴兒扶着頭蒙黑布的獨角龍王李幫主，也自停步。

耿承德抬抬手道：「石盟主和敝幫主就在廳上，石公子請。」

石中英勉强抬了抬手，道：「耿副幫主請。」

當下石中英仍由耿承德，陸傳芳二人陪同，率同花戟高順（穆愼行），穿雲鏢沈長吉（七星劍下第二人），火龍盧焜（藍純靑），盧傳薪（楊杏仙）四人拾級而上，步入大廳。

戚婆婆（穆五娘）拉着左月嬌的手，跟在衆人身後，走進大廳。

這是龍門幫的議事大廳，自然高大廣袤！

畫棟雕樑，裝璜得金碧輝煌，氣派堂皇！

此時盛筵方開，一眼望去，足有十數桌之多。

但大廳上，還是相當寬敞，就是再加上十幾桌，也不會顯得擁擠。

上首兩席：一席是貴賓武林盟主六合劍石松齡。

一席是龍門幫幫主獨角龍王李天衍（這位龍門幫主當然是假的）。

左右兩邊，則是龍門幫六鎮三十六分舵舵主的席位。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以奪取秦天祥所有香羅帶交換公孫茵安全，又假作寫出一武林隱士之名交換田繼烈和林百合的自由，然後趁瞎姑不備，奪去所寫紙條，偕田繼烈、林百合返回寂寞山莊，翌日一早，郭長風急命金沙雙雄帶走聚在七賢樓的各路豪雄，命楊百威往青牛宮傳訊，迄午，楊百威仍未返，神手會的二當家呂堃捧一瓷瓶到來寂寞山莊，郭長風介與田繼烈相識，呂堃說出楊百威的行動，田繼烈担心楊百威會在青牛宮用失魂酒毒害各大門派之人，郭長風安慰他不用担憂，因失魂酒已被呂堃盜了回來——

妙計騙梟雄　機詐擒虎倀

田繼烈恍然一哦，忙向呂堃稱道：「多虧呂兄鼎力相助，否則後果堪慮。」

呂堃微笑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他故意把「舉手」兩個字說得特別重，引得田繼烈和郭長風都笑了起來。

正在這時候，斷魂刀馬魁突然疾步奔入，氣咻咻地道：「老爺子快請準備，秦天祥到了！」

三人都吃了一驚，田繼烈愕然道：「是眞的嗎？他怎麼會來得這樣快？」

馬魁道：「千眞萬確，現在人已快到莊門，同行的還有百步神拳應飛和花蜂柳寒山等人……」

郭長風道：「既有柳寒山同行，秦天祥必然要當面指認林莊主的眞假，老爺子快通知百合，由你們兩人出面，先將他們擋在前莊，拖延一下時間，我和呂兄立刻去後院安排。」

田繼烈道：「如果他問起香羅帶下落或子母金丹秘方的事，應該怎樣回答？」

郭長風道：「你只須堅稱林莊主和鳳珠都沒有離開過寂寞山莊，其他一概推說不知道，他若要見林莊主，盡管帶他來見，但暫時別提我已跟大悲師太見面的事，也別洩漏我在寂寞山莊。」

田繼烈應諾，忙和林百合匆匆趕往莊門。

林百合聽說秦天祥來了，餘恨未消，忿忿道：「他把我爹囚禁在紅石堡，彼此早已情斷義絕，居然還有臉到寂寞山莊來，等一會我非給他難看不可。」

田繼烈道：「你假裝氣憤，對他冷淡些是可以的，但也別太絕裂了，以免影响大局。」

林百合道：「我是眞的氣憤，可不是假裝的。」

田繼烈道：「縱然氣憤，也須忍耐，記住咱們只是阻擋他拖延一下時間，一切都由郭大俠主持。」

兩人由斷魂刀馬魁陪着趕到前莊，秦天祥一行已經進了莊門，正向前莊大廳走來。

雙方在大廳門口相遇，林百合首先停步當路而立，田繼烈和馬魁分立左右。

對面的百步神拳應飛和花蜂柳寒山，以及翠蝶四姬等一行七八人，見了這情形，也怔怔地停了脚步。

秦天祥日光向田繼烈和馬魁迅速掃了一瞥，仰面打個哈哈，道：「百合，怎麼啦？連外公也不認識了？」

林百合理也不理，却對兩名陪同秦天祥的護莊武士道：「你們是守莊門的武士嗎？」

兩名武士同聲應道：「是的。」

林百合道：「誰是領隊？」

其中一人跨前數步，欠身道：「屬下就是——」

話猶未畢，臉上已「拍」地一聲，重重挨了一巴掌。

林百合冷冷道：「虧你還是武士領隊，連規矩也不懂，有外客來莊，未得允准以前，誰叫你讓人進來的？」

那武士撫着被打的臉頰，怔怔地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應飛等人都愕然變色。

秦天祥也楞住了，好一會，才尷尬地道：「百合，這是為什麼？幾時把外公也當作外人了？」

林百合漠然道：「我不懂誰是外人？誰是親戚？我只知道紅石堡既然不容我去，我也有權拒絕紅石堡的人到寂寞山莊來。」

應飛連忙陪笑道：「原來是為了姑娘上次來紅石堡的事生氣，其實，那只是一場誤會……」

林百合把臉一沉，道：「閣下是誰？你是憑紅石堡屬下？還是寂寞山莊的親戚身份對我說話？」

應飛瞪了眼，臉頰脹得通紅。

田繼烈怕鬧得太僵，無法下台，忙低聲道：「百合，有話進廳裏坐下再說吧，不論怎樣，既來了總是客人。」

秦天祥一拱手，道：「敢問這位老人家是——」

田繼烈道：「在下姓田……」

林百合道：「田老爺子是我聘請的，現掌後莊總管，專門負責我爹的安全。」

秦天祥哦了一聲，道：「小婿患病多年，的確需人保護，有田兄在這兒，我也可以放心了，田兄，咱們好像有些面熟，彷佛在什麼地方見過？」

田繼烈笑道：「堡主好記性，二十年前，在下曾因腿傷去紅石堡求過藥，與堡主有一面之識。」

秦天祥目光連閃，突然身軀微震，失聲道：「莫非是『千里追風』田大俠？」

田繼烈道：「不敢，那是當年匪號，如今嘛，連蝸牛也追不上了。」

秦天祥呵呵大笑，又關切地道：「田兄的腿疾想必早已痊癒嘍？」

田繼烈道：「不錯，痊是痊癒了，只是眞腿換了一條木製假腿。」

秦天祥故作惋惜之色，連聲道：「可惜，可惜，若子母金丹能治療外傷，便是十粒金丹，秦某也不會吝嗇，無奈藥不對症，愛莫能助，秦某眞替田兄扼腕。」

田繼烈笑道：「好在損失了一條腿，終算保全了一條殘命，堡主不必替在下惋惜，請入廳奉茶。」

秦天祥似有無限感慨，嘆口氣，跨進了大廳。

應飛望望林百合，也跟着低頭而入。

林百合對秦天祥和應飛都沒有攔阻，卻一伸手，擋住了柳寒山和翠蝶四姬，冷冷道：「對不起，寂寞山莊從不招待下九流人物。」

柳寒山知道她是記恨易釵之仇，滿臉諂笑道：「林姑娘，您是菩薩心腸，宰相胸懷，大人不記小人過，從前柳某瞎了眼，開罪了姑娘，可是，現在我已經改邪歸正了，秦堡主命我跟來，就是要幫助姑娘，將功贖罪的。」

林百合叱道：「我沒有什麼用得着你姓柳的幫助。」

柳寒山道：「姑娘不知道，現在有人在外假冒令尊，奪走了府上傳家之寶，秦堡主特命我跟來指認。」

林百合道：「那你就該到紅石堡去，咱們這兒可沒請你，快滾吧！」

柳寒山還想央求，林百合臉色一沉，道：「叫你滾就快滾，再嚕囌一句，可別怪我命人趕你出去！」

秦天祥忙道：「百合，看在外公份上，讓他們進來吧，等一會的確有事用得着他……」

林百合冷哼道：「咱們寂寞山莊是清白乾淨所在，不能容蕩婦淫娃來沾染。」

秦天祥道：「那就讓柳相公進來，讓四姬暫且在莊門畧待片刻，這總行了？」

田繼烈也從旁排解，好說歹說，總算說服了林百合，放進柳寒山，卻把翠蝶四姬趕去莊門等候。

柳寒山雖不情願，無奈被秦天祥所迫，只得眼看着四姬被押了出去。

秦天祥處處忍讓，不惜委屈求全，彷佛對林百合頗懷歉疚，對田繼烈則一派親切，大加攏絡。

入廳坐定以後，畧作休息，秦天祥便提及正事，肅容說道：「百合，你母親是我唯一獨生女兒，血脈相續，不容爭辯，過去的誤會，外公也不必跟你再作解釋了，總之，你們父女二人，就是外公的骨肉，你們的安危，做外公的不能不關心，這次爲了有人倔兇尋仇，外公才把你爹接去紅石堡，沒想到竟有人假冒你爹，由郝金堂手中奪走了香羅帶……」

林百合冷冷道：「郝金堂是你老人家的朋友，利用替身假冒爹爹，不也是你老人家的主意嗎？」

秦天祥並不分辯，自顧接着道：「香羅帶是你們林家傳家之物，絕不能落在外人的手裏，郝金堂做出這種卑鄙可恥的事，外公絕不會放過他，所以，親自趕往洞庭！……」

說到這裏，故意停了停，林百合却默然沒有開口。

秦天祥繼續道：「可是，我在途中遇見柳相公，才知道香羅帶已經被你父親奪回來了，而且聽說你父親的病業已痊癒，武功也已恢復，十招之內，就勝了郝金堂，我得到這個消息，眞是太高興了，因此才連夜折返，趕來看看你們父女。」

他一面說，一面注意林百合的反應，誰知林百合神情木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應飛接着道：「姑娘，柳相公說的是眞是假？令尊若在莊中，可否請來大家見見？」

林百合冷笑說道：「你想見我爹做什麼？」

應飛說道：「我們是秦堡主的朋友，也是令尊的朋友，自然都很關心令尊的病情。」

林百合道：「哼！只怕是關心香羅帶的下落吧？」

「這……」應飛尷尬地笑了笑，道：「那是府上傳家之物，我們當然也很關心，怕它落在別人手中。」

林百合撇撇嘴，道：「謝了，我爹在家，還是老樣子，郝金堂奪走香羅帶的時候，我爹還在紅石堡被囚禁着，他老人家的病情如何，難道你們還不知道？」

應飛道：「這麼說，竟是有人假冒令尊？」

林百合道：「是否有人假冒，我也不知道，這話是誰告訴你的，你應該去問他才對。」

柳寒山急忙說道：「在下親眼看見林莊主擊敗郝金堂，奪回香羅帶，這事絕不會假。」

應飛道：「當時林莊主的確還在紅石堡中，那人一定是假冒的了。」

柳寒山道：「人可假冒，武功劍術怎能假冒？如果不是林莊主本人，豈能在十招內擊敗郝金堂？」

林百合沉聲道：「我爹有病在身，武功早已荒廢，就算是他老人家本人，也不可能十招擊敗郝金堂……」

秦天祥擺擺手，道：「大家都不用爭論了，元暉現在莊中，只要由柳相公當面一見，眞假立可分明。百合，去請你爹出來一下。」

林百合道：「爹爹有病，一向不見外客。」

秦天祥說道：「那咱們就去後莊看看他，此事關係重大，必須查個水落石出才行。」

林百合還想反對，田繼烈却搶着道：「既然外間發生了這種奇事，理當澄清一下，就讓柳相公同去見見莊主吧。」

回頭對斷魂刀馬魁使了一個眼色，說道：「去後院通報一聲，就說秦老爺子帶客人來見莊主，閑雜人一概不准在後院逗留。」

馬魁會意，應聲而去。

田繼烈側身肅客，道：「諸位請。」

秦天祥站起身來，含笑道：「難得！難得！寂寞山莊有田兄這一番整頓，果然與從前大不相同了。」

田繼烈連忙道：「堡主謬譽，愧不敢當。」

秦天祥又回顧了一眼，道：「怎麼不見楊總管？」

田繼烈道：「楊兄有事進城去了，恰好不在莊中。」

秦天祥道：「他現在負責的是什麼職務？」

田繼烈道：「楊兄是前莊總管，專責對外，在下却負責後莊事務。」

秦天祥輕哦了一聲，似乎有些失望，未再多問，舉步向後莊行去。

衆人魚貫穿過迴廊和花園，進入後莊院門，只見沿途俱有武士監視，戒備十分嚴密，而這些担任後莊戒備的武士，個個面目陌生，秦天祥和應飛都不認識。

應飛臉色顯得極不自然，秦天祥雖未露於神色，心裏分明也不太舒服。

走進林元暉居住的小樓，只見樓梯口站着四名帶刀武士，其中一人手上托着木盤，竟是「神手會」的二當家獨臂猴王呂堃。

田繼烈剛一怔，呂堃已舉步迎了過來，欠欠身子，恭敬地問道：「三位貴賓，是否都要上樓見咱們莊主？」

秦天祥道：「不錯。」

呂堃道：「對不起，請諸位將隨身兵刃和暗器，暫時賜交由小的代爲保管，離去前再奉還。」

秦天祥怫然道：「怎麼？我是林元暉的岳父，要見女婿還得受這種待遇？」

呂堃道：「這是咱們小姐訂的規矩，爲了莊主的安全，請堡主務必原諒。」

秦天祥怒目道：「百合，這眞是你的主意？」

林百合已得馬魁的目光示意，緩緩道：「是的，自從爹爹從紅石堡脫險回來，不得不加强防範，連我自己也不例外。」

秦天祥氣得連連搖頭，道：「簡直反了！反了！」

田繼烈忙上前兩步，低聲道：「請堡主息怒，這規矩自然不是爲堡主訂的，但眼前還有外人在場，希望堡主多多包涵體諒。」

秦天祥掃了柳寒山一眼，氣憤畧減，苦笑道：「好吧，算我這岳父白做了，我身上既無兵刃，也沒有暗器，你們不信儘可以搜查。」

說着，把雙手高舉過頂，擺出等待搜身的姿勢。

呂堃故作魯莽，用右手假臂托着木盤，左手迅速探向秦天祥的腰際……

等他的手已經按上秦天祥腰部，田繼烈突然沉聲喝道：「放手！秦堡主已聲明未帶兵刃暗器也就夠了，還搜什麼？退下去！」

呂堃急忙縮手，諾諾連聲，捧着木盆走向百步神拳應飛。

應飛兩手一攤，笑道：「我一向不用暗器，也很少携帶兵刃。」

田繼烈接口道：「應長老是太極門耆宿，號稱百步神拳，自然用不着兵刃暗器了。」

呂堃恭應一聲，又將木盤，托向柳寒山。

柳寒山見連秦天祥都未例外，只得自己取出摺扇放進木盤，道：「在下這柄摺扇，是兵刃，也是暗器，此外，再也沒有了。」

呂堃托着木盤，躬身退去。

田繼烈這才含笑延客登樓，由林百合前導，一行五人，魚貫進入樓上小廳。

不多一會，鳳珠攙扶着林元暉緩步走了進來。

秦天祥乍見鳳珠，神色連變，和應飛迅速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都現出驚愕之色。

柳寒山瞪眼注視着林元暉，不僅驚愕，簡直已經傻了。

林元暉面色蒼白，神情萎頓，目光黯淡，舉止蹣跚，一眼就可看出是個病入膏肓的廢人。

鳳珠讓他坐下，林元暉便茫然落座，叫他見禮，便拱拱手，似乎已分辨不出面前坐着的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

林百合道：「姓柳的，你仔細瞧清楚了，那十招內擊敗郝金堂，奪回香羅帶的，果眞是我爹爹嗎？」

柳寒山吶吶地道：「這……模樣有幾分像，只是……只是神情不大相似……」

田繼烈沉聲道：「柳相公，這件事關係重大，你可得說句肯定話，不能這樣模稜兩可。」

柳寒山遲疑着道：「當時天色剛亮不久，他們動手時，我又躲得很遠，所以沒看得太清楚……」

林百合怒叱道：「既然沒看清楚，爲什麼胡亂指認硬說是我爹爹幹的？」

柳寒山道：「因爲……因爲……」

秦天祥搖搖手，道：「柳相公只說模樣很像，並沒有說一定是的，何況，他爲了關切香羅帶下落，本是一番好意。」

應飛接口道：「是啊，香羅帶是林家的東西，若由林莊主親自收回，那是理所當然，怕只怕被歹徒冒名奪走，秦堡主才趕來查證一下。」

林百合哼道：「幸虧只是爲了一條羅帶，如果他硬指我爹在外面殺了人，咱們還得陪着打人命官司哩！」

秦天祥呵呵大笑，道：「傻孩子，說

什麼傻話？憑咱們秦林二家的身份，就算眞殺幾個人，那些人必定有該殺的理由，那也算不了什麼大事。」

一陣笑，將柳寒山的窘境輕易掩蓋了過去。

秦天祥話鋒一轉，接着道：「最近江湖中謠諑紛紜，甚至有人自稱持有子母金丹秘方，準備待價而沽，你們聽說過這個消息嗎？」

田繼烈道：「不錯，是有這個謠傳，而且還說秘方是由寂寞山莊洩漏的。」

秦天祥道：「豈止是寂寞山莊洩漏，謠言中更指名道姓，說那持有金丹秘方的人就是鳳珠。」

田繼烈道：「噢？這倒又是一樁疑案了，鳳珠不就在這兒嗎？她何嘗知道什麼金丹秘方？」

秦天祥笑道：「但外間的謠傳，却繪影繪聲，說得若有其事，憑心而論，當時連我也有些相信了，如今見鳳珠站在這兒，才覺得謠言之可笑，別說鳳珠不知道金丹秘方，卽使知道，也未必肯賣給外人，鳳珠，你說是不是？」

鳳珠袛檢道：「多謝堡主明鑒，這不知是那個嚼舌根的人，無中生有，胡謅出這些話來？」

林百合冷冷道：「那人八成姓柳。」

柳寒山急道：「姑娘，這話可不是在下說的……」

應飛長嘆一聲，道：「謠諑殺人，最為狠毒，我認為那故意散佈謠言的人，必有可怕的陰謀，這件事，咱們絕不可等閒視之，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來。」

秦天祥道：「不錯，那冒名掠走香羅帶的鼠輩，也不能輕易放過……」

林元暉一直虛弱地靠在椅子上，目光茫然，從未開過口，這時突然身軀一震，雙目圓睜，舉手在空中亂抓，氣咻咻地叫嚷着道：「是誰？是誰奪去了香羅帶？小玉！小玉！快告訴我是誰？我非殺死他不可……」

口裏叫着，竟從椅子上站起來，筆直向窗口奔去。

鳳珠急忙拉住，連聲道：「莊主，你醒一醒，秦老爺子和客人都在這兒呢！」

林元暉兩眼直勾勾地瞪着鳳珠，大叫道：「不行，我絕不能輕易放過他，小玉，快告訴我，他是誰？」

田繼烈閃身上前，一掌拍在林元暉背心上，左手疾伸，托住了他搖搖欲倒的身子，低喝道：「莊主的病又犯了，鳳姑娘快扶他進臥室裏去。」

鳳珠連忙應諾，林百合也上前相助，兩人連拖帶抱，將林元暉送入隔室臥房。

田繼烈這才吁了一口氣，拱拱手，道：「好在秦堡主不是外人，否則，就太失禮了。」

秦天祥皺眉道：「他近來是否常常發病？」

田繼烈道：「自從紅石堡回來後，可能是受了些驚嚇，總是時發時好，很難預料。」

微頓，又笑了笑，說道：「堡主在此地想必有幾天留駐，在下已命人在前莊整理客房，備下薄酒，替堡主接風洗塵，諸位請！」

秦天祥等都感到沒趣，只得快快下樓而去。

× × ×

郭長風笑嘻嘻由臥室衣櫥中跨了出來，鼓掌道：「妙極了，想不到莊主會表演得如此逼眞。」

林元暉搖頭笑道：「還不是被逼出來的，這些年來，無時不在裝瘋扮傻，早就習以為常了。」

林百合道：「剛才我看外公一直在打量鳳姐姐，或許他還以為鳳姐姐是假扮的哩。」

郭長風道：「他對子母金丹秘方外洩的事，並不重視，他關心的是香羅帶下落，想從鳳姑娘神情中，推斷莊主病勢的眞假……」

正說着，腳步聲入耳，呂堃興沖沖走了進來。

郭長風笑問道：「如何？」

呂堃道：「果不出郭大俠所料，那條羅帶，的確繫在秦堡主腰上。」

郭長風道：「有幾成把握弄到手？」

呂堃道：「因為秦堡主是一方大豪，武功高強，若在白天下手，只怕不容易近身，僅有六成把握。」

郭長風道：「如在夜晚呢？」

呂堃道：「那得看下手的場所，若在紅石堡中，有八成把握，若在旅店客棧，有九成把握，若在寂寞山莊下手，自不難手到取來，絕不會失手。」

郭長風點點頭，道：「如果今天夜晚，就在寂寞山莊下手，但必須用另一條羅帶去交換他腰上那一條，事後不能被他發覺，呂兄辦得到嗎？」

呂堃道：「郭大俠的意思是，解下一條，再替他繫上一條？」

郭長風道：「正是。」

呂堃笑道：「這可有些麻煩，不過，若能使用迷藥就容易了……」

郭長風道：「絕對不能用迷藥，那樣他第二天必然會發覺。」

呂堃想了想，道：「我可以盡力一試，但沒有絕對把握。」

郭長風搖頭道：「不成，一定要有絕對把握才行，否則寧可不試。秦天祥年老成精，一次不成，以後就永沒機會了。」

呂堃又沉吟了一會，道：「如果只須解下他腰際羅帶，我自信還有把握，如果再要將另一條羅帶替他繫上，就沒有絕對把握了。」

郭長風道：「咱們這樣做，另有更重要的目的，呂兄請再想想看，是否尚有可行之法？」

呂堃道：「在下實在沒有把握，除非由本會會主親自出手，或者能夠成功。」

郭長風道：「如何才能請到貴會會主呢？」

呂堃道：「在下可用本會『神手令牌』緊急傳訊陳報，但最快也要三兩天才有回音，會主能否親自趕到却無法預測。」

郭長風道：「三兩天時間，咱們能等，就請呂兄儘快發出『神手令牌』吧！」

呂堃欠欠身，告辭而去。

林百合不解地道：「郭大哥，咱們只要把羅帶取到手就行了，為甚麼又將另一條跟他交換呢？」

郭長風道：「理由很簡單，因為咱們目的不在取得香羅帶，而在瞭解香羅帶的秘密。」

林百合道：「交換一條羅帶，就能瞭解它的秘密了麼？」

郭長風道：「據我猜，當今世上可能只有兩個人知道香羅帶的秘密，一個是秦天祥，一個便是大悲太師，他們業已各得到一條羅帶，却仍然煞費心機想得到另外一條，這証明兩條羅帶的秘密可能互相有關聯……」

百林合點點頭，道：「不錯。」

郭長風道：「現在他們都到了襄陽，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若能從中安排，讓他們正式見見面，香羅帶的秘密豈不就揭破了麼？」

林百合道：「安排讓他們見面，何須交換香羅帶？」

郭長風道：「那是為了要他們望梅不能止渴，才肯抖露出羅帶秘密。」

林百合道：「萬一他們各取了自己想要的羅帶，遠走高飛，咱們不是弄巧反拙了？」

郭長風笑道：「不會的，他們見了面，一定捨不得走，儘管放心吧。」

正說着，斷魂刀馬魁匆匆入報道：「楊總管回來了，田老爺子分身不開，叫我來知會郭大俠……」

郭長風急問：「人在那裏？」

馬魁道：「在前莊廂房等候着。」

郭長風道：「要他立刻由秘道到後莊來，暫時不能跟秦天祥見面，我在後廳等他。」

馬魁轉身欲走，又被郭長風喚住，低聲囑咐道：「讓劉凱和陳杰兩名莊主替身也一起來，同時帶四名親信得力武士，到後廳待命。」

林百合耳尖聽見，詫道：「郭大哥，你準備甚麼？」

郭長風笑笑道：「沒有甚麼，只是預防萬一而已。」

× ×

楊百威和兩名替身由秘道來到後莊大廳，郭長風早已倚門而待。大廳上擺着一席酒菜，潔箸端正，美酒盈樽。

郭長風含笑相迎，連聲道：「楊兄多辛苦了，往來奔走，想必還沒有用飯吧，快請坐下，咱們邊吃邊談。」

楊百威感到有些詫異，忙道：「不敢當郭兄久候，小弟本來早該回莊了，只因聽說秦天祥突然到了襄陽……」

郭長風搶着道：「小弟也正為了這緣故，才請楊兄來後莊用飯，三位都是秦天祥私下派來的人，此時見面，諸多不便，咱們最好先商議一套相同說詞，以免臨事露出破綻。」

又對馬魁道：「咱們有重要的話商議，注意大廳四週，嚴禁有人窃聽。」

馬魁應諾，帶着四名武士退出廳外，順手將門反掩。大廳中，只剩下郭長風等四個人，各據一方，圍着桌子坐下。

郭長風舉杯道：「酒菜都快涼了，現在田老爺子不在，小弟就算半個主人，來！敬各位一杯。」

楊百威和劉凱，陳杰舉起酒杯，却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直到郭長風已經先乾了杯，才各自淺嘗一口，放下杯子。

郭長風也不在意，拿起筷子道：「請用菜，大家一面吃一面聊，不要客氣。」

楊百威三人似對酒菜存着戒心，必待郭長風吃過的才肯下箸，喝酒也淺嘗卽止，不敢暢飲。郭長風並不勉強，自顧乾了幾杯酒，才笑問道：「楊兄靑牛宮之行，躭擱甚久，想來事情不太順利吧？」

楊百威點點頭，道：「不錯，小弟費盡唇舌，無奈各大門派總是不信，後來聽說城中武林人物已經紛紛離城，有些人才漸漸相信了，誰知接着就傳來秦天祥行踪的消息，以致前功盡棄，徒勞往返。」

郭長風笑道：「他們不肯相信，原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不知各大派門準備採取甚麼行動？」

楊百威道：「據一塵道長和木尊者表示，他們打算逕自尋覓那聲言出售秘方的人，如果無法找到，就準備正式由各派聯名出面約晤秦天祥，要求將金丹秘方公諸于世，以免被邪道中人刦持。」

郭長風道：「這恁意是說，必要時，準備聯手對付紅石堡，硬搶丹金秘方？」

楊百威道：「正是此意。」

郭長風笑着搖搖頭，說道：「想不到區區子母金丹秘方，就引起這許多人覬覦爭奪，如果天山石府的神丹出現，那還了得？」

楊百威身軀一震，臉色微變……

郭長風感慨地道：「喝酒吧！這些自命正派的人物，實在叫人齒冷。」

搖一搖酒壺，發覺壺中已空，順手在身旁小几上又取了一壺，將各人杯中一一斟滿。

楊百威三人本來很謹愼，結果發現酒菜中並無絲毫異樣，便逐漸鬆懈戒心，不知不覺也喝得爽快多了。

孰料這第二壺酒才一杯下肚，劉凱，陳杰兩人就直了眼……

楊百威頓生警惕，急忙推杯而起，沉聲說道：「郭兄，你這酒中，做了甚麼手腳？」

郭長風笑嘻嘻道：「沒有啊，這酒是楊兄帶到靑牛宮去的一瓶，並不是小弟另外準備呀。」

楊百威面色慘變，吶吶道：「原……原來是……失魂毒酒……」

郭長風兩眉一聳，道：「叫甚麼名字？我可不知道，玉佛寺特製的東西，滋味大約還不錯吧？」

楊百威就像發了酵的麵人，身體一軟，廢然跌坐椅上，慘笑道：「毒酒失窃，我，就猜想可能與郭兄有關，只是想不到郭兄會在酒中下毒……」

郭長風道：「不！你說錯了，並不是我在酒中下毒，我只是借用你備準招待各大派的酒，讓你自己嘗嘗而已。」

楊百威額上已溢出冷汗，長嘆道：「這有甚麼不同？害人反害己，我認栽了，但我不明白，郭兄怎會知道我和玉佛寺的關係？」

郭長風道：「告訴你你也許不信，這事是大悲師太親自告的密。」（未完）

「九月鷹飛」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綠林英雄奇俠故事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五龍護眞主 北嶽鬥羣雄

秋風瑟瑟，晨寒猶濃，由河北保定西行入晉的官道上，兩匹健馬，一前一後奮蹄急馳。

第一匹黃驃馬上，坐一個身材修偉，四旬左右的男子，紫臉環目，滿腮虬鬚，一身深藍色疾服勁裝，外罩黑緞披蓬，青巾包頭，背插長劍，血紅的劍穗，隨風飄拂，馬鞍前斜掛一支三尺八寸長的鐵拐，看上去神威凜凜。

後面一匹棗紅馬上，却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美麗少婦，大紅披蓬，玄色短裝，腰中橫束一道紅絲結成的索繩，一端結着一個光芒耀目鳩頭金錨，一端繫着一個雪白的銀球，由盤腰索繩中結垂兩肋。

這兩人衣着特殊，一望即知是武林中人物，雖然秋晨寒濃，但那兩匹健馬仍跑的滿身汗水。

這時，兩人正行到一片樹林旁邊，那玄裝少婦忽的一抖韁繩，棗紅馬陡然間向前疾衝了五六尺，追在那大漢馬後，笑道：「大哥，咱們已乘程了半夜，人雖不倦，只怕馬已困乏不堪，不如在這道林旁邊，休息一下再走。」

那紫臉大漢一勒馬韁，轉頭答道：「不錯，一陣急奔，恐已有六七十里，也該讓兩匹牲口落落汗啦。」

他像貌雖然威猛驚人，但對那少婦言詞却十分謙和，當先躍下馬背牽馬入林。

這一男一女，就在林邊一株大榆樹下，席地而坐，玄裝少婦由馬鞍上取下乾糧包裹，打開攤在地上，笑道：「這一次北嶽大會，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綠林豪傑，如果眞都趕往參加，那人數恐要有數百之衆，想爭那綠林盟主之位，只怕不是容易之事，大哥早年已名滿江北六省，享譽之隆，無人可比，如今對這綠林盟主之位，又何必定欲力爭？」

那紫臉虬鬚大漢微微一笑，道：「此次恒山大會，名雖是爭霸綠林盟主之位，其實就是一叟，二奇，三雄，四怪和咱們兩人之爭，那三雄四怪雖然很高，但我自信有能制服幾人，二奇名滿江湖，不可輕敵，我雖久聞其名，還未會過兩人，自然，最可顧慮的還是羅浮一叟，不過，有妳在我身邊，情形又自不同……」

那少婦緩緩放下手中乾糧，目光凝注在那大漢臉上，微現幽傷的說道：「我自知本領有限，只怕無能相助大哥。」

紫臉大漢忽然仰面一陣大笑，道：「只要妳站在我身側，用眼睛望着我，就能鼓勵我必勝信念，那裏還能讓妳眞的出手相助……」

他忽然又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在未遇妳之前，我確實是個嗜殺成性之人，行事從無是非之分，但憑當時的好惡之念，恣意而行，而且出手險毒，從不肯留人一步，因此江湖上才送我一個冷面閻羅的綽號，當時我並不以此爲憾，反有些沾沾自喜，但自從和妳相識之後，不知不覺間性格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以往把殺人視爲賞心樂事，現在，却變成極大痛苦，唉！幾年來，我雖然盡力改過向善，但因過去積惡太著，結仇太多，始終無法獲得一般俠義道中人的諒解……」

那玄衣少婦一顰黛眉，接道：「那也不能怪你，他們對你諸般逼迫，都是我親眼所見，那種趕盡殺絕的做法，未免過份，自然不能怨你施下辣手對付他們，大哥，你不要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中，你是被他們逼得沒有辦法呀！我心裏一點也不怪

你！」

紫臉大漢突然伸手握着那少婦玉腕，神情激動，熱淚盈眶，說道：「妳對我情愛愈深，我心中痛苦愈大，回想起以往諸般惡跡，恨不得橫劍死在妳面前……」

玄衣少婦慢慢的把嬌軀偎入那大漢懷中，輕舉右掌，堵住那大漢嘴吧，笑道：「我不要知道你過去所作所爲之事，但自我嫁你之後，沒有看到你妄殺過一個好人，做過一件錯事，三年前你傷人，我知道那是被迫，如果他們不是傷了我，你還不肯施下毒手，大哥，只要我能活一天，我就一步也不離開你……」

那紫臉大漢，黯然一歎，道：「這幾年來，我已經覺着領受的太多，像我這般滿身殺孽的人，皇天還這樣厚愛於我，更增我無比的愧疚，我這次不惜重入江湖，趕赴北嶽，爭奪那綠林盟主之位，並非是心存名利，而是想借那綠林盟主地位，約束同道……」他話未說完，忽聞一陣低弱的哭聲，隨着那蕭蕭秋風飄傳過來。

玄衣少婦一挺身，由那大漢懷中躍起，道：「大哥，聽，這荒林之中，四無人家，那來的啼哭之聲？」

紫臉大漢臉色微變道：「咱們瞧瞧去，只怕是……」他忽然住口，急步向林中奔去。

這一片荒林，大約兩三畝地大小，榆槐雜生，衰草荒蕪，兩人奔行了四五丈遠，忽覺迎面秋風挾着一股血腥氣味。

冷面閻羅就地一跺腳，但聞蓬的一響，碎石粉飛，沙土四揚，堅硬的沙石地上，登時下陷了兩寸多深一個腳印。

只聽他冷哼了一聲，道：「果不出我所料。」微一挫腰，凌空而起，右掌隨聲劈出。

一股凌厲的掌風，震的盤空交錯樹枝，波開浪裂，但聞瑟瑟響聲不絕，黃葉枯枝，紛紛飄墜。

玄衣少婦緊隨着跟蹤躍起，飛落在那紫臉大漢身側，兩人這一躍之勢，大約一丈左右遠近。

定神望去，只見一叢深草旁邊，橫陳着兩具屍體，一男一女，並肩仰臥，兩人衣着都很華貴，但死狀却是很慘，男的兩臂被斬，又被攔腰一刀截斷，女的上半身衣服已被撕破，酥胸半露，散髮覆面，身中四刀，三處是人身要穴。

那玄衣少婦雖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心地却很善良仁慈，目睹慘景，不自禁滾下來兩行淚水。

冷面閻羅側臉望了嬌妻一眼，滿臉忿然之色，恨聲道：「咱們如能早到一個時辰，這兩個人也不至被殺死了……」

忽聞那枯草叢中，傳出來微弱的哭喊之聲：「媽媽……媽媽……」

聲音若斷若續，玄衣少婦眼中熱淚，倏然間急湧而出，縱身一躍，從兩具屍體上面掠過，分開亂草，抱出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滿身鮮血，奄奄一息。

她顧不得再和冷面閻羅說話，抱着孩子急奔出來，到了林邊拴馬之處，急急從馬鞍旁取下水壺，再從披蓬上扯下一塊布絡，洗滌了那孩子身上血污，只見孩子左肩右腿之上，各有一道兩寸多長，深可見骨的刀傷，幸好尚未傷到筋骨。

可是，這等極重之傷，縱是成人，亦難忍受得住，何況他只是一個五六歲的孩子。

幸得她是會武之人，對療治刀劍之傷，十分熟習，當下輕輕把孩子放在地上，急趨丈夫坐騎旁邊，解下馬鞍上携帶的金創藥，很仔細替那孩子敷上，用布包紮起來。

她雖是少婦之身，但因未曾生育過兒女，替他紮好傷勢之後，下一步不知該如何才好，沉忖了一陣，才拿起水壺，輕輕啓開孩子的牙關，向他口中灌了幾滴冷開水。

只聽身後一聲長長歎息，道：「這孩子長的倒很可愛。」

玄衣少婦只聽那歎息之聲，已知身後何人，緩緩站起身子，說道：「大哥，這孩子好生可憐，咱們把他帶走好不好？唉！自我和大哥結婚以來，就日夜盼望給你生個孩子，那知我肚子不爭氣……」話至此處，忽覺一陣羞意，泛上來兩頰紅暈，垂頭接道：「這孩子不但可憐，而且也生得異常清秀，他身上兩處刀傷，都很沉重，要是不用大哥『止血生肌散』相救，只怕他決難活得下去。」

冷面閻羅沉吟了一陣，道：「香妹之言，本和我心意相同，不過……不過眼下時機不對，我們爭雄北嶽，勝負生死，都難預料，如果帶着這樣個重傷的孩子，不但諸多不便，且將有碍手腳，還是不帶的好，想這道路之旁，定會有人經過，不如留給別人……」

玄衣少婦緩緩把目光移注在懷中孩子臉上，神情中無限憐惜，說道：「大哥說的不錯，就是你說錯了，我也是要依你的。」言詞雖然柔和，但聲音幽幽，熱淚滿眶，顯然在這暫短的一刻之間，她對孩子已由憐憫生出很深的愛戀。

她輕輕在孩子臉上親了一下，孩子忽的睜開了一雙失神無光的眼睛，低弱的叫了兩聲：「媽媽，媽媽……」又閉上了眼睛。

那兩聲低弱的呼喚，是那樣的親切，玄衣少婦含蘊在眼眶的熱淚，不禁簌簌落下，滴在那孩子臉上。

她不再回顧身旁的丈夫，放下孩子，緩步走到坐騎的旁邊，躍身上馬，向前奔去。

冷面閻羅緊隨着翻身上馬，追在身後，默然無語，其實他心中何止有半百句話要說，他從未見過嬌妻這般哀怨的神情，心中十分不忍，恨不得立刻答應她，帶着那孩子同行，但他一想到奔到北嶽之後，那爭奪天下綠林盟主的慘烈搏鬥，帶着一個不解人事的孩子，實有不便之處，只得把想說出口之言，勉强忍住。

兩人放馬奔行，約有五里左右，忽聽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之聲，冷面閻羅回目望去，只見五匹快馬併排疾馳而來，鐵蹄過處，塵埃瀰天。

他內功精深，目力大異常人，一望之下，已然看清來人面貌，不禁微微一皺眉頭，低聲說道：「香妹快請勒馬，有人追咱們來啦！」

那玄衣少婦猛的一帶馬韁，棗紅馬打了一個轉身，停在路側。

但見五匹快馬風馳電掣一般，片刻之間，已追到兩人身外數尺之處，馬上人一齊猛收韁繩，只聽羣馬一陣長嘶，前腿豎立，收住急衝之勢，馬上人却不待馬蹄落地，一齊飄身下鞍，動作輕靈迅快，非有極好的輕身功夫決難辦到。

五人躍下馬後，同時對冷面閻羅一個長揖，說道：「胡大哥別來無恙，這幾年你到那裏去了，害我們找得好苦……」

冷面閻羅輕輕歎息一聲，截住幾人的話，接道：「你們還找我作甚，我早已經洗手歸隱，不聞問江湖是非了。」

最左首一個年齡較大之人，忽然面現淒然之色，說道：「大哥縱然洗手歸隱，也該知會我們一聲才好，這幾年來，江北武林道上，盛傳大哥遇害之事，一班兄弟，無不忿恨塡胸，立志要替大哥報仇，只是大哥遇害一事經過，傳說紛紜，莫衷一是，究竟誰是正兇，一時之間無法探得確實毫息，害得一班兄弟們奔走江北六省，到處尋訪大哥行踪，探聽大哥遇難確訊，數年奔走，始終未能探得確實消息，但我知大哥一身武功，已達超凡入聖之境，放眼當今江湖，有誰是大哥敵手，遇害之事，恐是謠傳，但因無法尋得大哥下落，只得半信半疑，一班兄弟在久尋大哥不得，大都心灰意冷，只餘下我們五個，立誓要尋得大哥下落，如果證實遇害之事確眞，亦要尋得大哥遺體安葬，再找正兇，替你報仇，想不到大哥却是有意逃避我們……」言詞雖是說的婉轉，但隱隱含有責備之意。

只聽冷面閻羅黯然一聲長歎，說道：「承蒙舊時兄弟們對我這等關懷，小兄十分感激，但近年之中，我已深悔過去的一切作爲，滿身罪孽，兩手血腥，因此埋名深山，隱跡荒嶺，懺悔我半生債孽。」

五個大漢望望他身後飄拂的血紅劍穗馬鞍上掛的鐵拐，臉上現露出不信神色。

冷面閻羅目睹幾人神情，不禁微微一聳雙眉，冷冷的說道：「我胡柏齡幾時打過誑語，這次我重整劍拐，再履江湖，但我欲所作爲之事，已和昔年大不相同，道不同不相爲謀，就請幾位轉告一班舊時兄弟，說我胡柏齡對他們的一番關懷厚情，十分感激，但我已於數年前洗手退出江湖，江北綠林道上，早已沒有冷面閻羅胡某人這號人物了。」說完，帶韁轉馬，欲待走去。

五個大漢素知他爲人做事，稍不遂心，舉手就要殺人，見他轉馬欲走，那裏還敢伸手攔阻，相互一施眼色，一齊拜伏地上，說道：「大哥請稍留片刻，我等還有下情禀報。」

原來這胡柏齡在未洗手退出江湖之前，乃江北六省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聲威所至，江北黑白兩道的人物，無不俯首聽命。

此人發跡奠基，亦是際緣時會而起，當初江北道上，出現了五個人，這五個人中，三個是觸犯清規，被少林寺逐出寺門的弟子，蓄髮還俗之後，仍借少林派外門弟子名義，橫行江北，兩個是武當派中私自逃離的門人，出沒在江北地面，因爲幾人都是初涉江湖，不懂綠林過節，橫衝直闖，引起江北綠林道上反感，暗傳綠林箭，邀集高手，合力截擊，想把幾人逐出江北地界，五人因利害相關，結成一體，因爲個個身手不弱，在幾番被人圍殲搏擊之中，傷了不少江北綠林道上高手。

這一來，事情鬧的越發不可收拾，江北六省所有綠林高手，一致憤而聯手圍勦，五人武功雖高，但難抗對方人多勢衆，遭人步步追迫得日夜奔走，狼狽不堪。

正在此時，行道江湖的少林，武當兩派門下弟子，亦探得五人在江北諸般惡跡，回報兩派的掌門師尊，聯合調遣門下弟子，由少林派天明大師率領，渡河北上，準備生擒五人回山，以派中戒規治罪，以肅門規。

天明大師位列當代少林寺天字輩中三大高手之一，除少林寺掌門方丈，和行脚天涯，三十年未回過一次少林寺的天覺禪師之外，天字輩中，天明大師的武功，可列爲少林派第一高人。

這時，冷面閻羅胡柏齡亦在江北嶄露頭角，但因他武功太高，行踪飄忽，神出鬼沒，雖在江北露面數年，但知道他的人，却是寥寥無幾。

天明大師率領兩派弟子，下山之後，難免伸手管些不平之事，行踪所及，挑了不少黑道窰子，江北綠林道上，遂傳出少林，武當兩派聯手掃蕩江北綠林的消息。

這一來確使江北所有的黑道人物，大起恐慌，因爲少林，武當兩派的武功，早已譽滿天下，而且率領之人，又是名重一時，號稱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的天明大師，這傳言震撼了整個江湖。

可是這一變故，反而救了五人，所有窮追五人高手，聚會保定府，籌謀對付少林，武當兩派的來人。

冷面閻羅胡柏齡聽到江北綠林聚會保定府之訊，單身匹馬，趕往赴會，他輕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無聲無息的進了會場，數十個江湖高手，沒有一個發覺他何時入了座位。

直待衆人意見紛歧，迎戰避敵兩者難作定論之時，胡柏齡突然起身插嘴，力主合力迎擊，當時他年紀還輕，人又無名，雖然說的慷慨激昂，願作先驅，獨鬥天明大師，但却無一人附和贊成。

胡柏齡生性極暴戾，看衆人無一把自己放在眼中，不覺大怒，飛起一脚，踢翻桌子，大罵羣集的江北盜首，個個都是貪生怕死，欺軟怯硬的酒囊飯袋。

他這猖狂的舉動，觸犯衆怒，立時有四個著名大盜，向他撲去。

冷面閻羅見狀，冷笑一聲，揮掌迎戰四人，不過十合左右，四個聲譽卓著的江北巨盜，全被他點倒當場。

他這一現身手，果然鎭懾全場，遂有一大半主張截擊兩派的人，願隨他圍堵兩派高手，不過，要他出手對付天明大師，因爲羣匪所以難作定論，大都是害怕天明大師的威名，既然胡柏齡願獨鬥天明大師，少去一個頂尖强敵，餘下便可應付。

胡柏齡眼看江北綠林的大部著名高手，肯受自己節制，內心十分高興，當下哈哈大笑一陣，領着主戰羣匪，迎截天明大師率領的兩派高手於黃河渡口。

那一戰雖然是動員大部江北綠林道上精英，抗拒少林，武當兩派高手的大會戰

，但最爲主要的還是胡柏齡和天明大師的一場搏鬥。

兩人由晨至暮，由暮至晨，一晝夜的慘烈搏擊之中，仍然無法分出勝負。

天明大師當時已六旬以上，而冷面閻羅胡柏齡只不過三旬左右，那時出道江湖尚不及三年，天明大師雖未輸招，但在一晝夜火烈絕倫的拚搏之中，也沒有佔得絲毫上風，他本是望重武林的高僧，看自己經一日夜之久的時間，還未把一個初出江湖的黑道人物打敗，不禁大感慚愧，既心折對方武功，又感無顏再戰，當下急攻三杖，把冷面閻羅胡柏齡迫退兩步，躍出戰圈，說道：「老衲一生之中，會過無數高人，但如施主這等年齡，有此身手，實在罕見罕聞，就憑施主這身驚人絕藝份上，老衲願担承敝寺掌門人責怪，就此率本門中弟子，撤回嵩山本院，不過武林之中，首戒背叛師道，蘭因絮果，一毫不爽，施主一身武學，舉世無四，如能步入正途，不難成爲一代大俠，正邪之分，一望即知，是非之辨，全由心念，老衲不揣冒昧，說了這番肺腑之言，尚望施主三思。」

說罷，果然率領少林門下弟子，退離江北，返回嵩山。

天明大師一走，武當派中幾個弟子，也隨着撤離了江北。

這不但使江北綠林同道對胡柏齡刮目相看，就是少林，武當派中的幾個傑出高手，也震驚於他的武功，因那天明大師不但是少林寺中三大高僧之一，就當時武林而論，也是極負盛譽之人。

老和尚久戰無功，含愧退回嵩山，而胡柏齡却在那一戰之中，聲譽鵲起，奠定了他領導江北綠林的盟首基礎。

幾個被少林，武當搜捕的叛徒，在感恩之下，自動投依麾下，正式擁立胡柏齡出任江北綠林盟首，繼而糾衆呼應，披靡江湖，一時之間羣豪折服，綠林翕從，凡是冷面閻羅胡柏齡足跡所到之處，無不遠接遠送，畏忌三分。

在胡柏齡的屬下助手中最得力者，就是被兩派所要緝捕的五個少林，武當的叛徒。五人投依胡柏齡後，備加友愛，插香結盟，合稱江北五龍。

這時，江北五龍都早已恢復了俗家姓名，以年序排稱，老大叫出雲龍姜宏，老二叫入雲龍錢炳，老三飛天龍何宗輝，老四多爪龍李傑，老五噴火龍劉霆。

胡柏齡正是血氣方剛之年，在江北五龍從旁推慂之下，儼然以江北綠林盟首自居，並自製江北六省綠林盟首令牌，傳諭北六省綠林同道，限期聚會五龍山。

這一道咄咄逼人的令諭，引起了江北六省中不少著名黑道人物的反感，暗中作梗，阻攔大會，至使依限赴會的綠林同道，寥寥無幾。

五龍眼看赴會之人不多，立時又鼓動胡柏齡對那未遵諭赴會之人，應逼使就範，並殺戳主謀作梗之人。

胡柏齡經五龍挑起怒火，果然放手大幹起來，費時近年，足跡遍及六省，凡是未參與綠林大會之人，只要稍具聲望，不是被他誅絕劍拐之下，就是被迫加盟，再加上五龍相助，奔走呼應，軟硬兼施，不及一年，江北六省中綠林人物完全臣服，胡柏齡的萬兒，愈來愈響了，但隨着他日漸高張的聲譽，惡跡血債，也堆積如山，仇人也愈來愈多……直待他遇上了那玄衣少婦谷寒香，陡然間悔悟前非，悄然洗手歸隱深山……可是他積欠的血債，並未因他改過而消解，追討的鐵蹄，仍處處緊追着他……。

這諸般往事，閃電般從他腦際閃過，他回頭望望眼前五個昔年効忠於自己的兄弟，心中忽然生出依戀，暗道：「哼！過去我縱橫江北，是何等的威風，只要我一句話，整個江北地面，立時會掀起滔天的風波，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冷面閻羅胡柏齡七個字，震蕩着千萬人心，不管是黑白水陸道上的人物，誰敢不遵我胡某人的命令……」

他眼睛中閃起一道冷傲的光芒，陶醉在往事的回憶之中。

只聽出雲龍姜宏長長一歎，說道：「自從盟首隱跡之後，江北綠林道上，已發生很大的變化，盟首的職位，已被別人取代……」

胡柏齡冷哼了一聲，接道：「什麼？那一個有這樣的胆量！他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姜宏目睹胡柏齡爭雄之心復起，只要再勸說一陣，不難說動，當下接道：「唉！提起那取代大哥盟首職位之人，實非一般武林人物可比，他不但身懷絕世武功，且更擅各種奇毒的暗器，誰也不知他出身來歷，只要他一出手，對方不死必傷，他出沒江北一帶，只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可是他已取代大哥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基業，一般効忠大哥的舊時兄弟，傷亡在他奇毒暗器之下的，更是難以數計……」

胡柏齡哼了兩聲，虬鬚暴起，根根如針，接道：「有這等事，他比少林寺天明大師如何？」

出雲龍乃是被少林派逐出門牆的弟子，一聽冷面閻羅提起了少林寺，不禁微感臉上一熱，接道：「天明大師乃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功力絕世，技業無雙，量那人也不是敵手。」

冷面閻羅胡柏齡面色稍見緩和，微微一笑，道：「江北道上，有了這麼一個人物，我竟然一點不知……」忽然想起自己這幾年來，和嬌妻遁跡深山，已不問江湖是非，自然是不知綠林形勢，當下改口說道：「想你們一定會過此人，且把他形貌，及使用何種兵刃暗器先說給我聽聽。」

姜宏回頭望了同來的四個義弟一眼，臉色十分尷尬的說道：「說來慚愧至極，我們雖和他動過手，但却未看到他廬山眞面目，一則他武功太高，來去無聲無息，再者他故作詭異，面上經常罩着黑紗。」

胡柏齡皺皺眉頭，道：「他用的什麼兵器？」

姜宏又被問的呆了一呆，道：「我們和他動手之時，並未見他使用兵刃。」

胡柏齡冷哼了一聲，道：「那你們是被人家赤手空拳打敗了？」

江北五龍同時臉上一紅，答道：「我等學藝不精，有辱大哥威名願領責罵。」

胡柏齡忽的雙眉一揚，神采橫飛，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想不到在我胡某人歸隱之後，江北綠林道上，竟出了這等奇

才，那倒要會他一會。」

飛天龍何宗輝突然插嘴接道：「大哥的江北綠林舊部，已有部份變節，投効那蒙面怪人，幾個忠於大哥的兄弟，不是被迫流亡天涯，就是傷亡在那人手下，單單餘下我們兄弟五人，終年奔走在深山大澤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一面苦尋大哥下落，一面逃避追踪鐵蹄，數年奔波總算沒有白費，終於找到了大哥，但望盟主體念舊時兄弟一番追隨情意，答允重出江湖，再整江北霸業，一則替那些被迫流浪天涯的兄弟們出一口氣，再者也可告慰喪亡兄弟們九泉陰靈。」

這幾句話說的淒淒動人，胡柏齡果然被勾起舊時情意，只覺胸中熱血翻騰，豪氣勃發，雙目神光一閃，說道：「既有這等事情……」

忽聽一聲幽幽清音，說道：「大哥，我想那丟在荒林中的孩子，實在可憐極啦，求求你答應我去把他抱回來吧。」

胡柏齡心頭一凛，慌忙把欲出口之言，重又嚥了回去。

轉臉望去，只見嬌妻滿臉憐惜神情，兩行清淚正緩緩順腮而下。

原來她一直在想着那荒林中奄奄一息的孩子，根本就未聽幾人說些什麼。

江北五龍一直未敢仔細打量那勒馬身側的玄衣少婦，此刻聽得那幽幽清音，有似黃鶯婉囀悅耳動人，再也忍耐不住，不約而同，轉臉望了一眼。

只見一個輕顰黛眉，滿臉幽怨的絕世美人，眼神中滿含着乞憐神情，凝注着冷面閻羅，那照人容光，艷麗不可逼視，看了一陣，五個人同時別過頭去。

只聽胡柏齡柔和的說道：「好吧，咱們就回去抱他回來。」

玄衣少婦忽然綻唇一笑，陡然放馬，疾向來路奔去，但聞啼聲得得，眨眼間已到數十丈外。

胡柏齡不再理會江北五龍，一抖韁，疾向那玄衣少婦追去。

江北五龍相互望了一眼，也紛紛躍上馬背，放轡追去。

片刻工夫，已回到林邊，只見那身受重傷的孩子，仰臥在地上，瞪着一雙黑白分明，又大又圓的眼睛，呆呆望着飄落的黃葉……原來他自經谷寒香替他敷過「止血生肌散」後，傷疼已止，精神也好轉不少。

谷寒香眼看孩子無恙，心頭大喜，距孩子還有一丈多遠，兩脚微一用力，呼的一聲，躍離馬背，但見披蓬飄飛，人已落脚在孩子身側，兩臂一探，已把孩子抱在懷中，那知她動作過急，震動了孩子傷口，但見他一皺眉頭，湧出來兩眶淚水，但竟沒有哭出聲來。

谷寒香却嚇的啊喲一聲，急把孩子摟在懷中，神色間無限愧疚，憐惜。

她一生之中，從未經歷過這等情事，此刻懷中抱着一個身受重傷的孩子，只覺心中惶惶不安，恨不得一下子把孩子身上的傷勢醫好，讓他和別的孩子一樣，跳躍玩樂……。

胡柏齡看她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別有一種動人嬌態，忍不住笑道：「看妳那等驚慌模樣，日後自己生了孩子，不知要把妳累成什麼樣了。」

那知這一句無心之言，却觸動了谷寒香的心事，只聽她幽幽說道：「這幾年來，我看到人家夫婦帶孩子玩耍，心裏老是想到，幾時我也能生個孩子，我就心滿意足啦，唉！誰知一年一年的過去，我日夜所夢想的希望，始終未曾實現，如果我這一生不能替大哥生育兒女，死在九泉之下，我也不能安心……」

胡柏齡黯然一笑，道：「香妹不必爲此煩心，這事情怪不得妳，我這半生作的壞事太多，兩手血腥，滿身罪惡，所以才干怒皇天，絕我子嗣。」

谷寒香凄涼一笑，幽幽說道：「自我結識大哥以來，從未見你做過一件壞事，定然是我不好才不會生育兒女……」

她說到傷心之處，竟然滿眶淚水，濡濡欲滴。

胡柏齡忽然微微一笑，接道：「妳既然這等喜愛孩子，咱們就把這個孩子收留撫養，好也不好？」

谷寒香聽得微微一怔，道：「我知大哥是爲了憐惜我，才要收留這個孩子，只怕你心中不會眞的答應。」

胡柏齡笑道：「我幾時騙過妳啦，只要妳每天能够生活的快快樂樂，就是讓我受盡千般苦難折磨，我心裏也是一樣的快樂。」

谷寒香口中輕輕嗯了一聲，道：「唉！大哥待我太好了……」嬌軀慢慢向胡柏齡懷中偎去。

忽見數丈之外，站着江北五龍，幾人都不敢在近處，但十道目光，却是一瞬不瞬的瞧着兩人。

兩人情愛，雖然深摯無比，但在江北五龍十目注視之下，不由谷寒香不生羞意，嬌軀快投入胡柏齡懷中之時，忽然一躍，掠着胡柏齡衣服而過。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咱們既然收養了人家孩子，也該把孩子親生父母的屍體埋葬起來。」兩人奔入林中，找到那兩具並臥的屍體，胡柏齡拔出背上長劍，就地挖掘起來，他功力深厚，兩臂千鈞神力，雜林內雖然是堅硬的砂石地，但他挖掘得却毫不費力，但見寒光閃動，片刻之間，已挖成了一個八尺長短，三尺寬窄，五尺深淺的土坑。

他還劍入鞘，望着那兩具並臥的男女屍體，不禁心生感慨，暗自笑道：「我胡柏齡一生之中，只知殺人之事，今日却來埋葬被別人所殺死之人。」

只見他輕探雙臂，先把那男子屍體，放入坑中，然後又把女人屍體捧起，正待放入坑中之時，忽聽一聲輕響，一粒龍眼大小，銀光燦爛之物，由那女屍身上滾落下來。

雖然是一瞥之間，但因他目光銳利，已然看清那圓形銀球之上，雕刻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飛龍，只覺心頭一震，雙手一鬆，竟把那女屍摔入了土坑之中。

他不願讓嬌妻看出他驚恐之色，慌忙低下頭去，借着移放那女屍機會，隨手檢起滾落在地上的銀球，藏入懷中。

谷寒香幫他塡好土坑，一齊走出雜林，只見江北五龍一排併立林外，一見兩人出林遠遠的恭身相迎。

冷面閻羅微微一皺眉頭，轉臉對谷寒香笑道：「這五人都是我昔年舊部，已有數年不見，今日無意相逢，他們仍然眷戀舊情，苦苦求我收留，不過，我已洗手不染血腥，自然不能再和他們混在一起，待我去把他們趕走……」

其實胡柏齡這幾句話，並非由衷之言，他想到這次重履江湖，爭奪那綠林盟首之位，不但要迭經慘烈搏鬥，而且生死難料，卽是僥倖成功，也必得有幾個心腹部屬追隨身側，以便相助，但因他一心向善，深悔已往之錯，江北五龍在江湖上惡跡昭彰，他雖有留用五龍之心，但却不便啓口說出。

只聽谷寒香長長歎息一聲，說道：「大哥，你既然決心爭雄北嶽，那就不如帶着他們一同去，本來我的武功就差，無能助你，眼下我還要照顧孩子，更是無法再帮忙，帶着他們也好多個帮手。」

胡柏齡歎道：「這般人昔年助我爲惡，確是極好帮手，可是現在我已深悟前非，想以有生餘年，作幾件大快人心，或是有益人間的事，以贖前衍，只怕五人野性難馴，再作些大背我心願之事，那就得不償失了。」

谷寒香道：「自我和大哥結識之後，總是聽你談起昔年所犯過錯，可是我們相處數年，却未見你作過一件錯事。」

胡柏齡淡淡一笑，道：「待我去問問他們，如果他們願意放下屠刀，撒開孽網，改過向善，我就帶他們同去北嶽，要是未有改過之心，哼！那我就先替江北民間除一大害……」說到最後，環眼中神光暴射，眉宇間隱現殺機，一連三個起落，已到江北五龍身前數尺。

江北五龍之中，出雲龍姜宏最爲機警，一看胡柏齡來勢不對，立時抱拳一禮，笑道：「大哥也不替我們引見引見嫂夫人，致使兄弟們未向大嫂請安。」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你們五個苦苦找我，想必是爲了那位新任江北綠林的盟主，未能善待你們，想借我胡某之力，替你除去强敵，是也不是……」他畧一停頓，不待江北五龍接口，又道：「可是我已發誓洗手，不再妄殺一個好人，只怕你們一場心機是白費了。」說話之時，已暗中運集了功力，蓄勢待發。

江北五龍互相望了一眼，倏然躍合一起。

原來五龍目睹胡柏齡面露殺機，怕他陡然出手，幾人自知無一人能接他一擊，只一出手，必有人立斃掌下，是以躍集一起，準備合五人之力，接他一掌，五人十餘年奔走江湖，始終寸步未離，平時遇上强敵，總是一齊出手，早已心意相通，只那一眼互望，已然傳達了各人心之意。

胡柏齡看五人竟圖合力拒擋，不覺臉色大變，緩緩舉起右手，道：「好啊！你們就合力接我一掌試試。」

江北五龍知他功力深厚，一擊威勢，有如山崩海嘯，那裏還敢答話，個個凝神運功，十道目光，齊注冷面閻羅。

胡柏齡正待落掌下劈，忽聽谷寒香嬌婉的聲音在身側響道：「大哥，你不能傷他們……」

冷面閻羅回望嬌妻一眼，倏然收掌，躍退五步，說道：「念你們昔年一番追隨心意，放你們一條生路，快些上馬去。」

江北五龍眼看昔日的龍頭大哥，竟這般義盡情絕，不禁同聲黯然一歎，翻身上馬，正待放轡而去，忽又聞那玄衣少婦說道：「大哥這樣對待你舊時朋友，不覺太傷他們的心麼？唉！大哥爲什麼不勸他們改除舊惡，洗心向善，帮你作些好事？」

胡柏齡還未答話，忽見江北五龍同時一勒韁繩，轉過馬頭，緩緩下馬，一齊走到胡柏齡身前，躬身說道：「大哥都能深悟前非，立志向善，我等罪孽惡行，較大哥何止深重十倍，大哥如肯念及舊日一番追隨之情，允把我等收留身側，我等極願追隨大哥，做幾件大快人心之事，也可稍贖前衍。」

冷面閻羅冷笑一聲，道：「一個人從罪惡之中，拔身向善，豈是一件容易之事，且不去說什麼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的話，單就內受同道排斥追殺，外難獲一般正大門派中人物諒解，這兩面受氣之事，豈能使一個出身綠林，殺人成性的人所能忍受得了。」

出雲龍姜宏忽然提高聲音道：「我等五人，都是出身武林正大門戶，只因少不更事，受了綠林中人物誘惑，叛離師門，私逃下山，那知一入江湖，立卽陷入泥淖，不克自拔，積惡愈深，惡性愈大，轉眼間十五寒暑，自從大哥歸隱之後，我等眼看一般兄弟死的死，散的散，大都身遭慘報，但仍不知悔悟前非，反而激起滿腹怨忿，一心一意的要找大哥替他們報仇，自己却不知反省，在這十五年中，造了多少孽，妄殺了多少好人，今聞大嫂幾句警言，使我茅塞頓開，願以餘生之年，追隨大哥身後，做幾件心安理得的事情出來，也可稍減內心愧疚痛苦，縱受千刀萬剮之苦，亦在所不惜。」他這話一說完，錢炳，何宗輝，李傑，劉震等立時一齊接口哀求道：「姜兄之言，正是我等心意，只祈大哥答允，讓我等追隨左右，既可予我等自新之機，也可爲大哥畧効微勞。」

胡柏齡仰臉一陣大笑，道：「如果你們眞有此心，從今以後，我們仍是患難與共的好兄弟……」他突然一整臉色，環目中神光閃閃，接着說道：「如有人口不應心，那就不如趁早走開，免得日後悔恨無及。」

江北五龍一齊躬身答道：「縱然粉身碎骨，亦無半句怨言，但請大哥放心。」

胡柏齡聽五人說的斬釘截鐵，臉上毫無半點猶豫之色，不禁心頭一喜，笑道：「你們既然有這等向善之心，我自然歡迎……」忽的一揚左臂，拔出背上長劍，反手投擲而出，但見寒電奔，紅芒耀目，冷芒過處，一株碗口粗細的榆樹應手而斷，

劍斷榆樹，餘力不衰，又穿透數尺外一株合抱的大白楊樹，沒及劍柄。

江北五龍看他擲出劍勢，威力驚人，個個看的不禁一呆。

出雲龍姜宏驚歎一聲，說道：「大哥功力較昔年又精進很多了。」

胡柏齡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如果那位兄弟背棄今日之言，此樹就是他的榜樣。」

江北五龍齊聲答道：「我等如有違背

今日約言之處，任憑大哥處置，如果口不應心，天誅地滅。」

胡柏齡看五人一齊立下重誓，心中甚是高興，笑道：「非是小兄懷疑諸位兄弟，實因那積惡返善之行，乃大不易爲之事，如非發之於心實難望其有成，諸位兄弟既能迷途知返，深悔前非，望能以無上智慧，定力，掃淨靈台，要知半生作惡，已成積習，一旦想放下屠刀，談何容易，非有極大智慧定力莫辦。」他忽然回顧嬌妻一眼，接道：「如以我昔年作爲，罪惡之深，較諸位更有過之，只因遇得你們大嫂，忽然由罪惡深淵之中，覺醒過來，她本身的善良純潔，固然給了我莫大啓示，但更重要的是她對我百般的深摯情意，這使我想到無數的善良人家，無數的相愛夫婦，只因我們一念妄動，使別人骨肉離散，家破人亡，每每憶念及此，就恨不得拔劍自刎，以求心安……」他仰天一聲長歎，接道：「但轉念又想到此身既可爲惡，爲什麼不可行善，不瞞諸位，小兄近年之內，也曾暗中做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雖然一樣手染血腥，但心境却是大不相同，俠盜之分，善惡之行，全都繫於一念之間，此中微妙，極難用口舌解說，何況一個人驟然間去惡向善，既不能獲得武林正大門戶出身的俠義中人物相信，又開罪了綠林中的朋友，造成了兩面受敵之局，非有强大的定力決心，實難忍受，我這次明目張胆，重履江湖，表面上是趕赴北嶽，爭奪天下綠林盟主之位，其實是想借那綠林盟主身份，假道行善，以稍減心中愧疚。」

出雲龍姜宏正色說道：「大哥既有造福天下蒼生之心，我等自當竭盡棉薄，助大哥一臂之力。」

胡柏齡道：「這次北嶽之會，羣集了天下綠林道中高手，成敗之數，殊難逆料，只能盡其在我，成敗聽天了。」說罷，步入雜林，拔出長劍，還入鞘中，當先躍上馬背，放轡疾奔，谷寒香和江北五龍，也紛紛躍上馬鞍，七騎長程健馬，直放北嶽。

經過了三天緊趕，在第四日中午時份，已到恆山脚下。

胡柏齡默算那綠林大會日期，相距還有五天時間，正好借這數日工夫，找處僻靜所在住下，一則養息精神，二則以保行踪隱密，心志一動，回頭對谷寒香道：「現下相距那綠林大會之期，尚有五日，我想先進山中，找一處幽靜的山谷中住下，免得顯露行踪，也可靜靜的養息一下。」

谷寒香笑道：「咱們這幾年來，不是常常露宿在荒山幽谷麼？不管那一次，我不都是過的很快活麼……」她忽然低頭望了懷中的孩子一眼，臉上笑容突然歛去，道：「唉！可是咱們現在，有了這一個孩子，事情就不同了，這幾日因爲兼程趕路，他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如再露宿荒山幽谷之中，受那風吹雨打，我怕他忍受不了？」

出雲龍姜宏微微一笑，接道：「深山大澤之中，有的是天然突巖石洞，有些比人工所建的方樓畫閣，還要舒服的多，至於吃喝之物，我已在途中採辦許多，儘够我們幾人十日之用，嫂夫人，但請放心入山。」

谷寒香忽的展顏笑道：「我這幾日一直在担心着這孩子傷勢，人都想糊塗。」

胡柏齡望着嬌妻眉宇間隱現的倦容，心中十分憐惜，溫聲說道：「這幾日來，妳一直抱着他，片刻的都不肯休息，孩子雖然要緊，但妳就一點也不顧惜自己的身體麼？」

原來谷寒香幾日夜來，爲調護孩子傷勢，未得片刻休息，雖是會武之人，人亦不禁現露倦容。

只聽她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大哥那止血生肌散，本是療治刀傷的靈藥仙品，不知爲麼甚竟似失了靈效一般，我已替他敷用數次了，傷勢還未見好。」

胡柏齡微微搖頭，欲言又止，沉吟半响，才說：「他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身受那等重傷，流血甚多，雖用止血生肌散，但也非短期內能够復元，再休息幾日，自然會好，你也不必過份担心。」

其實他已看出孩子不止是外受刀傷，而且內腑也受傷不輕，是以在初敷止血生肌散後，大見神效，但却如曇花一現，數日來傷勢不但未見起色，反而愈來愈見沉重，他早已看出孩子難再施救，只因怕傷嬌妻芳心，不忍出口，只有待他油盡燈乾，自行熄滅生命火焰了。

他暗裏嘆息一陣，縱騎帶路入山，走了四五里路，山勢已轉險惡，舉目危峯橫阻，絕壑攔路，坐騎已無法越渡，處此情景，七人只得棄馬步行，翻越過兩座山嶺，到一處幽谷的入口所在。

胡柏齡回望嬌妻一眼，轉身對江北五龍說道：「如果我記憶不錯，這處幽谷，距那天下綠林聚會爭雄的寒碧崖，只不過二十幾里，咱們就此谷找處棲身所在，休息幾日，既可恢復旅途疲勞，又可就近窺探敵情？」

谷寒香轉動星目，打量幽谷景色，只見千尋峭壁，挾持着一道蜿蜒伸展的山谷，谷中生滿翠松綠篁，景物十分清美，只是畧覺陰沉一些。

她低頭望望懷中身受重傷的孩子，幾天來似乎又瘦了不少，只見他雙目緊閉，睡的異常沉熟，心中甚感不安的笑道：「如是我一個人跟大哥住在寒雪冰潭之中，我也會過的很快樂，可是這孩子傷勢未癒，如果露宿在風霜之下……」

胡柏齡微微一笑，接道：「十年之前，我曾在這裏停留半月時間，記憶之中，在這座幽谷之內，有一座很寬大的山洞，足可容我們幾人存身，咱們先入谷中瞧瞧，如果妳覺着不好，再深入尋找一處使你滿意的地方。」他長相本極威猛，說起話來，聲如洪鐘，使人一見之下，心頭凜凜生畏，但對待嬌妻，却是和藹異常，言來深情欵欵。

谷寒香粉頰上綻開出盈盈的笑意，道：「爲了孩子，近日來我常常和你爭執，惹你生氣，唉！早知這樣，我就不帶他啦。」她低頭望着懷中氣息微弱的孩子，笑容逐漸隱失，泛起滿臉憐惜之色。

胡柏齡目睹嬌妻感傷之情，不禁心頭一慄，暗道：看她神態，已對懷中孩子，生出了摯深的情愛，他如一旦不治而夭折，這憂苦感傷的折磨，叫她如何能承受得住，我必需想法子救這孩子性命……。

心中尋思着療救孩子性命之法，人却緩步向前走去。江北五龍個個小心翼翼跟隨他的身後，不敢多說一句話。

這位昔年縱橫在江北道上，被人尊爲綠林盟主的一代豪雄，雖已洗面革心，痛悔已往過錯，全意向善，但他昔年的餘威，仍然使江北五龍心懷着無比畏懼，只怕出言觸怒於他，雖然看出他有着很沉重的心事，但却不敢妄出一言。

七人繞着翠松綠篁走約十幾丈遠，到了一座峭立的山壁下面，胡柏齡當先帶路，繞過一塊突立的山巖，走入一座天然石洞之中。

江北五龍恭謹的閃退到兩側，齊聲說道：「夫人請進。」垂手低頭而立，神情間流現出無比的恭敬。

谷寒香微一猶豫，道：「你們爲甚麼要這樣怕我呢？」她生平之中，從未遇到過這般對她恭敬之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

出雲龍姜宏抱拳答道：「龍頭大哥，身爲江北綠林盟主之尊，我們理應尊敬夫人……。」

胡柏齡嘆道：「昔年之事，早成過去，我們都是滿身孽債，兩手血腥之人，今後應當以有生之年，作一些救苦救難，有益於人間之事……」他微微一頓，目光中流現出無比的和藹，笑道：「從今而後，咱們已是志同道合，生死與共的兄弟。」

江北五龍受寵若驚般的呆了一呆，齊聲說道：「我們只願追隨盟主，執鞭隨鐙心願已足，怎敢當龍頭大哥這等厚愛。」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今後我仰仗諸位之處正多，彼此既已心意相同，豈可再有你我之分，我比你們大上幾歲，以後就叫我一聲大哥吧！」

江北五龍互相瞧了一眼，一齊拜伏地上說道：「盟主既然這樣吩咐，我等恭敬不如從命，大哥在上，請受我等一拜。」

胡柏齡雙肩微幌，人已躍出石室，伸手攔住五人，說道：「快些請起。」

江北五龍只覺他那隨手一攔之勢，有一股極爲强猛的潛力，擋住下拜之勢，不敢勉强，一齊站起身子。

谷寒香微微一笑，舉步由江北五龍之間，穿行而過，緊依在胡柏齡肩臂之上，說道：「我應該替你們作些酒菜來，慶賀一下，可是在這荒山之中……。」

出雲龍姜宏哈哈笑道：「大哥肯降尊紆貴，把我等當作兄弟看待，我等已覺榮寵無比，終身銘刻肺腑，怎敢再勞玉駕……」他突然覺着自己言詞神態之間，有些樂而忘形之感，慌忙住口不說。

胡柏齡笑道：「五位賢弟快些請入洞中，休息一下旅途疲勞，入夜之後，咱們還有事情要辦。」

江北五龍雖然追隨他近十年的時間，但却從未受到過他這般和顏悅色相待，只覺心中有着無與倫比的歡樂，一齊步入山洞之中。

胡柏齡轉臉望着嬌妻笑道：「一路之上，妳都抱着孩子趕路，想來定已十分勞累，讓我替妳抱抱，妳去休息一下。」

谷寒香本待拒絕，但見丈夫眼光之中，無限憐惜情意，心中暗自想道：我如不答應他，只怕要惹他氣惱……她乃天性溫柔和婉之人，對待丈夫用情，更是深重無比，一和丈夫眼光相觸，竟自難以出口拒絕。緩緩的把孩子交到丈夫手中，微微一笑，說道：「我一點也不覺着疲倦，但你要我休息，我如不聽，你心中定然感到難過。」

胡柏齡笑道：「因担心孩子傷勢，全副精神，貫注在他的身上，人雖疲倦，但妳並不覺得，如若再過幾日，待精神支持不住時，病倒了怎麼辦？」

谷寒香笑道：「大哥這般憐我惜我！……」忽然想到身側還站着江北五龍，粉面一紅，倏而住口。

他們數年以來，大都生活在深山僻靜之處，形影不離，從沒有第三個人和他們走在一起，彼此之間情愛深重，行動說話，亦無避忌，此刻驟然有江北五龍加入其間，一時間極難適應。

谷寒香一面緩步而行，一面流目打量石洞景物。

這座石洞大約三間房子大小，中間有一道天然突巖，剛好把石洞分隔爲二，谷寒香緩步向裏面一間走去。

胡柏齡望了江北五龍一眼，道：「諸位也請坐下休息一下吧。」當先依壁而坐，閉目運氣調息。

他內功精湛，畧一運息，立時由丹田之中，泛上來一股熱氣，循經走脈，運行到四肢之上，緩緩把孩子放在地上，雙手不停在孩子身上推拏。

那孩子睜着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瞧着他，嘴角間慢慢流現出微微的笑意，似乎胡柏齡的推拏之術，使他感到很大的舒適，連日來的痛苦神情，一掃而光，慢慢的閉上了眼睛，沉沉的熟睡過去。

胡柏齡停下雙手，低頭望着橫臥在地上的孩子，心中泛起了無比的煩擾，他深諳醫道，已瞧出孩子難再拖過七日，眼下唯一能够救他的辦法，就是自己拚耗元氣，打通他全身經脈，促使他氣血流暢，使他機能逐漸消失的六臟，恢復功能，但這樣必然會使自己本身元氣大耗，對來日寒碧崖比武之爭，影响非淺。

但他已從嬌妻的惜憐神色之中，看出這孩子對她是那樣重要，如果孩子一旦離開塵寰而去，必將大創愛妻芳心……。

靜臥在地上孩子的微笑，流現出一片天眞無邪，他看在眼裏，生出一種微妙的感覺，輕輕的嘆息一聲，茫然不知所從。

他曾經親手毀滅過千百條生命，但當面對一個垂死的孩子時，却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這正是人性中善良和殘酷分野，界限是那麼微妙。他臉上一片茫然，呆呆出神，腦際中，一直在盤旋着該不該救活這個垂死的生命。

忽聽裏面石室中，飄傳出來谷寒香嬌甜的聲音，道：「大哥，你也該好好的休息了，抱着孩子，定然休息不好，把孩子送給我來抱，好麼？」

這清脆嬌柔聲音，却如晴天暴起的霹靂一般，使他的心弦震蕩，也使他茫然無措的神志，爲之一清。

他轉眼掃掠了江北五龍一眼，只見五人中只餘下三人靜坐室中，六道眼神，齊齊投注在他的身上。

數年前往事，閃電般重現腦際，那時，他只要一住下來，江北五龍中總要派出兩人，替他守衞値夜，五人輪流担值，從未間斷，如今事隔數年，難得他們還是這般忠於自己。

心中回憶着昔年往事，口中却答着谷寒香的問話，道：「孩子睡的很好，別把他吵醒了，妳好好的休息吧！」伸出右手輕輕一揮，留在室中的三龍，一齊站起身了，悄然退了出去。

他望着地上的孩子，微微一笑，暗提丹田眞氣，左手輕按在他頂門「天靈穴」上，暗運內勁，逼出眞氣，循着孩子「天靈穴」一直攻體內。

要知一個毫無武功基礎的孩子，不能運氣和那攻入體內的眞氣呼應，全要憑仗胡柏齡本身精湛的內功，逼出的眞氣，穿經走脈，帶動他氣血運轉，促使他心臟機能恢復功用，孩子雖然獲益甚大，但胡柏齡却要大耗元氣。

片刻之後，他頭上的汗水，已似水澆一般，滾滾而下，饒是他內功精湛，也無法承受這等眞氣大量耗消之苦，但既一出手，在未打通孩子全身經脈之前，無法住手，一刻停息，卽將前功盡棄，只得勉力苦撑，源源不絕的逼出丹田眞氣。

忽覺幽香撲鼻，一方柔軟的絹帕，輕輕的拂着他頭上的汗水，耳際間同時响起了一個嬌脆的聲音道：「大哥爲了使我快樂，不惜這等耗消元氣，只怕對北嶽比武之爭！……」

胡柏齡運氣正値緊要關頭，不敢分散精神，頭也不抬說道：「不要緊。」

忽然，孩子呼叫道：「媽媽，我要喝水。」

胡柏齡忽然收回按在孩子「天靈穴」上的左手，長長喘息一聲，側臉望着谷寒香，道：「他因流血過多，幾日來又被我帶着奔走，未能好好休息，早已油盡燈乾，命懸旦夕之間……」

谷寒香道：「大哥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呢！」緩擧皓腕，輕揮羅帕，又擦去他臉上汗水。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我見你對孩子情愛甚重，如果把此事據實相告，怕妳聽了傷心。」

谷寒香站起身子，嫣然一笑道：「我去給孩子倒杯水來。」

胡柏齡點頭微笑，閉上雙目，運氣調息，他强行運勁迫出眞氣，精神損耗極大，這一運氣調息，立時覺出不對，好不容易才把眞氣調勻，運行全身，衝上十二重樓，漸入物我兩忘之境。

待他運功淸醒，天色已然入夜，睜眼看去，只見谷寒香懷抱孩子，滿臉憂鬱之色，坐在對面，一見胡柏齡淸醒過來，急道：「唉！大哥平日運氣調息，至多不過一個時辰就可醒了過來，怎麼這一次運氣調息，用了這樣長的時間呢！」

胡柏齡笑道：「妳不用担心，我替孩子打通經脈之時，耗損眞氣過多，是以這次調息所用時間較長。」心頭却是暗生凛駭，默算相距比武日期，除了今夜，尙餘四天時間，自己損耗眞氣，却無法在四日之中，調息復元。

谷寒香幽幽道：「寒碧崖比武之爭，轉眼卽到，我怕你……」

胡柏齡哈哈一笑，挺身躍起，道：「妳看我不是完全復元了麼？」

回頭望去，只見江南三龍中的飛天龍何宗輝，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並齊站在石室外面，不敢進來。

胡柏齡瞧了三人一眼，笑道：「你們怎麼不進來，姜錢二位賢弟那裏去了？」

飛天龍何宗輝道：「姜錢二人現在谷口……。」說話之間，人已跨入石室。

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緊隨飛天龍何宗輝身後而入。

胡柏齡搖搖頭笑道：「去請他們回來吧！」一語甫落，忽聞風聲颯然，出雲龍姜宏疾服勁裝飄，然踏入石室，口中微作喘息，顯然，他是急奔而來。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頭，問道：「出了事麼？」

姜宏道：「谷外來了七八個人……」

胡柏齡接着道：「不要管他們也就是了。」

姜宏道：「其中兩人，正是昔年追隨盟……」忽然想到幾人已是結拜兄弟，立時收口接道：「正是追隨大哥的陳文，陳武兩位兄弟。」

胡柏齡道：「我們既已洗心向善，道不同不相爲謀，由得他們去吧！」

姜宏又說道：「除了陳文，陳武兩人之外，還有四個年齡相若，勁裝佩劍的少年，護擁着一個身穿長衫之人……」

胡柏齡道：「你要告訴我那身穿長衫之人，可能就是起而代我的江北綠林道上瓢把子是也不是？」

姜宏點首道：「大哥料事如神，小弟正是此意，不過……」

胡柏齡笑道：「四天後，寒碧岩卽可展開爭奪綠林盟主之位的大戰，現下如人未有犯我之心，不可找人麻煩，好在只有四日時間，屆時自然免不了和他一場拚搏當可替你們出一口氣。」

姜宏不敢再說，抱拳一禮，向洞外退去。

胡柏齡忽然叫道：「你去把錢賢弟也叫回來吧！」

姜宏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胡柏齡又叫住姜宏，問道：「那人長的甚麼樣子，大約有幾歲年紀了？」

姜宏道：「其人故作神秘，經常黑紗垂面，他雖縱橫江北道上數年，却沒一人能講出他的面貌，不過，依他身材看來，大約在二十三四歲的年紀。」

胡柏齡哦了一聲，道：「別惹他也就是了！」

姜宏微一沉吟，問道：「如他們要進這山谷中來，是否也要放任他們進來？」

胡柏齡說道：「此處既非我們所有，讓他們進來無妨。」

姜宏只覺胡柏齡性格大變，和昔年完全不同，當下說道：「大哥既然這等吩咐，我這就去通知二弟，不要和他們衝突起來，以免造成騎虎難下之局。」

胡柏齡點點頭，說道：「那人既然出手毒辣異常，獨讓錢賢弟守在外面，反將多讓我担份心事，還是去叫他回到石室中吧……」

突聽一聲怒喝，遙遙飄傳過來。

入雲龍姜宏臉色一變，道：「這喝聲似是錢二弟所發……」話至此處，倏然住

口目注胡柏齡等候示下。

何宗輝、李傑、劉震同時翻腕抽出背上兵刃。

江北五龍十數年一直形影不離，彼此之間，早已情重生死，心意相通，一聞那聲大喝，立時辨出是錢炳求救的訊號，是以，個個心中焦急異常。

胡柏齡濃眉一揚，道：「走！咱們瞧瞧去。」大步向洞外走去。

忽聽堂中傳出來谷寒香嬌脆的聲音，道：「大哥，你要到那裏去？」

胡柏齡還未來及答話，瞥見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般直奔過來。

出雲龍姜宏大聲問道：「來人可是錢兄弟麼？」縱身一躍迎了上去。

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一左一右的同時飛躍而起，緊隨姜宏身後而去，只有何宗輝一人，站在胡柏齡身側未動。

胡柏齡回頭望了嬌妻一眼，道：「沒有甚麼大事，妳回去休息吧！」

谷寒香道：「我一個人怎能放得下心休息呢……」

忽聞兵刃交擊之聲，就在這一轉眼間，姜宏，李傑，劉震已和人動上了手。

原來三人迎上前去，正趕上錢炳陷身危境，已快被人追上。

當時情勢緊急異常，誰也顧不得開口說話，姜宏一側身讓過錢炳，隨手一刀「鴻雁舒翼」封開兩柄點過來的長劍，擋住去路。

兩個緊追錢炳的勁裝施劍少年，微一打量姜宏，一語不發，同時探臂出劍，左右合擊過來。

李傑，劉震同時趕到，李傑施一對虎鈎，劉震施兩枝判官筆，目睹對方雙劍聯手攻出，心頭大怒，雙雙搶步急攻，判官筆，虎頭鈎搶前面接住了兩枝長劍。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又一個全身黑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少年，離弦流矢般直衝過來，人還未到，手中長劍已自點襲出手，一招「毒蟒出穴」指向姜宏前胸。

出雲龍反手一刀「丹鳳撩雲」，架開長劍，借勢還了一招「春雲乍展」，刀光電射橫掃過去。

施劍大漢陡然向後一仰，剛剛沾地的身子，倏忽間又向後退回去四五尺遠，避開了姜宏一刀橫掃，振腕重又攻了上來。

這六人照面之後，一語不發，立時展開了一場極為猛烈的拚搏。剎時間，筆芒點點，鈎影縱橫，刀光如雪，劍氣漫天，彼此之間，展開了搶制先機的快攻。

飛天龍何宗輝搶前一步，扶住了步履踉蹌的錢炳問道：「你受了傷麼？」

入雲龍錢炳道：「不要緊，我被他們合力挾攻之時，打了一掌，已被我讓過他掌力銳鋒，左肩被掌勢餘力掃中，畧一調息就可以復元。」

何宗輝瞧他臉色無異，心中放心不少，抬頭望去，只見丈餘外處，站着一個，面罩黑紗，身着長衫，手搖摺扇的文生打扮之人，左右兩邊，站着陳文陳武，身後隨着一個黑衣少年，橫劍而立，日光凝住在場中搏鬥之人的身上，一副躍躍欲動之情。

胡柏齡環眼中日光如電，望了陳文，陳武一眼。

陳氏兄弟眼光一和胡柏齡目光相觸，不覺心頭一震，趕忙別過頭去。

場中打鬥，愈來愈是激烈，三個黑衣少年，手中長劍的變化，十分詭異，毒辣，劍鋒指襲之處，無不是人身關節要穴之位。

姜宏、李傑、劉震經過四五個照面相搏之後，已覺出對手劍招怪異，以自己身經數百戰的經驗，竟無法瞧出對方武功路數，只覺對方劍勢忽正忽反來勢極難捉摸，幾人都是武林正大門戶出身，常聽師長輩份談起天下各派各門的武功，但眼前幾人的劍招，却是從未聞見之學。

盡管那幾個黑衣少年的劍招個詭異凌厲，但姜宏，李傑，劉震却能憑藉較為深厚的功力，和豐富的對敵經驗，維持個不勝不敗之局。

胡柏齡背手卓立，眼瞧姜宏等和對手相搏了三四十招，雖落下風，但却毫無力竭之情，不禁回頭對何宗輝笑道：「這幾年來，你們功力進境不淺，雖處劣勢，而心不亂，尤屬難得……」

驀聞出雲龍姜宏一聲長嘯，忽的放手搶攻，刀法一變，施展出十八羅漢神刀，但見他一招一式的施將出來，既無波濤洶湧般刀光，亦無甚麼詭異多變的奇襲，但每一刀攻出手去，却都有極為強猛的威力，落落大方，無懈可擊。

何宗輝和姜宏同是少林門下出身，兩人也同在一處學藝，對姜宏武功知之甚詳，知他那十八招羅漢神刀，是由少林派十八羅漢杖法中演化而成，姜宏功力雖然稍較深厚，但也難能把這套刀法，發揮到十成威力，平時對敵之間，姜宏也常用這十八招羅漢神刀對敵，不知何故，今宵威力竟似特別強猛攻出五招，已把對手迫落下風，心中大感驚奇。

定神瞧去，只見姜宏滿臉莊嚴肅穆，凝神運刀，神情間從容沉着，不管對方劍招如何變化？如何詭異難測？但都被姜宏平平凡凡的刀招化解開去。

場中形勢逐漸的開始轉變，姜宏由守轉攻，李傑一雙虎頭鈎，劉震的兩枝判官筆，在相搏數十照面之後，已能逐漸適應化解對方詭異的劍招。

原來他們三個黑衣少年出手的劍招雖然凌厲，但尚未臻達爐火純青之境，而且所會不多，一套劍法反覆應用，已被李傑，劉震料敵機先的防守，迫的攻勢大挫，加以對敵經驗，和內家眞力，不如姜宏等三人豐富深厚，強弱之勢，逐漸更易。

驀聞一聲長笑，那黑衫蒙面的長衫文士，雙肩微微一晃，人已欺入場中，口中大喝道：「沒有用的東西，還不給我閃開？」話還未完，人已欺到姜宏身前，左手翻轉之間已然抓住姜宏刀背飛起一脚，直踢過去。

此人出手迅如電奔，姜宏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刀已被人抓住，不禁心頭大駭，對方左脚已近小腹，如不撤手丟刀而退，勢非傷在對方脚下不可。

就在這生死剎那之間，一股拳風，斜裏直撞過來，耳際響起胡柏齡朗朗長笑，道：「好一招空手入白刃的擒拏手法。」一人隨聲至，探手間，抓住了姜宏手中的刀柄。

強勁的拳風，迫的那長衫蒙面文士，不得不收回踢向姜宏的右脚，但他右脚收回的同時，右掌已隨着疾伸而出，猛向姜宏前胸拍去。

胡柏齡右手抓住刀柄，左手駢指疾點而出，一招「畫龍點睛」，迎向那蒙面文士右腕，指風如剪，直點脈門。

這幾招攻拒之學，無一不是驚險絕倫凶猛異常的手法，那蒙面文士，攻的凌厲無比，胡柏齡也化解的恰當至極，交手兩招之下，彼此已都知逢上勁敵。

長衫蒙面文士，挫腕收回擊出的掌勢，左手陡然加力，一股暗勁由刀上直傳過去。這等借兵刃暗傳內家眞力傷敵的手法，非有極精深的內功，決難辦到，胡柏齡微感心頭一震，一面運集內力反擊，一面暗自忖道：此人武功不弱，這次恒山大會之上，除了一叟，二奇之外，又多此一強敵，屆時難免要多費一番手脚，不如借今宵機會把他懲服收為己用，或是挫辱一番，迫他離此。

心念一轉，又暗加二成內勁。

兩股借刀身相互傳擊的暗勁一觸，胡柏齡突感心頭一震，但那長衫蒙面文士，却被胡柏齡反擊之力震的馬步不穩，全身搖顫着向後退去。此人生性似極倔強，人雖被震向後退，兇性不減，口中冷哼一聲，握刀右手加勁一震，一柄精鋼單刀，竟被他暗運內力折斷。

胡柏齡日光是何等銳利之人，瞧他不顧自己全力反擊震傷之險，仍然強運功力，震斷鋼刀，無非借此，掩人耳目，以掩飾他的窘困。

果然，觀戰之人都被他這巧妙震斷鋼刀之策，掩遮過去，只道他因刀斷而退。

胡柏齡也不揭破，微微一笑，投去手中半截單刀，說道：「兄台功力深厚，在下十分佩服。」

長衫蒙面文士冷笑一聲，道：「好說，好說，大駕可是人稱冷面……」

胡柏齡道：「冷面閻羅是江湖中人相加匪號，在下是胡柏齡，兄台想是……」

長衫蒙面文士，朗朗大笑聲中，探臂鬆開橫繫腰中的一條白色絹帶，手腕一振一抖，白絹脫落，露出一把三尺六寸長短，寒芒耀目的緬鐵軟刀，順手一揮，劃起一圈銀虹，說道：「兄弟自出道江湖以來，尚未用過兵刃和人動手，今日幸會，敢不自珍，在下有僭了。」

胡柏齡眼看對方冷傲神情，心知如不把他壓服，今宵決難罷休，當下笑道：「承你這麼看得起我，胡柏齡何幸如之，在下就以這一雙肉掌，奉陪大駕的緬鐵軟刀幾招！」

蒙面長衫文士，自從出道江北之後，一直所向無敵，如何能受得胡柏齡這般的藐視譏諷之言，氣得冷笑一聲，喝道：「好大的口氣。」振腕劃起一片刀風，欺身直攻而上。

此人出手一擊，大是怪異難測，手中緬刀並不攻向敵人，而是圈化下一片繞身刀光而進。

胡柏齡雖然身負絕世武功，見聞廣博，但也為他這未所未見的攻勢所惑，一吸氣，疾退三步，只聽長嘯震耳，那蒙面長衫文士手中緬鐵軟刀，陡然震出朵朵刀花，分襲胡柏齡數處要穴。

胡柏齡大喝一聲：「好一招鐵樹銀花。」右手呼的一掌「星渡天河」，把一股極為強猛的內家眞力，凝聚成一股碗口大小的力柱，裂空生嘯，撞向對手，散出朵朵刀花。這等把內家眞力凝作一線的擊法，非內功達到爐火純青，進入隨心運用之境，決難辦到，單是這揮掌一擊，已使那蒙面文士，大生驚駭之心，一吸丹田眞氣，挫腕收回緬鐵軟刀，向後疾退五步。

胡柏齡攻擊一回而搶主動，側身欺上，左手施出擒拏手法一招奇學「暗風拂柳」，手腕轉動之間，穿隙而入，硬扣那蒙面文士握刀右腕的脈門。

這一擊迅速奇奧兼俱，果是名家手法，只看的全場觀戰之人，無不暗生敬服。

蒙面長衫文士心中雖然驚駭，但却毫不慌亂，右腕暗加內勁一震，緬鐵軟刀倏忽間倒捲過來，截斬小臂。

胡柏齡暗暗一驚，忖道：此人藝業果然不凡，無怪一出道，就懲服了江北羣雄，霸稱江北綠林道上總瓢把子。左手一沉，避開刀勢，側身一肘，橫擊過去。

蒙面文士震刀解危之後，身子一側，左手摺扇疾展，斜斜的劃出一招「仙鶴亮翼」護住了身子。

這一招大出胡柏齡意料之外，如不及時收招，必將被對方摺扇劃傷，當下一吸丹田之氣，腿不屈膝，脚不移步的向後退出三尺。要知高手過招，搶佔先機最為重要，胡柏齡攻襲之勢，被迫向後一撤，那蒙面少年立時借機搶攻，刀扇齊施，連環擊出，剎那間，刀光如雪，扇影縱橫，連攻了十四五招，而且，刀扇指襲之處，無不是人身致命的要害。

胡柏齡一着失機，落入被動，吃那蒙面文士一掄急攻，迫的無力還手。

但他究竟是久經陣仗之人，雖處劣勢，心神不亂，掌指交錯，招招是斬脈點穴手法，專在那蒙面文士刀扇擊出之時，指襲他的脈穴要位，迫他自行撤招。

這等巧襲手法，不但要認位奇準，而且快速絕倫，在對方招術擊出一剎那，搶先封襲對方脈穴，迫使敵人自動撤招，不過此等手法，乃武學中極難練成的手法，非有絕佳的內功，不能妄用，一點失錯，卽將傷在對方手中。

但這等極高斬脈點穴手法，非具有上乘武功之人，極不易看的出來，是以場中之人，都看那蒙面文士，劍花扇影攻的凌厲無比，早已勝算在握，其實兩人拚搏了十幾招後，那蒙面文士，已為胡柏齡斬脈截穴的指掌，迫的手忙脚亂，心中暗生驚駭，胡柏齡別有用心，是以，不肯當眞下手點傷對方，他以對方的劍招猜度，自己這等手下留情之舉，心中定已明白，那知蒙面書生，却似渾然不覺一般，不禁心中大怒，正待施下辣手求勝，忽聽一個嬌脆的聲音，起自身後，道：「大哥，可要用兵刃麼？」胡柏齡心中一凜，疾攻兩招，迫退那蒙面文士，還未來得及開口，那蒙面文士，忽然收了寶劍，說道：「兄台武功高強，在下自歎弗如。」回頭對陳文陳武和四個施劍少年說道：「咱們走啦！」縱身一躍，人已到兩丈開外，隱入夜色之中不見。

陳文，陳武和那四個施劍少年，緊隨那蒙面文士身後而去。

江北五龍一見敵人撤走，全都拔出兵刄正待追趕，却聽胡柏齡低聲說道：「不要追他們。」

入雲龍姜宏回頭看時，只見冷面閻羅胡柏齡微作喘息之狀，但他却似怕人聞得，盡量的壓制住喘息之聲，不禁心頭大駭，呆了一呆，叫道：「大哥。」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你們也該休息一下啦。」轉身望着谷寒香低聲接道：「孩子呢！」他怕谷寒香瞧出自己喘息之狀，故意提出她最爲關心之事，以分散她對自己注意的精神。

果然，聽得她輕輕的啊喲一聲，轉身向石洞之中奔去。

胡柏齡加快脚步，緊隨她身後而入，盤膝閉目坐下調息。

谷寒香抱着孩子出來，緩步走到胡柏齡身邊，她本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見胡柏齡閉目而坐！只好依着他身旁坐下。

幾人在山谷之中，一連住了四天，這幾日中，胡柏齡很少說話，日夜盤坐運氣調息，想在綠林英雄大會之前，把替孩子療傷耗去的眞元之氣，養復過來。

谷寒香自和胡柏齡結識以來，從未見過他這等用心的練習武功，即使練功過後，休息之時，也很少看到他有過笑容，但她只道丈夫憂慮難得那綠林盟主之位，心中惶惶難安，是以失去往日歡樂，溫柔依偎身側，輕語相慰，她那裏想到胡柏齡正在凝神專志排出心中雜念，想創奇跡，要以短短數日的時間，把耗消眞元恢復，如在平時，至少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才能修養復元。

這天，已屆比劍之日，胡柏齡並沒有創出奇跡，消耗的眞氣，仍然未復。

但他爲了怕嬌妻担心，不得不振作精神，笑道：「今日是綠林英雄大會揭幕之日，嶺南二奇和羅浮一叟，早年都已享名江南，這次聯名發起英雄大會，邀請遍天下綠林同道參加，野心自是不少，……」他畧畧一頓之後，又接着說道：「如果我這次比武失手，妳要好好的帶着孩子離開，此次參與這盟主之爭的人，大都在綠林道上極有身份，如果妳不招惹他們，想他們決不致加害於妳。」

谷寒香急道：「大哥，你怎麼能這樣說呢？唉！四五年啦！你還不知道我的心麼？要是眞的有甚麼不幸之事，我一個人難道還能活得下去嗎？」

她低頭望了孩子一眼，瞧着出雲龍姜宏道：「孩子幾天來，傷勢已經大見好轉，如果大哥要是有了甚麼不幸之事，你們就帶着他離開這裏，找一個積善之家，把孩子送去托人撫養。」

江北五龍一齊躬身答道：「大哥武功絕世，蓋代英傑，羅浮一叟，嶺南二奇，豈是敵手？更遑論其他之人，嫂夫人但請放心。」

胡柏齡淡淡一笑，大步走出石洞，他因損耗功力未復，自知難耐久戰，對爭霸綠林盟主之位，信心大減。

姜宏心思縝密，幾天來都暗中留神看胡柏齡的擧動，此刻看他笑容無限凄涼，已往的豪邁之氣，驟然不見，心中暗自憂慮，輕輕一皺眉頭，擧步緊隨胡柏齡而出，他本想說幾句鼓勵之言，以激起胡柏齡豪壯之氣，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適當言詞。

太陽爬過山峯，照射在幽谷的松竹上，朝露如珠，閃閃生光，胡柏齡當先而行，帶着谷寒香和江北五龍魚貫緩行在崎嶇的山道上。

一向豪氣如虹的冷面閻羅胡柏齡，此刻却滿臉凝重之色，心頭如壓着千斤重鉛，步履之間，沉重異常。

他一人情緒低落，似乎影響了所有的人，大家默默而行。

登了一座山嶺，胡柏齡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指着前面一座插天絕峯，說道：「前面那座雲霧封繞的高峯，就是寒碧崖——這場綠林中爭霸之戰，又不知要斷送了多少英雄豪客的性命。」說完話，仰望雲天，神情無限黯然。

姜宏目睹胡柏齡黯然神色，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我必需要激起他大義凛然之心，才能使他恢復爭雄之念，豪壯之氣，當下問道：「昨宵兄弟和那蒙面怪人屬下激戰之時，施出十八招羅漢刀，扳回劣勢，爭回主動，對此事，一直耿耿難忘。」

胡柏齡道：「一十八招羅漢神刀，乃少林派中十八羅漢杖法演化而成的正宗刀法，威力强大，豈是一般詭異之稱的劍法所能抗拒，有甚麼奇怪之處？」

姜宏笑道：「大哥說的不錯，不過兄弟平日也常用出十八招羅漢神刀和人對敵，但却都不及昨夜威勢來的强大，刀刀有如神助一般，不知原因何在？」

胡柏齡不但武功絕佳，而且才智過人，畧一沉思，答道：「十八招羅漢神刀，乃是一種正宗武學，如果施用人不能正意正心，光明磊落，很難把刀勢威力發揮出來，想我等過去所作所爲之事，無一不是滿手血腥，難見天日，是以你施展那十八招羅漢神刀之時，無法把刀勢威力，發揮出來，昨宵你突然神勇大增，你自己也許不知原因，但小兄一側觀戰，却看的極是清楚，你劈出的一招一式，無不神色莊嚴，凛凛含威，是故，對方劍招雖然極爲迅猛狠辣，但却反爲你刀法所制，小兄要向兄弟恭賀了。」

姜宏微微一笑，道：「大哥仁德感召，雖然只短短幾句相勸之言，却如醍醐灌頂，使我等驟悟前非，一念向善，頓生浩昂之志，將以有生之年，作幾件有益人間仁行扶危之事，以減少點過往的積惡，雖然粉身碎骨，但也死得心安理得，大哥武功博深，才智絕人，和我等相比，無擬泰山卵石，正是武林擎天巨柱，豈可自消豪壯之心……。」

胡柏齡哈哈大笑，道：「兄弟說的不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存心正大，死而何憾。」登時豪氣大生，放腿向前疾奔，片刻之間，已到寒碧崖下。

抬頭望去，一峯觸天，山腰之中，已被濃霧薄雲封繞，縱有超異常人的目力，也無法瞧清楚峯頂景物。

胡柏齡回頭望了谷寒香一眼，低聲囑道：「香妹小心！」忽的一振雙臂，凌空直升兩丈多高，落在一塊突岩之上，四下張望了一陣，果然發現了一條登山小徑，

正待飛下突岩，接迎幾人，江北五龍已自掣出爬山用的索繩，擁護着谷寒香攀登上來。

胡柏齡看他們備帶之物十分齊全，不覺微微一笑，道：「左側十幾丈處，有一條小徑，似是通往峯頂之路，一叟二奇兇名甚著，只怕沿途有甚麼埋伏，你們最好和我保持着三四丈的距離，免得一旦遇伏，應變不及。」說完直向左側奔去。

他的輕功提縱術，已達登萍渡水，踏雪無痕之境，只要有着足之處，就可飛躍疾奔而行。

但江北五龍和谷寒香却無法和他相比，幾人相扶而行，向左側走去。

胡柏齡當先開路，疾向絕峯上面奔行，沿途之上，一路未停，也未遇上埋伏，到達峯頂之時，已是辰末時分。

放眼瞧去，只見一片廣闊的草坪之上，早已坐滿了二十餘桌客人，每桌十人八人不等，但所用桌椅都是一色檀木製成，這等插天絕峯，一徑如線，空手攀登而上，都十分吃力，也不知主持其事的一叟二奇，用的甚麼方法，把這些東西，搬了上來。

峯頂一角處，炊烟縷縷，十幾名身着白色圍裙的廚師，正在忙碌着調製菜餚。

這峯頂草坪，大約四五畝地大小，顯然早已經過人工打掃修整，是以瞧上去十分平坦。

廣坪正中央，排列五席，桌椅之上，都用黃緞墊襯，但座位虛設，並無一人在座。

姜宏日光一轉，低聲對胡柏齡道：「大哥，那正中五桌，大概都是各方霸主參與爭奪綠林盟主之人的座位……」擧目四望，瞧不到一處可以隱身地方，不禁暗自奇道：隨行之人既到，爲何不見正主？

他乃久歷江湖之人，畧一沉思，已然有了主意，接道：「參與正主，想必在附近休息，他們既不派人迎接大哥，大哥也不必去找他們，反正那正中五桌席位之佈設，十成十是各地霸主之位，大哥不妨和嫂夫人先行入席，選擇一個最好的位置坐下。」

胡柏齡點頭笑道：「這辦法倒是不錯。」轉臉望去，只見數百道日光，盡投注嬌妻身上。

要知谷寒香美絕天人，姿色生香，任是何等穩重之人，見了那等艷麗容色，也難正襟危坐，一眼不瞧，胡柏齡經常遇上這等尷尬之事，司空見慣，已經不以爲意，但江北五龍却不禁一個個大怒起來，多爪龍李傑在五人之中，脾氣最暴，不禁破口罵道：「沒見過世面的下流胚子，挖了你們狗眼睛，看你們還瞧不瞧……！」

他這幾句話，罵盡全場之人，坐在較近之處的幾個人，都聽得字字入耳，立時有四五個人站了起來，說道：「你罵甚麼人？」

胡柏齡一皺眉頭，暗道：「全場之人將近兩百之數，如要打起來，勢非鬧的一塌糊塗不可。」正待出來，把當先站起來幾人壓制下去，以鎮全場，忽見谷寒香懷抱孩子，搶前兩步，當在李傑前面，說道：「你們要幹甚麼？」

她雖是責叱之言，但聲音嬌脆動人，容色耀眼生花，幾個站起之人一齊都坐了下去，呆呆一笑，却是答不出一句話來。

入雲龍姜宏低聲道：「老四不要多事。」

多爪龍李傑忍下胸中之氣，冷哼一聲，姜宏選了正中一桌主位，拉開椅子，笑道：「大哥，大嫂就請在此席坐下，我和幾位兄弟，到旁邊席位上去。」

胡柏齡看見姜宏選擇的席位，乃全席最好的位置，微微一笑，低聲說道：「此位如非二奇的席位，定是那羅浮一叟的位置，我如今坐了下來，只怕要把三人氣個半死。」

姜宏道：「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聯合召集天下英雄，爭選盟主，裝也要裝出一點寬宏大度出來，縱然心中不滿，也不致說甚麼難聽之言。」

胡柏齡回顧嬌妻一眼說道：「咱們就在這桌位之上坐下吧！」

谷寒香嫣然一笑，依着丈夫身邊而坐，這一笑，如花盛放，引得四圍羣雄又是一陣騷動。

入雲龍姜宏眼見兩人坐好，回頭對出雲龍錢炳等低聲說道：「走！咱們到左一側桌空位上坐去。」

五人剛剛轉過身軀，忽聞長嘯劃空，直傳峯上，眨眼間一個手搖摺扇，身着長衫，面蒙黑紗之人，已越過羣豪，直向正中席位之上奔來，正是四日之前，和胡柏齡在山谷中動手相搏，新起的江北綠林道上盟主，蒙面怪人。

此人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仍然不取下蒙面黑紗，但因他身法奇快，來勢有如丸飛電掣一般，大部份人均未看到他蒙着面紗。

直待他奔到正中席位之上，停下了身子，大部份人才瞧清楚，這位在光日耀照之下，蒙着面紗的怪人，立時引起紛紛議論。

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頭，瞧了他一眼，發現他站的角度，似正凝神望着嬌妻，不禁心中微生怒意。

因那蒙面黑紗極是濃厚，胡柏齡只能從他神態之間，和他站的角度中，推想出他正凝望着嬌妻。

忽然心頭一凛，暗道：此人面紗這等濃厚，我一點也無法瞧到他面色和眼中神光，不知他何以能够瞧到別人，而且在動手相搏之時，還能運用自如，難道他眞能透物瞧人不成。

心中動了懷疑之念，暗中留神看去，這一用心凝看果然被他看出了破綻。

原來那濃厚的蒙面黑紗之上，嵌着兩塊指甲大小的水晶石片，外面又有一層黑紗掩遮，而且那兩片水晶石片的顏色，也是濃黑之色，和面紗顏色相同，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忽聞一陣喘息之聲，四個勁裝佩劍的少年，和兩個疾服大漢，跑的氣喘如牛般，衝向正中席位之處。

江北五龍本欲要走，但因怕這蒙面怪人陡然出手攻襲，立時散開，護守着谷寒香。

幾人心知胡柏齡武功高强，那蒙面怪人縱然突施暗算也難傷得了他，是以幾人都集中着保護谷寒香的安全。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施行引誘龍鳳會二姑娘自投羅網，明裏離開王府，暗中潛回府中，那晚，二姑娘果親自潛進七王爺書房，以早就製備好的七王爺造反的證據，和蓋有朱毅大印，寫給常大將軍的勾結造反函件，要脅七王爺要求岳秀自戕，七王爺正感爲難之際，岳秀突然現身，二姑娘雖感驚駭，但仍堅持原意，要岳秀捨生以拯百萬生靈，岳秀徵詢七王爺主意，七王爺却要岳秀自己決斷，楊玉燕大急，冲口叫岳秀不可答應，七王爺以事關重大，岳秀的決定關乎國家大局，要楊玉燕不可亂出主意——

軟硬全不受　公私兩不忘

楊玉燕呆了一呆，突然落下了兩行淚水，向後退了兩步。

她忽然間，發覺了官場中事，竟然是這樣的卑下，無怪岳秀堅持不要進入官場中混。

岳秀道：「大哥要小弟決定什麼？」

七王爺道：「我想，咱們應該先取得龍鳳會手中的證據。」

岳秀嘆口氣，道：「大哥，你可是眞的相信了她的話麼？」

七王爺雙目眨動了一下，道：「兄弟，你是說，她說的話是假的。」

岳秀道：「她混跡王府中數年之久，自然，早已作了很多的安排，所以，她說的可能是大部份都很眞實。」

七王爺道：「既然是很眞實，那就很麻煩了……」

楊玉燕無法再控制內心的激動，忍不住，說道：「七王爺，你眞正相信小妖女的話了，她要殺了大哥，那是因爲她們害怕他，你眞的迫死了岳大哥，她們就更無顧慮。」

七王爺歎道：「玉燕，我顧的是大局，千萬生靈塗炭，比一二人的生死，重要多了。」

楊玉燕道：「你怎麼想不轉彎……」

岳秀一揮手，道：「不可以對王爺無禮。」

楊玉燕咬咬牙忍下去沒有說完的話。

二娘姑說道：「對呀，還是岳大俠識得大體，七王爺究竟是一脈龍體，怎可輕侮？」

岳秀微微一笑，道：「二姑娘，你不用挑撥，妳如是眞能擾的天下大亂，別說七王爺會就範，就是眞要我岳秀項上人頭，我也毫不可惜……」

二姑娘接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岳秀道：「相信。」

二姑娘道：「既然相信，你還有甚麼懷疑。」

岳秀道：「第一，妳作不了主，龍鳳會中該有個總頭目，下面該有龍，鳳二門，你不過是鳳字門中的一個二級頭目。」

二姑娘道：「你不瞭解龍鳳會，我是負責執行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有權處置一

切事情。」

岳秀道：「第二，是妳不該太早的說出來，這就使我們有了從容的對策。」

二姑娘道：「我不信，你眞能砥柱中流，力挽狂瀾。」

岳秀道：「妳錯了，七王爺立刻要修道本章，說明內情。」

二姑娘道：「我證據確明，皇上未必會相信，並說一句你震驚的話，皇上身側，也一樣有我們的人。」

岳秀心中微微一震，雖然他極力想使自己保持平靜，但星目中仍然閃掠過一抹驚異的神色。

二姑娘得意的笑一笑，道：「岳秀，你也害怕了！」

岳秀淡淡說道：「不是怕，而是有些意外……」

話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是否在常大將軍身側也派的有人。」

二姑娘道：「你果然是聰明的很，舉一可以反三。」

岳秀道：「二姑娘，你們做法，行爲，已完全脫離了江湖常規，究竟是用心何在？」

二姑娘道：「我不能告訴你。」

岳秀道：「那就算拿去了我岳秀的人頭，也一樣無法阻止你的陰謀了。」

二姑娘道：「如若你岳秀眞的死了，情形又大不相同了。」

岳秀道：「此話怎講？」

二姑娘道：「你眞的死了，我就燒去所有的證據，脫離龍鳳會，誠心誠意的作幾年王妃。」

楊玉燕大聲叫道：「爲甚麼？你這樣恨我大哥？」

二姑娘道：「因爲你喜歡他。」

楊玉燕道：「我……我……」

岳秀揮手一笑，道：「玉燕，別激動，他殺不了我。」

目光轉注到二姑娘的臉上，接道：「姑娘，我不想讓你像做夢一般，永遠在自我陶醉中，咱們乾脆把事情說個明白。」

二姑娘臉色也變成了鐵青色，冷冷說道：「你說吧！咱們在江湖上混，有很多事，也並非是單憑武功才能解決。」

岳秀笑一笑，道：「二姑娘，用不着出言威嚇，你準備如何對付我，盡情施展出來……」

二姑娘接道：「我對付不了你，不過，也用不着我對付你。」

岳秀道：「那要甚麼人對付我，是龍字門中人，還是鳳字門中人。」

二姑娘道：「都不是，我們要你死在你的大哥手中，你是爲千萬生靈而死，大明朝的錦繡江山而死，你說這是多麼偉大的事！」

岳秀道：「二姑娘，我如不揭穿你這個陰謀，七王爺自然會被你說服，而且，在下，也可能在七王爺的請求下，使你得償心願。」

二姑娘道：「現在呢？」

岳秀回顧了七王爺一眼，微微一笑，說道：「我相信七王爺，現在不會再爲妳妖言所惑。」

舉步向二姑娘迫了過去。

二姑娘駭然向後退了兩步，道：「你，要幹甚麼？」

岳秀冷冷說道：「妳自己束手就縛呢？還是讓我出手？」

二姑娘高聲說道：「來人啊！」

岳秀笑一笑，道：「譚雲，歐陽俊等，全都折轉回來，你帶來的四個從衛，恐也在你大發高論中被點了穴道。……」

二姑娘厲聲接口道：「你們這是一個陷阱。」

岳秀道：「就算是吧！要一點小小的手法，人人都會，算不得甚麼？……」

語聲突轉冷漠，道：「我不想傷害妳，最好妳自己棄劍就縛，因爲一旦動手，那就很難說，我能落手的恰到好處。」

二姑娘臉上泛起了一片奇異的神采，雙目中冷光如電，緩緩說道：「岳秀，你知道江湖有一句話，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如若沒有一點自保的方法，又怎敢視這王府如無物，任我來去自如。」

岳秀哦了一聲，道：「你還有甚麼手段施展呢？」

二姑娘突然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個大如鷄蛋之物，冷冷說道：「你們認識這個麼？」

岳秀凝目瞧了一陣，道：「你說說看，那是甚麼？」

二姑娘道：「子母奪命珠，但我覺着它應該叫作一掃光。」

岳秀道：「妳解釋一下。」

二姑娘說道：「這裏面裝有火藥，而且表皮很薄，裏面有一百一十八個淬毒的三稜飛芒，在火藥爆炸中，它沒有一定的路綫，但兩三丈內的人，大約都逃不過刼難。」

楊玉燕道：「妳自己呢？」

二姑娘道：「我自然要死，不過，有你楊姑娘和岳秀陪我死，再加上唐嘯和七王爺，我這條命，死的也算值得了。」

岳秀笑一笑，道：「一個人，决心不要命時，自然是可怕的很，不過，問題是你這顆奪命珠能不能奪人的命。」

二姑娘說道：「好！那麼咱們就試試看。」

岳秀道：「不用試了，騙也要讓你給騙一次，妳走吧！」

二姑娘怔一怔，道：「讓我走！」

岳秀道：「沒有人會攔截你，不過，希望下一次，咱們別再碰上。」

二姑娘道：「如是不幸的，又碰上了呢？」

岳秀道：「那就很難說是一個甚麼樣的結果了。」

二姑娘道：「我會留着這一顆奪命珠，再見時，咱們就同歸於盡。」

楊玉燕恨的咬牙切齒，口齒啓動，想罵她幾句，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二姑娘似是已看出楊姑娘口中的恨意，立刻有着一種得意的感覺，笑一笑，道：「怎麼？你心裏有些疼，是麼？那就好好的，約束着岳秀，別讓他給我見面，要不然，我們死在一塊，你連個死人也撈不着。」

岳秀一揮手，道：「快走吧！二姑娘，乘我現在還沒有改變主意。」

二姑娘冷哼一聲，急步而去。

直待二姑娘的背影消失，七王爺才急

急說道：「兄弟，怎麼放她走了。」

岳秀道：「大哥，你相不相信她說的話？」

七王爺道：「我是半信半疑，如若咱們能把她拿下，定可問一個水落石出。」

岳秀道：「如是她說的句句眞實，殺了她於事何補，如是她說的謊言，用不着出手殺她。」

楊玉燕道：「小妖女很嬌艷，大哥可是有些下不了手。」

岳秀道：「玉燕，這時間，不是賭氣的時候，如若她說的很眞實，那眞是千萬生靈塗炭的大刼……」

楊玉燕接道：「如若他們眞的造反，你眞把人頭交給她，他們也一樣會反。」

岳秀道：「我不大贊同大哥的意見，在她擺佈下奉上人頭，……」

七王爺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你誤會了，我只是想套她一些話出來。」

岳秀道：「我知道大哥的意思，但她們佈置的太精密了，目下，咱們只有向前走一步，再攷慮下一步了。」

七王爺歎一口氣，道：「現在，我應該如何？」

岳秀道：「先找出他們的存身之處，再想法子對付他們。」

楊玉燕道：「這麼說來，大哥是有意放走他了。」

岳秀道：「是的，你可是認爲，她手中那顆奪命珠眞把我給嚇住了。」

楊玉燕笑一笑，道：「大哥，早知如此，我們應該教訓她一下了。」

七王爺道：「兄弟，現在要緊的是咱們應該把她手中的證據，追回來。」

岳秀道：「我明白，大哥，小弟會盡力。」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你全權處理吧！該怎麼樣做？你就自己决定了。」

岳秀道：「多謝大哥。」舉步行出書室，楊玉燕緊隨在岳秀身後，行了出來，道：「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岳秀回頭一笑，道：「你說吧。」

楊玉燕道：「我現在知道了，你爲甚麼不喜歡在朝中爲官了，七王爺對你是百般器重，但他剛才的表現，又叫人看了寒心。」

岳秀淡淡一笑，道：「玉燕，別放心上，每一個人都有缺點，這缺點又和他的出身有關，龍子龍孫，皇親貴人，一向都不太會爲別人打算，七王爺，已經是好的了。」

楊玉燕道：「大哥我想問你件事。」

岳秀道：「妳可是想知道，七王爺一旦開了口，我會不會答應他立刻自絕。」

楊玉燕道：「是的！大哥，我好担心啊！你要答應了，我怎麼辦？」

話出口，才知道說漏了嘴，不禁臉上一熱。

岳秀回過頭來，雙目中寒芒如電，目注在楊玉燕的臉上，只瞧的楊姑娘心頭如鹿撞，低下頭，緩緩說道：「大哥，你瞧甚麼？我有甚好瞧的？」

岳秀微微一笑，道：「玉燕，我想告訴妳幾句話。」

楊玉燕嬌羞道：「你說呢！人家在聽着。」

岳秀道：「龍鳳會是一個很惡毒的組合，他們和一般江湖匪類，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們能掌握人性的缺點了，充分的利用……」

楊玉燕接道：「他們還利用了美色，混入了皇宮王府。」

岳秀道：「不錯，他們能利用官府中的勢力，也能借重江湖高手，似這麼樣一個江湖組合，那眞是太可怕了！」

楊玉燕淡淡一笑，道：「不過，我相信大哥能對付他們。」

岳秀道：「別太高估了我，我心中實在是沒有甚麼把握，不過，對付龍鳳會，似乎要一點特殊手段，爲了大局，只怕難免和他們混跡一起。」

楊玉燕道：「眼珠兒轉了一轉，道：「我知道了，你轉彎抹角的說了半天，我現在明白了。」

岳秀道：「哦！」

楊玉燕道：「你要對付龍鳳會，就得用一些特殊手段，是吧！」

岳秀道：「不錯。」

楊玉燕道：「所以呢，你準備在二姑娘身上下手。」

岳秀微微一笑，道：「她只是鳳字門中第二號人物……」

楊玉燕接道：「但她很嬌媚，對男人而言，她是很危險的人物。」

岳秀道：「不錯，七王爺幾乎受到了她的蠱惑，也是因爲她的美色。」

楊玉燕道：「但你不怕，是麼？」

岳秀笑一笑，道：「玉燕，這不是賭氣和抬槓的事，我必需面對龍鳳會，二姑娘確很嬌媚，但她頭上還有人，妳又怎知道，那位鳳字門大頭目，不會比二姑娘更美呢？」

楊玉燕呆了一呆，黯然說道：「大哥，我不該問你這麼多事的，你也不該聽我的……」

星目中滿含淚光，抬頭望着岳秀接道：「我們相識不久，岳大哥心目中，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

岳秀歎口氣，道：「玉燕，妳在我心目中如是沒有一些份量，這件事，我又爲甚麼和你商量呢？」

楊玉燕不知是激動，還是高興，雙目中突然流下來兩行淚水，撲入了岳秀的懷中，低聲道：「大哥，我不是很自私的人，只要大哥心中有我楊玉燕，我就很滿足了，我看得出，小妖女對你有情，只要她能够變成好人，我也不是討厭她，大哥，你看看作吧？應該如何？你自己决定，只要妳不把我忘置腦後就行了。」

岳秀微微一笑，道：「這麼看來，你是很賢淑了。」

楊玉燕破哭爲笑，道：「怎麼？你可是覺着我很毒辣。」

岳秀輕輕拍拍楊玉燕的肩頭，笑道：「妳本來，就是很好的姑娘，不過，現在，我又多知道一些，你不但好，而且，還很賢慧。」

楊玉燕說道：「我也很狡猾，你相信麼？」

岳秀道：「這個，我還沒覺到。」

楊玉燕說道：「很快，你就會感覺到

了。」

岳秀微微一笑，道：「甚麼時間？」

楊玉燕道：「我立刻叫你頭痛。」

岳秀道：「要來的總歸要來，妳還是早些說出來吧！」

楊玉燕道：「你定要我說出來麼？」

岳秀道：「不錯？」

楊玉燕嚴肅的說道：「一個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她的尊嚴和清白，咱們之間，雖然很清白，但我在你面前，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尊嚴，七王爺和我爹，都看到了，這一生，我還有甚麼面目嫁人。」

最後，兩個字說的很低，但岳秀却聽到了，笑一笑，道：「妳不嫁人，難道要一輩子住娘家麼？」

楊姑娘再胆大，也不禁聽得臉上一紅，但她心中明白，機會不可錯過，如不能逼岳大哥口頭上有所承諾，很難再湊上這麼一個機會了。

强忍着一股羞意，抬頭望岳秀一眼，道：「大哥，這是一件很莊嚴的事。」

岳秀看她說的一臉認眞神態，也只好收斂嬉笑神態，道：「甚麼事啊！」

楊玉燕道：「我不能再嫁給別人了，但却有一個人可嫁，如是那人也不要我了，我就只有一條路走！」

岳秀道：「削髮出家麼？」

楊玉燕搖搖頭，有些黯然的說道：「我過不了那青燈黃卷的孤寂，我也忍受不了那些刺心的痛苦，所以，我的一條路是死。」

岳秀心頭猛的震動了一下，說道：「玉燕，……」

楊玉燕心中激動，接道：「大哥，先聽我說，你想不想知道，那人是誰？」

岳秀低聲說道：「玉燕，這裏耳目很多。」

楊玉燕是吃了秤錘鐵了心，淒涼一笑，說道：「我不管，他們都已經看到了，雖然，沒有人當我的面的說出來，但他們內心中，都早已知道了，我不顧人激笑，忘去了羞恥，只因爲，我認爲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

岳秀低聲道：「玉燕別太任性……」

楊玉燕突然流下淚來，接道：「大哥，要我把話說完，我不管你願不願聽，但我不能不說……」

岳秀無可奈何的道：「這地方，人數不多，而且，都是咱們的好朋友，妳想說就說吧！」

楊玉燕道：「哼！你認爲，人家都瞧不出來麼？」

岳秀笑一笑，道：「瞧的出來，但他們沒有聽到妳說出來之前，總會是半信半疑。」

楊玉燕低聲道：「那個人就是你，你要是不理我了，我就死給你看。」

岳秀道：「妳這麼刁蠻的人，我有幾個胆子，敢不理你啊！」

其實，岳秀是何等人物，第一次見到楊姑娘，已覺着她對自己很好，到了傷後服藥，已感覺出楊姑娘用情極深，但岳秀也爲她深情感動，所以，就未打算逃避。

楊玉燕哈的一笑，道：「大哥，別這麼激笑我，以後，我會慢慢改過來……」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只顧談我們自己的事忘了公事，你現在，究竟是作何打算？」

岳秀道：「目下敵情，變化詭異，不論那二姑娘說的是幾分眞話，我們却不能不多層顧慮。」

楊玉燕道：「不論眞假，咱們都得有個對付他們的辦法才成。」

岳秀道：「這辦法，不是一個人所能決定，我們得商量一下。」

楊玉燕點了點頭，道：「人家都很敬重你，你能謙虛一些更妙。」

岳秀笑一笑，道：「玉燕，妳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雖然有時間刁蠻一些，但大體上講，還是個很善良的人。」

楊玉燕道：「我本來就是個好女孩嘛，但我也有很多的缺憾之處，大哥，我會慢慢的改，改的很完美。」

岳秀輕輕拂動楊玉燕頭上的秀髮，說道：「玉燕，別太對自己要求的太苛刻，需知天下沒有完美的人，我也有很多的缺點，妳不能把自己改的太過完美了。」

楊玉燕伸手抓住了岳秀的手，道：「大哥，我好高興啊！」

岳秀道：「去吧！好好的休息一下，龍鳳門又受此挫，我想他們至少今夜和明天不會再來了。」

楊玉燕道：「我精神好的很。」

岳秀道：「還是休息一下，咱們的人手太少，這幾天，也實在把妳給累壞了，我這一場傷……」

楊玉燕接道：「別這麼說，大哥，說一句不怕你見笑的話，我已經得到的太多了，大哥，我一生中，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快樂過。」

狡黠一笑，轉身而去。

岳秀看到楊姑娘的背影遠去，又立刻返回到七王爺的書房中。

七王爺正來回在書房中走動，唐嘯手提閻羅判，站在門口。

岳秀輕輕一揮手，道：「唐嘯，去請各位英雄，到客廳議事。」

唐嘯一欠身，退了出去。

原本是口不留德，鋒利犀利的小頑童，自從跟了岳秀之後，竟然變的沉靜，溫順，很少說話，和以前，完全成了兩個大不相同的人。

書房中，只餘下了兩個人。

七王爺歎口氣，道：「兄弟，只怕玉燕對我有點誤會。」

岳秀道：「女孩子，不懂事，大哥不要和她一般見識。」

七王爺雙目盯注在岳秀的臉上瞧了一陣，竟是看不出岳秀臉上有一絲不快之意，不禁長長吁一口氣，道：「兄弟，你不但有一身武功，滿腹文才，而且，也有着人所難及的氣度。」

岳秀道：「大哥誇獎了。」

七王爺坐了下去，道：「兄弟，坐下來，咱們好好的談談。」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第一回合中，咱們小勝强敵，這一回，咱們也沒有敗，至少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七王爺道：「兄弟，想一想，也難怪楊姑娘對我有些誤會，剛才，我處置這件事，也有些太過自私……」

岳秀接道：「大哥，你是當天之世，

僅次於皇上的人，手握江南七省軍政大權，管轄千萬子民，處事自不能不以大局爲重，如是換了我，我也和你一樣。」

七王爺道：「兄弟，我……」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別放心上，面對像龍鳳會這樣的强敵，誰都會有些權宜的應對。」

七王爺道：「兄弟，你眞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良師益友。」

岳秀揚了揚劍眉，道：「大哥，我沒有把你當王爺看……」

七王爺接道：「那才對，兄弟，我也希望你能把我當布衣之交，咱們無所不談，也不妨有些爭執。」

岳秀歎了口氣，道：「大哥，眼下，倒是有一件很麻煩的事，頗使小弟不知所措。」

七王爺怔了一怔，說道：「我能辦到麼？」

岳秀搖搖頭，道：「很難。」

七王爺道：「這等嚴重法，說說看，那是什麼事？」

岳秀道：「二姑娘那番話。」

七王爺道：「你是說，他們對我的威脅。」

岳秀道：「他們計劃的確很週詳，週詳的無懈可擊，這些年，他們處心積慮的準備，我相信，他們確已製造和掌握了很多不利於你的證據，不過，這些事，我相信，都可以一一對付，最壞的法子，你進京一趟，面見當今，陳明一切……」

七王爺接道：「我也是這麼想，咱們既有此打算，也就不用怕他們要出花樣來了。」

岳秀道：「兄弟担心的是，皇上身側也有他們的人，我相信這些話，不是虛言恫嚇。」

七王爺道：「侍衞宮中不少高手，他們怎會讓强盜，混到了當今的身側呢？」

岳秀道：「所說侍衞宮中，大半都出身江湖。」

七王爺道：「對！兄弟，侍衞宮，帮了當今不少的忙，也種了壞因，這眞是有利必有害了，不過，他們未必能混到皇帝的身邊。」

岳秀道：「大哥，小弟的看法，剛好和你相反。」

七王爺道：「怎麼說！」

岳秀道：「二姑娘這些年，借你之名，胡作非爲，侍衞宮派在江南不少耳目，豈能會全無所知，再說本省巡撫，也有不少忠於當今的人，龍鳳會那等做法，豈能一手遮天，早有奏摺上呈，但這幾年來，你竟然未奉到一道皇諭召旨，這一點，是不是可疑呢？」

七王爺道：「這個，這個，確是有些可疑，這方面的原因何在呢？」

岳秀道：「依兄弟推想，可能有原因了……」

七王爺接道：「會不會是他們派在皇上身側的人，把奏摺，本章，都給押了起來。」

岳秀道：「這是一樁很可怕的事，也不是侍衞宮中的江湖人所能辦到。」

七王爺眞的有些慌了，道：「兄弟，我該怎麼辦？」

岳秀笑一笑，道：「眼下還沒有什麼火燒眉毛的事，你得沉住氣。」

七王爺道：「兄弟，處理過這邊的事，我想進京一趟，不過，兄弟你得陪我一行。」

岳秀道：「事情發展的如有必要，兄弟是義不容辭，不過，兄弟覺着，先對付龍鳳會，弄明白整個事情經過，肅清王側，你上本奏章，說明詳情，那不但無罪，還是一樁天大的功勞了。」

七王爺道：「兄弟你這麼一分析，倒是有理的很了。」

岳秀笑道：「目下咱們只能這麼計劃，但能不能如願以償，還難預料，敵勢强大，兄弟一人乏力，實也無法對付……」

七王爺接道：「要多少人手帮助你，盡管下令調動……」

岳秀接道：「這不是人多能辦的事，我必得和譚雲，歐陽俊等商量一下，江湖人最重面子，何況，他們都已爲王爺賣過了命，以他們閱歷的豐富，也可能帮我不少的忙。」

七王爺道：「兄弟，是不是要我也去一趟。」

岳秀道：「小弟去看情形，如是需要你去一趟，我會派人來請。」

七王爺道：「好！那麼我就在書房中候駕。」

岳秀道：「我瞧出你心急如焚，不過，急也無補大局，現在，你最好去好好的睡一覺。」

七王爺道：「我那裏能睡得着。」

岳秀道：「睡不着也要睡，實在無法閉眼睛時，招呼唐嘯助你一臂之力。」

站起身子一揮手，接道：「兄弟先去了。」

轉身而去。

右廳上高燒着四支火燭，照的通明。

譚雲，歐陽俊，墨龍王召，都已早在候駕。

岳秀進入室中一抱拳，道：「有勞三位久候。」

三個人齊齊站起了身子，道：「我等也是剛到不久，岳少俠請坐。」

岳秀在主位上坐了下來，三人才跟着坐下。

譚雲輕輕呼了一口氣，道：「岳兄，他們很可能就藏在金陵城中。」

岳秀點點頭，道：「也可能就在這王府附近……」話題一轉，接道：「我碰到二姑娘……」

王召接道：「岳兄，果然是算無遺策，岳兄和那丫頭談些什麼？」

岳秀笑一笑，道：「那丫頭威脅七王爺，幾乎是奸計得逞。」

譚雲道：「她怎麼威脅七王爺？」

岳秀把聽得經過之情，很仔細對幾人說了一遍。

譚雲皺皺眉頭，道：「這麼說來，龍鳳會根本就不是一個純江湖性的組織。」

譚雲道：「岳兄作何打算呢？」

岳秀道：「兄弟對江湖中事，知曉的不多，要諸位出個主意了。」

歐陽俊道：「岳兄，照江湖上的作法，兄弟覺着，咱們應該單刀直入，先設法生擒二姑娘，再作計議。」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追尋月眉，在山神廟遇到兩個復仇會主，在他們互相激鬥下，犧牲了一名假扮易湘琴的少女，康浩俟兩個復仇會主走後，擬把少女掩埋，這時，驀見秦夢熊與金松來到，誤認康浩殺死易湘琴，發生激鬥，終於金松中毒殘臂，秦夢熊也在刺傷康浩後，冷不防爲康浩擊碎顴骨，兩皆負創而去，康浩恐另有人來，冒雨狂奔，至一山洞藏身，除下濕衣裸睡洞中，一夜酣睡，爲洞外喝聲震醒，一醜殘老人喝叫康浩出晤，康浩以衣不蔽體，請其借衣，醜老人將一件黑袍擲入洞內——

忍辱做牛馬　含悲入虎牢

康浩不疑有他，接住新衣便匆匆穿了起來，只覺那衣服雖然稍嫌短小，却是嶄新畢挺，而且衣上隱約有一縷異香透出，令人聞了心裏十分舒暢。

着好外衣，以劍拄地，一拐一拐走出洞來。

小桃和小紅連忙舉起「落魂噴筒」，分別在左右監視着。

康浩毫不在意，緩步走到軟轎前，拱手道：「多謝老前輩賜衣之情。」

那醜老人笑道：「別客氣，應該老夫先謝謝你才對。」

康浩詫道：「老前輩要謝我甚麼？」

醜老人道：「老夫要謝謝你那一鍋滾燙藥汁，沒有將老夫活活燙死。」

康浩疑惑的道：「在下不懂老前輩的話……」

醜老人沉聲道：「你在萬毒谷中幹的好事，莫非眞的忘記了嗎？」

康浩駭然大驚，失聲叫道：「你是毒神……」

醜老人冷笑道：「總算你還記得。不錯，老夫正是苗廷秀。」

康浩機伶伶打個寒噤，身不由己，踉蹌倒退了四五步。

轎側四名勁裝少女同時跨前一步，護住了毒神苗廷秀，小桃和小紅便想發射「落魂噴筒」。

苗廷秀却搖手笑道：「你們不必驚慌，更不必浪費老夫苦心製成的落魂香，他已經變成甕中之鼈，就算讓他逃，諒他也逃不出百步之外。」

康浩萬萬也想不到眼前這醜老人，竟會是萬毒谷中大難不死的老毒物，乍聞之下，信疑參半，尚未準備逃走，現在聽了這番話，心裏飛忖道：無論他是不是毒神苗廷秀，我負傷未愈，雙拳難敵四手，還是趁早脫身的好。

一念及此，倒提着長劍，便待提氣縱身，突圍遠颺。

可是，當他一提眞氣，腦中忽然「轟」的一聲響，兩眼金星亂閃，一口眞氣，竟然無法凝聚。

這時，毒神苗廷秀却得意的吃吃笑道：「何必枉費力氣呢？你想想看，如果沒有緣故，老夫怎會那般慷慨，平白將一件新衣送給你穿？」

康浩這才明白自己已經中計，被老毒物在外衣上弄了手脚，眞氣既無法提聚，逃走和反抗都只有徒自取辱了，無可奈何，只得黯然嘆一口氣，默默垂首不語。

苗廷秀接着又道：「你一定在奇怪，那一鍋沸騰滾燙的藥汁，居然沒有將老夫燙死？告訴你，這就叫做吉人天相。老夫當時雖然受傷很重，却不僅未死，反而因禍得福，那一鍋藥汁，替老夫洗去了身上腐肉爛皮，竟使老夫醫治多年無法治好的毒傷，突然不藥而愈，你再仔細看看，老夫除了膚色變黑之外，傷勢可不是完全好了嗎？」

康浩抬起頭來，淡淡掃了他一眼，不錯，轎中坐着的確實是毒神苗廷秀，只不過頭臉和雙手全變成烏黑色，那也許是因爲藥汁浸染的關係，可嘆自己竟沒有認出是他，以致中計上當。

事已至此，索與裝得毫無畏懼的樣子，昂首說道：「這是你惡貫尚未滿盈，報應還沒有到頭……」

苗廷秀側着頭問道：「你那一鍋藥汁，沒有燙死老夫，心裏一定很後悔，是不是？」

康浩抗聲道：「正是，我很悔當時沒有補你一劍，留上你這老毒物，今後不知還要害多少人！」

苗廷秀却不生氣，反而吃吃笑道：「老夫這次出山，正是要讓你悔恨無及，像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娃子，總愛以俠義自命，彷彿天下除了你一個好人，其他都是邪魔外道似的，老夫倒要問問你，當初在萬毒谷中，老夫與你河水不犯井水，是你無端闖入老夫的禁地，偷吃珍果，害死我兩個徒弟，最後又用無恥詭計，想連老夫也一齊燙死，你這種行爲，也算是正人君子嗎？」

康浩道：「我迷途入谷並非有意，誰叫你陰謀利用我替你試藥？徐家兄弟本是可憐人，你殘害了他們的親人，逼迫他們供你奴役，你爲了自私，不知殺害了多少無辜生命……在下縱然不能算正人君子，你這老毒物却是十足的陰險惡人……」

苗廷秀含笑點頭道：「罵得好！罵得好！衝着你這一頓罵，老夫總要好好報答你一番的。」

康浩傲然道：「小爺既然落在你手中，就沒有打算再活下去，要殺要剮，你儘管動手吧！」

苗廷秀笑道：「好！有骨氣，就憑你這一副傲骨老夫決不能讓你受到委屈。」

康浩深知毒神苗廷秀素有「笑裏藏刀，心比手毒」之名，而且天性最喜強辭奪理，臉上越笑，出手越毒，他表面上對你越客氣，那就是你倒霉的時候快到了。

想到這裏，不由暗暗吃驚，便大聲問道：「你準備把我怎麼樣？」

苗廷秀道：「老夫平生行事最講道理，對於晚生後輩一向總是循循善誘，希望

年輕人知過能改，尤其對那些桀傲不馴的人，老夫總要使他口服心服才吧……」語聲微頓，忽然斜睨康浩笑道：「老夫知道你自恃武功高强，雖然兩度被老夫擒獲，心裏一定很不服氣，這話可對麼？」

康浩脫口道：「不錯，你累次用陰謀詭計暗算，並非憑眞才實學取勝在下，叫人怎能服氣？」

苗廷秀含笑道：「如果老夫憑眞才實學勝了你，那時你怎麼說？」

康浩道：「在下若是落敗，任憑你宰割處置，決無怨言。」

苗廷秀道：「你別說得好聽，到時候却又後悔。」

康浩道：「大丈夫一言千金，豈會反悔，但所謂較量勝負，必須要公平合理才行。」

苗廷秀連連點頭道：「這是自然，老夫偌大年紀，難不成還能佔你一個後生晚輩的便宜？」

接着，便向隨侍衆女揮揮手，道：「你們退開些，圍成個一丈方圓的圈子，仔細瞧着人家康少俠的高明劍術，無論本座敗得多慘，你們都不許出手幫助，聽淸楚了嗎？」

他口裏自稱要落敗，臉上却得意的嘻嘻而笑，其實，話中含意却是吩咐衆女以一丈方圓爲界，觀看自己如何挫敗康浩無論康浩敗得多慘，都別讓他離開一丈的圈子。

康浩迷惘的說道：「咱們就這樣動手麼？」

苗廷秀道：「正是，你用手中長劍，老夫只以這支竹竿應戰，因爲你是晚輩，在兵刃上老夫讓你佔些便宜，這總公平了吧？」

康浩道：「可是我體內中毒，眞氣難聚，怎麼能够動手……」

苗廷秀搶着道：「那不要緊，咱們只是較量招式，又不是拚什麼你死我活，能否提聚眞氣，根本沒有太大的關係，何況你肢體健全，一樣可以施展劍招，老夫却是個殘廢人，行動尚且不便，彼此各有所短，互相扯平，誰也沒有吃虧。」

康浩曾在萬毒谷中和苗廷秀動過手，知道這毒物一身武功相當不弱，如果自己的眞氣能够提聚，倒不懼他，現在體內中毒，外傷又未痊癒，只怕不是他的敵手，看來必須再跟他說說條件。

主意一定，便搖搖頭道：「這樣太不公平了，你雖然行動不便，但內力深厚，安如泰山，在下却無力可施，卽使行動方便，那也是有敗無勝之局。」

苗廷秀道：「依你便如何？」

康浩想了一下，道：「我若要求你先給解藥，你一定不肯，所以我只提出兩個條件，能答應，咱們就動手較量，否則，殺剮聽便，要我服氣却辦不到。」

苗廷秀道：「是什麼條件？你且說說看。」

康浩道：「第一、咱們必須限定招數，如在限定招數之內你無法勝我，便算我贏了。」

苗廷秀未置可否，又問道：「第二個呢？」

康浩道：「第二、你只能坐在轎中發招，不能離開轎中一步。」

這是康浩的如意算盤，皆因限定苗廷秀不能離開軟轎，使他的竹竿無法及遠，而自己則可從容趨避，攻守自如，縱或勝不了，只要拖延到限定的招數，豈不就算自己贏了麼？

以苗廷秀的奸詐陰險，對如此苛刻條件，必定不會同意，故而康浩又大方的加上一句：「至於招數限制，由你決定，在下沒意見。」

依他猜想，苗廷秀絕對不會答應，誰知話才說完，苗廷秀已毫不猶疑的把頭一點，道：「好！咱們就以五十招爲限。小桃、小紅，你們兩人負責記數，要高聲報出招數，不許私自增減。」

康浩大感意外，心念疾轉，便知道自己上當了，果然，苗廷秀話聲甫畢，伸出烏黑的雙手在軟轎轎桿上一陣撥弄，前後四截轎桿立卽自動脫落，接着，又掀去兩側轎簾，露出座位下方四隻車輪……

敢情那乘軟轎，竟是由一輛輪椅改裝而成的。

那輪椅下四個車輪，前面兩隻甚大，固定在椅座下，顯得十分穩固，後面兩隻車輪却很小，斜斜伸出座椅之外，可以四面廻旋轉，極爲靈巧。

苗廷秀腰部略一用力，輪椅便脫離軟轎支架直駛了出來，只見他上身左右旋轉扭動，不須使用雙手，座下輪椅卽能隨意進退廻旋，除了無法縱高跳低，簡直比兩隻腳還方便靈活。

康浩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懊悔不已，無奈話是自己說的，已經沒有辦法再收回來，只好暗暗寬慰自己道：不用慌，千萬要鎭靜，如能在一開始的時候，設法先毀了他的輪椅，老毒物就容易對付了。

苗廷秀一手提着竹仗，一手輕拍輪椅，笑容可掬的問道：「現在咱們可以開始了吧？」

康浩抱劍當胸，說道：「你是殘廢人，讓你先出手。」

苗廷秀絲毫不以爲忤，仍然含笑道：「假如你想觀察老夫這輛萬能車的妙用，還是由你先動手的好，若等老夫先出手，你就沒有機會了。」

康浩心裏道：「你要我先動手，我就射人射先馬，毀了你的輪椅再說。」心念轉動，猛的大喝道：「那就有僭了。」

他不敢輕敵，一出手便是師門絕學魔劍十三式中「鬼燄焚心」，一縷寒芒，直向苗廷秀當胸射去。

苗廷秀含笑頷首，道：「唔！還不錯，火候雖嫌稍差，招式倒還凌厲。」口裏說着，輪椅向左一轉，舉起竹杖迎着來勢往下一撥。

康浩原是用的虛招，表面故作凌厲之勢，目的却是要引誘他出手封架，以便乘虛毀他的輪椅。

說時遲，那時快。苗廷秀竹杖方舉，康浩突然一頓手腕，劍招陡變，由「魔燄焚心」化作「滿地金蓮迎風開」，身形向側半傾朵朵劍花已閃電般捲襲車輪中心。

苗廷秀似乎未料到康浩會出此險招，閃退略遲，只聽「錚錚錚」連串脆響，左邊主輪上的鋼條被劍鋒掃個正着。

可惜的是康浩眞力無法凝聚，所用長

劍，也不是斬釘截鐵的神兵利器，劍鋒掃中主輪鋼條，只不過激起一串火星，却未能將鋼條砍斷。

就在這霎眼之間，苗廷秀用力一扭身子，輪椅疾轉半圈，手中竹杖趁勢砸落，「刷」的一聲，抽在康浩右肩上。

這一下只抽得康浩衣衫破裂，皮開肉綻，悶哼了一聲，險些仆跪在地。

康浩咬牙强忍痛楚，倒退踉蹌五六步，整條右臂直如脫臼一般，幾乎連長劍也舉不起來了。

苗廷秀陰惻惻冷笑道：「好小子，眞有兩手，老夫竟是小覷你了，來啊，再接老夫一杖試試。」

挺身催動輪椅，旋風似的追了過來。

康浩一擊無功，已知不妙，連忙改採守勢，企圖在必敗的情形下拖滿五十招，長劍一收護住前胸，腳下倒踩七星，使了個「旋風舞絮」身法，急向旁邊閃避。

孰料苗廷秀那輛四輪車竟然行止自如，眼看已從身旁掠過，突然一個旋轉，便停了下來，竹杖又挾着勁風，迎面捲到。

康浩措手不及，迫得舉劍封架，劍杖相交，只聽「噹」的一聲，苗廷秀的細小竹杖分毫無損，康浩却連人帶劍被震飛出半丈以外，一交跌翻在地上，手中長劍也斷了，臂上創口也震裂了，鮮血直流，濕透衣衫。

到現在他才恍然明白，原來苗廷秀所用竹杖，竟是刀劍難傷的「苗疆鐵竹」所製。

然而，這時明白已嫌太遲，苗廷秀仰面發出一聲怪笑，輪車疾駛如風，又追到身前，「刷刷刷」一連三杖，勢如狂風劇雨，摟頭蓋臉猛抽下來。

可憐康浩旣無兵刃可用，又無法提聚內力護身閃讓，創口破裂，遍體血污，每挨一杖，身上便添一處傷口，只得用雙手緊緊抱住頭臉，滿地翻滾，强忍鞭策。

以苗廷秀一身功力和堅硬霸道的鐵竹杖，若想殺死康浩，實在易如反掌，但他却無意取他性命，雖然杖杖着肉，却只傷他肌膚，不肯傷他的骨骼。

笑聲刺耳驚心，杖影飛翻交錯，靈活的四輪車，圍着滿地翻滾的康浩團團亂轉，碎衣隨竹杖同飛，血肉共炎日一色——此時的康浩，別說還手之力，連招架也力不從心了……

這眞是一場殘酷的遊戲，一個揮杖狂笑肆虐，一個咬牙忍受痛楚，四週更有圍觀的觀衆，正一聲聲替肆虐的一方報着數目。

「五十招」雖然不是很大的數目，對一個被鞭策的人來說，却是十分漫長的，嚴格說來，那已經不能算是「五十招」，而是五十次痛澈心肺的鞭笞。

皮肉的痛苦，康浩咬着牙關忍受了，沒有呻吟半聲，更沒有哀告求饒，五十次鞭笞縱然難以熬受，總有完畢的時候，但心靈上的凌辱，却使他永生永世也無法淡忘——他不住的對自己說：康浩啊康浩，爲了洗雪師父的沉寃，必須忍辱偸生，苟活下去，磨折越大，你要活得越堅强。

×　×

報滿五十招，苗廷秀悻悻的住了手，獰笑說道：「康少俠，傷勢不要緊吧？還能不能站起來？」

可憐康浩已是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可是，當他聽了這句話，却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氣力，竟然帶着滿身血污，搖搖幌幌從地上站了起來，瞪着兩隻血紅的眼睛問道：「五十招滿了麼？」

苗廷秀笑道：「不錯，究竟還是你們年輕人骨頭硬，挺得住，如果換了老夫，只怕……嘻！嘻！嘻嘻……」

他分明在笑，樣子却比哭還要難看，就像他心裏恨不得拿刀將康浩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吃掉，口裏却故意稱讚康浩年輕骨頭硬。

康浩冷冷接道：「你且慢得意，這五十招中，在下只用了兩招。」

苗廷秀笑道：「莫非你想食言反悔，不承認落敗嗎？」

康浩道：「不！在下雖然敗了，但總有一天會向你討還這欠下的四十八招。」

苗廷秀哈哈大笑道：「好極了！只要有那一天，老夫一定加倍還你的。」

康浩道：「大丈夫言出如山，希望你記住這筆賬就是了。」他傷的雖是皮肉，但因失血過多，體力衰竭，說完這些話後，業已氣喘吁吁，冷汗涔涔。

苗廷秀詭譎的笑道：「咱們有約在先，如果康少俠不幸落敗了，須由老夫隨意處置，這句話想必康少俠不致忘記吧！」

康浩昂然道：「誰忘記了？你要殺要剮，儘管動手，康某決不皺一皺眉頭。」

苗廷秀拇指一翹，笑道：「果然名師出高徒，强將手下無弱兵。老夫一生最欽佩鐵錚錚的硬漢子，說什麼也不會過份難爲你，這樣吧！就由你替老夫做一件事，算是應了誓約，你看可好？」

康浩道：「你要我做什麼事？」

苗廷秀道：「這件事容易得很，旣不要你去殺人放火，更不會讓你去做違背道義良心的壞事，老夫相信，以你見義勇爲的英雄性格，一定很樂意的去做，而且，你做了之後，一定會贏得人們的景仰和讚許……」

康浩知道這老毒物慣會口蜜腹劍，他嘴上越說得動聽，心裏一定另有陰謀，但因爲自己業已承諾在先，樂得大方些，便點點頭道：「只要不是悖於道義良心的事，你儘管說吧！」

苗廷秀却回頭對隨行六名少女道：「本座就知道康少俠急公好義，必定會慷慨答應，現在果然不錯吧？你們還不快些謝謝康少俠！」

小桃等六名少女都不懂他指的什麼事，却依言一齊檢袵爲禮，說道：「多謝康少俠。」

康浩茫然道：「姓苗的，你究竟要我做什麼事？」

苗廷秀含笑道：「何必性急，且待老夫準備妥當，自然會詳詳細細告訴你。」說着，招招手，將小紅和小桃喚到近前，附耳低聲吩咐了一陣。

二女聽了，回頭望着康浩露齒一笑，然後走向先前軟轎停放的地方，把兩截卸下的前，轎桿取了回來，默默裝在四輪椅的前方。

康浩看得大惑不解，心道：輪椅前裝兩截轎桿，老毒物究竟在弄什麼玄虛？

正在疑惑，忽見苗廷秀笑嘻嘻說道：

「老夫身落殘廢，行動不便，此次二度出山，全仗這六個好心的女娃子，將輪椅改裝成軟轎，一路上，輪流抬着老夫登山涉水，備極辛勞，試想她們女孩兒家，有多大力氣？別說老夫心中不忍，就是讓路人見了也會搖頭嘆息，指責老夫太忍心，竟將如花似玉的美嬌娥，充作揮汗負重的苦役伕，康少俠乃是俠義心肝多情種子，相信心裏也定有同感……」說到這裏，笑容漸漸收斂，又裝模作樣的嘆了一口氣，方才繼續接道：「其實，老夫也不是鐵石心腸，無奈勢迫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若說另僱伕役，她們又不放心，如果不借重她們，千山萬水，難道叫我這殘廢老頭子用手爬着走麼？總算上天起了憐惜之心，才讓她們有幸遇上了康少俠……」

康浩恍然頓悟，截口道：「不用再說下去了，你的意思，竟是要康某替你挽槓拖車，藉以折辱康某？」

苗廷秀連連搖手道：「快別說得那麼難聽，這是老夫一番好意，難不成康少俠對這些嬌弱的女娃子，竟沒有一點憐惜之心？」

康浩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要殺我容易，若要折辱我，那……」

苗廷秀嘖嘖作聲，哂笑道：「康少俠眞不愧滿腹才學，剛才還說『大丈夫言出如山，一諾千金。』霎眼工夫又變成『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了，看來康少俠是天生的大丈夫，隨便怎麼說都可以。」

康浩劍眉連連掀動，却想不出一句話來反駁他——本來，話是自己說的，承諾也是自己許的，堂堂男子漢，豈能食言反悔？

可是，如依照諾言履行，又怎甘心受這老匹夫的驅策凌辱，替他挽槓拖車，受這種骯髒氣？

忍辱偷生？慷慨一死？師恩、情仇，……許許多多紛紜紊亂的念頭，一時間都擁塞在腦海中，使他愁思百轉，取捨俱難。這時，却聽苗廷秀又陰惻惻笑道：「康少俠莫非忘了一句話：大丈夫能屈能伸。老夫還在等着償還那四十八招……」

這句話，宛如黑暗中閃起一點火星，頓使康浩煩慮洗滌，靈台朗淨，暗自下了痛苦的決定——他長吁一口氣，毅然抬起頭來，問道：「你要去什麼地方？」

苗廷秀揚杖一指東南方的崇山峻嶺，緩緩說道：「只有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少則二三日，多則五七日，大約就可抵達了。」

康浩不再多說，默默上前，挽起了車槓……

× ×

山道崎嶇難行，驕陽灼熱如火，鹹澀的汗水，浸淫着劍創傷痕，使人感到像刀割一般刺痛——這些，康浩都咬牙忍受。

苗廷秀趾高氣揚，時而揮杖抽打，如驅牛馬；時而冷嘲熱諷，如待玩物——這些，康浩也咬牙忍受了。

人車蜿蜒直入亂山，所經之處，人跡都無，漸漸已無路可走，苗廷秀便命小桃和小紅在車前開路，斬荆披棘，穿越而過，但任是康浩舉步維艱，車歪輪陷，都不許隨行衆女扶持一把，只是揮杖吆喝，逼使康浩硬拉過去。

他好像存心要將康浩活活累死，既不給他食物，也不讓他休息，自己感到飢渴的時候，便在車上暢飲大嚼，衆女也輪流休息進食，只不理會康浩。

康浩飢不得食，渴不得飲，揮汗如雨，遍體鱗傷……但是他連一句話也不說，僅憑着胸中一點忍辱負重的堅強意念，邁着沉重，緩慢而虛弱的步子，默默踏過山嶺，跨過溪流。

走了一天，入夜時來到一座臨溪的樹林，苗廷秀吩咐停車搭起帳幕準備過夜。

康浩將車槓一拋，蹣跚走到溪邊，俯下身子把自己整個頭部深深埋進溪水裏。洗淨汗漬，解了渴意，順手摘了些野果，塡飽了肚皮，然後仰面倒在草地上，瞑目而臥，刹那間，彷彿全身骨骼都快散開了，心靈所受的屈辱，肉體所受的折磨頓時都湧上心頭。

人在痛苦之際，往往能夠憑仗意志去忍耐支撐，一旦靜下來，反而感受倍增。康浩正是如此，他熬受了整日的折磨凌辱，沒有叫苦，沒有告饒，此時精神和肉體都鬆弛了，却再也忍不住呻吟出聲……

苗廷秀舒適的躺在輪椅上，手裏執着酒壺，嘴中嚼着肉脯，由小紅推着輪椅，緩緩來到康浩身旁，笑問道：「康少俠，覺得那兒不舒服麼？」

康浩閉目不理，恍若未聞。

苗廷秀又吃吃而笑，說道：「聖人有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康少俠能吃得苦中苦，將來必爲人上人，爲什麼生氣，不肯說話呢？」

康浩仍然不理不睬，狀如熟睡。

苗廷秀自顧又道：「啊！老夫明白了啊！老夫明白了，康少俠一定是太疲倦，所以懶得開口了？」

回頭又對小紅等六名少女吩咐道：「你們也不懂事，康少俠仗義勇爲，替們你拉了一天車，如今疲倦了，你們就該生個堆火，大伙兒唱幾支歌，替康少俠解解悶，同時也表示一點慰勞之意才對呀！」

六名少女齊聲答應，連忙在康浩身旁生起火堆。

大伙兒圍着火堆盤膝而坐，一面鼓掌合節，一面輕啓朱唇，漫聲唱道：「昨夜泛舟臨雙溪，月影波光夜遲遲……」

才唱了兩句，苗廷秀就搖頭道：「不好！不好！這種『佳人鎖眉一身愁』的調調兒，叫人聽來越加心煩，康少俠是大丈夫，大英雄，該唱個慷慨激昂些的。」

衆女低聲商議了一陣，重又唱道：「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廓，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這一曲果然聲調激昂，高吭入雲，字句音韻都充滿了蓬勃之氣。

但苗廷秀聽到一半，仍舊搖頭不滿，說道：「調是老調，詞也是老詞，如今太平盛世，那兒來的烽火胡騎？再換一首新穎一些的，要切合當前情景，才能使康少俠消去心中不平的氣憤。」

衆女聽了這話，都覺得十分爲難，商議了好半晌，才由小桃代表回答道：「縱

有新詞新調，不一定姐妹們都會唱，婢子倒想到一首新歌，不知由婢子一個人唱行不行？」

苗廷秀道：「行！只要唱得康少俠滿意，老夫重重有賞。」

小桃盈盈一笑，便獨自唱道：

文王食子含淚吞，換來周祚八百春。
仲達笑納巾幗衣，三分天下始歸晉。
古來帝王尙忍辱，問君何事滿不平？

一曲甫畢，苗廷秀已大聲叫起好來，讚道：「好歌詞，這才是卽情應景，寓意深長，難得！難得！」

低頭一望康浩，却見他木然無動於衷，直挺挺躺在火堆邊，連眼皮也沒有睜一下。

苗廷秀皺皺眉頭，接着又道：「康少俠一定還沒有聽出歌中好處，小桃，你再唱一首給康少俠聽。」

小桃清了清嗓子，果然又接着唱道：

「太太負販行井市，皆緣時乖運不濟。韓信受辱屈胯下，英雄不論出身低。古來將相尙如此，問君何事長嘆息……」

苗廷秀剛想讚好，却見康浩鼾聲隱隱，居然已經睡熟了。

他心中一陣惱怒，手一翻，竟將半壺烈酒，全淋在康浩身上。

傷口被烈酒灼燒，宛如刀割火烙，只痛得康浩嘶聲大叫，猛可從草地上跳了起來……

但是，他只用血紅的眼睛恨恨瞪視着苗廷秀，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聲，却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說出一個字……

× × ×

行行復行行，第二天又在亂山中轉了一整日，傍晚歇息的時候，苗廷秀破例分給了康浩一份乾糧和半壺美酒。

對那些香噴噴的美酒與乾糧，康浩連看也不看，仍然以山泉解渴，採野菓充飢，肚子塞飽了，隨處一倒，不久便鼻鼾起伏，沉沉入睡。

誰知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驚醒。

康浩雖然暫時失去了內力，耳目仍甚敏銳，輕輕睜開眼皮，只見一條纖小的人影，正向自己倒臥處匍匐欺近。

那人行動已算十分謹愼，每行數步，必定停下來左右張顧一遍，然後才繼續移動身子，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但顯然是一個女人，而且，手裏還握着一柄閃亮的長劍。

康浩心忖道：同行只有小桃等六名少女，這是其中那一個？我跟她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難道她竟會趁深夜時分，偷偷來暗算我不成？

心念電轉，却坦然閉上眼睛，假作熟睡，且看她如何下手？

其實，現在的康浩早已精疲力竭，縱然在白天，也只有束手待斃，根本就沒有反抗的力量了。

伏行之聲漸漸接近，不多一會，那女子已爬到康浩身邊，但聞嬌喘吁吁，那女子只蹲在旁邊，怔怔注視着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舉動。

康浩覺得納悶起來，故作午夜夢迴，伸一伸手腳，似要翻身的樣子，不料手臂剛一伸展，突然聽見一聲幽幽的輕嘆，緊接着，兩顆齒關被重重揑了一下，一顆小小藥丸，飛快的投進了他的口中。

藥丸入口卽化，頓時一縷清香，順喉而下……

啊！「虎胆精」！是百禽宮的療傷聖藥「虎胆精」！

康浩心頭狂震，猛探手抓向那隻投藥的纖纖玉手，同時低聲道：「月眉——」

誰知那隻手閃電般一縮，竟使他抓個空，人影破空飛起，只一霎眼，已沒入了數丈外一片亂草叢中。

康浩翻身欲追，却聽見苗廷秀沉聲喝問道：「什麼人？」

隨着喝聲，六名少女也紛紛從甜睡中驚醒，各掣兵刃跳了起來……

康浩情急生智，連忙低叱了兩聲，喝叫咒罵道：「他媽的，眞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小爺人還沒有斷氣，你們這些畜牲就急着來舐血吃了？」

苗廷秀和六名少女方始釋然，在火堆中添了些枯枝，將火燃得旺旺的，然後又各自安歇。

可是，康浩却再也無法入睡，他靜臥在地上，期待着月眉能夠再度出現，那怕只是遠遠讓他看上一眼也好……然而，夜靜如死，喉中餘香仍在，月眉的影子，却始終沒有再出現過。

他整整盼望了半夜，直到夜盡天明，衆女起身收拾準備上路，才失望的嘆了一口氣，抖落滿身悵怨，繼續踏上艱苦羞辱的旅程……

× × ×

「虎胆精」不愧是療傷培元的聖藥，雖然不能使眞氣復聚，一日不飲不食，却絲毫不感到飢渴，而且，那衰竭的體力，無形中也旺盛了許多。

這一整天，康浩無時不在留意着月眉的影蹤，結果是失望了，他深信月眉必然就在行列附近，但由晨至暮，始終沒有發現她的蹤跡。

不過，一連三日跋涉，已使康浩警惕到一件事——那就是苗廷秀所走的方向，赫然竟是指向川陝邊境的大巴山。

大巴山是復仇會總堂所在，難道老毒物此番重入江湖，已被復仇會羅致了？

以眼前情況推測，這事不僅很可能，簡直令人可怕，果眞猜測變成事實，復仇會有毒神加盟，何異如虎添翼，不知將在武林中掀起多麼大的血腥風浪。

康浩並不担心一己之安危，但想到不久的將來，自己又要落到那假冒師父的復仇會主手中，不禁餘悸復現，悚然驚心。

入夜歇息，苗廷秀又分給他一份豐富的乾糧，並且和藹的說道：「年紀輕輕，凡事不可太過倔強，老夫知道你心裏很不服氣，但也犯不着跟自己的肚子過不去，咱們的行程大約還有一二天，如果你未酬壯志已成餓殍，那就太不合算了。」

康浩也不說話，默默接了過來，背轉身，却統統拋進山澗中，然後選了一處距離火堆較遠，視綫較隱蔽的草地，倒身睡下。

他勞累了一天，此時實已疲憊不堪，躺在那軟綿綿的草地上，不片刻，睡意便襲上身來，腦際矇矇矓矓，眼皮重逾千斤，直恨不得放鬆百骸，早早奔入那甜蜜的

夢鄉。

但是，他却極力支撐着，不讓自己就這麼睡去，他不停的翻身，藉以驅走睡魔，實在睏極了，便用指甲重重擰扭自己，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因爲他猜想，等到夜深衆人都已入睡的時候，月眉一定會再來，這一次，他不能再讓她偷偷溜走了，他要留住她問她爲什麼負氣離開石泉？問她這些日子都去了什麼地方？問她爲甚麼悄悄餵藥給自己吃，却不肯跟自己交說一語半句？他更要向她坦述自己和湘琴的情感，那是眞誠的道義之交，也是一種責任和承諾，他不能負心背義，就像自己不能辜負巫九娘的付托，不能背棄婚約是同樣的道理……

唉！要說的話眞是太多太多，只不知道她是不是願意聽？是不是會相信和體諒這些解釋？

荒山寂寂，亂林蕭蕭，天上彤雲掩去了月光，火堆也漸漸微弱了，帳幕中的老毒物早已沉睡，如此難得的時機，她爲甚麼還不來呢？

康浩靜靜躺臥着，偶聞風吹草動，便急急昂起身子四處張望，每次得來的，總是一聲失望的輕嘆，好不容易熬過午夜，曠野寥寂，仍然不見月眉的影子，在沉重，疲倦壓迫之下，不知不覺竟矇矓睡去。

正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恍惚間似覺有人輕輕到了近前，並且將一種微帶火辣的液汁，緩緩餵進他的嘴裏……

康浩矍然驚醒，急忙緊緊握住那條柔若無骨的手臂，興奮而顫抖的叫道：「月眉！月眉——」

「呀！」那人一聲輕呼，整個軟綿綿的嬌軀，仆倒在康浩身上。

康浩怕她會掙脫離去，雙臂一圈，來了個軟玉温香抱滿懷，一面低聲道：「月眉，別走！別走！我有話要告訴你，求你聽我把話說完了再——」

話沒有說完，一隻柔軟的小手，突然掩住了他的嘴。

緊接着，耳傍又响起低啞的話聲，說道：「我的少爺，你小聲一點行不行？」

康浩含糊的道：「月眉，你……你答應我不要走……」

那人嗤的一笑，道：「好！我不走，可是你也得放鬆一些讓人家好喘口氣！」

康浩忽然發覺那人語聲有些不對，雙臂微鬆，定睛一看之後，忍不住又失聲問道：「你是誰——」

懷中那人急忙又掩住他的嘴，輕輕說道：「噓——小聲些，我是小紅！」

康浩猛可推開她的身子，這才看清楚那人果然是那名叫小紅的少女，不由薄怒道：「你偷偷跑到這裏來幹甚麼？」語氣雖是責問，聲音却壓低了許多。

小紅幽幽的道：「人家好心替你送食物來，何必這麼兇霸霸的呢？」

康浩低頭一看，草地上的確放着一包肉脯，小紅手中正拿着酒壺，回想適才入口那火辣辣的液汁，八成就是她在餵自己酒液了。

想到這裏，不禁大感歉疚，搖搖頭道：「謝謝你的好意，我不餓。」

小紅探頭向苗廷秀所住帳篷望了一眼，又低聲道：「還說不餓呢，這兩三天，你只喝些山泉，胡亂塞些野菓充飢，又要整天不停的拖那輛車子，人又不是銅鑄鐵打的，怎麼能不餓？」

康浩不想對她多作解釋，默然沒有作聲。

小紅見他不說話，又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不知道你和苗長老之間有甚麼深仇大恨，但我和你無怨無仇，請你相信我不會害你，這些酒食，都是我偷偷貯下來的，只因見你可憐，才……」

康浩突然截口道：「在下並不需要誰來可憐。」

小紅一怔，苦笑道：「算我說錯了，我是欽佩你一身傲骨……」

康浩道：「在下也不值得人欽佩。」

小紅微吁道：「瞧你這人多難說話。常言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這樣跟自己賭氣，又有甚麼益處呢？人是鐵，飯是鋼。你要想報仇雪恨，至少總得讓自己活着才有機會，對不對？」

康浩不耐煩的道：「對是很對！我已經說過了，我不餓，姑娘沒有聽見嗎？」

小紅也有些氣了，問道：「你當眞不餓？」

康浩道：「當眞不餓。」

小紅道：「你再說一聲不餓？」

康浩哂道：「不餓就不餓，便說十聲也無妨……」

小紅將酒壺朝草地一抛，一翻身，竟騎在康浩肚子上，左手按住他的頭，右手抓起那包肉脯，便向康浩口裏硬塞了一塊，一面說道：「瞧你瘦得成了皮包骨頭，還要睜着眼睛說瞎話，人家好心好意，你倒推三推四，你這種人，跟你說道理是不行的！」

康浩口中唔唔道：「你……你這是幹甚麼……」

小紅道：「幹甚麼？你自己不肯吃，我就强來，管你餓不餓，反正這些東西你得給我吃下去。」口裏說着，手上不停，又塞進另一塊肉脯，更用小手用力按住康浩的嘴巴，不讓他再吐出來。

康浩做夢也想不到這丫頭竟然如此潑辣，嘴裏被塞得滿滿的，連話也說不出來，身子被緊緊壓住，用盡吃奶的力氣也掙扎不開，萬般無奈，只得一伸脖子，一翻眼睛，將滿口肉脯硬嚥了下去。

剛喘得一口氣，小紅又抓起酒壺，準備强灌。

康浩是眞急了，又怕吵醒了苗廷秀，連忙告饒道：「姑娘別用强，我……我吃就是了……」

小紅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倒想騙我？」

康浩忙道：「決不騙你，只要你不用强，我一定自己吃！」

小紅還不肯相信，說道：「你先喝下一口酒，以示誠意。」

康浩無奈，只得就着她手中酒壺，喝了一大口。

小紅這才滿意的一笑，放開康浩，輕輕在他身邊躺了下來，低聲嬌笑道：「康少俠，對不起啊，我沒有惡意，只是不能着急，一急了，甚麼事都幹得出來。」

康浩輕嘆一聲，苦笑道：「你這樣胡鬧，難道不怕驚動你們的苗長老麼？」

小紅一伸舌頭，道：「怕甚麼，他要問起來，我就說你白天逞英雄，夜裏餓極了，來偷我的乾糧。」

康浩雖是天不怕地不怕，但瞧她有幾分憨氣，竟是個說到做到的人，不由顧慮起來。心忖道：古人說最難消受美人恩。不知是否指的這種情形，這丫頭對我雖是一番好意，其奈舉動粗野，委實叫人吃不消，還是少惹她的好。

可是奇怪得很，那小紅適才像個潑婦，現在却又像個淑女，只見她側着嬌軀躺在康浩對面，臉上帶着温柔的微笑，玉腕支着桃腮，閃着一雙似霧的眸子，秀髮垂肩，櫻唇含嗔，模樣兒竟是旣俏且媚，風情萬種。

她用手一推草地上的肉脯和乾糧，嫣然笑道：「咦！你怎麼又不吃呀？」

康浩連忙應道：「好！我吃！我吃！」取了一片乾餅，迫不及待的塞進嘴裏咀嚼起來。

小紅又笑道：「剛才，你是不是在做夢？」

康浩愕然道：「做夢？做甚麼夢？」

小紅道：「如果不是做夢，爲甚麼那樣厚臉皮，抱住人家拚命叫甚麼『月妹！月妹』的？」敢情她並沒有聽清楚，竟將「月眉」錯當成「月妹」了。

康浩被她問得俊臉緋紅，赧然道：「那時不知道是小紅姑娘，多有失禮。」

小紅道：「失禮倒不要緊，你得告訴我，那個『月妹』是你的甚麼人？」

康浩遲疑了一下，道：「她——她是我的未婚妻子。」

小紅吃驚道：「呀！你這麼年輕就有了妻室啦？那眞是太可惜了。」

康浩道：「我和她已有婚約，尚未正式迎娶。」

小紅吐了一口氣，道：「那還好！我看你不像是個笨人，爲甚麼要做這種笨事呢？」

康浩詫道：「我做了甚麼笨事？」

小紅正色道：「你年紀輕輕的就想討老婆，這還不算笨嗎？」

康浩道：「婚配嫁娶，乃是人倫之常，怎能說是笨事？」

小紅連連搖手道：「錯了！錯了！這句話簡直大錯而特錯。我告訴你，花是未開的紅，人是未婚的好，一個女人在沒有嫁人的時候，就像初開的花朶，千嬌百媚，鮮艷奪目，一旦做了男人的妻子，那就等於殘花敗草，只有一天比一天枯萎凋零，最後變成人人厭棄的黃臉婆……」

這番話如果出自男人或已婚婦女之口，倒也罷了，偏偏這小紅年不過二九，正值青春年華，應該正是純眞無邪，對人生充滿夢一般的憧憬的時候，居然說出這種反常的話來，的確有些駭人聽聞。

康浩不禁好奇的問道：「你的年紀這輕，怎能懂得這些事情？」

小紅笑了笑，道：「我本來不懂，這些都是咱們副會主親自講解的。」

康浩心中一動，道：「是復仇會的副會主嗎？」

小紅點頭道：「正是。咱們六個姊妹，都屬於復仇會新成立的『姐妹堂』，堂主由副會主親自兼任，咱們堂裏全部都是女人，彼此以姐妹相稱所以叫姐妹堂。」

康浩暗暗吃驚，忙又問道：「以前只聽說復仇會有個會主，那副會主想必也是新增加的了，但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小紅得意洋洋的說道：「咱們副會主，乃是當今武林第一奇女子，姓冉，名字叫做——」

康浩脫口道：「冉肖蓮？」

小紅微怔道：「原來你認識她？」

康浩道：「不錯，她曾經冒着極大危險，救過我一次，說起來正是我的救命恩人……」

小紅却滿臉不信之色，凝目道：「你沒有弄錯人吧？咱們副會主會救你的命？那根本是絕不可能的事。」

康浩微笑道：「救命恩人，怎麼會弄錯，那時候，冉姑娘還沒有擔任副會主的職位，姐妹堂也還沒有成立……」

小紅搖頭道：「那更不可能。咱們副會主平素常說：天下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女人萬萬不可幫助男人，除非想利用他們，才給男人一點便宜，等到有一天，男人都變成女人的奴僕，那時天下才會太平。她平生最恨男人，怎麼會冒險救你性命呢？」

康浩笑道：「別忘了你們的會主就是男人，那邊帳中的苗廷秀，也是男人。」

小紅冷冷道：「咱們會主對冉姑娘言聽計從，遲早要把會主的位子讓給冉姑娘，至於苗長老，哼——」下面的話雖沒有說出來，其輕蔑與不屑之情，溢於言表，含意實已不言而喻。

康浩微笑道：「如此說來，你送這些酒食給我，大約也只是想利用我替你做什麼事吧？」

小紅語塞，赧然笑道：「你這個人呀！看起來老實，其實壞死了！」

康浩又試探着問道：「苗廷秀乃是當年黑谷四凶之一，什麼時候被復仇會聘爲長老？」

小紅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知道，聽說是在不久之前，由本會倪總堂主親自把他禮聘出山的。」

康浩緊接着問：「倪總堂主是誰？」

小紅道：「啊！你連咱們復仇會的倪總堂主是誰都不知道？」

康浩笑道：「我又不是復仇會的人，怎會知道那麼多？依我猜想，大約總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對不？」

小紅點頭道：「對極了，咱們倪總堂主不僅胸羅萬機，精通奇門幻術，更有一種天下無人能及的本領，想當年，也曾在武林中顯赫過一段時候，我一說出來，你準就知道……」

康浩道：「你快說出來吧，他究竟是誰？」

小紅一翹大姆指，低聲說道：「他就是當年以擅驅百獸名震天下的倪森。」

康浩駭然道：「你是說黑谷四凶中的『獸神倪森』？」

小紅道：「一點也不錯，他就是苗長老的師兄，又兼復仇會金花堂的堂主，名份雖然比會主略低，其實却是會中第一高手……」

她繼續說了許多對獸神倪森的推崇之辭，康浩一句也沒有聽進耳去，單憑「獸

神」兩個字，無須贅述，已經足够震駭人心了，據康浩所知，黑谷四凶自從匿跡星散，武林傳聞都說他們惡貫滿盈已遭天譴，萬不料却個個仍在世上，其中除了「火神郭金堂」是由康浩親手掩埋，「蛇神董明高」尙無消息之外，「獸神」和「毒神」都被復仇會延攬羅致——這的確是一樁驚人而可怕的惡耗，以「獸神」的智計，「毒神」的陰狠，加上復仇會的龐大勢力，放眼天下，委實無人堪與匹敵。

康浩無意中由小紅口裏發現這驚人秘密，却苦于無法脫身將這消息通知駱伯倫和黃石生，以便早作提防，商議應付之策，而自己忍辱負重，冒險前往大巴山總堂，能否尋到易湘琴，也是毫無把握的事，即使能尋到，如果無法獲得解藥，連自己脫險都有問題，又怎能援救湘琴呢？反覆尋思，心亂如蔴，始終想不出一個萬全的方法。

小紅見他蹙眉不語，輕聲問道：「你在想什麼？」

康浩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在奇怪，復仇會將這些絕世凶人網羅入會，究竟有什麼目的？如今武林殺孽血腥，難道還不够深重嗎？」

小紅笑道：「你問我這些大道理，等於對牛彈琴，我只知道經過這次大亂之後，武林中便再也沒有復仇會的敵手，那時候，凡是復仇會的會友，都可以睥傲天下，隨心所欲，儘情享受榮華富貴……」

康浩冷笑道：「那是痴心妄想，須知武林正義衞道之士是殺不完的。」

小紅聳聳香肩，輕鬆的道：「殺得完殺不完，那是你們男人的事，反正無論誰贏了，總少不掉有我們女人的好處。」

康浩道：「這也是冉肖蓮告訴你們的道理？」

小紅道：「有什麼不對嗎？冉姑娘常對我們說：天下男人自相殘殺，咱們女人就有福了，別管他們誰勝誰敗，都將淪爲女人的僕奴。」

康浩怔了一會，輕嘆道：「她一生遭遇太以可憐，蘊藏在心中的仇恨太深，但她不該因此仇視天下所有的男人……」

兩人相對而臥，娓娓而談，不知不覺已將一份乾粮吃完，東方天際也透出了曙光。

小紅首先驚覺，急忙收拾草地上的空壺殘肴，一面喃喃自語道：「唉呀！眞該死，怎麼胡胡塗塗地說了一夜的話，再不走，眞要被他們發現了……」

忽聽「噗哧」一聲輕笑，有人接口道：「這就叫『歡娛嫌夜短』嘛！現在要走，已經太遲啦。」

兩人循聲驚顧，只見小桃不知何時已來到近處，正含着滿臉神秘的詭笑，斜靠在一株矮樹上。

小紅心裏一慌，忙將空壺殘肴反藏在身後，靦覥笑道：「姐姐起身好早——」

小桃道：「還早？太陽快晒着屁股了，你手上是什麼東西？拿出來給我看。」

小紅不由自主向後直退，吶吶道：「我……我……」

小桃道：「現在掩藏已經來不及了，倒不如爽爽快快拿出來，省得讓苗長老知道，那時大家都難堪！」

小紅無奈，只得低頭道：「小妹見康少俠餓了兩天，怕他體力不繼，所以……替他送些吃的東西來。」

小桃一撇嘴角，道：「他體力不繼，關你什麼相干，苗長老已有乾粮酒食分給他，是他自己不肯吃，却要你偸偸來獻什麼殷勤？」

小紅垂手道：「小妹知錯了，只求姐姐掩蓋一二。」

小桃道：「要我掩蓋容易，但有一個交換條件。」

小紅忙道：「姐姐請說，只要小妹辦得到，一定答應就是。」

小桃閃目向康浩掃了一眼，招招手道：「妳附耳過來。」凑在小紅耳邊，嘰咕嘰咕低語了一陣。

小紅一邊聽，一邊皺眉，不時用焦急憂慮的目光偸望着康浩，顯然那小桃所提條件，必與康浩有關。

聽了一半，小紅忽然連連搖頭道：「姐姐冤死人了，我們眞的只說了一夜閒話，並沒有……」

小桃沉聲道：「你少跟我假撇清，有沒有妳自己心裏明白，你若答應，大家都有好處，否則，我就把事情告訴苗長老，却休怪我不顧姐妹的情份。」

小紅遲疑的道：「好姐姐，這可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即使我答應了，又有什麼用？」

小桃說道：「只要你肯帮忙，姐姐我自有妙計，事成之後，少不得也分你一杯羹。」

康浩見那小桃語態詭秘，大有曖昧之意，尤其一雙桃花眼妖媚輕佻，令人厭惡，便站起身來，逕自走去小溪邊盥洗，不再理會她們鬼鬼祟祟說些什麼了。

等到從溪邊回來，旭日已高掛天際苗廷秀也起身收拾妥當，吩咐拔營起行，繼續上路……

×　×

康浩一連兩夜未能入睡，途中睏倦不堪，有時挽着車槓也會不知不覺入了夢鄉，任是揮鞭痛打，也無法振奮起來，好幾次行經山崖險峻處，都差一點連人帶車一齊翻落峭壁。

苗廷秀見此情形，只當他絕食過久，體力業已不繼，迫不得已，只好提早宣佈紮營休息。

康浩依然是老方法，既不說話，也拒絕接受乾粮，抛下車槓，便逕自去尋覓山泉解渴，採摘野菓充飢，對其他的事，一概不理不聞。

這一天因爲提前歇息，紮營的地方是一處土山山頂，附近雖然有一個水塘可供飲用，却沒有菓樹，康浩只能掘些草根，在塘中洗剝乾淨，勉強裹腹。

正當他坐在水塘邊咀嚼着難以下嚥的草根時，小紅忽提着一隻水壺低頭走了過來。

她僞作取水，靠近了康浩，却壓低聲音急急說道：「康少俠，今夜裏千萬別睡得太沉，更不可距離苗長老的篷帳太遠，任何酒食都不要接受，切記！切記！」

康浩詫異地問道：「莫非有什麼變故嗎？」

小紅道：「我沒有時間詳細告訴你，

只望你務必記住我的話，咱們明天就可以抵達總堂，過了今夜，便不要緊了。」

說完，不等康浩再開口，提了水壺，匆匆而去。

康浩暗暗訝詫，心忖道：我中毒未解，形同俎肉，如果是苗廷秀要害我，何須等到現在？於是，只淡淡一笑，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塡飽肚子以後，就在水塘邊和衣躺了下來。

他委實太疲倦了，頭一着地，霎眼間便入了夢鄉。

一夢香酣，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恍惚有人輕輕推着他的肩頭，喚道：「康少俠！醒一醒！」

康浩想睜開眼睛，無奈一隻眼皮竟似重逾千斤，怎麼也睜它不開，口裏含混的「唔」了幾聲，又沉沉睡去。

他身體雖然疲憊無力，神志却很淸醒，只聽那人自言自語道：「怎麼睡得這樣死？眞急死人！」

康浩心裏也着急起來，因爲那人一邊說，一邊已揑開他的嘴，正將一種辛辣的液汁，向他口中直灌。

那液汁分明是酒，但却和一般酒液有些不同，一入喉中，頓時熱力向下蔓延，直透丹田，竟使他平靜的心湖，起了異樣的變化——似夢非夢，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小腹之下燥熱難當，彷彿有千百隻螞蟻在皮膚內蠕動，使人遍體酥麻，奇癢難抓，接着，更有一股灼人的熱流，漸漸的向一點集中，然後膨脹，膨脹，不斷的膨脹……

康浩心跳加速，張大了口，喉中發出低沉而激動的咆哮，刹那間，似覺體內熱血沸騰，幾乎要爆裂開來。

他猛然睜開了眼睛，但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亂的火紅色，整個身子就像陷在熊熊烈火的灼燒烘烤之下，他口乾舌燥，忘了師門沉寃，也忘了連日所受的苦役和凌辱，他只覺得，有一種迫不及待的獸性的需要……

驀地裏，一縷幽香撲鼻，耳邊，蕩起一陣低沉的笑語，道：「康少俠，看看我是誰？」

康浩用力搖搖頭，凝目細看，這才發現自己身傍，緊偎着一個半裸半掩的胴體。他怔了，茫然問道：「你是誰？」

那膩得像蜜糖般的聲音道：「我是小桃，你喜不喜歡我？嗯？」

說着說着，小桃竟變成了「八脚魚」，肢臂伸動，糾纏了上來。

康浩似乎明白，又有些糊塗，喃喃道：「你是小紅？你又來幹什麼？我是不會再吃你的酒食了。」

小桃冷冷一笑，道：「原來你心裏只記得小紅，我那一點及不上她？哼！我非跟她比比不可，且看是誰拔得頭籌。」她心裏一生氣，立時展開了火辣辣的行動，手脚齊施，大胆的採取了主動。

或許是她大胆得太過份了，反使康浩從迷惑中駭然警覺，喝問道：「你在做什麼……」

聲未落，腦後一麻，已被小桃駢指點閉了啞穴。

喝聲頓止，喘息之聲却越來越劇烈，激動中的小桃如瘋似狂，緊緊扭纏着康浩的身子，撕扯着他的衣服，口中囈語連連，恍如久病瀕危時的呻吟……

康浩穴道受制不能出聲，身體的感受仍然是存在的，內心雖受情慾的煎熬，腦中一點靈智尙未泯滅。他奮力掙扎，猛烈推拒……無奈所能施用的力量，却是那麼微弱，何況他手指接觸的，是小桃火熱的胴體，耳中聽到的，是小桃那使人心醉的呻吟，這情景，別說康浩眞氣渙散，事先又飲了藥酒，即使沒有，事實上也難以堅持久拒不爲所惑。

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小桃突然身子一陣顫抖，呻吟和動作竟一齊停止，整個嬌軀軟綿綿俯伏在康浩身上。

康浩趁機擺脫糾纏，掙扎着站起身來，當時也未細想小桃怎會在緊要關頭忽然罷手？便急急向水塘奔去。

當他將自己的頭部浸進淸凉的泉水中，突覺腦後「黑甜」穴上，似被一個堅硬的東西重重戳了一下，竟糊裏糊塗倒在水塘邊睡熟了。

等到淸醒過來，已是第二天黎明時分，土山上一片寂靜，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但是，昨夜「糾纏」之處，赫然遺留着一小灘血漬。

康浩還以爲是自己在「奮戰」中負了傷，連忙低頭檢視，這才發現，自己雖然並未負傷，隨身所帶物件，却已全部不見了。

那些物件，包括十柄風鈴劍和一隻易容革囊，革囊中除了易容藥物，更有巫九娘臨終所贈那隻純金盒子，裏面存放着巫山百禽宮的門匙和令牌，百禽翔天圖解，以及月眉的庚帖……

風鈴劍傳自師門，易容藥物係黃石生所贈，那隻純金寶盒，更是關係重大，現在竟然全部失去，叫他如何對得起慘死的巫九娘？如何對得起月眉？

康浩心急如焚，正不知怎麼樣辦才好，忽見小紅掩掩藏藏奔了過來。

她仍然提着一隻空水壺，僞作取水，關切的問道：「康少俠，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故沒有？」

康浩點點頭道：「我遺失了許多重要東西！」

小紅一怔，道：「你遺失了東西？是些什麼？」

康浩道：「反正我身上的東西全都不見，小紅姑娘，你能替我查尋一下麼？」

小紅茫然說道：「是不是被小桃偸去了？」

「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別人……唉！那些東西對我十分重要，你若能帮我尋回來我將感激不盡。」

小紅楞了好一會，喃喃道：「這就奇怪了，她特意調配了藥酒，又將我穴道制住，難道只爲了想偸你的東西？那些東西對她有什麼好處呢？」

康浩無暇對她詳細解釋，焦急的道：「請你替我去查看一下小桃，看她是不是負了傷？是不是藏着一副革囊？」

小紅訝道：「受傷？她睡得正酣，連頭髮都沒有少一根，那像受過什麼傷？」

正說着，忽見小桃也提着一隻水壺，姍姍走了過來。

康浩定神細看，果見她嬌慵懨懨，雲

鬢蓬鬆，非僅沒有受傷的樣子，簡直連昨夜發生的事也忘記了似的，經過康浩身邊，竟望也沒有望他一眼。

小紅滿臉驚訝的注視着她，見她走近堆笑招呼道：「桃姐姐早！」

小桃淺淺一笑，道：「你早！」

逕自蹲下身子，向水塘中取水，神態安詳，全無一絲異狀。

小紅和康浩互相交換了一瞥詫異的眼色，兩人都被小桃這份沉着，弄得如墮五里霧中。

片刻之後，小桃汲滿一壺泉水，緩緩站了起來，轉對小紅說道：「苗長老已經起身了，咱們快去收拾一下，別在這兒耽誤，回頭又招責怪。」那口氣儼然以老大姐自居，大有警戒小紅之意。

小紅連忙答應着，匆匆取了水，準備跟隨離去。

康浩實在忍不住了，沉聲道：「慢點走，在下有件事想請教。」

小桃毫無意外神色，微笑道：「康少俠有什麼指教？」

康浩起：「在下昨夜遺失了幾件重要東西，不知姑娘可曾見到？」

這句話問得太率直，小桃似感不悅，當下笑容一沉，道：「康少俠丟失了什麼貴重東西？難道疑心是我偷的嗎？咱們雖是女流之輩，一樣也愛惜清白名聲，希望康少俠凡事三思出口，千萬別信口開河，誣陷好人。」

康浩聽了，反而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桃忽微微一笑，問道：「康少俠請說呀，你究竟遺失了什麼貴重東西？」

康浩忙道：「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貴重東西……」

小桃又道：「可要咱們報告苗長老，在姊妹們的行李中搜一搜？」

康浩急急搖手，說道：「不必了！不必了！」

小桃聳了聳肩，轉對小紅道：「那麼，咱們走吧！」

康浩怔忡的望着兩人相偕離去，心中不禁疑雲重重，暗忖道：「這丫頭昨夜淫蕩瘋狂，今天却又冷若冰霜，莫非得了什麼怪病……」

午刻過後不久，抵達一座羣峯環繞的山谷，谷口兩山夾峙，僅有一條形同棧道的小徑可通，路面險峻而狹窄，輪椅已經無法通行。

苗廷秀下令在谷口稍歇，並且將輪椅仍然改裝成軟轎，而後對康浩說道：「你受了四天辛苦，總是算有始有終，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從現在起，你不必再拉輪車了，老夫願意以待賓客之禮，邀你入谷一遊。」

康浩冷冷答道：「你的意思，是不給我解藥了？」

苗廷秀道：「老夫言出如山，豈會不給你解藥，只是老夫臨行倉促，解藥忘了帶在身邊，你若願意同往，入谷之後，自當給你解藥，如果不願，儘可在此地等候，老夫會派人給你送藥出來，一切隨你的意思，老夫決不勉強。」

康浩早已料到老毒物會來這一手，當下淡然一哂，說道：「閣下是成名多年的前輩，但不知會不會在入谷之後，又突然聲稱解藥尚未配製，還要採集藥材，開爐煉製……」

苗廷秀居然毫不臉紅，吃吃笑道：「不會，不會，解藥就在谷中，你若不信，儘可跟老夫一同去取。」

康浩道：「好！我就跟你去一趟，倒要試試復仇會總堂，是不是龍潭虎穴。」

事實上，他已勢成騎虎，不去不行了，那不僅爲了取得解藥，更爲了要尋回失去的鳳鈴劍和百禽宮寶盒。

軟轎改裝還原，仍由兩名少女抬着進入山谷，才行了不到百丈，迎面一座石屋擋住去路，入谷小徑至此突然中斷。

軟轎行到石屋前，兩扇石門霍然而開，屋中却空無人影，那兩名少女抬着軟轎直入室中，然後放下軟轎，悄悄退了出來，石門重又自動關閉。

只聽一陣「隆隆」聲響，不多久，石門再度啓開，屋中的苗廷秀和軟轎竟然全都不見了。

康浩暗吃一驚，凝神細看那座石屋，仍和先前一樣空空盪盪，毫無異狀。

接着，兩名抬轎的少女和另外兩名佩劍少女也進入了石屋，石門關閉，隆隆之聲又起……

過了不久，四名少女也消失在空屋中，只剩下康浩和小桃，小紅三個人了。

康浩忍不住好奇的問道：「這石屋中難道另有秘密通路麼？」

小紅輕聲道：「不要多問，等一會自然就知道了。」

小桃接口說道：「走吧！這次輪到咱們了。」

二人分左右陪着康浩走進石屋，兩扇石門緩緩閉合，門縫甫合，屋中四角突然射下四道耀眼燈光，照得全屋一片雪亮，纖毫畢現。

小紅從懷中取出一塊銅製圓牌，「叮」的一聲投入壁上一條細縫中，小桃也同樣投出圓牌，但石壁却毫無動靜，片刻後，屋頂忽然傳來一陣低沉的聲音，問道：「銅牌僅有兩枚，當中那名男子是誰？」

小紅連忙答道：「他姓康名浩，係奉苗長老之命入谷，來不及請領銅牌，求貴班查驗放行。」

低沉的聲音道：「靠壁坐下，聽候查證。」

說完，四角燈光突然一齊熄滅。

小紅伸手拉了拉康浩，輕聲道：「快坐下。」

康浩依言退到石壁前，剛席地坐下，「錚」的一聲響，腰際一緊，已被一道兒臂粗細的鋼箍攔腰鎖住。

他心頭暗震，不禁有些懊悔，看來這復仇會大巴山總堂，雖非龍潭虎穴，却無異銅墻鐵壁，戒備又如此森嚴，進去已屬不容易，再要出來，只怕更要難如登天了。早知這樣，寧可在谷口等候，也不該冒險進來……

正思忖間，屋頂又傳來那低沉的聲音道：「來人特准入谷，但須掩蔽雙目，以防窺伺本谷機密。」

隨着話聲，燈光復明，康浩急忙仰頭張望，却見屋頂平滑光潔，連一個小孔也沒有，不知那話聲究竟由何處傳進來的？

小桃從袖內抽出一條紗巾，叠了數叠，說道：「康少俠，得罪了。」

紗巾蒙上眼睛，那小桃用力打了一個結，直勒得康浩兩眼生疼，金星亂閃，險些呼痛出聲。

這時候，隆隆之聲又起，整座石屋突然向前迅速的移動，康浩猝不及防，若非腰際有那道鋼環鎖住，幾乎要摔倒地上。

他眼不能見，只能從感覺上推測，彷彿那座石屋已經變成一輛行駛中的車廂，正向前面疾馳而去，而且由四週廻音判斷，石屋經過的地方，並非空曠地面，乃是一條穿透山腹的隧道。

康浩曾受「巧手韓林」指導，對機關消息等佈置頗有幾分心得，却沒想到那座空盪石屋，竟是一輛接送出入的車廂，而且隧道穿透山腹，工程何等浩大，看來復仇會不僅網羅了「黑谷四凶」這等絕世魔頭，另外更有精擅土木消息的奇能之士，這一點，的確大大出乎他始料之外。

忽然，沉悶的隆隆聲音遽減，飛馳的速度也逐漸緩慢下來最後終於完全停止。

石屋在隧道中足足行了頓炊之久，從行駛速度，估計隧道的長度，至少也在十里以上。大約因爲穿行山腹的關係，途中並未再檢查盤問。

石屋靜止之後，壁上鋼環也自動縮回，小桃替康浩解下了蒙眼紗巾，與小紅兩人攙扶着他走出石屋。

康浩雙眼掩蔽太久，雖然卸去紗巾，一時仍無法看清附近景物，等到目力恢復正常，才發現置身處竟是一所寬敞的大廳，廳上呈「品」字形擺着三張交椅，兩側分列一十六名大漢魁個個魁梧慓悍，按刀肅立。

另在交椅左邊，設了一張書案，一個狀如師爺的老頭子，正在那兒慢慢磨墨潤筆，鋪設紙張，三張交椅都空着，廳內肅靜無聲——看這情景，頗像衙門裏官吏坐堂審訊犯人的模樣。

康浩心裏正納悶，只聽「噹噹噹」一連三聲金鐘響，有人大聲道：「總堂主駕到！」

小紅輕輕扯了康浩一下，低聲道：「快跪下！」

康浩詫道：「爲什麼？」

小紅道：「總堂主兼領刑堂，地位和副會主相等，你對他恭敬些，少不了有你的好處……」

康浩沒待她說完，仰面冷笑道：「我康浩上跪天地雙親，下跪師門尊長，他倪森算什麼東西，也配我下跪……」

小紅急急攔阻道：「我的爺，你小聲一些行不行？」

康浩反而大聲道：「怕什麼？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肯低頭跪他一個爲虎作倀的老糊塗……」

話猶未畢，只聽一聲輕咳，屏風後緩步踱出來一個面貌清癯，身裁枯瘦的青袍老人。

那老人一出現，廳內衆人盡皆肅立躬身，連那書案前的老師爺也恭敬的站立起來。

小紅和小桃雙親折腰檢衽，說道：「姐妹堂小桃小紅，參見總堂主。」

獸神倪森擺擺手，道：「很好！這兒沒你們的事了，下去吧！」

小紅遲疑了一下，俛首道：「這位康少俠乃是……」

獸神倪森嘴角微一扯動，似笑非笑的道：「本座知道，你們一路辛苦，早些下去休息。」

小紅不敢再說，只偷偷向康浩飛快遞了個眼色，施禮退出廳外，那小桃連半句話也沒有說，逕自轉身而去。

倪森待二女去後，才在左首交椅上坐了下來，面孔朝上一揚，沉聲道：「報上來。」

那師爺模樣的老頭子立即捧起一張紙籤，恭敬的唸道：「查得欺師叛門逆徒康浩一名，原係無父無母之孤兒，尚在襁褓，即蒙本會會主收養，已承恩育，復授絕藝，二十載含辛，始使成人，詎料該康浩不思圖報師恩，反信奸佞蠱惑，承天坪事變之後，悍然叛師，屢與本會爲敵，雖數蒙會主寬宥告誡，然惡行不改，更勝往昔，揚言以師爲仇，公然咀咒抗命，其頑劣囂狂，實已不堪教誨，現由本會苗長老親予擒獲，解會應訊，宜請判處重刑，以振倫綱，並儆效尤，此呈。」

這篇訴狀，只聽得康浩氣惱交加，啼笑皆非，眞恨不得揪那混蛋師爺過來，狠狠朝他臉上吐兩口唾沫。

那師爺唸完了訴狀，兩傍跨刀大漢齊聲喝道：「跪下！」

康浩負手綽立，昂然不理。

爲首一名大漢怒道：「大胆人犯，叫你跪下！你聽見了沒有？」說着，手提長刀，大步走了過來。

獸神倪森擺手道：「不必拘泥形式了，此人連師父都不認，其桀驁不馴，自在意料之中。」

語聲微頓，兩道銳利的目光投注在康浩臉上，問道：「康浩，你知罪了麼？」

康浩不屑地哂道：「在下只覺得很好笑。」

倪森道：「何事好笑？」

康浩道：「赫赫復仇會主僞冒他人名諱，已經令人齒冷，堂堂黑谷四凶中的成名人物，居然言而無信，這還不叫人笑掉大牙嗎！」

獸神倪森冷冷答道：「苗老應允給你解藥，那是你們之間的私事，至于你叛師欺祖，已由本會會主嚴令緝拿，這却是公事。苗長老不顧因私廢公，才將你先交本堂審判，須待你的罪刑確定後，始能給你解藥。此事甚稱公允，有什麼可笑的？」

他一面說話，那師爺模樣的老頭子便一面振筆疾書，將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詳細的筆錄下來。

康浩抗聲道：「你執掌是復仇會的刑堂，在下並不是復仇會的人，憑什麼要受你的審訊？」

獸神倪森道：「你雖然沒有入會，但令師却是本會會主，本堂接受令師委托，就有權將你審訊定罪。」

康浩冷笑道：「可惜在下的恩師業已不在人世，貴會那位會主，只是一個無恥的冒牌貨……」

獸神倪森臉色一沉，道：「本堂執法公允，向無偏私，你若有理儘可申述，但不得口出惡言，侮辱原告。」（未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單于紅・文
黃　鳴・圖

梟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白玫瑰往洛陽，途見大威鏢局二鏢頭倒身道左，君之楓極力施救，但因傷勢太重，返魂無術，白玫瑰要運屍入洛陽，君之楓不願插足其間，兩人乃分別，君之楓把大威鏢局各遇難鏢師埋葬後，忽見辣手郎中，觸起他的記憶，失憶症不藥而癒，一刹時，他覺得一幕幕往事在他腦海中迴旋，激盪……武安鎮南姑乳山上，馳下兩騎人馬，銅頭牛塞包和拉干族人，自稱爲大砲的蠻人，兩人因大雪滿途不好趕路，便往一小茶樓歇足，塞包忽地向大砲詡，依你看，黑蛟龍那般人可靠嗎——

＊＊＊＊＊＊＊＊＊＊＊＊＊＊＊

枯林救義士　武安罩陰霾

大炮一揚粗粗的眉頭，掃了他一眼道：「嘿！我說禿頭你啊，你他媽的倒問起我來啦，你明明是想氣死我大炮老爺，你他媽的又不是不知道我素來都是單槍匹馬一個人闖江湖，我又不跑帮會，對交易買賣全是外行，你問我黑蛟龍可不可靠，我又要去問誰哪？」

「哎喲，看你這樣子，又不是叫你上刀山，下油鍋的，眞是！」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塞包懶懶的道：「我是說你在江湖上跑了二三十年來啦，是個頂呱呱的老江湖啦，對黑蛟龍這個人你大爺是否還看得過去？」

大炮咧着嘴道：「你這人眞怪，我不是老早就對你說了嗎，大爺入你們中原來混飯吃的時候，黑蛟龍不過是個鴨子屎一個，這般無名脚色，大爺連他鼻子是圓或扁的都不知道，叫我對他從何看起啊？」

眨了眨牛大眼，塞包道：「那你就他媽的眞太沒見識啦，黑蛟龍姓易的傢伙雖然算不了什麽，可是近些年來，他盤據着『落雁江』，幹得頗爲有點聲色，却也不能等閒視之哪！」

低頭啜了一口，大炮道：「那當然啦，他閣下要是沒兩下子，豈不餓扁肚皮？但毛頭小道，再跳也跳不了三尺高，禿頭，你放一百萬個心好啦，諒他也不敢要啥花招的！」微微一頓，皺了皺濃黑的眉頭，壓着聲接道：「說眞的，老包，咱非賣那玩意不成！」

掠了他一眼，塞包聳聳肩道：「難道你大炮有更好的辦法不成？」

大炮沉聲道：「我總覺得賣了太可惜了，『開山劍』乃絕代名器，斬鐵如泥，見血封喉，且具有驅邪避毒的作用，這等寶劍，乃無價之寶，怎能輕易賣掉。」吞了一口口水，望了望塞包，接着道：「更何況開山劍乃兄弟會鎭會之寶，一旦把它賣了，這不等於兄弟會整個垮了？」

臉色凝重的歎了一口氣，塞包沉聲道：「大炮，你難道還不懂我的意思嗎？」

黯然的垂下頭，大炮悲聲道：「我知道，我怎會不知呢？自從上次失敗後，我們五百弟兄折剩百多不到，我們澈底的失敗了！儘管我們有的雄心，但我們已流落深山，在武安的勢力完全瓦解，而我們又不能落草爲寇，打家刦舍……」

咬咬牙，塞包笑道：「我們雖然失敗，但也成功了，漢賊子黑旋風那般狗崽子不能如願以償，由於我們事件的爆發，武林中人已密切注視『三環旗』的『無命人』和三千騎的那些『拉干族』蠻狗連夜逃回塞外老窩去了！我們雖死去四百來名的弟兄，但黑旋風那些狗崽却折去了千來名

，再也不敢明日張胆的勾結外賊了！弟兄的血是沒有白流的！」狠狠一挫牙，接着道：「恨只恨拉干族那些蠻人逃得太快了，要不然那夜我們不失敗的話，殺了或者活捉『無命人』，我們就有足够的證據使武林人士相信黑旋風和三環旗的陰謀！」

握緊了一下拳頭，大炮怒道：「狗屎的黑旋風裝得若無其事，既不哼也不他媽的叫，我們大聲揭發他們的陰謀，有人不僅不相信，竟還他娘的認爲我們誣謗中傷哩！我有時想起來眞恨不得黑旋風和三環旗當眞蓆捲整個中原武林，讓他們去額手稱慶吧！」

苦笑了一下，塞包道：「這也難怪，黑旋風的帮主『斬斧』當然算不上是德高望重，但在武林人士眼中仍不失爲正派人物，我們兄弟會不過微不足道吧，最主要的是咱一點證據也沒有，換了你我也不可能相信呢，對不？」

大炮惱聲道：「黑旋風陰險的是，把剩下三四百名的嘍囉，分成無數小撮人馬，暗暗潛回湘境，使武林人士看不出與黑旋風有任何關連，而且憑空製造謠言，說你禿頭幾年前和『斬斧』有過樑子，使人誤認你故意中傷咬他一口，他娘養的！」

一挫牙，又道：「最操他娘的是黑旋風表面不理不睬，一副半夜鬼敲門心不驚的樣子，暗地裏却派出高手在武安一帶潛伏，企圖連我們的根都拔了！」

越說越氣，額角上青筋直冒，大炮咬牙切齒又道：「幸好我們藏身的姑乳山林茂崖陡，不易搜尋，否則眞他媽的……」

苦澀的扯了一下唇角，塞包摸着光禿禿的頭頂道：「雖然我們一直沒被發現，但那總是遲早的問題。縱算黑旋風永遠找不到我們的藏身地，我們却不能永遠藏在姑乳山，百來名的弟兄，包括你大炮和我都是活生生有着七情六慾，和一般常人一樣的血肉之軀，我們無法永遠藏在深山野地裏，不能。」

沮喪的低下頭，大炮道：「所以禿頭你才決定把兄弟的鎭會之寶開山劍——這在實質上和精神都有着不可衡量的價值的寶物——賣給黑蛟龍，以渡不濟之急。可是，老包，你忘了一點……」

大炮抬起頭，抓住他的手道：「老話說坐山吃空，雖然我們能攬個好價錢，但粥少僧多，總有吃完的一天，那時我們兄弟會再賣褲子嗎？」

抽回手，懶懶的聳了一下肩，塞包淡淡的睨着他，平緩的道：「大炮，你以爲我們該怎麼辦呢？殺人？放火？搶刦？收買路錢？」

一陣語塞，大炮攤了一下雙手……

喝了一大口茶，塞包吐出一片茶葉，接道：「就算我們願意幹這勾當，不是讓黑旋風正好有下手的機會，我們不僅成了狗熊，他們反而成了他媽的英雄哩！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滋了一下牙，大炮搔了搔耳根道：「賣劍的銀子吃完之後，咱又怎辦？兄弟會再也沒有値錢的東西了，我們跳河去嗎？還是上吊？」

忽然，塞包抬眼望住大炮，簡短的道：「拆伙！」

「拆伙？」彷彿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大炮兩眼猛可地睜大了起來，他脫口道：「禿頭，你閣下是說解散兄弟會，咱各走各的路？」

依然那副神情，塞包道：「除此之外，大炮閣下，你請告訴我禿頭塞包在下，有啥更好的辦法？有麼？」

大炮睜眼道：「你塞包在下當然知道我大炮閣下沒有更好的他媽的辦法，但散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淡淡一笑，塞包掠了他一眼，道：「那點說不過去？要等到弟兄大伙們成了餓死鬼？吊死鬼？或是黑旋風的刀下鬼？那樣才說得過去嗎？」

急得搔耳後根，大炮道：「我是說是兄弟會辛苦成立，一旦散伙，是有點他媽的可惜哪！」

塞包冷冷說道：「話這樣說，是沒錯的，但我們不能不衡量事實，與其這樣呆下去自取滅亡，不如趁早大家散伙，各謀生路。」

掃了大炮一眼，塞包接着又說道：「兄弟會成立的目的，是阻止黑旋風出賣武林……」

大炮截口道：「是呀！但黑旋風還沒垮，咱怎能……」

塞包淡淡的道：「目前，黑旋風是沒辦法了……」

大炮揷嘴又道：「以後呢？」

塞包翻翻牛眼，道：「短時間黑旋風是不敢有絲毫的蠢動的，武林人士雖然是不相信，但或多或少有人在注意了，我們雖然沒有消滅黑旋風那般狗屎，但却也拯救了武林一次浩刦，在某種意義而言，我們是成功的！」

微微一停，接道：「我們解散兄弟會，是逼於形勢。我們常說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現在就是我們該放下的時候了！至於以後黑旋風會不會再勾結三環旗，那畢竟是以後的事情，我們無法逆料，何況天下是這麼大，當眞除了兄弟會就沒有人能拯救武林嗎？」

欲言又止，大炮張了張口，忽又低下頭去……

唇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塞包的大牛眼裏射出了一股難言的痛苦，他伸出了粗厚的手掌，巍顫顫的按住他的肩頭，微顫着聲道：「老傢伙，我知道你不願意，但你該知道我比你更不願意！」

強吸了口氣，塞包努力的抑制自己，顫聲道：「兄弟會，是我親手創立的，而我就要親手把它扳滅……」

大炮猛一抬頭，見塞包那兩顆大眼隱泛淚光，喉中不覺一梗，哽聲道：「禿頭，俺大炮了解你，眞的！」

用力眨了眨眼皮，塞包強顏道：「那當然啦，咱是把兄弟，你這做老大的不了解我這老二，那還成話嘛？」

用力的按握住他的手掌，大炮灼灼的凝望着他，徐徐說道：「禿頭，你比我想像的還堅強。」

故裝若無其事的滋了下牙，塞包道：「咱把銀子拿到手後，交給衆兄弟，各自謀生……」

大炮訝異道：「怎麼？賣了劍就散伙麼？」

瞪了他一眼，塞包道：「當然啦，說

散就散，還有假的麼？」

大炮連忙道：「但我們有了那筆銀子，還可以支持一陣子啊，不是麼？」

塞包用力搖了兩下大光頭，道：「是可以再支持一陣子，但以後叫弟兄們光着屁股走路麼？」

怔怔的望了他好一下子，大炮歎道：「開山劍是你自家的傳家之寶，而拿來當鎭會之寶，竟願意賣了給弟兄當路費，禿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加諸你身上是當之無愧！」

撩眼望向窗外，塞包道：「雪似乎小了，咱不能再躭擱了，阿寶一人在鎭上等不着人，可會急哪，再說讓黑蛟龍人家等我們那才不好意思呢。」

「說得是，咱這就走吧。」

大炮說着，屁股已離開了板凳。

塞包往桌子上放了幾個銅板，正欲啓身……

忽然隔座的一名身穿白袍，手持羽扇的俊美少年迎面走來，只見他在塞包和大炮身前從容施了一禮，道：「末學賈銘智見過兩位前輩。」

大炮和塞包一臉愣然，互望了一眼，塞包微一抱拳道：「這位老弟，恕老夫眼拙……」

俊美少年含笑道：「敢問前輩是否就是兄弟會會主？」

滿臉疑惑的朝他上下打量，塞包道：「你是甚麼人？」

俊美少年道：「在下適才無意間聽見兩位前輩的片斷談話，才知道前輩是頂頂大名的兄弟會會主……」

冷冷的睨着他，塞包截口道：「閣下大概是黑旋風的狗爪子吧？」

俊美少年連忙道：「噢，不不，在下是『不貶眼』君少俠的朋友……」

話未完，塞包和大炮大吃一驚！

忽地，大炮勃然大怒，吼道：「你他媽的就是那小子的同路人？滾！滾！再不滾當心大爺打斷你他娘的狗腿！」

塞包一臉急色，冲着他道：「大炮，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不能？」深沉的眼眶裏射出一股不可遏止的憤怒，大炮咬牙切齒的怒瞪着那個瞠楞發呆的俊美少年，他叫道：「小子，大爺講的漢語不够標準嗎？叫你他媽的滾你聽不懂嗎？滾！」

大炮這一串子的疾言厲色，頓時引起了整個茶樓的騷動，塞包一看不大對頭，連忙向那名俊美少年急施眼色！

俊美少年經過一陣發呆後，似乎有點憤怒，一見整個茶樓的人都在看自己，又見塞包示意自己離開，這才咬了咬牙，轉頭離去，忽又轉身向塞包道：「在下在城裏『心悅客棧』落脚。」

塞包朝他用力點了點頭，一面用手攔遮住怒氣冲天的大炮……

俊美少年疑惑的望了大炮一眼，這才離去。

塞包等他差不多走遠了，這才拉着大炮離開茶樓。

路上。

兩人沉默着……

大炮的臉上怒氣未息……

塞包則滿臉沉凝……

半晌——

塞包用力踢翻了一塊雪塊，這才道：「大炮，我以前給你講了這麼多，你完全不相信？」

猛哼一聲，大炮兩眼翻天，嗤道：「你要我相信甚麼？相信那小子是個義氣君子？相信他沒有出賣我們？狗屁！」

緩緩的透了一口氣，塞包道：「你還是憑你那套狗屁理由，堅持認爲他出了賣我們嗎？」

大炮憤怒道：「嘴上一把甜，心中一撮毒，不貶眼，呔！他够資格用大爺的尊嘴來談他嗎？」

轉眼望住塞包，轉口道：「好！我們來說，四五個月來，我們派了這麼多的弟兄去找他，有下落嗎？我不明白你怎這麼他媽的死心眼，非要你親眼見到黑旋風的寨子看他抱着多小艷那臭女人作樂，你才相信？」

一頓，冷笑一聲，接着道：「快了，只要黑旋風行動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他打先鋒……」

想了一下，急着又道：「這個不說，算他小子沒出賣我們，我的好禿頭，請你告訴我他現在在那裏好嗎？你仍然認爲『無命人』殺死了他嗎……」

「不！」塞包沉聲打斷他的話，道：「無命人乃塞外有名的高手，他沒有可能負傷逃走嗎？或許他傷得很重，他現在一定在某一個地方療傷……」

「狗屁！狗屁！」

大炮忽地大吼了兩聲，他幾乎克制不住似的咆哮着道：「純粹是狗屁不通，禿頭，我願意再告訴你，俺大爺是塞外的蠻人，比你更清楚『無命人』，不錯，他們的武功是高強的，我們就算不相信傳言，但我親眼看見他徒手掙斷『死環』五合鐵，就憑這一手內功，『無命人』能够擺平他嗎？……」

大炮似乎說得很激動，他喘了一口氣，才又道：「好吧，就說那小子打不過無命人，但也決不可能負傷！再退一步，算他負傷吧，我敢說，那也決不是三五招之內可使他受傷的，無命人那五條狗不僅要用盡全力，而且非過一百招不可！」

握緊了拳頭，大炮瞪覷着塞包切齒道：「可是，禿頭，你告訴我！那晚，照原定計劃，我們五百弟兄用火箭，硝石，給黑旋風那些狗腿子一個猝其不意的火攻，這是萬無一失的，我們可以完全殲滅那一千五百隻狗腿的，但我們沒有！沒有！」

說到末後，大炮已激動的紫脹了臉，但他並不想就此停止，他依然口沫橫飛的怒道：「正當我們幹得正順手，黑旋風的那些狗脚子被我們弟兄殺得措手不及，人仰馬翻之時，無命人，婊子養的無命人，像五條餓狼般及時的撲進來——他們使驚慌喪胆的黑旋風的狗爪子鎭定下來，從而從容應戰，他們使我們弟兄招架不住，節節敗走，終至潰敗！」

抹了一下嘴角的唾沫，大炮寒聲接着又道：「當無命人衝殺進來之時，個個兇如惡虎，猛如豺狼，那有經過一場厮殺的樣子？」

塞包默默的聽着，良久，他才說了一聲：「除非我見到眞正的事實，我決不相

信我們被出賣了！」

滿臉鄙夷的神色，大炮不屑的嗤道：「枉費我大炮跑遍關裏關外，大江南北，竟瞎了眼和這等人義結金蘭，呸！眞他媽的狗屎！」

狠狠的呸了一聲，忽又無限感傷的歎了一聲，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誰說不是？」

沉默了一陣子，塞包道：「方才你又何必對那個年輕人發這麼大的勁？」

怒哼一聲，大炮道：「這已經够客氣的了，大爺還沒動手揍他呢！」

眨眨眼，塞包忽道：「大炮，咱和小君的關係，外人素所不知，那人找我們幹啥？而他又怎知道咱認識小君呢？」

正說着，忽見前頭路當中，昂立着一人。

那人高大身材，一身黑裝，背着一口大弓，站着一動也不動……

塞包和大炮已走近前來了，但那黑衣人一點也沒讓路的樣子……

兩人不由自主的停下來了，互望了一眼，憑他們豐富的閱歷，他們很快的肯定眼前的「朋友」是來找碴的！

摸了一下光禿禿的頭頂，塞包齜了下牙，裂嘴道：「朋友，收買路錢嗎？」

黑衣人緩緩抬起面孔，不笑也不說，一臉陰沉，他冷冷的瞅了兩人一眼，這才森冷的道：「不錯。」

大炮哇了一聲道：「好哇，大爺的氣正沒處發，你他媽的！」

叫着，一拳就搗了過去！

黑衣人微一閃腰，大炮那斗大的拳頭便沒下沒落了矣——兜了大空！

再一掄拳，大炮又要砸去，塞包已看出來者不善，當下拉住大炮，低聲道：「大炮，慢慢來。」

說着，轉首向黑衣人道：「朋友尊姓大名？」

冷森森的一笑，黑衣人不打話，只是挪動了一下身上那張大弓，但聞一串鈴噹聲響起！

面色猛地一變，塞包脫口吐道：「飛箭絕鈴！」

黑衣人嘿嘿笑了兩聲，笑聲冷沉而陰森，如發自鬼魅口裏似的，他睜了睜陰鷙的眼眸，冷冷的一哼，道：「禿頭，算你有見聞。」

大炮楞了一下，隨即大吼道：「飛箭絕鈴，原來是黑旋風的狗腿屎，我操你娘個！」

像毒蛇般的眼光狠狠的掃了他一下，飛箭絕鈴皮笑肉不笑的問了一聲：「你，就是塞外的蠻狗，大炮？」

大辣辣的點了一下頭，大炮哼道：「對，正是你爹。」

怪異的笑了兩聲，飛箭絕鈴盯住塞包道：「禿頭，我還以為你上天入地去了哪，嘿嘿，今兒個你插翅也難逃……」

話沒完，大炮已暴跳如雷，只聞一聲大吼，人已撲去！

冷冷一抬眼，飛箭絕鈴忽地一招手，但見兩旁倏地竄出幾條人影來！

大炮見狀，連忙煞住身形……

但只見眼前，又多了五六個人，個個兇如惡煞，頭紮黑巾，身着黑裝，肩背大刀……

塞包見狀不妙，連忙附住大炮的耳朵道：「大炮，你往城裏幹買賣去，這些點子交給我……」

不過說着，一撮刀光已迎面劈來！

怒嗤一聲，塞包一把抓住了那人的手腕，反手一拍，正着胸中八卦！

那名黑衣人嗥叫一聲，仰跌了過去！

但立刻又一名漢子如捲風般的撲來，刀風虎虎，快若激星！

一個閃身，讓了過去，塞包陡地舌綻春雷，大喝一聲，憑空掠向飛箭絕鈴！

猛是一怔，飛箭絕鈴顯然是料不到有此着，忙不迭往旁一縱！

塞包撲空落地，却不回頭，再一個縱身，直飛林中去……「好傢伙，你胆敢如此？」

一咬牙，飛箭絕鈴早撲身追去……

大炮一見塞包的調虎離山計已成功，心頭大喜，當下猛一提丹田之氣，人已撲向另外一邊樹林！

那些漢子見狀，忙不迭騰空追去……

大炮掉頭一看，熬忍不住，忽又轉過頭來，照頭就是一拳，把當先追來的漢子打翻了過去！

六名黑衣大漢躺了兩名，其餘的四名一見不太對勁，當下互施了個眼色，齊齊一撲而上！

大吼一聲，塞包倏地抽出腰間的打狗棒，照準一棒，一名漢子狂哎一聲，一灘血濺紅了雪地！

大炮此刻殺性熾起，毒招迭出，棒起人落，不過片刻工夫，黑衣漢子們盡皆命喪黃泉，一命嗚呼了矣！

「哼，這等料子也敢來？」大炮好不得意，當下喃喃自道：「這些狗腳子除掉了，何不回過頭去幹飛箭絕鈴？那傢伙雖然厲害，不見得就能勝過大爺和禿頭的聯手啊？」

說着，一躍身形，掠空而起！

但忽地又停了下來，他皺皺眉頭，又道：「算了，飛箭絕鈴非省油燈，絕非兩下子可弄平，幹下去可要誤了正事哪！老包雖然打不過他，但他的兩條腿跑起來倒還蠻靈光的哩！」

說着，遂又轉過頭來，朝鎮上疾奔而去……

却說塞包——

他剛不過撲進林裏，飛箭絕鈴已隨後趕來，心頭一陣駭然，驚忖道——媽的，想不到這傢伙的輕功比大爺的還行！

正思忖着，飛箭絕鈴已自他頭頂越了過去，塞包只得停下身形……

飛箭絕鈴擋住了他的去路，嘴角浮着一絲得意的微笑，嘿笑道：「人說你禿頭腳下功夫不錯，但碰着本人，也不過像孫猴子跑不出如來佛爺的掌心一樣吧，禿頭，你原來這般沒種，我太高估你了！」

一頓，鄙夷的一哼，道：「禿頭，你要保住老命也不難，只要說出你們藏身的地方。」

「休想！」

呸了一聲，塞包不管三七二十一，照面就給了他兩拳！

飛箭絕鈴不閃不避，單手一格，卻見塞包蹬蹬的直退四五步！

心頭駭然，塞包想不到飛箭絕鈴的武功比自己所估計的還要高，他心知自己萬萬不是對手，心中已鳴起退堂鼓……

飛箭絕鈴正想欺身，忽見道路上失去大炮的人影，不禁一楞……

塞包見狀，檢了這個空檔，當下長吸一口氣，腳下猛力一點，嗖一聲，如怒矢般的疾飛馳去！

飛箭絕鈴一楞之後，已不見塞包身影，不禁咬牙罵道：「媽的，想不到一時大意，竟上了這兩個土蛋的當，好！跑了蠻狗，却不叫你禿頭飛上天去！」

兩腳一彈，飛箭絕鈴也如離弦之箭，狂掠而去！

雖是在樹林裏，但樹葉都落光了，飛箭絕鈴老遠就看到了前頭的塞包……

飛箭絕鈴愈想愈氣，心中直磨牙道：「非好好侍候這個禿頭不可！」

須臾，兩人已出了樹林，飛箭絕鈴忽地停下身子，但見他扳下背上大弓，拈上一隻利箭，猛地一放，鈴噹噹一聲，那隻利箭已如飛蝗般的射去！

塞包正全力展開身形，忽聽背後一陣鈴響，心中大驚，連忙往左閃去！

饒是如此，已是太慢矣，但聞他哎唷一聲，便栽倒地下！左臂已着實中箭，貫穿而過！

塞包掩住血涔涔的傷口，掙扎着爬起來的時候，飛箭絕鈴已帶着一絲獰笑縱到他面前。

塞包一挫牙，拍一聲，把箭折斷，拔出矢頭，但見一股鮮血直噴而出！

，熬住痛，塞包撕下衣服下擺，包住傷口……

飛箭絕鈴只是站在那，唇角上噙着一抹殘酷的冷笑，他等塞包包紮好傷口的時候，這才嘿嘿的笑了兩聲，陰沉沉的道：「包好了？但這又有啥用？能免去你一死嗎？哈！」

「格老子！」怒罵一聲，塞包一個劈手飛了過去！

嘿嘿一笑，飛箭絕鈴似乎很喜歡這聽起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笑，只見他一探手，擋住了塞包的劈手，忽地反手一掌，拍的一聲，把塞包刮個正着！

一個四腳朝天，塞包仰了過去，半天爬不起來……

口中怒罵着，塞包掙扎着起來，從懷中揣出一把亮森的利刃，一招「黑虎偷心」，照着飛箭絕鈴的胸脯戳去！

不閃也不避，飛箭絕鈴桀笑着一抬腳，叭一聲，看來是那般輕鬆的把塞包又踢得仰了過去！

飛箭絕鈴那一腳，似乎踢得很實心，只聞塞包悶哼一聲，口中吐出一道血箭，老半天才站了起來。

甫一站穩，塞包的小腹又重重的挨上了兩腳！

塞包痛苦的捂着小腹，緩緩的跪了下去……

他已完全落敗，他全然不是飛箭絕鈴的對手！

光亮的頭頂已冒出了斗大的汗珠，塞包細微的呻吟着……，飛箭絕鈴噙着一絲貓戲耗子的詭笑，他似乎不願給塞包一個「痛快」……

驀地，塞包大喝一聲，鼓起餘勇倏地擲出手中的利刃！

飛箭絕鈴顯然早料到有此着，兩指一探，穩穩的夾住了迎面飛來的利刃……

可是，就當他接住飛刀的時候，塞包那顆亮禿禿的腦瓜子已急衝而來，離他小腹不過幾寸許！

心中大驚，飛箭絕鈴毫不考慮的猛抬右腳，狠狠的對準塞包的禿頭踢去！

飛箭絕鈴這一腳可說是雷霆萬鈞，重逾千斤，可是踢在塞包的腦瓜上，就好像蹴上了一個鐵球！

嗯哼一聲，飛箭絕鈴整個人被撞飛了出去！

一個旋拐，飛箭絕鈴安全的飄落於地，只覺右足疼痛難當，心中猛忖道——天，這是啥子的頭？

驚愣之時，塞包又頂着那個大禿頭猛撞前來，飛箭絕鈴已吃了一次苦頭，心知塞包的禿頭非一般之頭可比，當下再不敢硬碰硬，連忙拐閃讓過，忽又猛一踢腳！

這一腳却不再是踢頭了，而是往塞包的肩胛踢去，只見塞包哇了一聲，整個身子橫飛出五尺外去！

叭！一陣雪泥捲起，塞包摔了個結實，似乎再也爬不起來，躺在地上直喘氣，還低低的呻吟着……

飛箭絕鈴飛身射前去，停在塞包身旁，眼露狠光，一舉手中的利刃，就要戳下，忽又暗道：「慢着，何不留着這禿頭，引誘其他的殘黨，前來救駕，來個一網打盡？」

停了一停，又想道：「算了，還是給他個痛快，免得夜長夢多，只要宰了禿頭，其餘的嘍囉諒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心念打定，飛箭絕鈴的唇角浮起了一絲獰笑，對準塞包的頸子一刀刺下……

說時遲，那時快——

眼見塞包就將血濺五步，忽聞一聲大吼：「慢着！刀下留情！」

飛箭絕鈴本能的一怔忡，這當中，樹林裏驀地射出一條人影來！

來人快若激星，急撲向飛箭絕鈴！

容不着飛箭絕鈴有第二個意念，猛一提氣，拔起了五丈來高，堪堪讓過來襲的人……

半空中，他矯捷的打了個跟斗，順手一抖，手中的利刃已劃起一道寒芒，脫手而出！

飛箭絕鈴這手硬是要得，可是那來人更硬是要得——他穩穩的把它接在手裏！

徒手接鏢，事實上並沒什麼不得了，不得了的是那人猛撲過來，飛箭絕鈴猛跳開去，在半空裏既不打話，也沒事先動作，順着身子轉翻的勁突然打出飛鏢，這算是陰狠毒辣的偷襲，而那人方甫不過兩腳沾地，竟能從容接下飛刀！這，就不能等閑視之了！

飛箭絕鈴在五六丈落地後，心中着實吃了一驚，不禁凝眼朝來人暗暗端詳……

但只見來人不過是個年在二十的後生小輩，五官不凡，淡藍繡龍夾襖合身而悅眼……最令人氣結的是，他把接到的利刃，在手上拋了拋，便插在腰間，逕自蹲身俯望塞包的傷勢，面對飛箭絕鈴，看也沒看……

氣怒萬分，飛箭絕鈴喝叱道：「小子！你是什麼東西，爺的事你管得着嗎？」

那人一聲也不哼，把塞包放在肩上扛着，凝視着飛箭絕鈴，冷聲說道：「朋友，不管你是誰，尊駕頭上那顆腦袋，在下不眨眼要定了！」說完，忽地一長身，像道輕烟般的消失了！

飛箭絕鈴大驚失色，大叫一聲慢走，騰身追趕時，只見一個黑點逐漸在他睜大的瞳孔裏消失不見……

他驚惶的停下來，不期然的自道着：「是不眨眼那小魔頭！他不是失踪了麼？……噢，那一身輕功，本幫不能高枕無憂了……」

驀地，林裏又射出幾條人影來！

飛箭絕鈴心中一驚，轉聲喝道：「什麼人？」

「左衞主，是我多護法。」

話落，一名嬌艷女子和五名彪形黑衣大漢落在飛箭絕鈴身前。

飛箭絕鈴心中一喜，道：「原來是多護法。」

那叫多護法的美艷女子正是煞女多小艷，只見她嫵媚依舊，光艷迷人，一身大紅色勁裝，露出豐腴的美妙曲綫……只見她嬌聲說道：「左衞主，是不是發現了點子？」

飛箭絕鈴訝異道：「多護法，妳怎知道？」

眨了下媚眼，多小艷道：「路當中死了一名弟兄，那邊林裏躺了五名，是不是禿頭？」

咬了一下牙，飛箭絕鈴道：「還有那隻蠻狗！」

睜大了一下眼，多小艷道：「怎麼，一下子兩人都露臉了？我還以為他們遁到地下去了呢！」

張望了一下四週，望見地下一灘血，驚異的又道：「讓他們跑了？」

深沉的兩眸，射出一股不甘的怨色，飛箭絕鈴說道：「一時的大意，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計，讓大砲那隻蠻狗，先給跑了……」

疑惑的皺了一下柳眉，多小艷望着地下血漬旁的斷箭，不解的道：「禿頭的手脚比蠻狗的要差多啦，難道他中了你一箭，還能飛嗎？」

沮喪似的低了下頭，飛箭絕鈴低聲道：「眼看給他一刀爽命，不想節骨眼裏冒出了個人救走了！」

伸出纖纖玉指掠了一下雲髮，多小艷驚疑的道：「是誰能在左衞主手裏安然逸去？」

握緊了一下拳，飛箭絕鈴道：「不眨眼！」

多小艷猛可地啊了一聲，忽地張口結舌，竟呆得說不上話來！

其餘的黑衣大漢也盡露駭然之色！

半晌，多小艷打了個哆嗦，喃喃自道：「他，終又出現了！」

眨了一下眼，飛箭絕鈴哼了一聲，道：「不眨眼，哼，也不過是個小毛頭吧了，本衞主就不相信他如何了不得！我不過是一時大意……」

沉默了片刻，多小艷的一張俏臉依然餘悸猶存，她凝聲道：「有他作梗，我們的任務就難上萬倍了！我們必須馬上稟告幫主……」

飛箭絕鈴冷冷撇嘴道：「何必小題大做？久聞不眨眼藝高膽大，心黑，手更辣，縱橫江湖，人畏三分，我就不相信這個邪！」

張了張小嘴，多小艷吶吶的道：「左衞主，那你打算如何？」

嘿嘿一笑，飛箭絕鈴睜眼道：「決一雌雄！」

輕輕吐了一口氣，多小艷搖了搖螓首道：「左衞主，並非我有意長他人威風，滅自個兒的志氣，依我看，最好稟告幫主，再派右衞主前來……」

哼了一聲，飛箭絕鈴不悅的說道：「多護法，妳的意思，是說我不是不眨眼的對手？」

多小艷點了一下頭道：「說了請左衞主別見怪，左衞主的武功當然是在武林高手之列，在本幫來說，除了幫主和右衞主，你算是第一把交椅，但不眨眼那小子我已親身領教過，壓根兒不是他的對手，依我看他的武功恐怕要凌駕幫主之上……」

面現怒容，飛箭絕鈴截口道：「多護法，請妳別再說這種洩氣話！」

笑了一下，多小艷繼續說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並非危言聳聽，我只是以敵我之情形，據實向左護主……」

正說着，飛箭絕鈴忽地嘿了兩聲，他打斷了多小艷的話語道：「多護法，妳不要說了，本衞主心意已決！」

轉首正視着多小艷，接着又道：「但本衞主不反對多護法妳回去向幫主覆命，妳只消把這兒情勢稟報就好了，別說派援手來……」

多小艷詫異道：「左衞主，你要留下來？」

傲悍的點了一下頭，飛箭絕鈴嗤聲道：「是的，不斬不眨眼，誓不為人！」

說着，輕輕一揮手道：「多護法，妳這就去吧。」

多小艷忽凝聲道：「我有件事情要告知左衞主。」

飛箭絕鈴連忙說道：「多護法，請快說。」

多小艷道：「適才在鎮上發現有不尋常的跡象，有陸陸續續的帶刀漢子，分批集向『悅心棧』，我本來想請左衞主一同去看個究竟的。」

飛箭絕鈴輕輕點首，說道：「好，我去看看。」

多小艷道：「左衞主，你的六名屬下都被那蠻狗大砲殺死了，這裏五名弟兄，左衞主你留着聽用好了。」

搖了一下頭，飛箭絕鈴道：「不，多護法，妳我雖都効命於黑旋風，但妳是『東護閣』的護法，我是『左衞堂』的衞主，職權有分，我怎用妳的弟兄呢？」

冷漠一笑，接着道：「多護法好意，本衞主心領了。」

說畢，拱了拱手，便飛身離去……

多小艷望着他遠去的身影，楞了楞，哼了一聲，道：「哼，幹個衞主又有啥了不起，老娘好心給狗吃，還道老娘貪生怕死呢！在幫裏你可以趾高氣揚，遇上不眨

眼那小魔頭，哼，死無葬身之地！」

說着，玉手一招，和那五名大漢騰空掠去，逕回湘境覆命去了……

却說君之楓救走了塞包之後——

他在一間小土地公廟裏，為塞包治療傷勢。他首先重新為塞包左臂的傷口敷上傷藥，用心包紮好，再用兩粒藥丸納入塞包口裏，接着在他週身大穴推拏……

塞包的傷勢顯然不重，只不過片刻，便悠悠醒來……

他甫一張眼，便覺眼前的人好生眼熟，凝眼細瞧，忽地啊了一聲，坐了起來，驚疑道：「噢！小君！是你？」

君之楓見塞包醒來，喜形於色，連聲叫道：「老包，老包，沒怎樣吧？」

伸出右手緊緊抓住他的肩胛，塞包瞪大了眼，怔怔的望着君之楓，半晌沒說話，兩隻大眼忽地蒙上一層淚光！他微笑着，帶着些些的顫抖，激動的道：「這，不會是在夢裏吧？」

用力握住他粗厚的手背，君之楓含笑道：「是真的！老包，這不是夢！」

熬忍不住的閉下眼，一顆圓滾滾的熱淚滑下他臉腮，塞包抖着喉結，哽聲道：「我，我太高興了！」

心中陡地一陣翻騰，君之楓顫聲道：「我，我也是……」

望了望四週，塞包訝道：「小君，是你救了我禿頭？」

笑着點頭，君之楓道：「是的，再慢一步，老包，你的禿頭，就要變成了斷頭啦！」

大笑一聲，塞包問道：「好小子，你幹掉了那傢伙？」

君之楓搖頭道：「沒有，我怕你的傷過重，只和那傢伙淺淺的交了一下手，就背着你禿頭到這個地方來。」

一頓，笑着接道：「不過，請放心，小子會為你出氣的，我已吩咐那傢伙準備棺木，以便歸天成佛！」

塞包惋惜輕吁道：「好可惜，沒殺了他！……」

眨了一下眼，君之楓撇嘴道：「那傢伙是誰？」

「你不知道？」塞包訝問了一聲，才回道：「他就是黑旋風的左衞主，飛箭絕鈴！」

忽地一睜眼，君之楓大驚道：「什麼？他就是飛箭絕鈴？」

塞包微一頷首，說道：「一點兒也不錯，你沒看見他背後一張掛有一串銅鈴的大弓嗎？」

猛地用力拍了一下大腿，君之楓頓足道：「我眞該死！」

見他這副神情，塞包不解的說了一聲：「你是怎麼了？」

君之楓肅容道：「踏破鐵鞋無覓處，我和他有筆賬正要算算呢！早知道是他，哼……」

塞包忍不住插嘴，問道：「是甚麼爛賬？」

君之楓透了一口氣，咬牙道：「飛箭絕鈴，除非你上天入地，多兩隻腿給你也跑不了！」

搖了搖他，塞包急道：「你們之間到底有甚麼樑子？」

君之楓呆了一呆，這才道：「說來話長，老包，你先帶我去見大炮，哦，大炮還和你在一塊嗎？弟兄們呢？」

猛然想起了甚麼，塞包突然睜大着雙眼，道：「啊呀！不好！小君，你快到鎮上去！」

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君之楓楞道：「是怎麼了？」

塞包急着道：「大炮現在在鎮上賣開山劍，我們現在趕去可能還來得及……」

說着就要站起來，忽又拉着左臂，哎哼一聲……

君之楓連忙扶住他道：「當心弄裂了傷口，飛箭絕鈴的箭矢幸好沒塗上劇毒，雖然射穿了手臂，但萬幸沒傷着筋骨，四，五天之內不能亂跳亂動。」

塞包急道：「可是我們必須到鎮裏去叫大炮別賣劍！」

君之楓說道：「到底是怎的一檔子事兒？」

塞包道：「開山劍是本會鎮會之劍，乃無價之寶，本來我和大炮是要到鎮上賣了它，所得之銀交給弟兄們，大家散伙，不想叫飛箭絕鈴給攔截了，為了好讓大炮到鎮上去，我誘開飛箭絕鈴……今小君你既然回來了，咱兄弟會就用不着拆夥了！但大炮可能把劍賣了，所以我們必需去阻止他們！」

眨了下眼，君之楓道：「你身負創傷，我去就好了，事情辦好，回頭再來找你，可別亂跑。」

塞包點頭道：「事已燃眉，你這就快去！」

君之楓點了下頭，正想動身，忙又問道：「慢，你還沒告訴我在那裏？」

拍了下光頭，塞包笑道：「眞該死！是在『悅心客棧』裏頭……」

一說到悅心客棧，塞包忽睜了下眼，改口道：「哦，對了，小君，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君之楓詫異道：「那事來着？」

塞包道：「我在茶樓裏遇見了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擠了下眉頭，君之楓問：「是誰？」

塞包答道：「賈銘智。」

「賈銘智？」輕念了一聲，君之楓搖頭道：「沒有啊，我的朋友沒有叫賈銘智的……」

塞包說道：「是一個年青英俊的俊美書生。」

想了一想，君之楓疑惑道：「我不認識這個人。」

塞包催道：「他也在悅心客棧裏頭，你去了自然明白！」

君之楓點點頭，正待動身……

塞包忽又招手道：「慢，慢！還有件事兒！」

楞了一楞，君之楓訝道：「又是那門子事啦？」

塞包望着他凝聲道：「大炮那傢伙一直認為你出賣了我們……」

此語一出，君之楓駭然大驚，啊了一聲，瞠楞於地，兀自說不上話來！

半晌，他輕歎一聲，說道：「大炮和我義結金蘭，竟如此不相信我，更何況是

你……」

塞包連忙笑道：「不，我始終相信你，小君，我也和大炮結異姓兄弟，你當然就是我的拜弟了，我如何不相信你？」

激動的向前衝去，君之楓握住塞包的手掌，顫聲道：「二哥！」

塞包打了聲哈哈，道：「我不喜歡拘泥形式，小子你還是叫咱禿頭來得自然些，就像你我叫大哥為大炮，那樣不是比較順口嗎？」一頓，接道：「我們江湖輩人，義結金蘭，萬重於『義』，又豈在於稱謂？免了，免了！」說畢，又是一串子的哈哈，顯得豪邁無比！

君之楓素不拘小節，也不堅持，轉口道：「那夜，我貽誤大事，累得兄弟們落魄如此，這不能怪大炮……」

塞包插嘴道：「小子，別說這了，縱然你不解釋，我禿頭也決相信你小子，我有個固執的死牛脾氣——我相信我禿頭的一對大牛眼。」

激動得抖了抖喉結，君之楓凝注着塞包好一會，這才微笑道：「放心，我會使大炮相信我的，只要這檔子事辦完，我自會向大炮和你禿頭表明原因。」

用力擊了一下他的肩膀，塞包豪笑道：「快去快回！」

君之楓笑着點頭，腰身一旋，人已疾飛出去……

× ×

官道上，一名清秀而俊美的書生不急不徐的走着……

只見他一扇在手，意態悠揚，狀似閒雅，然英朗的眉宇間却顯露着一抹淡淡的，若有似無的憂愁……

他漫無目的似的瀏覽着週遭的雪景，忽覺身後一陣沉重的馬蹄聲傳來……

那匹馬好快，不過轉眼，飛也似的掠過了那名俊秀書生！

俊秀書生抬眼望去，只覺馬上之黑衣人，披肩散髮，背後揹着一把利斧，好生眼熟，不自覺噫了一聲，正想招手呼叫，而那急馳而過的快騎，忽地一停，勒轉回來……

俊美書生細眼凝瞧，忽地大喜，呼道：「黑狼！我是賈銘智啊！」

噢！原來馬上之人竟是大名頂頂的黑狼，只見他也招手道：「賈兄！」

語落，黑狼已到了俊秀書生賈銘智跟前。

他看來一點兒也沒變，一身黑勁裝，披肩長髮，英挺非凡，他坐在馬鞍上，微微一笑，兩頰露出一對酒窩兒，他道：「原來是賈兄，怪不得我覺得這般眼熟，我差點錯過去了！」

俊美書生賈銘智長揖到地，道：「黑狼，別來可好？」

黑狼輕健的翻下馬背，兩拳一抱，笑道：「這年頭，刀尖上跳的人似乎好不到那兒去，但總算我黑狼腦瓜子沒落地，所以說起來，也不算不好。」

賈銘智張開羽扇，搖了兩下，掠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黑狼你太謙虛了，在下雖不過一名文弱書生，非武林中人，但你黑狼這名號却如雷貫耳，婦孺皆知，誰胆敢使你黑狼人頭落地？這才是天大笑話哪！」

話音一頓，神情一凝，改口道：「可有不眨眼的消息？」

黑狼撣了撣身上的雪泥，聳了下肩道：「沒有，一丁點兒也沒有。」

一停，反口問道：「怎麼，賈兄也沒有他的下落麼？」

賈銘智神情凝重的搖了搖頭……

黑狼揚了揚劍眉，張口道：「我猜八成他是墮下岩底死啦。」

臉色一變，賈銘智大驚道：「難道他是自殺了？」

黑狼笑聲道：「笑話！不眨眼何許人？他如果眞自殺了，那眞是天下第一大笑話！」

微一怔，賈銘智道：「那你是說他失足墜岩？」

點了一下頭，黑狼沉聲道：「我想是的。」

不以為然的笑了一聲，賈銘智道：「黑狼，恕在下不能同意你兄台的看法。」

哦了一聲，黑狼側首問道：「願聞高見。」

刷一聲，收起手中羽扇，賈銘智把扇柄輕敲手心，道：「在下雖一介書生，然亦早聞不眨眼乃當今武林頂尖高手，他再如何的不小心，絡不可能到失足墜岩的地步……」

揚了揚眉，黑狼截口道：「這賈兄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賈銘智面漾微笑，欠身道：「在下願洗耳恭聽，聆聽高見。」

黑狼笑了笑，道：「賈兄，你說你是『魔咤女』夏秋心夏姑娘義弟，是麼？」

賈銘智點頭道：「是的。」旋不解問道：「黑狼，你問這……」

黑狼連忙道：「哦，賈兄，在我說出不眨眼墜崖的理由前，你必須據實回答我幾個問題，不知賈兄你……」

賈銘智沉吟了一下，抬眼道：「黑狼，你請問。」

拂了一下肩後散髮，黑狼踱了個方步，道：「久聞不眨眼與魔咤女雙飛雙宿，忽告分手，一離就半載，江湖傳言他倆是鬧翻了，賈兄，你是魔咤女的義弟，大概清楚他們之間的感情糾紛吧？」

搖了一下頭，賈銘智聳肩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微一怔，黑狼詫道：「賈兄不知？」

賈智銘點了點，道：「在下雖是魔咤女的義弟，但她一直和不眨眼行走江湖，而小弟一個人雲遊四方，並不在一塊，在下對他倆之間的糾紛，實在一無所知。」

詫異非常的望着他，黑狼訝道：「但是，在洛陽酒樓那次，你不是說，魔咤女故意地和你假裝親熱，而氣走了不眨眼的麼？」

賈銘智拂了一下逍遙帽的中帶，道：「那次實在是無巧不成書，我甫一到洛陽酒樓，便遇上了義姊魔咤女，她似乎酒後方醒，一見我，就拉着我說：幫義姊出氣，哼！他有甚麼了不起！說着，硬把我拉到她的房門口，結果不眨眼一氣之下便跑了……」

沉默了半晌，賈銘智才黯然接道：「但是義姊她却暈絕了。整整兩個時辰之後，她才醒過來……」

黑狼接口說道：「於是，你們姊弟倆，便要去找他，正好在樓下碰到了我，是不？」

賈銘智望住他，說道：「是的，多虧你兄台的仗義幫助，那時義姊她已陷入半神智不清了，要不是兄台你幫忙我，我一個人要照顧義姊，那可能在兄弟會裏找到他？」

輕歎一聲，接着又說道：「但萬想不到，不眨眼竟仍一跑了之，義姊瘋狂追去，那時，忽地暴風雨來襲，等我趕去之時，只見義姊她又昏絕於地，却不見不眨眼的人影……」

黑狼聽完，沉思半晌，這才道：「這就是了，照我猜測，不眨眼不願見魔咤女，心中受了打擊，失去理性，在暴風雨裏狂奔，而致失足墜岩，魔咤女因趕不上他，傷心欲絕，而昏迷過去。」

賈銘智低首沉思了一會，道：「照您這樣推測有可能，一個人心靈受到打擊，而致理性散失，而又在暴風雨中，失足墜崖不是不可能……」

神情轉為悲傷，賈銘智歎聲道：「可憐義姊她現在已變成痴迷了……」

黑狼問道：「魔咤女現在怎麼了？」

賈銘智不勝悲傷道：「她成天不說不笑，只呆睜着兩隻眼睛，她瘦得幾乎不像人形了，唉！」

黑狼忽地臉上湧起一片歉疚之色，他低聲道：「說來這也該怪我。」

話落賈銘智大驚，不解的望着他，問道：「這話從何說起？」

黑狼苦笑道：「賈兄，當初你並沒有把這個情形告訴我，我見魔咤女那副凄苦的模樣，只以為是不眨眼甩了她，所以當我們打聽到他被兄弟會擄去的時候，我們正想去營救，不想剛摸進兄弟會，却見他進入一座樓閣裏去，那時我便也潛進去，魔咤女停在樓閣邊的一棵榕樹上……」

他吞了一口口水，接着道：「我方一進去，便見他正在調戲一個女人，我當時怒氣萬分，便用話激他……」

說到這，他忽改口道：「哦，對了，賈兄您大概不知道我和不眨眼之間的關係吧？」

賈銘智詫異的搖搖頭……

瞇了下星眸，黑狼道：「我和他之間的關係很是微妙，說是朋友，却曾交過手，仇人嘛，也談不上，沒深仇也沒大恨。但我們之間一旦相逢時，却常冷言相諷，每次都想動手，但鑒於一沒深仇大恨，二彼此武功相伯仲，恐一旦動起干戈，而致失英名，那才划不來，所以每次我倆之間總是不了了之，關係十分奇怪而微妙……」

說到此處，他忽然望着賈銘智道：「賈兄，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大概是『名』在作祟吧，老實說，我非常不服氣不眨眼的名頭比我响亮，而賈兄你，不過一個文弱書生，我却對您頗有好感，只是因為您在江湖上名不經傳吧。」

賈銘智詫異萬分的望着他，良久，才緩緩說道：「黑狼，恕小弟說句逆耳話，兄台這是嫉妒不眨眼，未免顯得太小家子氣了！」

猛一楞，似是料不到對方有此一言，但黑狼隨即哈哈一聲道：「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賈兄言之有理，但不管如何說，只要不眨眼有生的一天，我黑狼和他較量高下的決心便一天不滅！」

臉色微微一變，賈銘智道：「那您為何願意帮助他們團圓呢？」

黑狼笑道：「這事不能混為一談，所謂橋歸橋，路歸路，這是兩碼子事，怎能扯在一起呢，帮助他和魔咤女重修舊好，所謂君子有成人之美，我黑狼理當為之，義不容辭，找他較量，是我黑狼一生中的最大願望，這是風馬牛不相干。」

賈銘智不以為然的搖搖頭，道：「那又何苦來哉？」

接着，轉口道：「這撇開不說。你到底用些什麼話激他？」

黑狼停了一停，沉聲道：「我說魔咤女是我的女人……」

「你……」驚呼一聲，賈銘智怒聲道：「黑狼，你這是什麼意思？」

聳了一下肩，黑狼苦笑道：「其實我也沒啥壞意，我只是看到他在調戲一個女人，想到我們辛辛苦苦找他，却見到這副景像，心中着實氣不過，口不擇言的說了這句話。」

賈銘智怒瞪他道：「難怪他突然跑走了，你並沒有告訴他義姊是來找他解釋，當時你如果說了，他又怎會跑走呢？」

一頓，咬牙道：「黑狼，你必須負全部的責任！」

攤了一下雙手，黑狼道：「這也不能全怪我啊。說起來，倒應該怪您賈兄才對呢！」

一楞，賈銘智訝道：「這話又是怎麼說？」

黑狼沉聲道：「因為我不知道不眨眼和魔咤女之間的誤會，我不過想氣氣他，萬想不到他會相信，要是賈兄當初把眞象告訴我，那我再小人，也不敢加油添醋亂開玩笑了，賈兄，您說是不？」

想了一想，賈銘智歎道：「當時你我不認識，加之我見義姊模樣，心急如焚，只想趕緊找到不眨眼，好加以解釋，那料到這麼多呢？」

黑狼凝聲道：「當然，我是避不了責任的，我黑狼素來敢做敢當，決不縮頭縮尾，我將盡我的全力尋找不眨眼的下落，交給魔咤女！」

賈銘智悲傷道：「萬一不眨眼眞是墜崖死了呢？」

渾身猛地一震，黑狼道：「這也不過是推測而已，不眨眼橫掃江湖羣雄，睥睨武林，幾番出生入死，皆化險為夷，那能這般容易就死去呢？」

一頓，瞇眼接口訝道：「要是不眨眼眞的死了，那就是天忌英才，我黑狼將抱憾終身！」

沉默半晌，賈銘智搖首道：「事到如今，也只有盡力而為了，只是，可憐了我的義姊……」

眨眨眼，黑狼說道：「素聞不眨眼吃喝嫖賭，樣樣具精，我想魔咤女，是恨他常走花街柳巷，拈花惹草，才鬧感情糾紛的。」

賈銘智接口說道：「小弟也是這般想，要不然，義姊那次就不會故意拉我來氣他了。」

黑狼聳了下肩道：「魔咤女乃一絕色俠女，不眨眼未免太不知足了啊！」

賈銘智說道：「想想，我倒有點恨他了。」

黑狼側了一下首，問道：「我倒覺得奇怪，不眨眼和魔咤女在一起，已有好些年的工夫，他怎不知道，魔咤女有個義弟呢？」

賈銘智笑道：「在下義姊是孤兒，從小就在一塊，後來她練武，我從文，從此就分開了，一直沒見面，就那次在洛陽酒樓正巧碰見的。就算不眨眼知道魔咤女有個義弟，但不曾相見，他又怎麼知道是我呢？」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黑狼恍然的說了聲，接着問道：「賈兄，您怎也到武安來了？」

賈銘智道：「我是來找『銅頭牛』塞包的。」

黑狼眨眼道：「那不是兄弟會的會主嗎？賈兄有事找他？聽說那夜我們離開武安的時候，發生了變亂，結果兄弟會一夜間垮台了，賈兄怎麼還找他？」

賈銘智道：「聽說他們一黨人藏在姑乳山裏，所以我就到這來找他探聽不眨眼的下落。」

黑狼驚異道：「不眨眼不是中了兄弟會的美人計而被俘嗎？那夜不眨眼逃出來，找『煞女』多小艷報復，正巧我們趕到，他才跑的，兄弟會算是不眨眼的對頭啦，賈兄去向他們問人，豈不緣木求魚，反受其害嗎？」

賈銘智笑了笑道：「這小弟已調查得很清楚。」

一頓，轉口問道：「黑狼，您是江湖豪傑，當然知道兄弟會那晚所發生的變亂爲何了？」

黑狼道：「江湖傳言不一，有說兄弟會自己窩裏反，有說兄弟會受到黑旋風控制，塞包起而抗之，又有說兄弟會實質是黑旋風的一部，因暗謀與塞外的『三環旗』入侵中原，瓜分武林，兄弟會怒而起變……傳說紛紜，莫衷一是。」

賈銘智道：「依您兄台的看法呢？」

黑狼想了一下，道：「有人說黑旋風的帮主『斬斧』和塞包有過節，塞包故意中傷他，我想這比較有可能性。」

一頓，笑道：「老實說，我也不敢肯定，我之所以到武安來，就是想探個究竟的。」

稍稍一停，反問道：「賈兄，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賈銘智笑道：「在下的看法和兄台就不一樣了，依在下所調查的結果，黑旋風確實想謀署武林！」

此語一出，黑狼猛是一震，問道：「賈兄，您是如何調查得來的？」

「這姑且不言。」賈銘智幌了幌手中的羽扇，道：「塞包因不滿黑旋風吃裏扒外，連絡外人攻打中原武林，所以早就積心處慮生變，因感於本身武功平平，乃暗地網羅高手……」

黑狼不待他說完，戴口道：「賈兄，您是說不眨眼並非被抓去，而是被請去帮忙的？」

點點頭，賈銘智沉聲道：「[illegible]，只因爲那時我們趕了去，不眨眼受到打擊，而下落不明，致使他們的計劃沒配合好，方致功虧一簣。」

黑狼啊了一聲，眨眸道：「這麼說來，煞女多小艷眞是黑旋風的人，無命人和三環旗三千人馬陸續入關，這些都是眞有此事？」

賈銘智道：「不錯，多小艷早就是黑旋風的東護法，她是兄弟會的監視人，無命人早就潛到兄弟會了，三環旗也派出三千人馬，化整爲零，暗地要到兄弟會會合，事情突變後，多小艷和三四百名黑旋風分批潛回湘境黑旋風本部，而無命人和三環旗的三千人馬也急急回到塞外。由於他們的行動保秘，迅速，所以才瞞過了武林人士的耳目。」

黑狼道：「這麼說來，要不是塞包那秃頭，武林就要遭到一次空前浩劫了？」

賈銘智道：「是的，就因爲他毅然揭竿起義，使江湖躲過一次血刼，但他自己本身的兄弟會却垮了！黑旋風爲了要混淆是非，故意散言和塞包有仇，使人誤以爲塞包是中傷黑旋風，不相信塞包所說黑旋風陰謀中原，黑旋風爲裝得淸白，故意不予辯解，使得塞包變成無的放矢。」

微一頓，接道：「但黑旋風的計劃被破壞，恨死了兄弟會的餘黨，乃暗地派東護法煞女多小艷和左衞主飛箭絕鈴到此，欲暗地殺盡兄弟會中的殘黨。」

黑狼吃驚道：「賈兄，您所說的都是眞的？」

用力的點了一下頭，賈銘智道：「如有一字虛假，天誅地滅！」

黑狼良久都說不出話來，忽地張眼瞪着賈銘智，問道：「賈兄，您到底是什麼人？」

賈銘智似乎料不到黑狼會有此一問，猛然楞住……

忽然，黑狼驀地轉身向一座松林裏張口喝道：「什麼人？出來！」

「阿彌陀佛！」一聲洪亮的佛號揚起，接着走出一名身着袈裟，手揑唸珠，鬚眉皆白的老和尚……

（未完）

·預 告·

諸葛青雲君最新撰著：

俠義傳奇
恩仇故事「殺伐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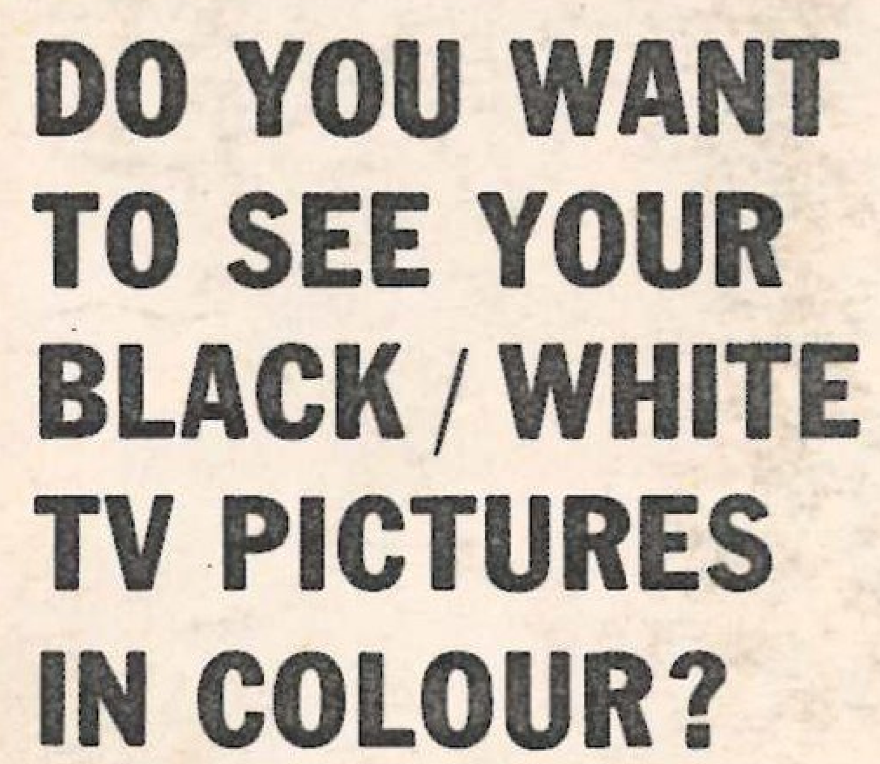
它雖是一個豪門世代家族，但它一跺脚可以使整個江湖震盪，一投手可以把整個江湖握殺，它表面上是個金粉世家，可是，其中有很多神秘莫測的事跡都由這個世家發展出來，亦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也由它揭發出來……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百事得光學博士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